

給啟蒙者的書

# 金黃星

十二個異象的神秘漸強



J. 米紹博士 著

書名：《金黃星》

作者：J. 米紹博士

版本：第二版（神秘學講堂）

日期：2026/05/05

僅作學習參考用途，不得販售

神秘學講堂：<https://www.occultschool.org>

# 目錄

致獻

給明智讀者的話

作者註

異象

1 黑夜的領域

2 惡魔與天神

3 元素與元素精靈

4 巫術

5 通靈主義

6 星光界之火

7 十字的象徵

8 太陽系

9 宇宙意識

10 偉大的光

11 天界的居住者

12 神

# 致獻

本書由馬烏及馬烏媞以最深的感謝獻給涅特魯-赫姆 – 神聖的信使

# 給明智讀者的忠告

《金黃星》恰如其分地被形容為「給啟蒙者的書」。它揭開了從未示人的高等神秘學教導，卻又以引人入勝的敘述，牢牢牽住入門者的心。

這絕非一本獻給知識分子的書。所謂「知識分子」，總以為憑著幾句清楚的陳述、幾條分明的定義，便能輕易掌握神秘科學的法則與原理；他們還巴望一切都能歸納得整整齐齊。然而，偉大的神秘真理，無法僅憑智力理解；任你換上多少淺白的詞彙，真理依然深邃。真理是高我透過靈感與直覺，在電光石火間領悟的，而非邏輯推演的結果——儘管智性的鍛鍊亦不可少。

正因如此，《金黃星》選擇以故事的面貌呈現，只為更直接地觸動誠心讀者的靈犀。書中，一對埃及朝聖者——馬烏與馬烏媞——在神聖信使涅特魯-赫姆的引領下，穿梭於層層相異的境域。旅途之中，宇宙真實的法則與原理，逐漸在他們眼前展開。這些法則、原理，以及書中揭露的神秘事實與數據，絕非隨意翻閱或跳讀所能領會。

故而，你若真心想從書中汲取高等神秘學的養分，便須全神貫注，細細研讀。

作者將他的神秘漸進曲，分作十二個異象或章節：這些異象不僅映照出不同意識層面，也代表了不同層面的物質狀態：高於或低於我們日常清醒知覺與物質思維。馬烏與馬烏媞，這對埃及的朝聖者，註定要在神聖信使涅特魯-赫姆的指引下走向遠方。儘管兩人作為人物形象來看，只是帶有朦朧色彩的象徵人物，然而他們所代表的，不只是人生中偶爾得見的理想伴侶關係，更達成了一份罕有的理性與感性的均衡。這些高等的意識領域不可見，多半不為人知；他們穿越由這些領域幻化而成的重重意象，最終在高我守望引導下，完成了這場煉金術婚姻。



# 作者註

書中所有事實、數據，乃至信使所述，皆嚴格對應最精深的神祕教導。其內容絕非出於杜撰，而是立基於古代智慧的磐石之上——那是千百年來，諸位最偉大師者在神聖靈感啟示下獲致的深邃知識，歷經累積，銘記於冊，以供後世冥思。為此，我們的內心與靈魂，理當敬虔仰望那不可測度的至高「全父-全母」、諸聖天使、諸光之王子，以及居於天界的諸神聖宰輔。

部分涅特魯-赫姆語錄引自《秘密教義》。此書卷帙浩繁，薈萃無數古代智慧教導，皆經布拉瓦茨基夫人辛勤編纂而成。西方神祕主義世界受她恩惠極深，無以償報，我們只能對她為人類所做的非凡貢獻，致以最深敬意與感激。

作者試圖完成一樁近乎不可能的任務：為每句引文，悉數標注其聖人出處。然若真將名錄盡數羅列，本書便成一部索引冊了。故作者懇請讀者，於此事乃至其他細節，能稍加寬諒。

此外，全書寫作風格多變；其中自有明確的神祕緣由，明眼人當能心領神會。

# 異象一：黑夜的領域

## 煤精

黑夜如黑曜，  
棲滿幽暗幻影；  
邪惡的翅膀低垂，  
拍打，沉滯飛行。

### 異象一：黑夜的領域

那天向晚，馬烏與馬烏媿正沉醉於遠方璀璨的落日。誰也不曾想到，這竟是驚心動魄之旅的序章。兩人凝望天際，那景色絕美，恍若仙境：海岸由岩崖、海灣與小峽構成，一片綠、金與橘紅；蔚藍海面上，綴滿赭紅礁岩。

難忘此刻，夕陽破開濃雲，射出五道紫芒，像一隻祝福的手，覆在這對戀人頭上。同時，一條熔金之路自太陽拉延伸而來，似在邀請他們踏上榮耀之途，全程有祂護佑；這是邀請，也是進入奧秘的啟蒙。

他們就那樣凝望輝煌天象，滿心驚奇，乘著異象之翼翱翔。不久，空中傳來輕柔沙沙聲，彷彿有翅膀的臨在漂浮。兩人吃驚四顧，見一位威嚴而慈祥的老人，立在大橡樹下。他一身白衣，對他們微笑；他們怔怔望著。

那神奇的存在是誰？如何憑空出現？

他彷彿讀透人心，舉手致意：「我是涅特魯-赫姆，神聖信使。我將領你們走一條罕有人跡的路，前往陌生之地。若願意，我可為你們揭示不同奧秘，解開多數人無從解釋之事。我將在你們心中點一盞燈，其光能照徹一切幽暗，為昏昧內心帶來真理與慰藉。我將在你們的靈魂裡，回憶起那曾擁有、卻已遺忘多年的記憶與輝煌——甚至是世界誕生之前的記憶。我能讓美夢成真，因你們二人皆是真正的夢想家。你們塵世的外殼正在變薄，內在之光與外在之光，已準備好進行神聖融合；這融合將在黑夜領域中迸發光芒，以救贖那些此刻正等待神聖召喚的人。這神聖召喚將把孩子們再度帶回「父-母」神的懷中，在至高的愛裡被接納。那麼，隨我來吧，踏上你眼前的金黃之路。我將領你們穿越外在與內在的異象，步上金色階梯，直抵神的寶座；請不要害怕。」

語畢，他踏上那條自太陽拉延伸而來的熔金之路。馬烏與馬烏媿牽起手，一言不發，滿懷信任地跟上；他周身流溢一股磁力，驅散了所有疑慮與恐懼。

一行人緩緩走向在天空中閃爍的懸崖與小灣；一陣溫暖柔風裹住他們。愈往前走，愈接近最初從下方仰望的天上美景，那魔幻景致愈發瑰麗，一切皆是不可言喻的榮耀。

那是多岩的海岸，峭壁巍峨，藍色海水在崖腳吐出泡沫，濺起虹彩碎浪。綿延的銀白沙灘上，散落閃閃發光的寶石：包裹著仙樹與植物的苔紋瑪瑙，碧玉與翡翠，綠玉髓與橄欖石，水晶與煤精，蛋白石與黃玉，綠松石與紫水晶，還有更多，美不勝收。苔蘚、蕨類與高山植物緊貼岩縫；海鳥鳴叫、呻吟，成群掠過天際。兩人跟隨神聖信使，沿一條起伏於峭壁的小徑前行。穿越險峻峽谷時，看見嵌在黃沙中的巨岩，以及張著飢渴大口的洞穴，彷彿欲將三人吞噬。他們繼續前行，終抵一處巨石持續滾落之地，景象廣闊、激烈，岩石規模龐大；彷彿天穹裂開，巨石雪崩般急墜，來勢洶洶。

他們循一條窄徑，穿過這片瘡痍。燦爛陽光漸漸消逝，最後一道光亦被陰森崖壁吞沒；面前，出現迄今所見最宏偉的洞穴。

隨著涅特魯-赫姆步入那片幽暗，眼前景象益發奇詭：鐘乳石筍或如凝滯的水滴倒懸穹頂，或似扭曲石柱拔地而起；有天鵝絨帷幔般垂落的整片石幔，亦有宛如大教堂的森然構造，講壇、祭壇、風琴一應俱全——彷彿在無聲讚頌著神之威嚴。

愈往深處，暗影便愈發稠密，悄然圍攏。夜織就了黝黑而神秘的綿互城牆，連鐘乳石間遲緩的滴答水聲、岩縫中細弱的涓流私語，此刻皆歸於沉寂。萬物沉入一種深重陰鬱的靜默。

在這般絕對的靜與極致的暗中，三人仍朝黑夜力量的棲居處行去。信使的白袍在漆黑中若隱若現，四周卻是卡巴拉式的、難以索解的神秘暗域，深不可測。

忽有一陣陰冷嘆息般的風拂過，傳來低沉的嗚咽，似微風穿過船上纜索。頃刻間，風勢轉劇，寒意砭骨；洞穴彷彿向四方拓展，變得無比空曠。最終他們走出洞口，置身於繁星點點的蒼穹之下：無數星辰如熾燃的寶石，灼灼閃爍。

「此是何處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此乃黑夜與黑暗之力所轄的可怖疆域。」信使答道。

「那邊的光是什麼？」馬烏問。

「那是夜之火。其熱力既能蒸乾渾濁的暗水，亦可使之息止。」涅特魯-赫姆引述道：「居於此域的，是自生者，即影身種族；他們是晨光之子的身體之影。而你視為黑暗的，實則是抽象而絕對的光明。」

「然則光明怎麼會是黑暗？」馬烏媿不解。

信使答：「因它非肉身感官所能察知，孩子。它是暗之造物，是惡龍，唯「太陽—神」能將其降伏；後者是我們「父—母」的初代重臣，是崇高、偉大、至一的萬物造主，其下一切次階眾神皆為祂的長子；而你，是祂的幼子。」

「當隱藏的邏各斯首次將其心智收攝於己身時，黑暗之性便漫透祂假想的軀體；待祂最終棄此軀殼，此軀殼便化為黑夜。」

「敬愛的信使，這黑夜將持續多久？」馬烏問。

「它將歷經百個梵天之年，即一百輪的梵天之晝與梵天之夜；若以人間歲月計量，便是311,040 兆年。於你有限的感官而言，或許漫長無涯；然對永恆來說，這些晝與夜，不過如夜間燈塔的一串閃光——白晝重臨時，便倏然止息。」

「誕生於夜之軀殼的，是阿修羅，他們構成前三類祖靈；他們與其餘四類祖靈同被稱作晨光之子，是賜予人類心智的神聖統治者之一。他們以自身映照的形貌造人，這是七重奧秘中的七重奧秘。祖靈之心分四腔在下、三腔居上，人心亦如是。正如祖靈軀體放射七道光線，我們於人身所見的七處神經叢，亦流溢相似輝光。祖靈與人的七層皮膚，亦是這般對應。於是，人便成了眾神之影的影，自有其色澤與族類，卻次於其父；因人誕生於其造主的基質，故為其影；是以人生於物質的暗，亦生於獸性之中。同理，相較於天界之光輝耀的白晝，塵世便是黑夜。正如古聖智者皮曼德所言：『我是你的思想、你的神，比濕潤的本源更古老；我是在黑暗中綻放的光，而神的輝煌話語是神的聖子。』」

「故而，」涅特魯-赫姆續道：「人類是披著影子的神靈，居於塵世，藉星光體與上界相連，憑太陽祖靈取暖。而塵世被稱作逆卡巴拉，乃是暗之王子的居所；其名薩邁爾，即死亡天使。」

人類起初只是虛幻的投影，是創造性祖靈投下的星光體之影；這些祖靈既無星光體，亦無血肉之軀。後來這些影子逐漸消融，滲入由自身汗液凝成、質地更為密實的後代軀體之中。影子就這樣褪去，被肉身覆蓋，人的形體於焉成形。待到智慧之子與黑夜之子降臨、準備投生之時，這些軀體才被喚醒。幾位尊主說：「我們能選擇，因我們具備智慧。」於是他們揀選的人類載體，皆依能否契合自身智慧而定：有的投身影身種族，有的只迸出零星幽火；有的進入某一族類身軀，有的則落腳另一族類。當時一族已然就緒，其餘尚未——這便是往後智力、出身與階級殊異的隱秘根源。

「降世的天使被稱為智慧的蛇與龍，他們誕生並創造於黑夜的玄秘之中。」

「正因基督教救世主到來，如克里希納，人類才得免於永恆的死亡。他征服了黑暗國度，亦即地獄；這過程如同每位啟蒙者在自身內在發展了邏各斯，或稱克里斯托斯，或謂靈性自我、高我。」

「可是，」馬烏問道，「您方才提及梵天的晝與夜……信使，這究竟何意？」

「梵天的晝與夜，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，「指的是地球活動與沉寂的循環週期。依古老教義，各持續4,320,000,000 凡俗年。當生命活動遍佈大地，這段時期稱為梵天之晝；其後接續等長的休憩與黑暗時期，萬籟俱寂，是為梵天之夜。夜盡則晝又至，如此輪轉不息。他們更教導：黑暗智慧之子——即基督教神學中的大天使，所謂墮落天使的偉大尊主們——本是神聖而純淨的，甚至比教會尊崇的米迦勒與加百列更為潔淨。」

「那麼，教會何以陷入此等謬誤？」馬烏媿追問。

信使答道：「原因之一，在於基督教會誕生之際，關於亞特蘭提斯及其子民墮落的記憶仍未湮滅。其中一則記憶，述說亞特蘭提斯人如何獲賜

神聖力量——這力量今日之人同樣擁有，只是多數渾然不覺。當人在內心感知那內在的神、邏各斯或克里斯托斯，便會體認自己的本質原是人—神，縱使肉身仍屬動物。自覺察之日起，神性原則與獸性自我之爭便拉開序幕；這是靈與肉之間的生死搏鬥。那些制伏低等肉身的亞特蘭提斯人，歸入所謂光明之子；其餘則淪為物質的奴隸，被稱作黑暗之子。換言之，前者掙脫物質束縛，心智得以淨化，準備好藉由與靈魂結合而重返天界眾生；後者未能如此，只得一再輪迴，直至他們也奮戰得勝、征服物質，贏得自由。故此，卡巴拉有這般象徵教誨：若神是光明，其在大自然與物質中的倒影便是黑暗。這象徵性的宇宙觀，自古體現於埃及神殿——那裡可見一黑一白兩尊形像，即卡比洛斯雙尊，象徵南北兩極。他們或許銘記著，地球從最初地之北極移向天之南極的歷程；或記載兩極翻轉、地軸劇傾導致滄海位移、極地沉沒、赤道新陸崛起的巨變；抑或相反的過程。這兩尊形像亦描繪身為黑夜的賽特謀殺奧西里斯，而奧西里斯正是白晝之光與太陽的化身。願你們明瞭：光明、生命、愛、善、美，皆是黑暗、死亡、恨、惡、醜的敵對，正如基督徒所說撒旦或魔鬼是他們的大敵，是人類與一切善的仇敵。

「因此我們會看見光明與黑暗陷入無盡爭戰，彼此相剋，卻是以不同面貌體現同一法則。」

「光明與黑暗之爭會永遠持續嗎？親愛的信使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不，」他答道，「有一個預言，講述榮耀之靈克里斯托斯的降臨，他將拯救受苦之人，他們被稱為克雷斯托斯。唯有在索西奧什——或稱迦樂季化身——出現之後，梵天、阿烏拉-馬茲達、宙斯、耶和華與其親屬的黑暗面，即他們本性的反面，才會消散於空氣之中。那時，印度教、瑣羅亞斯德教、希臘奧林匹斯與以色列中一切殘酷、部落性、嫉妒的眾神，都將不復存在，如虛幻的幽影般消逝。他們誕生於狂熱者與空想者的腦海，藉此成形，遮蔽了人類的理想，而非帶來光明；那光明本可喚回漂流於千

重幻覺之海的靈魂，凡夫稱此海為「生」或「死」。唯到那時，一切夢境才會消隱於遺忘之邊界。

「屆時，作為復仇之神『我是』的自我主義將告終；取而代之的，是對光之神眾子一體性的更高覺知，這將成為全人類共同的遺產。至於《舊約》中的猶太教義，無疑在過去數千年間，成了人類遭受惡魔般迫害的根基；而它將被光明與愛的超級福音取代；所有黑暗邪惡的慾望都將被征服。」

信使說罷便向前走去，馬烏與馬烏媞隨他步入黑暗領域。

他們穿過一條狹窄小徑，僅憑無月的星光隱約可辨；那路宛如阿爾卑斯山的刀脊，橫亘於深淵之上。路旁狂風呼嘯，威嚇般嘶嚎；左右矗立巍峨山峰，高聳入雲，刺入綴滿寶石的漆黑天幕。馬烏與馬烏媞彷彿瞥見不安的影子四處游移，急忙跟上那白衣身影；他正毫無畏懼地前行。

「那些影子是甚麼，親愛的信使？」馬烏媞問。

「他們是黑臉諸主的子嗣，乃大魔法師魯塔與達提亞。其惡行摧毀了亞特蘭蒂斯，正如他們也將摧毀當今的人類種族——除非他們轉向光明。他們居於精心構築的地下洞穴，而在通往下界的蜿蜒通道裡，聚集了所有黑暗之主，伺機而動。他們潛伏於陰暗深處，是陰影中的魅影，可怕、致命而無情。他們精通古老奧秘，已占卜出織網設陷的最佳時機，以誘捕粗心之人；他們備好了大災難，冀望藉此永遠終結光明，令無知與野蠻再度橫行。他們將一直藏匿於彼處，直至遙遠的未來——聖人們稱之為黃金時代，與當今的黑暗時代相對。那時，永恆之王與其受啟蒙的師者們將現身，喚醒人心的思緒，直到人類變得如水晶般澄澈。屆時，天上將遍佈徵兆與預兆，黑暗者唯有憤恨咬牙，卻無力阻攔。然而在那之前，縱使最高等的天使，一旦觸及這黑暗大地稠密污濁的氣息，也將玷污其無瑕的羽翼。但黑暗自有其神聖旨意，古來宇宙學說皆如此教導。在埃及，人言黑

暗為萬物之本，而光明源於黑暗。約伯稱黑暗的原則（Behemoth）乃神道路的開端。神所創造的一切，皆誕生於籠罩大地的深邃黑暗——或曰混沌——之中，再與太陽之主所發光與生命之聖流結合。這番情景，每一梵天之夜轉為梵天之晝時便重演一次。影身種族也將滅亡，而後以天人之姿重現；他們始終存在，守望並引導著人類。」

「我們該如何識別他們呢，信使？」馬烏問。

「孩子，並非憑凡眼視覺，而是藉他們所發聖光之流——那光輝以智慧照亮我們內在的心智；這正是人所謂的狂喜、天賦，與來自天界的靈感。」

他們繼續朝可怖的區域前行，看見醜陋污穢的怪物在洞穴深處爬行，或被鎖鏈繫於巨岩之上。

「這些是曾居於地上的巨人族之影，他們自混沌中展開龐大的演化。這些邪惡的巨大之靈將持續在塵世徘徊，直至塵世最後時代來臨，方可獲得救贖——倘若他們願意。」

「這裡還有一些生物，是由亞特蘭蒂斯的邪惡巫師所造，而推羅王子的根源可追溯至他們。」

「那麼，此處便是撒旦開庭之所嗎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不，」涅特魯-赫姆說，「撒旦只是一個名字；它不過是耶和華之名倒置而成。他並非黑暗之神，而僅是表達白光神不在之處。若神即光明，那麼撒旦便是黑暗；這黑暗對凡人卻是必須的，因其用以襯托光明；否則太陽的純粹之光，對凡人而言，既看不見，也無從領會。」

信使領著兩位旅伴前行，四周愈發晦暗；隨後微光隱現，更深邃的幽影在昏昧間半露形跡。在這黑夜棲所的無光威嚴裡，幽靈如乘黑貂諸神之翼，悄然掠過。三人頓覺步履沉重遲緩，彷彿有隻看不見的蜘蛛，伸出笨

拙的觸鬚——絨毛密佈，垂死而貪婪。黑暗壓迫眼瞼，灼燒神智，伴隨沉悶、陰鬱、無休止的錘擊。神啟照的燭火盡滅，死亡短劍驟然降臨，環指四方蓄勢摧毀，驚駭那些受創的靈魂。昏眠遲滯的幽靈隨霧升起，眼瞼縛著憂鬱倦怠，冷漠麻木，如在暗中飄盪的洶湧霧氣。

傳說中，當亞瑟遭莫德雷德殺害後，少女們引其靈魂飄蕩至阿瓦隆，即安樂之境；但此地不是阿瓦隆。此處無光無望，唯有無盡殘酷的絕望，以苦澀扼住悸動的咽喉。

「這黑暗豈不可畏？」馬烏媿輕嘆。

「誠然，孩子。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，「然則，它不過是聖光投下的影。居於此處、令你們不安的靈體，皆是人類星光體軀殼；今日之境，皆其自擇。有些古老得難以置信，若見其當年血肉形貌，只怕更覺駭人。他們是數百萬年前居於地球的未知種族殘影——或屬影身種族，或屬後繼之族，如雌雄同體種族、第三根種族、獅象之第四根種族，乃至第五根種族雅利安。」

「如此，這些幽靈已被神徹底遺棄？」馬烏問。

「非也，孩子。」他應道，「有位智者帕斯卡曾言：「神如圓，圓心無所不在，圓周無處可尋。」此乃古老智慧；神亦被先賢稱為宇宙之圓——對他們而言，神與圓二字同義。夜與晝是休憩與活動的循環，亦稱永動不歇、恆常化生者，又名永恆臨在與永恆存有：此即絕對一體無盡無休的演化，在持續進展中循環復歸原初。」

「那麼黑暗源於背離『太陽-神』嗎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正是。」信使道，「黑暗之性，某程度（雖非恆常）生於忿怒與刻意無知。在聖者體內，無黑暗，唯存聖光；然此光經由謬誤與誘惑的試煉後，方得啟明。晝夜循環乃進化之輪，黑夜正是其中靜歇之時。古人教誨：當太陽行至摩伽羅十三度（即黃道摩羯座），未抵雙魚座時，梵天之

夜便降臨。摩羯座形如鱷、龍或利維坦，關聯靈性之人的誕生與物質宇宙的死亡；而禪那主們（亦稱鳩摩羅）與二者皆有所繫。

魔羅身為黑暗與死亡之神，亦無意識地催生靈性事物。埃及人對梵天之夜有一優美象徵：當逝去的太陽——奧西里斯——葬入阿門提時，聖鱷躍入太初之水的深淵，即偉大綠色者。待生命之陽再升（或黑夜終盡），牠們便從聖河中重現。」

「這漫長無盡的黑夜裡，可曾發生什麼？」馬烏問。

「什麼也沒發生，因整個大自然仍陷沉眠。無建構，無毀滅；一切形體及其星光體類型，皆維持黑夜初臨時的睡姿。此時，神秘的非存在者統御一切——祂無意識，卻具絕對覺知；不可認知，卻是遍在自存的實在。正如紀錄奧秘的布拉瓦茨基夫人所言：「這對於感官是混沌，對於理性即宇宙。」黑夜啟始時，發生神之本質的凝聚；白晝來臨時，此本質便由內而外、由外而內舒展活化；宇宙力量的交迭，由恆常法則驅動。當這些力量「呼氣」，世界誕生；當其「吸氣」，世界歸寂。此乃互古存在、永恆循環之法。」

「這循環法則，莫非如同我們日常的晝夜更迭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是的，」他答道，「我們不僅有梵天之夜與晝的循環，這些循環裡還藏著其他週期。印度計算納入了摩奴、諸神或創造者們的統治週期。一位摩奴統治306,720,000年，每兩任摩奴之間相隔25,920,000年，此間隔稱作桑迪斯。於梵天之晝中，十四段這樣的統治與間隔，便構成一個劫。你們已知，一個梵天之夜長達4,320,000,000凡人年；故一完整晝夜即此數兩倍。三百六十個這般晝夜，合成梵天一年，等同3,110,400億年；一百個這樣年歲，方成梵天壽命的完整週期，即大劫，計311,040萬億年。

「推演出如此巨數的方法甚多，這些神聖的天文週期古老得難以置信，由那羅陀與阿修羅摩耶計算。後者享有巨人與巫師美譽，乃亞特蘭提

斯的白巫師或白魔法師。那羅陀則是神聖的聖人，亦稱佩希漢或信使。據教導，他是一種神秘的力量，啟動並調節各循環週期。有人稱他為眾神辯才無礙的信使，永在塵世遊蕩、給予良言；亦有人視他為十二救世主之一。他時而踏入下界的冥界。他統御一切世俗事務，並利用發動戰爭者作為工具；而這些人竟妄想以渺小自我掌控世界。他無法形容，是萬代最偉大的君主；無形無聲，卻無處不在。他居於光的光輝（永恆黑暗的光線）中，亦在歐伊哈呼之內。依《德基安集》經文，歐伊哈呼即黑暗，或稱無數字。

「有句古東方諺語云：『黑暗是「父-母」，光明是其兒子。』或說，黑暗乃永恆的基質，光源於其中時現時隱；對啟蒙者的靈性之眼而言，黑暗是絕對的光明。」

涅特魯-赫姆說話時，彷彿周身綻出一道神聖光芒，照亮那些陰森宅邸。可怖的形體與生物飛舞著，或用噁心的肚腹在岩石、地板上爬行。他們看見一群神秘巨龍靜靜環繞，雙眼圓睜、閃閃發光，映著那詭譎光輝。龍群圍成一圈，流著涎水，張大嘴巴聆聽；目光強烈，似閃爍希望，牠們渴求救贖，凶猛靈魂深處確然如此。牠們無精打采垂下軀幹，疲倦匍匐於地，等待解脫與赦免；放逐與流亡已令其筋疲力盡。在女巫遊戲的無情操控下，強大詛咒將牠們封印於黑暗。牠們就這麼盯著那白色身影及其同伴。

「哦！信使！」馬烏媞深吸一口氣。

「這些是憤怒男子與惡毒女子的念頭，」他回答。

「戰爭、慾望、仇恨、嫉妒與羨慕的思想，化成了形體；它們會以恐懼殺死輕率創造它們的心智。它們誕生於野蠻無知，或誕生於死亡奧秘那無情強大的知識中。它們居於此；它們的主人塑造了它們；唯有透過愛與服務，創造者方能解開束縛兩者的黑暗與絕望枷鎖。因它們彼此緊密相

連：在男男女女眼中、每張臉的生動面具背後，皆藏著過去或現在製造的可怖怪物圖像；這是除啟蒙者外無人知曉的可怕真相。須先消除每一次憤怒與痛苦的行為，這些形體才能獲得自由；當自由降臨後，其創造者方得豁免與解脫。在那之前，他們眉間都印著該隱的記號；苦難是他們的命運。」

「這些思想產生的形體很古老嗎？」馬烏問。

「非常古老；冥界之中，正如你在此所見，有些形體是數百萬年前形成的。千萬次轉世已然流逝，但牠們的創造者仍拒絕光明。他們不去拯救思想產生的存在，反創造新的添入其中。成群的邪惡存在圍繞其道路，潛伏於意外角落；它們滿懷對主人的仇恨，而主人以新恨回應，在無盡痛苦中生生死死。」

「時間之於神，與凡人所感不同。百萬年歲，於祂不過蜻蜓一振翅；如那晴日裡蜻蜓顫動薄翼。因此，若人類不悔改的心態仍需時間，祂可以等待。」

信使與同伴再度前行，沉默的群眾便消散了，彷彿信使的存在足以融化那些悲傷的幽魂。他們繼續向下，走進曲折的長廊，不久便抵達一處巨大的洞穴。此地宛如一座龐大的圓形劇場，迴盪著嗚咽與嘆息。在信使發光軀體所照出的光暈裡，浮現出一列幽靈般的人影。他們頭戴荊棘，沉重的十字架壓在佝僂的軀幹上，額頭淌著汗水與鮮血，神情痛苦，低聲禱告著。在這昏暗的競技場中，他們無休止地繞行；地面崎嶇如鋸齒，佈滿粗糙未鑿的石塊與燧石。他們面容枯槁，亂髮蓬鬆，狂熱的雙目在黑暗裡閃著紅光。這列可怖的幽靈，對旁觀其痛苦的三人視若無睹。

「看，這些是古代為迫害信徒所鑄的模具；施暴者假基督君王之名，以刑架與絞台、烈火與極刑，折磨無助的受害者。這些施暴者不得釋放，除非所有受他們所害之人，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來到此地，以一記神聖的

憐憫之吻寬恕其過犯，並牽起他們的手，引領他們走向光明——那是將個人錯誤的意識，融進神之愛的普遍知覺中。在那之前，他們只能困於無明的黑暗。

「愛隱藏在每個靈魂深處，如同荷葉未萌的種子裡，已蘊著完美的葉形。它蟄伏於每隻野獸的胸膛，唯有燦爛的愛能以溫柔的撫觸將之喚醒，以神的光輝溫暖它；那愛如此剔透，源自神之胸懷。因此，一切存在的胚種，皆居於黑暗；這黑暗在沉睡的生命之水上吐納，而生命之水滿盈潛藏的靈性。」

隨後，幽靈的隊伍開始淡去，洞穴、岩壁與峭石也隨之隱沒；微弱的磷光浮起，為場景添上一層朦朧。此時，遠處傳來喧囂，每分每秒都在加劇；隆隆巨響自遠方逼近，夾雜呼喊與槍炮聲。黑暗中湧現一大群難以辨識的身影，掙扎、仆倒、爬起奔逃，或被嘶吼的人群追趕，場面極其野蠻。幾個騎在馬背上的人，面色陰沉、姿態威嚴，率領著追擊的大軍；亦有數名戰爭領主與戰鬥部族的首領；戰鼓雷鳴，鉞、刀、矛戟相擊，所有人都在呼喚死亡與屠殺的盛宴。刺耳的軍號吹響進攻、撤退、包圍的指令，催促著血與泥的骯髒洗禮；流逝的生命精質不斷滲入貪婪的大地，良善的人淪為殘酷殺戮的野獸。

蒼白的月鏢，在綿延數哩的戰場上冷冷發光；屍骸堆疊成丘，傷者血流不止，痛苦呻吟。那彎月宛如死神鋒利的鏢刀；每當戰爭領主兇狠環顧、發出粗暴命令，鏢刀的收割便增添一分；槍砲噴吐可怕的火焰，焚燒一隊又一隊被砍倒的父親、兄弟、愛人、兒子，他們在無盡的貪婪中被摧毀。他們是茫然的受害者，為著不明的原因作戰，殺害來自另一片土地的親族。他們既是受害者，也是侵略者；在強大主子許諾的利益與個人榮耀中瘋狂。然而當死神高聲喚他們的名字，將他們帶往險惡的國度時，這些一樣也帶不走；在那裡，死神與他可怖的同伴統治著名狀難言的恐怖。

每一滴戰爭領主所灑的血，終須償還；以眼淚，以黃金般的善行，或以痛苦與失落、以禁食與祈禱、全然覺知對同胞的責任、以無盡的奉獻，直至所有污漬抹淨。

此刻響徹的紛爭喧囂，又化作耳語般消散，彷彿一陣死亡之風吹過，令百萬棵樹的葉片沙沙墜落。信使與同伴靜靜佇立，望著那痛苦而徒然的駭人異象；因勝利與敗北，皆是一場空虛的夢。

涅特魯-赫姆轉身對馬烏和馬烏媞說道：

「關於善與惡的思辨，猶如光明與黑暗——本質相同，唯在人的頭腦中得以區分。據說，黑暗為顯現自身，須借助照明；光明屬物質，黑暗卻是純粹的靈。那黑暗在其根本、形上的根基上，是主觀且絕對的光明；而光明看似燦爛輝煌的模樣，不過一片虛影，因其終非永恆，僅是幻象。此乃東方玄學之教誨。然其深意不止於此；諸多經籍聖書中，矛盾亦處處可見。《約翰福音》有言：「光照在黑暗裡，黑暗卻不理解光。」或可解作，「黑暗」一詞不是指人的靈視，實指黑暗本身，即絕對者。它無從認知短暫的光明，無論這光在人眼中何等超凡。我們在此窺見一個黑暗原則的混合，從中誕生物質的太陽系與萬象眾生；而另一種黑暗，則代表凡夫所知的有形之光。這些迥異於世人常將黑暗聯想為罪孽與蒙昧的觀念。

然則存在一種更偉大的光，凌駕人類一切關於光明與混沌黑暗的設想；那光才是一切有形無形萬有的最終的歸宿。

我們從古老記述中讀到：那光輝之子，即明亮面容者，實為黑暗空間的後裔；他自深淵暗水中湧現，如太陽般照耀。他是智慧之熾焰神龍；當他揭去帷幔，除去上方、使下方顯露為大幻象時，須知這上下二者皆屬幻象。此等幻象如此至高，以致人的心智與其塵世工具——頭腦——無從構想其榮耀；更遑論揣度那超越幻象、愈發不可估量的浩瀚榮耀。這般覺悟唯有憑藉神聖啟迪方能觸及，並由奉派而來的人引導，讓凡人得以窺見真

光的一隙，感知到隱藏之神的無名宏思。隱藏之神又被喚作黑暗、無底幽暗、旋風、黑鵝或黑天鵝。這一切或許象徵時序摩奴，於梵天之晝中，共有十四位摩奴相繼統御；抑或此即梵天本身的表徵，梵天乃原初光線之流溢，為神聖光線之載體；缺此載體，神聖光線便無從在宇宙間彰顯自身。

「據說，『父-母』織就一面網，上端繫於靈，即至一黑暗之光；下端縛於其影，亦即物質。恰如詩人歌德所言，人類借此網羅織就神之外袍。黑暗亦被稱作「母-空間」與眾神之母，因我們這太陽系的所有星辰——太陽與諸行星——皆從她的宇宙基質中化生。由此或可將黑暗視作實質的、物質的黑暗，一如我們物質感官所誤認的光是物質的光。待我們領悟光明之子身披黑暗織物的真義時，此理便愈發昭然。」

「可否一問，一百輪梵天晝夜之後，又將如何？」馬烏出聲道。

「當這漫長歲月終結時，孩子，一切實踐愛與奉獻之法的靈魂，將抵達「未知黑暗」的門前；於他們而言，那將是輝煌大日，屆時他們皆被融入其中。那是歷經萬般艱辛後，所得的安息與喜樂之時，其綿長持續另一百輪的梵天晝夜。」

於是信使與同伴們穿過戰士幽靈橫陳的廣闊戰場，不久抵達一座村落，其間聚著低矮簡陋的屋舍。家家戶戶門窗緊閉；他們行經時，門縫與百葉窗隙後總有焦灼目光閃現。三人繼續前行，偶有一兩扇門悄悄啟開。馬烏回首，瞥見數個枯瘦老者的怪異身形：他們狀如孱弱山羊，生著窄長起皺的臉、尖削的鼻與圓瞪的小眼。乾癟的頭顱上垂著幾縷細白髮絲；爪般的手緊抓門楣，勉強支撐身軀。他們以狡黠的眼神死死盯住信使與他兩位友人。

「這些可怕的人是誰？」馬烏媿低問。

「他們是守財奴的樣貌，猶自為手裡無用的金子沾沾自喜。來，隨我前行。」

信使邁步至一扇門前，抬手叩響。鐵鏈窸窣、門門吱呀，門開了；一個細弱顫抖的聲音喊道：「來者是誰？」

信使未答，徑直推門而入，領馬烏與馬烏媿進屋。那老者如受驚鼫鼠，竄進一間又黑又髒的小室，慌慌撲向一張搖晃的木桌。桌上幾枚黃澄澄的錢幣在昏翳中幽幽發亮。他急急攫住它們，塞進布袋，再藏入箱中。

三人佇立不動，默然注視。須臾，老守財奴恍若無事，螃蟹般悄然挪向箱子，從裡面拖出一袋袋物件，散置地板周遭。

他喃喃自語，解開袋口繩索，沾沾自喜地將枯手探入。驟然間，那張山羊臉孔驚惶失色，拖出的竟是一具餓殍幼童屍體。他絕望嚎哭，輾轉於袋間；每袋皆是嬰屍，或齙牙骷髏、斷臂殘肢，盡數腐朽。

「我的金子……可愛的金子……金子何在？」他嗚咽著，瘋魔般搜向暗角、櫃底、桌下。他匍匐地板，四顧尋覓那早已湮滅的無用黃金。神明偶像俱失，唯餘憤怒、貪婪、絕望，與損失引發的狂怒。

他怒吼沖上街頭，接著每扇門內皆湧出枯槁老者；他們與那首先發現損失者同聲吼叫，哀嘆、詛咒、謾罵交織。他們以蒼老的嘎聲相互指控搶劫謀殺，利爪在鄰人臉頰上犁出怒溝。直至轟然巨響，纏鬥暴民瞬間爆散，霧般消逝；恍若一陣強勁西北風，吹散了中世紀城市的腐臭。

此刻寂靜重臨，萬物似更澄明，縱使幽暗處依舊陰沉。村莊湮滅，徒勞的怨懟、貪欲、與空洞財富的囤積，皆告終結。黃金雖是高貴金屬，惟當用於眾人福祉方顯其價值；若僅滿足少數無謂者的私欲，則比糟糕更糟。對於這些人，黃金唯一用處便是藏匿，躲在角落裡借燭光把玩；即便閣樓下孩童正挨餓，父母絕望中，為覓食偷竊而入獄。故此，守財奴所珍視之物，只彰顯了負面，未將財富用於正面益途，使之流通，供同胞麵包。他們是伊爾達-鮑思之子，伊爾達-鮑思乃黑暗之子；其母蘇菲亞·阿卡密，為低等星光界物質的擬人化。

三人默立寂靜中，地平線仿佛向四方拓開；微光裡，一片廣袤草原延展百里。地表懸著薄霧，霧漸濃，內裡蔓延不安騷動，如月下呢喃漣漪。這漣漪漸成形，終化作百萬白綿羊的巨大羊群。它們靜靜食草；或擡頭，急切啃嚼。不遠處，騷動中心現，一座巨台自毛茸茸的羊海中緩緩升起。

台上現出一只兇猛山羊，雙目炯炯，兇惡的頭生著毛茸茸尖角；怒蹄跺地，發出空洞聲響。群羊皆滿懷期待，溫順注視那威懾身影。台周，一群小山羊站崗，不耐地催促、推擠散漫羞怯的羊群。驀地，山羊以後腿立起，伸出一足威風凜凜，發出嘹亮刺耳叫聲。

群羊聞聲應道：「咩！」

山羊再叫更響。

「咩咩咩！」群羊又應。

這怪獸山羊覆發刺耳兇猛叫聲。

「咩咩咩咩咩咩！」羊群再答。

馬烏和馬烏媿困惑望著信使，驚愕無言。信使道：「看，此乃獨裁者與其愚昧羊群。」

「他告訴羊群何事？」馬烏問。

「他實未告之任何事；縱使告之，羊也不會理解。然他以巧妙方法應對大眾：以極大決心，高呼一個他們皆懂的簡單詞匯。暴民總是會對此作出反應，因其腦如羊，僅知吃飯與繁殖。」

「難道所有綿羊皆如此愚蠢？」馬烏問。

「誠然，孩子。若其中有誰稍露異樣，獨裁者的保鏢會立刻以尖角之蹄導正，或視作羊群之敵消滅。此乃良好紀律，其餘的羊亦贊同，因不願見同胞超群，反成其主。」

「然則大山羊於羊群有何用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無用，孩子。但山羊性更兇猛，故羊群聽命，且樂此不疲。有此兇猛指揮官，他們振奮不已，他總許諾美好的事，迎合羊群的喜好。這令他們無限期待，也讓領袖自覺驕傲慷慨。」

「他可曾守諾？」馬烏問。

「他何必如此？」信使道：「綿羊記性本就差，也不奢望承諾會被遵守；說穿了，牠們反倒怕承諾真被兌現，因為主子每天都會許下更為動聽的諾言。有這麼一位『前程似錦』的主子，大夥兒倒挺樂呵。」

「可那邊的保鏢，為何專追黑羊呢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呵，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：「照那領袖的說法，黑羊顏色不同，血統便不如白羊純良。再說，但凡出了岔子，高明的政治家——好比這位大山羊——總得從子民裡揪個替罪的。黑羊既是少數，恰合用場，順道還讓其餘羊群憑空多了幾分優越；使牠們滿足些，也就更好管束。」

「這群羊可真傻。」馬烏低聲咕噥。

這時遠處忽有動靜，一隊頭戴高禮帽、手執雨傘、衣冠楚楚的紳士，正朝大山羊踞坐的講臺行來。

他們神情肅穆，躬身、下跪，鄭重地將一卷卷羊皮紙陳在大山羊腳前，紙卷繫著綬帶，墜著沉甸甸的印章；大山羊瞥了眼，輕蔑地嗤了一聲。

「這些是什麼人？」馬烏問。

「都是自遠國來的蠢政客，特來討好大山羊，生怕他率羊群攻打過去。還捎來這些紙片——大山羊頂愛把紙撕成碎片，放嘴裡嚼，嚼著便安靜了，能安分好一陣子。」

「可誰會怕幾頭山羊、一大群綿羊呢？」馬烏不解。

「孩子，這是個心理學問題。」信使道：「大山羊嗓門大、脾氣暴，把那班彬彬有禮卻愚昧的政客嚇破了膽。他們以為大山羊一聲令下，羊群便會百萬雄師般撲去，摧毀他們的文明；於是憑著這份幻想，為求太平，他們不只巴結山羊與他幾個隨從，甚至容他掌管別處牧場——那兒羊少力薄，抵擋不住。」

「那這些政客為何不聯手，除掉那無能的山羊？羊群真會入侵他國麼？」

「他們不想團結。山羊既會許願，也會恫嚇。心情好時擺張笑臉，同時虛張聲勢，專唬那些見識短淺的可憐人。至於羊群，牠們根本無心打仗，只盼靜靜活在自家草地上。」

馬烏說：「照這般看，政客竟比綿羊更傻。」

「或許有天他們會醒，」信使道：「到時候，山羊可要倒大楣了！」

「哎呀，瞧！」馬烏忽然喊道：「那頭轉來轉去的是什麼滑稽東西？戴著傘似的帽子，手持塗寫得亂七八糟的筆記本，面容鬆垮蒼白，一雙賊溜溜的黑眼珠，像醋栗般亂轉——」

「那些是編輯、記者，還有從『陰溝街』來的一千人。」涅特魯-赫姆說：「他們用歪扭的鋼筆與鉛筆，糟蹋了真理的神聖，也辱沒了古時神之信使為正義淌下的寶血。」

「他們報上盡是恐懼、謠言、謊話與浮誇字句，專騙家裡的蠢羊掏錢買報，好衝高銷量。這麼一來，各國羊群便在無知中彼此仇視，而靠販槍賣砲過活的惡徒，更樂得煽風點火——他們巴不得打仗，好用血淋淋的利潤塞滿自己的腰包。」

「多可怕的東西。」馬烏媿輕嘆。

「真盼他們血流加速，快到渾身血管迸裂！」馬烏憤然喊道。

「這只是氣話，孩子。」涅特魯-赫姆說：「而且你想得也不通透。須知，山羊也好，綿羊也罷，所有愚人——不管撐傘的、持權杖的、拿修剪鉤的——都不過是幻象中的一縷煙；儘管這幻象龐大得幾乎讓所有人都信以為真。」

「你們看。」

他手一揮，頃刻如煙消散——那黑壓壓的獸群與那幾個人影，一併融進空氣裡；四下復歸甜蜜的寧靜。

「你們方才所見種種存在，不過是光投下的虛影。若無這片陰影，便無從窺見心底的純粹與明澈。進化之路貫穿上下層界；今日所見的智者，無不曾是愚人。那些爭奪至高之位的永恆爭鬥——天界之戰、泰坦之戰、奧西里斯與提豐之爭、火焰之戰，乃至古書所載，月亮與行星、星辰與星座捲入的無盡衝突——皆象徵著朝向光的永恆跋涉。

「人類的虛影棲身於幻象中，在昏黑的圓環內凝望光；縱然此刻不願跨出此環，終有一日必將跨越。那些虛影，或稱星光體，亦復如是。待『靈魂-鳥』——那神聖的燕子——飛越努特這天界深淵，便將在永恆中安享至福；而一切虛影與星光體皆歸於寂滅。這些倏忽即逝的人格本是虛妄，宛如月光下生命汪洋裡躍動的無數火花。只要夜之女王將她的清輝與華彩，投映於生命奔流的波濤上，便是幻象顯形。月亮如同貓瞳，映著日光——古埃及的女神巴斯特也在黑暗中守望，以利爪緊扼夜蛇之頭，此乃光永恆的仇敵。

「閃耀的月亮，努特夫人，是暗夜裡的守護者；她在穹蒼之頂，向諸層面遍灑探尋之光，持續她無盡朝聖之旅，並受天使護佑。這誠然是奧秘！

「努特夫人，在某些人眼中是黑暗的女神，佇立於這顆名為地球的旋轉星體上，自東向西俯身，以她的曲線庇護昏沉欲睡的星球。她的烏髮如

哀傷的瀑布垂落，又似黑天鵝絨的帷幕，將大地裹入墨色的黃昏。

「你來抉擇，以何種象徵充盈天際：黑暗女士，抑或輝光少女。

「兩者皆是未知黑暗的投影，而未知黑暗即是自存者、無盡之壽、那至一、隱藏的神，永不被祂極樂境中的影子所知。

「待大休止期——或稱大夜——降臨，這一切終將落幕；此事載於《毗濕奴往事書》。那時，雷鳴般的巨雲將充塞所有空間；滂沱大雨持續傾瀉百個神聖年，淹沒整個太陽系。骰子般的雨滴紛墜，覆蓋塵世，填滿中域，淹沒天界。世界沉入黑暗；萬物，無論有無生命，盡皆消亡。雲層仍傾瀉其水，而梵天之夜統治這片荒蕪。

「孩子們，古書如此記載；這未來必將發生。

「一切意識終被宇宙智性吞沒，其本質即是智慧。

「大雨未至，天空已佈滿預兆；四處可聞異響，暮色侵佔天穹。日輪隱沒，不再發光。寒氣漫延，土地現出無生機的空洞。泉眼乾涸，河床見底，海洋成空。

「人類與動物日漸萎縮，行星停駐、枯槁；生命與運動失卻力量，諸神自己也沉入睡鄉，其使命已畢。又一個白晝逝去，黑夜開啟，直至遙遠的黎明披著薔薇色光華到來。此時，日、月與星辰皆在睡夢的消溶中闔上眼目。

「而梵——那不可知者、不可識者，非自我，亦非非自我；既非意識，祂自身亦非可識之對象；卻能承托並生發一切可識之物與存在；祂是至一本質，由此顯現能量中心，即邏各斯；這被基督徒稱作話語，在上、在周、在內、在外、無處不在，光與暗皆只是其倒影。

「因此，在黑夜中萬物俱暗。黑鴿、黑鴉、黑水、無形之黑焰，皆是原初智慧的象徵，從早於太陽系的萬有之源流出。

「暗夜天使統治那漫長的夜，於不變之黑暗裡變幻輝芒，充盈不可見的榮耀；而那黑夜中並無清醒的知覺。」

神聖信使涅特魯-赫姆如此宣說；於是馬烏與馬烏媞的第一個異象至此終結。

## 異象二：惡魔與天神

### 變石

變幻的色彩，呈現綠與紅；  
欺詐的魅影，閃爍於晝與夜的容顏；  
乃惡魔飛掠之時，或天神的祝福流淌。

### 異象二：惡魔與天神

信使語畢，馬烏和馬烏媿默立其側；所見所聞，銘刻於心。

此時微光浮現，於廣闊空間投下怪誕虛幻的照明；他們靜候進一步的指示。周遭死寂，與方才景象對比強烈；寂靜本身，幾可觸摸。

涅特魯-赫姆雙手合十，默然等待，沉入冥想。

不知不覺間，遠方的光轉為濃豔、渾濁的紅調；它彷彿活了過來，在無形力量下顫動；一股壓迫感隨之而來，呼吸漸促；那是一種不祥的、帶電的感覺，使人陷入難以掙脫的遲鈍。

地面傳來輕微震顫，猶如風拂過玉米田，激起漣漪；遠處有微弱的隆隆聲，卻無從辨識來源。空氣轉暖，並非宜人的暖意，倒像遙遠火爐的熱氣飄盪而來。地底深處傳來更響的隆隆聲，似乎能追蹤源頭；地面忽地輕微起伏，馬烏和馬烏媿驚慌失措，緊抓彼此。

信使道：「孩子們，各握我一隻手，勿恐懼。」兩人急切遵從，安住於他的神聖圓圈內。

烏雲掩住黯淡的星，匆匆掠過天際；狂風驟起，增添元素的壓力，彷彿天地悶悶不樂；空氣與大地在無休止的痛苦中，不安地攪動。

另一種聲音自上方傳來：遙遠天際響起滾滾不祥的轟鳴；突如其來的閃電，照亮了搖盪的大地邊緣。此時天空烏雲密佈，暴雨將至。陡然間，四周土壤猛烈翻騰，裂地高拋，伴隨重擊聲響，恍若千百頭可怖怪物試圖破土而出。鋸齒狀的閃電劃破雲層，在一個閃耀的俯衝中潛入泥沼深處，攪動、蠕動。

震耳欲聾的雷聲以可怕的爆裂劈開天空；隨著瘋狂鼓手一擊，所有層面的鼓膜皆在狂喜的震顫中碎裂。

此刻，大地隨著一聲破碎四散的轟鳴升起；岩石與土壤在震動、咆哮、喧囂中升向天空；深淵裡看不見的力量動盪不安；遠處，一座火山凶猛地聳立，向高空噴發毀滅的熾熱訊息，轟隆聲伴隨著空洞的喻鳴；同時，翻騰的土壤裂縫中，湧出呼嘯沸騰的蒸氣、滾燙的水柱與霧。馬烏一行人頭頂雷聲隆隆，暴雨自雲層傾瀉，落在飽受折磨的地面；丘陵舉起，群山聳立，彷彿整個大自然在瘋狂毀滅的狂歡中，舉行最終的憤怒慶典。

馬烏媞與馬烏目睹巨變降臨，驚駭失語，只能緊握涅特魯-赫姆的手；而他只是靜觀這可怕的一幕。

更令人震驚的景象接著發生：正當遠方平原遭受破壞，一大群可怖的惡魔大軍駕雲出現；牠們將閃電擲向遠方，隨即潛入火山熾熱的火光中；或猛烈尖叫，或在空中撲騰狂喜。

地震的惡魔從土壤裡冒出，嘶啞叫喊，跑上翻騰的丘陵與高聳的山脈，以沙啞的咒罵宣示自上而來的親族。

儘管馬烏和馬烏媞身處保護殼內，仍為眼前景象所懾，內心恐懼依然蔓延。惡魔成群乘著狂風的翅膀馳騁天際，帶著邪惡的咧嘴笑容橫掃群

山。雨依然傾盆，在火焰的光芒下閃爍深紅，猶如層疊紅寶石的巨牆、或如石榴石雲、或如血色水晶簾幕揮舞，在風中瘋狂顫動。

地底滾動的隆隆聲與天上的裂縫依舊；這場巨大的混亂，震撼了所有感官。

信使說：「聳峻的山脈，如阿爾卑斯、喜馬拉雅，俱在劇痛中誕生。彼時地球渾圓均勻，正如眼前這片坦原，曾存在偉大文明，後遭摧毀；百萬獸鳥人種，亦於可怖的一小時內自世間抹去。你所見空中地上嬉遊的存在，不過是星光界的居民；它們是諸神與天使的倒影，由星光界流質凝成。人們稱之為黑暗空間之子，迷信者謂之魔鬼；其使命在於演化地球軀體，引導破壞或建設的力量。它們統御此世，卻非人類；電僅是其性質之一，由此生出那未知、有用而可畏的實體。它們既非神靈亦非魔鬼，而是自然之力，盲目而強大；專注於宏大的任務，不知凡人所懼之苦痛。其主宰名為「大君」，計有四位，分治四方：北與西者受詛咒，招致一切破壞，如爾等眼前所見；然療癒來自南方，一切智慧皆從東方流來。」

「所謂『四翼之輪』，四方各一，歸屬於四大君及其眾屬。它們是攝政者，執掌宇宙之力。名號甚多；卡巴拉學者、秘傳基督徒施洗約翰、以及克里斯托斯的啟蒙者皆言：巴哈克-齊沃乃眾神之父，受命創世卻失敗。於是費塔希爾被召，此靈更純，卻敗得更徹底，光之諸主亦相繼失敗。此乃關於「墮落」的象徵性教導，由此得到一個由諸神與靈性運作統治的界域，源自靈性意志，亦是靈性意志的產物；此界域與魂之界域及神之運作形成截然對比。據《拿撒爾法典》，巴哈克·齊沃自靈分離；諸神或天使自叛眾分離。之後，最偉大的馬諾稱凱巴爾·齊沃為生命之舵、生命之糧的藤蔓，並憐憫叛天使，謂其野心過鉅而致使愚妄。馬諾告之，這些天使本是王子，光明之子；而凱巴爾·齊沃乃生命之信使。」

「故而凱巴爾為抵消邪惡的原則，另立七個根本原則，以重建善惡、明暗之衡。

「由此生出早期教義中寓言式的二元體系，如瑣羅亞斯德教所傳；內含未來教條主義與二元宗教之種子。此即二「至尊」：神與撒旦。諸宗教信條中，天使與魔鬼之位恆常變換；如天空之神因陀羅與阿修羅相爭，而阿修羅已自上界眾神淪為宇宙惡魔；又如天界之戰，米迦勒率眾屬對抗「龍—朱庇特」與「路西法—金星—路西法」，後者曾是光明天使，亦被貶為撒旦。

「《迦勒底神諭》與聖保羅之教誨中，可見此世界之七位宇宙創生者及雙重世界柱之教義：一組統治更高世界，涵納靈性與星光界；另一組監管引導物質。楊布里科斯亦持此見，區分大天使與執政官；此乃永恆之上者與下者、光明與黑暗、善與惡；然各自成全其反面。」

「那麼，」馬烏問道，「這一切惡魔皆是邪惡的嗎？你說它們由星光界流質所成，這於人類有害否？」

「不，孩子，它們於人類並無惡意，因為它們根本不知人類為何物；惡之為惡，在於意圖，不在行為。至於那瀰漫萬物、周流我們之間的星光界流質，它脫離了靈性太陽的光輝，是一種電磁空靈的基質，是具有活力的發光熱量，也是活躍的智性力量。心智唯有征服它，才能掙脫塵世的枷鎖。若心智力有未逮，便將重被星光界的流質吸收；而那最初釋放它的力量，便以同等之力牽引回中央之火。善與惡不過是世俗心智的幻象，由埃及永恆之蛇的圖像象徵：蛇身環繞水甕，頭顱盤旋水面，以氣息孵化甕中之水。此乃奈弗（Kneph）之象徵，是永恆、未顯現的神。此處，蛇是善靈，與惡靈相對。然而，依畢達哥拉斯三元組之學，神有三面向，再經無限圓的完美四分割，化為四面的梵天。正如立法者摩奴所言：「祂既存在又非存在，自永恆起因的非存在，誕生出存在，即靈。」當存在重歸非存在，循環乃成，功業已畢；那帷幔遂被揭開——即梵的原初質——絕對之點由此顯現。

「是以，感官所識萬物，皆具雙重面貌：造物之女神努特、伊希斯、黛安娜、哈索爾，既可見亦不可見，皆為同一位神聖女士的不同稱謂，也具雙重面向：一為神聖，一為幽冥。塞梅勒是朱庇特之妻、巴克斯之母，死後升往天界，身為世界女王，於火星與金星之間統御；或作為宇宙女王，眾惡魔聞其名而戰慄，一如聽聞哈索爾、赫卡忒及其他幽冥女神之名。於惡魔階序之中，可見普拉斯提亞，他是神子，為惡魔始祖；又稱羅刹，專事誘惑並吞噬人類。亦有畢舍遮，乃女性惡魔，為達刹之女，而達刹亦是神子；然達刹實為所有畢舍遮之母。然而，《往世書》中所謂惡魔，實為奇特存在，因為他們都表現得非常虔誠：他們恪守吠陀戒律，其中更有偉大瑜伽行者！

「《塔木德》中載有惡魔之首薩麥爾，乃一條生有十二翼之大蛇，其自身墮落時，亦將太陽系或稱泰坦扯下。其另一自我為史克麥爾，此詞真義，實指占星學上居於凶相的年份，計十二個月，即十二翼，乃大自然無可避免之惡。然於秘傳神學，薩麥爾與史克麥爾皆指向一特定神靈。卡巴拉學者視其為塵世神靈，乃統治俗世之人格化神靈，故與耶和華等同。即使《塔木德》編纂者亦認薩麥爾為七埃洛希姆神名之一。一切寓言背後，皆藏隱秘真義，唯持鑰匙之啟蒙者能解。

「凡此種種力量，於無知眾生眼中，皆是獨立至尊之神；於狂熱者心中，則為惡魔；而於赫爾墨斯哲人觀之，它們或是盲目之力，或是具智性之力，端視當下所慮為何種原則。

「傳說惡魔敗於聖島（即亞特蘭蒂斯）後，逃往乳白之海（即大西洋）北岸，由此向『萬靈之首，神聖毗濕奴』祈願懇求；奇異的是，他們稱其為『與蛇族同存、生雙舌、性急躁、行殘酷、貪享樂。』

「美洲、非洲、亞洲至今仍有部族民族，奉行魔鬼崇拜。一切皆因觀點而異，歷代哲人如柏拉圖，便將惡魔分為九類：

1. 熾天使
2. 智天使
3. 座天使
4. 主天使
5. 力天使
6. 能天使
7. 權天使
8. 大天使
9. 最低的天使們

「墮落的天使之中，阿扎雷斯、貝利亞、巴巴托斯原屬力天使的高階。

座天使裡有布銳斯、佛卡洛、菲尼克斯。

戈布隸屬能天使。

珀森兼為力天使與座天使。

「邁克爾·普塞盧斯將惡魔分作六類：

- 一、屬火
- 二、屬氣
- 三、屬土
- 四、屬水與河流，能喚暴風洪水
- 五、屬地下，能引地震火山
- 六、屬陰影，形似幽魂

「於是便有了《魔鬼學》——一部記載惡魔歷史與形貌的著作，見於維魯斯、德朗克爾、萊洛耶、博丹等筆下。

「也不可忘卻惡魔石：摩擦之際，石中浮現惡魔的虹彩，於召喚儀式中大有用途。」

「這些人如何得知這些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憑古籍研讀、古老啟蒙者的指引、靈光偶然一現……有時也憑想像，孩子。」

信使話音方落，地震與暴風雨的喧囂漸次沉息。雨止，風歇。

巍峨群山矗立空中，輪廓粗礪奇詭。危岩巨碩，懸於窄隘岩架，無數惡魔歡騰推之，任其沿崎嶇坡面滾落；雷鳴般的撞擊聲中，巖石自一處彈向另一處，直至卡入寬闊裂縫，或沉入受盡折磨的土壤底層。

奇異雲朵飄浮天際，仍映著火山噴發的火焰；火山隆隆劇震，噴吐發光巖塊，熾熱熔岩沿山坡緩緩爬行。

「信使，此刻四處看看可安全？」馬烏問。

「還不行，孩子，它們的工作還未完成。」

話音甫落，高空遠處傳來喧騰，一道威嚴身影顯現：手執閃爍長劍，跨蒼白駿馬，狀若君王，懾人心魄——其名布銳斯。

千名號手行於前，吹奏清亮軍號；長號低鳴，奠定沉厚基調，終交織成昂揚而令人敬畏的樂音，激顫每根神經。

可怖的惡魔軍團，在他身後無盡匯聚，直至那片天空滿佈形貌猙獰的嘶吼身影。或具獅首鵝足，或野兔之尾；或烏鴉頭、山羊首，或貓面蟾顱；或披駭人戰甲，或長著獅鷲之翼。身覆鱗甲，巨齒利爪皆鋒銳含毒；此乃大軍陣仗，共八十五軍團。

此刻又來一軍，三十軍團，由惡魔大侯爵萊雷爾統率。他騎巨鱷，腕棲獵鷹，率領熾熱隨眾；眾魔頭生彎角，手持閃電鋒刃，揮劃光弧令人目眩。

再一軍至，殘忍騎士弗卡斯領二十地獄傭兵軍團而來。他騎狼，執扭動毒蛇，蛇信狂吐，毒牙畢露，滿懷毀滅之欲。麾下兵卒皆裹火焰，吐納

硫磺雲霧，駕著蛇自燃燒深淵升起，面貌猙獰。

狂暴摩拉克斯率其怪物軍團加入，共三十一軍。此位魁偉伯爵——或稱邪惡總統——騎黑馬，擎火焰，於雲間疾馳，瘋狂旋轉，發出惡魔歡呼；諸眾呼喊隨之愈烈。他身穿深紅衣袍，頭戴顯目冠冕，縱騎奔前。其軍隊乃三頭惡魔組成，周身環繞火域；或有狗首蛇顱，怒吠唾沫。

另有一支兇猛軍隊，屬東方力量之下第一公爵阿薩雷斯，領三十一野蠻軍團。他胯下地獄之龍，將蛇尾高揚空中。麾下形貌詭異猙獰，成群盤旋令人目眩。色黑如瀝青，伸出獅熊之爪、乳齒象之戟齒，鋒利似劍。眾魔怒嚎，向其餘軍陣衝鋒，可怖戰事一觸即發；直至首領厲聲暴叱，圍住其部眾，揮鞭抽打方令屈服。

然而喧聲更響，久久回蕩——又有強大的諸眾湧入，路西法親率無數軍團降臨：兩千四百支隊伍追隨這可怖的主宰，此刻，這群魔眾蔽天，成冥淵之環；那喧囂驟起，穹蒼為之撼動，連新生的山巒亦震顫不已。

路西法的火焰戰車停駐。他以威嚴之姿，向高空擲出一團燃著黑焰的光球；隨即，居中標記之處，空間綻開，擴展呈圓形；此時，一群惡魔公爵、侯爵、伯爵、騎士與教長——這些災禍的統率——自上方降下。他們靜立等候，萬籟俱寂，直至雷鳴猝發，爆出一萬面巨鼓的狂暴轟響。此刻，四具魁偉形影朝中央行來，乘著火焰王座，分從東、西、南、北而至。四座王座背靠背成對安置，形如十字，每位君主皆面朝所屬的方位基點。

齊米瑪端坐在北極熊曳引的烏木王座上；他的權杖是一柄巨炬，面朝北方。容顏陰鷙，神情幽暗，威壓逼人：一切災殃、罪愆、不義與恐怖皆源自於他。

西面是戈布的王座，這位戰爭王子，主司流血、狂怒、貪欲與憎恨。其王座赤紅，由豹子牽拉；手握一桿長矛，懸著玄色旗幟：時機一到，他

便要戮殺無辜。閃著兇光的眼，向四周投出殘酷視線，總在搜尋可堪毀滅的犧牲者。

戈爾森是南方氣候之王，手持弓箭，端坐淡紫王座，由笨重巨象曳行。神情溫雅，額前戴著金光流轉的冠冕與珠串，仿若幸福凝成的淚滴。然他仍是權能赫赫的主，只消一個親切手勢，便能賜予榮華，亦能隨意盡數收回。

末了，我們看見阿梅蒙的黃金王座，他是來自東方的智慧之王。曳動王座的是碩大單峰駱駝，乳白色澤，乃沙漠中君王與王子珍愛的異獸。這位聖人頂戴榮耀冠冕，眉宇間躍動著深邃智慧的內在火焰。

每位君王面前，肅立一排信使，皆手持昂然向上的號角；這些號角或以最白的象牙與中空材質制成，或為銀、銅、黃金所鑄。他們藉此傳達君王旨意，以嘹亮號聲，召喚那些有翼的重臣。

此刻，一聲震耳欲聾的呼號響起，凡聽聞此野蠻聲響的大地邪魔悉數起立；他們的使命，便是築起我們方才親睹的那條山脈。

他們深躬行禮，稟報此地及他處的一切；而當巍峨山巒於此隆起，這美麗地球別處的陸塊開始沉降，海水倒灌，汪洋舒展其翻騰的波濤。那些地方曾矗立無數昌盛國度，綻放美與智慧，旋即盡被遺忘。

當他們述說死亡、毀滅、苦痛與損失的故事時，巨大的諸眾爆出狂野笑聲，歡騰雀躍；惡魔們隨著癡狂喜悅的尖嘯，群魔亂舞，狂踏歡跳。他們可怖的戰馬，在紊亂中昂首疾馳；這場殘酷慶典充滿了可憎的金鐵交鳴，混雜著狂吠、咆哮、嘶吼與雷鳴般的怒號。

但現在，明亮的路西法依照四位君王指示，敕令麾下軍團再度肅靜；於是那野性的惡魔樂隊、狂徒的憤激再度平息，唯余閃耀諸眾的光輝，在巨大的狂歡中明滅不定。

此時，北方之王齊米瑪高擎其火炬權杖，號手亦舉起號角，發出顫動的呼號；隨即，自號角口湧出一大群黑色小魔，向四方流散，而後棲止於群山、幽谷與遠嶺之上。這些都是種子，承載未來的惡行、瘟疫、災殃，被派遣至此，為向後世昭示某些教訓。這些教訓固然艱澀，但若能以應有的謙卑與智慧把握，便能將有心者托舉至極樂的最高峰巔。

此時，戈爾森自他的金色寶座射出一支顫動的箭矢，以此為號，銀號角響起一聲悠長清澈的鳴嘯；同時，自號角口流瀉出玫瑰色、纖弱小魔的絢爛雲霞；它們生著虹彩熠熠的翅膀，向八方飛去，落向大地；南風輕拂，在澄澈空氣中彌散淡淡馨香。這裡蘊含愛、良善與善行的種子，用以抵銷來自北方之王那可怕從者們播撒的邪祟之力。

如此，眾神以智慧制衡，引領踉蹌的人類，踏上那布滿考驗、試煉與獎賞的途程。

此刻，輪到來自西方的戈布樂隊揚起戰聲：銅管喧騰，嘶啞而威嚇，好鬥的小惡魔自號角口飛竄而出。他們的主以長矛猛擊大地四角，覆甲的鐵拳向八方揮舞。鋼鐵翅翼沉悶喙鳴，承載戰爭、衝突、掠奪與毀滅的種子直衝天際，如蝗災般蔽蓋大地。

這時，智慧之王阿梅蒙自金色寶座緩緩起身，手持一卷寫滿秘文的厚重紙莎草。他以洪亮之音宣讀諭令，萬籟頓時肅穆。這是一道蘊含至高神之神聖知識的宣告，唯諸神能解。因此，人類靈魂所蘊含的一切智性——那預知之力——將隨時間漸次顯露，使他終與最初本源重新合一；而那正是人類最初降生之所。

阿梅蒙閃耀的王冠迸射光芒，以秘火照亮人類通往天界之路；死亡、生命、戰爭與愛，皆被天界神聖的明悟與悲憫征服。當天使之聲清澈響起，傳遞終極訊息，盤踞至高天的所有惡魔軍團盡皆噤聲，在羞愧、悔恨與痛苦中垂首。然而，一旦其金色號角再度鳴響，一切騷動便死灰復燃；

神聖話語被遺忘，束縛的鎖鏈迸斷，狂歡肆意暴烈而起，連所有的王子、公爵、伯爵與騎士都無法遏制這滔天亂象；憤怒的惡魔——他們是一切吸引至神的反面——神被遺棄在聖所，無人知曉；祂的殿空寂，靈魂的殿宇沉入靜默。

東方與南方的惡魔呼喚阿斯塔特，以古腓尼基語祈禱：「宇宙聖母、蒙福的母親、諸天的女士啊，請止息這邪惡的騷亂。」

但這萬世受敬拜的少女兼母親卻無能為力；她無法安撫那狂怒的暴眾——他們正悔恨過往痛苦的虔誠，燃起無盡怒火與殺欲。那群邪惡存在撕扯、抓裂、尖叫、撲擊，分裂為兩陣營；一場可怖的天空之戰隨即爆發，萬域驚顫。

\*\*\*

遙遠的東方，一艘雪白平底小舟駛近。由七位天使引牽，迅捷而來。舟首靜坐一人，高貴的面容刻滿哀傷；他凜然注視洶湧諸眾，起身——是的！耶穌克里斯托斯，神之子親臨，斥退了諸眾與戰士的狂怒；他嚴令一下，萬眾驟止——天地歸於平靜。

\*\*\*

天空澄澈；唯有一顆發光的星辰在蔚藍中閃耀，環繞光暈；在那裡，主平息了喧囂。

\*\*\*

他們仍被方才驚人景象震懾，耳邊殘留瘋狂爭鬥的喧嚷、蠻橫暴力的動盪；以及那位莊嚴崇高者——僅憑威嚴一令，便滌淨上界一切罪惡。馬烏與馬烏媿跪在使者腳邊哭泣……

他輕扶他們起身，告訴他們危險已逝，此刻可自由環視這場巨變的遺跡。

「你所見的惡魔軍團奇觀，是古代哲學家想像並寫下，用以區分諸神階序。

「這些教義核心可溯至猶太人與早期基督徒；然而在黑暗時代，西班牙的摩爾人作為當時重要哲學家，將其完善發展，再傳予法國和義大利之地。

「那時代，薩拉曼卡、托雷多與塞維利亞皆設宏大魔法學府。其中教導：一切知識與力量，皆可自墮落天使處獲取。他們精通抽象科學、煉金術、人獸語言、詩歌、靈物學、倫理哲學、魔法、歷史、神學與預言。能駕馭風、水、星象；可引發地震、招致疾病或治癒病痛，並自煉獄釋放靈魂。

「惡魔之王非撒旦，乃別西卜；因在維魯斯看來，撒旦是遭廢黜之君，是反抗勢力的領袖。」

「軍隊由摩洛統領；普魯托是火之王子；倫納德則主宰該層面。再看地獄法庭：大法官阿德拉姆勒克、大司庫阿斯塔羅斯、秘密警察長涅伽爾，以及統領撒旦軍隊的巴爾。

「歐洲各國皆駐有地獄大使：

法國是貝爾菲格；英國有瑪門；土耳其是彼列；俄羅斯是臨門；西班牙是達姆斯；義大利是赫提金；瑞士則有馬丁內特。

「這些大使在人間亦有代表：

巴黎的術士莫羅代表別西卜；薩爾佩特裡爾的醫師皮內爾代表撒旦；布格代表普魯托；阿維尼翁的醫生尼古拉斯代表摩洛。

「地獄共有6666支軍團，每團惡魔數量相同。古代思想家憑藉對遠古奧秘的朦朧記憶，構築出神靈的宇宙。切記：思想總會凝成實體，其堅固程度，端看灌注其中的心力多寡，或取決於創造者智性強弱。

「《德基安集》詩節記載：第三、第四根種族的男子，娶了頭腦空洞、顛窄貌美的存在為妻。他們誕下怪物，即邪惡的惡魔，雌雄都有。第四根種族的巨人主宰世界，擊敗小神；我們祖先的諸神遂淪為我們的魔鬼。這等事往往驟然發生——如埃及第十八、十九王朝時，賽特（亦稱提豐）本是生命與力量的象徵；到第二十王朝，這位曾受舉國崇敬的神靈，驟然被視為惡魔，所有紀念碑上他的肖像與名號盡遭抹除。

「古教義載：梵天欲憑意志重造世界、繁衍後代時，先造了惡魔；故惡魔早於諸神與天使。此說有深奧緣由：所謂惡魔，實為「自我主張」與「智性活躍」之原則；他是創造的正極，因而最先誕生。正如自古希臘赫西奧德以降，一切神譜描摹宇宙演化的次序，總是黑夜先於白晝、黑暗先於光明、混沌先於秩序。

「雅利安寓言中，叛逆的梵天之子皆被刻畫為神聖苦行僧與瑜伽士。梵天之子那羅陀因拒婚遭達刹詛咒。為使世界有人居住，達刹帶來一萬子嗣；那羅陀則被判喪失天使形體，墮為凡人。於是，這些諸神被貶作惡魔。梵天之子拒絕為人，理由各異：有的欠缺星光體，有的曾是遠古時代的開悟者；但最終，他們為拯救那些持續等待的單子而自我犧牲——若非如此，這些單子將在無數年代裡困於人形，僅具獸類的理解力。由此，諸神賦予人類一種有意識不朽的高等心智，映照於低等心智之中。獲諸神投射了神聖自我的人，即成阿羅漢；僅得零星火花者，智慧仍缺，因火花燃燒尚微；至於全無智性者，則是尚未準備妥當。

「《創世紀》記載神之子如何戀慕人間女子；依以諾之說，這些神之子最終娶妻，並向她們洩露天借非法習得的奧秘——此即天使的墮落。

「據說神聖智慧如閃電自天界而降，實為靈感與啟蒙之象徵。每當有天使判定某人類已進化至可接受啟蒙，其靈便降臨此人身上，引發又一次「墮落」。然而這「墮落」非但未使天使或人淪為惡魔，反令二者提升，從而對各自的神聖特權覺悟得更臻完滿。

「我們被告知，天借與人間皆有『邏各斯』（Logos）。在天界，它是被動的智慧，無為而無不為；而降至凡塵，它便化作有知有覺、自發自生的智慧，即天人與宇宙聖母（即大自然）的神聖結合。他們結合的後代，便是那不朽的人。

「此說與西方神學小說中的那種教條式恐怖截然不同。後者將天使的墮落視為撒旦的誕生。然而，古老的教義告訴我們，那些天使與神聖的反叛者，寧可選擇披上血肉之軀，承受漫長塵世生涯與重重輪迴之苦，也不願目睹那些從他們兄弟中演化而來的幽靈繼續受苦——即使這些幽靈無知無覺，它們不過是過於靈性的創造者所遺留的半被動能量殘跡。倘若人對於生命的利用，既不為了淪為禽獸，亦非為了羽化登仙，而僅僅是為了成為一個人，那麼，他必須生來就是人，而非天使。正因如此，為了救贖人類，那些天界存在有時自願成為祭品；而那些所謂的墮落天使，便由此成了人類本身的一部分。

「因此，有教誨說，惡靈、撒旦與掌管死亡的天使薩麥爾（Samael）本為一體；而耶和華（即人類，或稱Ja-hovah）與撒旦——那誘惑人的蛇——在一切細節上也毫無二致。因此，並無獨立的魔鬼存在，人類之外也並無能誕生魔鬼的邪惡。邪惡是進步與演化不可或缺的條件，如同黑夜是白晝的前奏，死亡是生命的序曲；唯其如此，人類才能在真正的靈性直覺、明晰理智與深邃智慧中獲得永生。這，便是那秘而不宣的智慧。我們無需崇拜尼波，那掌管水星的神祇，或稱赫爾墨斯，或稱布塔——猶太人稱其為科卡布，希臘人喚作納布。我們也不必像在巴比倫與美索不達米亞那般，向這最古老的智慧之神頂禮膜拜，以求窺見智慧的蹤影。因為它本就深藏在每一個人的靈魂之中。

「據說，『撒旦與人親近不離，交織難分。』《猶大書》中寫道：「即使是大天使邁克爾…也不敢對他（撒旦）厲聲控訴，只敢說：『主在責備你。』」《塔木德》中亦可見此意。

『在《光輝之書》及其他卡巴拉著作裡，我們發現撒旦不過是抽象邪惡的人格化體現，它潛伏或活躍於人身。而一切存在，無論是天使還是惡魔，皆受制於法則，無從逃遁；這兩者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屬性。

「人必須足夠自豪，方能堅信存在於內心的神性原則；也必須足夠勇敢，肯為了從邪惡中解脫而付出痛苦的代價；還必須足夠堅強，能在黑暗與苦痛中保持全然的掌控與信念，並在毀滅的烈焰上為自己築起王座。這，是為了同胞而作的自我犧牲的禮讚：他用強健的手臂、純潔的心智、不屈不撓的愛與智慧，引領同胞們繼續前行，一同登上那金色階梯。

「墮落者與正直者之間並無本質區別，僅在於職能不同；因為萬物皆源自同一個神聖源頭。基督徒們未能將猶太傳統中的耶和華（照他們所描繪的那樣）與光明與愛的福音調和起來：一位充滿陰暗、令人屈從的神，不可能是那位帶來自由的兒子之父親——那位兒子向人類指示了通往自由與覺悟之路。要贏得這種自由，需征服內心的撒旦，或是呼喚天使；換言之，是戰勝並馴服那阻礙我們邁向光明的物質性動物；是驅散無知的迷霧，讓我們的心智轉向莊嚴崇高的真理太陽，從而展翅翱翔。

「唯有到那時，黑翼的惡魔才會收起旗幟，驅散其邪惡形體；彷彿在西風之歌嘆息中消融，飄散於夏夜夢幻的空氣裡。」

當信使結束他睿智的言談，丘陵與山脈、岩石、峭壁與石谷，皆陷入一片深沉的寂靜。地殼之下沸騰的泉水不再涌流；火山也止息了咆哮。此時，天空迸發出奪目光芒，照亮了屏障、峽谷、山脊與裂縫，使每一處細節都纖毫畢現。

信使與這兩位朋友目睹了天空中這奇異景象，而他們腳下的大地卻異常平靜。地面並未在狂怒的混沌中被抬升，只是佈滿了破碎、嶙峋的石塊，從飽經折磨的岩架中迸射出來的。遠處的山谷籠罩在一層紫色的薄霧

之下；山峰、高原與岩棚之上，漂浮著五彩斑斕的雲霞；而在他們頭頂，則覆滿了火山向天空拋灑的灰燼。

這是一片奇異的風景，其太古洪荒般的野性，帶著壓倒性的殘酷輝煌，自我生成，渾然天成。數個世紀的光陰似乎在眼前悄然滑過；一場轉變，正漸次發生。

巍峨的山巔悄然覆雪，蔓延至雪線方止；巨隙間冰晶參差，折射出遠方的幽藍。溪流沿山脊皺褶與岩縫潺潺而下，匯入谷中河床後，便以更寬的曲線，沖向通往大海的低平之地。

地平線上光色流轉，橙與赭交錯，灰濛的光勾勒出黯淡輪廓；徘徊的暗影、暮色的斗篷、或是灼灼烈日；亦有溶入朦朧的夜，夾雜在幻景與錯覺之間。溪澗、河川、微風、太陽、流氣，無時不刻磨蝕著未經雕琢的岩體，直至上方隆起的長坡，在掠過陽光的薄霧中閃爍，覆著原生土壤，綴成一片亮綠；繁枝茂葉拔地而起，花朵懸垂於野性岩架。

誕生與沉睡、春與冬的輪轉，由季節不息推動；暴風擰彎了栗樹，而布滿皇家橡樹的森林，則被時間和呼嘯的風暴弄得虯曲不堪：它們舒展探尋的枝條，密葉成蔭，暈染著森林君主漸沉的色調。

此時，鬱鬱林影自遠方幽暗處升起。南風中，一株孤挺的流蘇龍膽輕曳；或是金眼小白屈菜，自心形葉間窺望；乳白刺槐花襯著柔綠苔衣，在灌木叢與榛徑邊閃著微光。

受盡磨礪的岩石形貌嶙峋，散落四野，猶如泰坦惡戰後仆倒的軀骸，巨口張裂，發出末了的痛苦嘶嚎；斷齒齷露，扭肢向天，似在呼號乞憐；而今則被華麗花彩所覆：巨大的蕨類擺動葉尖，刻出罕見的完美。

莊嚴的白蠟、幽邃的松柏與闊葉楊、威儀的橡樹，環立戍守；細草、灰琥珀色的苔蘚、纖柔的一枝黃花，織成一襲華美斗篷，鋪展於沉睡巨人那片蒼白的衝突之地，榮耀席捲。

有時，古戰場上反透著至深的寧和；恍若最後一次惡戰中，靈魂脫離受創的軀殼，鬆弛的膝蓋終於屈下。此刻敵對的雙方認出彼此體內的神性火花，因愛而嗚咽；最終在兄弟般的懷抱中安息，盡忘仇怨。

金銀花、丁香、藍飛燕、芳香的紫羅蘭處處盛放；自其溫柔斑斕的圖案間，一些有翼的形體歡快躍起，在金色日輝下振翅、飛舞、盤旋。

而在纖弱的蕨葉下、覆滿地衣的石上，未知的生物匍匐而行，執行其神秘使命。

奇異的甲蟲，金、銅與赤色，藏身倒木與樹幹之下，或攀上綠意蔓生的藤蔓；雖是陰影中的生靈，卻彷彿也能尋見光。聖甲蟲推滾著蘊含生命奧秘的圓球，如一顆發光天體的象徵。

黑刺叢上閃著白星，琥珀色的小火花點綴其間；亦可見發光的蛛網，泛著炫目虹彩，於枝桠間懸掛細絲，等待粗心的蟲蠅，為紡織者帶來餐食；它們的小眼在暗處閃著死亡的幽光，靜候。

在陽光灑落的草甸、開闊的林間空地與峽谷、遠方起伏山巒的柔緩坡腹上，謙和的雛菊仰起甜美蒼白的臉龐，如一枚懷抱金心的白星；這是最可愛的花，也是一個鮮少人理解的神奇符號。

灰白的斷崖自遠方蜿蜒而下，伸入幽深林野與紫影低窪；潺潺溪流注入墨色峽谷，湧泉奔向月下湖泊與粼粼河川；萬物在南風中蕩漾。清澈、朦朧、漩渦的水塘，被陡峭綠岸環抱，在蔚藍天穹下閃閃發光；它輕顫著，恍若在涼爽的喜悅中，夢見西風以羽翼輕撫其銀色水面。

在繁花似錦的魅力裡，涼紫的番紅花叢、風鈴草與報春花，星散於山坡鮮綠的斑塊上；在遼闊的森林谷地中，這些山坡猶如暗海中的島嶼。白樺漾著潔淨的光，樹皮捲曲，優雅如淑女；有些鳥兒駐足沙沙作響的楊樹，或顫動的白楊嫩枝上，它們歸巢，或吟唱愛之曲。

看哪！雲雀如展翅的旋律翱翔，或巡弋於珍珠鑲嵌般的平原田野，隨後返回地上的巢，蓄積新力；它們以輕盈的弧線攀升，在朝陽下傾瀉美妙歌聲。

諸神所造的各式鳥兒便是如此，以顫動的啼鳴喚醒黎明。它們形體勻稱、姿態優雅、羽衣精緻，令人迷醉，如空中的敞篷車輕盈飄浮；在樹梢、或開花灌木的枝頭吟唱樂章，於晨間散發柔和氣息。

王鷲在巢中呵護幼雛；鸛鳥於崖頂與杉樹梢伸展羽翼，舉起尖喙致意；謹慎的鶴乘風開始狩獵遠征，而雪白的天鵝在湖面或河上漂流，宛若夢中天使。

紅雀與雀鳥歡唱飛翔；知更鳥以柔和的啾啾，應和尖聲的黑鵝。

夜幕垂臨，夜鶯清亮的啼聲在靛藍深淵中迴盪；銀色夏月的光，在散落的葉片與奇崛枝桠的虬曲綴邊間閃爍。長羽的族類收攏倦翼，棲入夢鄉；蟲噪的喙鳴止息了，唯有那夜鶯，向夜色籠罩的寂靜林間，滴落晶瑩流轉的音符。

\* \* \*

巍峨峰巔之上、翠谷蔭翳之間，一位冰清凜冽的天后，將銀輝投映於一尊魁偉神靈的形體。他端坐巖石王座，周身點綴著銀色冰焰；這是一位至為尊嚴的天神王，在靜夜中默然守望其疆域。遠處雪嶺與丘巒之上，類似的形體飄浮於林野之間，或懸於幽暗沁涼的溪流池潭之上，宛如透明輕霧凝成的膜，又如熾盛虹彩的輝芒，凝成至美的形狀——非物質而神聖，靈明剔透。

縱以詩家最精妙的文辭，亦難恰切摹寫這些鼓舞人心、空靈不可觸及的存在；他們非影非魂，乃是純粹的智性體，一個充滿生命精質的族類。

涅特魯-赫姆、馬烏與馬烏媿緩步而行，眼見景色由嶙峋險峻轉為清麗秀潤。二人雖為周遭乃至遠方升騰的瑰麗氣象所引，但當這些天界存在顯現時，心神便全然被攝了去；他們不禁思忖：這些是誰？又從何而來？

「這些偉大的天神乃是禪那主，分作七類。其中，鳩摩羅與大自然最為親近，亦與人類緣繫最深。他們是「梵天-樓陀羅」或濕婆的心智所生之子；濕婆是毀滅者，而毗瑟奴是保存者，二者皆為靈性與物質本性的再生者。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，故而毀滅者濕婆實為靈性之人的創造者與救贖者，亦是大自然的殷勤園丁。其職在於清除宇宙與人心的雜蕪，扼殺物欲，啟迪靈性之人的覺知。

「鳩摩羅被稱作『貞潔苦行者』，因其拒絕創造物質之身的人。

「此處所見的天神，司掌水澤、森林、丘巒與峰嶺，本性全然仁慈溫厚。此外，尚有雲與風的天神，祂們於日出日落時、或是正午、月夜，在天穹描繪那些瑰麗景象。

「《往世書》載有第五創造：涵括走獸、飛禽、游魚，及一切陸行、空翔、水棲的生靈。

是故梵天自身創造了四重存在階序，即諸神、魔眾、祖靈與人。祖靈化育出人類第一根種族，祖靈亦有七個類別。此一創造發生於所謂第七創造，亦即人類的演化；這些心智所生而具「軟骨」的後裔，進而成為「汗液所生」的演化者；後者於漫長歲月中漸次衍化，終成今日我等所知之人類。

「自然天神僅是神靈階級之一，他們所構成的天界階序，統攝神以下的宇宙。其數甚眾，分為三類：無形體者、形體天神與慾望天神。無形體者屬最初元素精靈界，由心智元素之本質凝成。形體天神屬次等元素界，其身雖亦由相同本質構成，卻與第二元素精靈界相繫。

慾望天神存於星光界，其身乃星光元素本質所織。

「這些天神皆是知識豐贍、力量輝煌的存在，靜穆而不可撼動；如你所見，其形貌極盡華美。他們所司元素為風、土、火、水，乃此諸元素之宰御者；稍後我將為你展演更多，亦包括其臣屬——元素精靈。」

其時，諸天神飄浮於林溪、田野、丘壑之上，幻現出一片妙異景象。

那些閃耀者正催化植物花卉的演化；祂們的氣場向四周漾開，以瑰麗的色澤流曳，如纓絡、如游雲。他們以這氣場觸及生長之物，並將自身的生氣注入了其中。祂們含笑注視著馬烏與馬烏媞，氣場化作燦金的羽翼——或染薔薇、或暈淡藍、或沁新綠，有的更泛出珠母貝的幻彩，儼然一具活生生的調色盤。他們時而迅捷列隊升空，盤旋高處，忽又分作數群，如閃爍的流星疾墜；每一群落下時，皆伴著顫動的樂音。當幾群天神以不同隊形相聚，便響起一片和弦；此時一根光柱破土而出，發出天籟般的旋律，如此甜美，教所有感官為之顫慄，神魂俱醉。

那光柱熾亮，直抵穹蒼緩緩浮游的絮雲；它以一種元素能量的頻率振動，不斷旋轉，拋出一個又一個漩渦，漩渦裡盡是燦爛的閃光。每一粒光塵皆是吟遊詩人嘹亮的音符，對靈魂而言甜美而曼妙。光柱越轉越快，發光且歌詠的粒子也飛散得越廣，直到倏然間，從其頂端迸射出一大束歡騰的彩帶，在天空中以一記強力的和弦綻開——那是一曲崇高的交響，迸發神聖的旋律，溢滿整片星穹。

此刻，一種輻射能在群體間流轉交融，充滿活力與生機；五彩的光流來回閃爍，以不可思議的輝煌點燃了天空。處處迴盪著甘潤圓融的和諧主題：勝利的、高昂的、如歌而甜美的，彷彿天使合唱團在極樂中歌唱，滿載悽美的狂喜、酣醉與歡欣。

一場液態火花之雨灑落大地，粉紅、淡紫、銀白與霧藍交錯；從蘊含著純粹喜悅的咒語和聲中傾瀉而下，喚起一股洶湧澎湃的活力，令整片大地飽綻生機。

馬烏與馬烏媿喜悅得無言，他們將發亮的眼睛轉向信使，握緊了他的手。

「謝謝你——謝謝你讓我們看見這一切的奇蹟。」

信使慈愛地望了他們一會兒，說道：「在第一與第二根種族時期，曾有天神階序教導人類萬物起源、一切存在與生命的宇宙演化，也包括肉身人類的演進——從人類濫觴直至約五千年前的黑暗世代。那時正值克里希納之死，他曾是活生生的英雄、實踐者，是輝耀的「太陽—神」。這些天神傳授從第一至第五根種族的真實歷史；而第三根種族的聖者自天神處習得此知，並將知識傳予失落的亞特蘭提斯之民。他們所用的，是森札語——一種每個國度的啟蒙者皆通曉的語言。而這些人又從中亞的光明之子處，學得了這種祕傳的祭司語。此般知識的一鱗半爪，可見於諸般聖典：如迦勒底的《數字之書》、《摩西五經》、埃及托特—赫爾墨斯的聖卷、印度的《往世書》、中國的原始經籍《尚書》、《密續》、《隱藏奧秘之書》，甚至卡巴拉的《創世之書》。

「天神亦被稱作無父母者——無祖無先。這無父母階層是一則深邃奧祕，其頂端是遍在的「靈—靈魂」，其下為「聖者—佛」，而每一個被賦予靈魂之人，亦是一位潛藏的無父母者。無知的早期教父與後來的瑣羅亞斯德教徒，曾視天神為邪惡；實則他們是自然中有意識的智性力量，不僅關乎地球演化，亦有天神與其他星辰相繫。

「所有天神乃至眾神本身，皆歷經數重演化階段：礦物、植物、動物，終至人身。待其步入人類進化之階——多有已然至此——便化為活躍之力，與動物界中高等靈體（元素精靈）相繫，漸次鑄就完整人身。然要到第三根種族方投生為人：蓋第一根種族時，僅是空靈般存在；第二根種族雖具巨人形軀，略近人身，仍屬虛渺；直至第三族，乃得堅實軀體，狀若人猿，機巧有餘而靈性不足。其後身形轉小，理性漸萌；至第四根種族，智識大開，始習言語。此時原始靈性已被新出現的心智所蔽，遂自眾

神之列墮入人族，自此踏上艱險歸途，欲重返神位。其路滿佈痛楚、試煉、誘惑，必經啟蒙秘儀，携歷練而歸，方能克服物質、智慧臻至圓滿。

「《秘密教義》有段美麗的描述：

『他坐於光明門檻，陷身於自己選擇的黑暗圈子，凝望外間光輝；此生命週期未盡之前，絕不離崗。何以這孤獨守望者仍守其位？何以坐於原初智慧之泉畔——此水他已無需飲，因塵世天界皆已無未知的知識？因他知曉，尚有無數孤獨行者，步履沉痛，正於歸家途中；他們行至最後一刻之前，猶恐迷失於名為塵世生命的無垠幻漠。故凡有囚者成功掙脫肉身與妄念的枷鎖，他皆願指引通往自由光明之道路；因而自身甘為流放者。簡而言之，他為了人類而捨己，然能從這偉大犧牲中獲益者，終是少數。』

「正是這些神之諸子，授予人類所有藝術和科學的最初概念，以及所有的靈性知識；古代文明基石由此奠下，使當今學者尤感困惑。

「他們引導世人，直至人類吃了知識之果、驅散蒙昧，人遂成埃洛西姆之一。這些是人類守護靈，或如赫爾墨斯所言：『其居近不朽者，而監臨人間事。』

「秘傳教義教導說：天神實為神之心智或稱原初心智之集合，首代摩奴即與此同。摩奴乃心智所生的七個靈性智性體，是為光明之主，不投射陰影。

「雷姆利亞與亞特蘭提斯時代，天神以半神或天使形軀臨世，統治大陸諸族。「雷姆利亞—亞特蘭提斯」人始有「神靈—國王」的王朝，非如人妄測為幽魂王朝。

「然此天神既具形體物質，亦非盡善。其惡者如提維塔王，邪力浸染，終使亞特蘭提斯種族淪為黑巫之國。戰禍遂起，該隱族、巨人、挪亞方舟諸寓言之由此而生，雖遭後世改編。最後亞特蘭提斯陸沉，戰事方休；此災於巴比倫、摩西洪氾傳說中得迴響。」

信使言談間，夜空深藍褪成灰白；星辰隱跡，獨留蒼月懸如萎謝的花。夜行動物睏倦歸穴，清露遍灑塵泥。柔霧在東方迴旋，溶進乳光；晨蜂嗡嗡，自一朵盛盞飛向另一朵，為稚子採擷蜜漿。螢火蟲熄掉光芒，蟋蟀止吟，珍珠似的薄嵐靜臥林野，待朝陽一吻；玫瑰光暈輕撫山巔雪色。蔚藍穹頂之下，天神展其麗工：以玫瑰青、淡碧、蘋果綠的仙靈筆觸，繪著朦朧形廓；小雲朵似彩鳥群翔，曳著柔紫與金輝，浮動千般色相，金紫交錯，悠然流轉——那是天使心中無聲的祝禱。

狂喜的浪潮裡，天神輝耀的形體與一切榮光交融：色彩鮮豔的觸角，如纏繞的絲縷，在深紅綢緞中舒展；彷彿神的聖息將它們全數吹展。

「為何不是所有人類皆能看見天神的運行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因他們缺乏天神之眼。」涅特魯-赫姆道：「那是早期種族與生俱來的內在感官，隨種族成長、外在感官發達而逐漸萎縮。從前有四臂生物，雌雄同體，一顆頭而三隻眼。那第三隻眼，或說腦後的中央之眼，賦予他們靈視；在他們眼中，萬物皆浸透奇蹟。

「性別分離後，人類墜入物質界，第三隻眼便開始失去力量；到第四根種族進程過半，它已完全閉合。此後內在靈視須藉人工激發方能喚醒，那是啟蒙者或稱聖人的秘密。後來第三眼逐漸石化，終至消失，成了今日我們所知的松果體——一粒豌豆大小的灰神經質團，附於第三腦室後方；如今它幾乎無一例外，只含礦物凝塊與砂粒，別無他物。欲得內在靈視，唯有透過修行與啟蒙，除非是天生的術士、感應者或靈媒。當人入恍惚、見靈性異象時，它會膨脹舒展；開悟者曉得如何調御，心志純潔的求道者無須畏懼。可惜對多數人而言，天神眼已不復存；它已死寂，不再作用，而它曾經存在的唯一見證，便是腦中那松果體。人類胚胎裡，餘下兩眼也位在大腦中央，由內向外生長，而非如昆蟲或烏賊那般，僅是皮膚的一部分。

「人類一切感官皆如眼睛，皆從內向外發展；第三眼在其進程中向內退縮，亦稱濕婆之眼。眾所周知，人類失去此眼，乃因第四根種族濫用它，使它淪為那罪惡之地中，一切靈性罪孽的廟堂；這罪惡之地，指的正是第五根種族早期先驅亞特蘭蒂斯。

「古經中關於亞特蘭蒂斯隕落有載：

『光明諸王已憤然離去。人類之罪深黑至此，大地在巨痛中顫慄……蔚藍寶座猶然空懸。褐色、赤色或黑（種族）之中，誰能坐上這蒙福之座、這知識與慈悲之座？

『誰能承托力量之花（蓮花），這金莖與蔚藍花朵的植物？那些具天神光彩、膚色如月、容顏燦金者，已往極樂之境。

『於是天神離去，護佑之手不再覆臨，亞特蘭蒂斯便在二十萬年前那場大災中沉入海底。』」

此刻，榮耀的白晝之王自東方欣然而至。流動的金光鍍亮眾生，其光之筆觸以輝煌塗繪大地——那是神聖的流光！

木犀草香再次漫開；勿忘我隨清涼水流舒展；紅漿果在深綠樹叢間閃爍；高挺的向日葵轉首，向天上更耀目的光華頷首致意；木銀蓮花如星子般，漾著柔甜的光暈。

沿岸一簇簇黃色沼澤金盞花，水毛茛的花與甘綠的莖葉糾纏，掩住池塘幽暗的水面；一切明亮如創世之日。

馬烏與馬烏媿懷感激望向信使，第二個異象便在歡歌中落幕。

## 異象三：元素與精靈

### 祖母綠

林木間，原野上，  
自然燃燒著綠瑩瑩的美麗之火。  
赫利俄斯，存在之父，  
將明暖的光線  
投入大地懷抱，  
汲出生命本質；  
既為人眼提供憩息處，  
亦作周遭豔花的襯景……  
那些花瓣纖弱優雅，  
向神舉起花瓣。

### 異象三：元素與精靈

馬烏和馬烏媿望著眼前風光；田野、樹林與山丘，彷彿綴滿百萬顆閃爍的珠寶。

一夜之間，這些鮮活的火花，沿著天神氣場流瀉的生命能量紛紛墜落。此刻，瑩瑩的生命之珠開始膨脹、成形，化出眾多火焰般的形體；有的小，有的大，各自忙著協助草、花、樹木與灌木生長；或在池塘溪流上漂浮；或乘南風飄蕩，張開金燦燦的薄翅。

小精靈的衣著奇異；他們的臉從尖頂兜帽露出，或金、棕、紅、藍各色帽子裡窺探出來；眼睛是俏皮的綠，閃爍著生命的歡悅。有的剔透如水

晶，有的肖似小人類，忙不迭擺出大人物的姿態。亦有天使般的小精靈，從一朵花飛向另一朵，輕吻花瓣。地精則持鏟掘土；挖出巨大的寶石與大量黃金，藏進山中洞穴；在那裡堆積豐厚寶藏，為遙遠黯淡時代的人類帶來歡欣。

忽然，一個小傢伙察覺了涅特魯-赫姆與其同伴，霎時諸眾全靜了下來。他們愕然相望，隨即發出一陣細碎的噓聲；接著，灌木叢與幽谷間，一支侏儒部隊小跑而出。他們手執斧頭，帶著威嚇的神情衝向馬烏和馬烏媞，直到看見信使。

他們驀然止步，滿懷敬畏地凝視他；然後畢恭畢敬地多次鞠躬，才趨前親吻他的手。

他們身高約六十公分，身著赤褐衣裳，頭戴深綠高尖帽，腳穿尖頭鞋。所有小傢伙興奮得發顫，一個身高兩公分半的深紅小仙女，一躍而起，落在馬烏肩頭，快活地嬉戲起來。成群小天使繞著馬烏媞的頭飛舞，以閃亮的翅膀輕撫她的髮絲。

「此處所見，皆溫柔的存在；它們自詩人心智與孩童夢境湧出，是對天界古老幸福的朦朧記憶。」信使說道。

「他們真實嗎？」馬烏媞問。

「當然真實，親愛的。」信使回答：「一切思想，豈不皆由孕育它的靈感而生，化作活物或靜物？」

「有些臉似花朵，」馬烏說：「有些狀如怯懦野獸，還有一些像蝴蝶飛蛾。」

「這取決於它們受何種工作吸引。」信使道。

「它們對自己的任務極為認真；若你具靈視力，便能在樹木、岩石、一滴雨水、奔騰的瀑布中看見它們；有時在蘆葦叢的池塘裡，或睡蓮的葉

片與杯盞中。一聞樂聲，它們便成群起舞；藝術家受到啟發進行偉大創作時，它們引導其手眼，協助調和顏料；每一筆都囚著一個小仙女，在其傑作中閃耀美之光芒。

「當歌唱家吟出旋律的金色之流，它們便在喜悅的波濤中蕩漾，直抵每位聽者顫動的靈魂。

它們棲於大理石與花崗岩中，直到雕刻家的鑿子將其釋放；它們永駐狂喜，這情感在人心中迴響，帶來歡愉。

「更奇的是，當作者在大師指導下創作，其巨著每一字裡皆有它們的存在；每滴墨水，亦含一發光的火花，於空白頁上開展神秘字紋；甚至作者書寫時，自身亦未必全懂。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這些可愛的仙女無所不在嗎？」馬烏媞想知道。

「仙女與元素精靈到處皆是，孩子，但未必皆如你在此所見這般美麗。無知之人亦造出各色仙女與精靈；甚至有些懷有惡意，一有機會便施傷害。」

「它們最初如何形成？」馬烏問。

「在神秘哲學中，火、水、土、風諸元素，或稱原初創造的元素，皆屬同質元素，並非地球的複合物；每一粒子皆呼應並依附其更高階序，即其歸屬精質的更高存在。因此，低等的自然精靈受制於更高的自然神靈，譬如你所見運作中的天神。天神乃神之智性的聚合，而毗濕奴則是元素及萬物之主。關於元素的創造以及從中誕生的元素精靈，可追溯至宇宙前元素初分化之際，或謂原初混沌中的原質。天神分七等，最初以邏各斯的七種力量現身塵世，統御七界：宇宙的、地球的、礦物的、植物的、動物的、水性的與人類的，涵蓋其身體、靈性與心智諸面。待天神降生、與物質交融，便化為聖人與導師；他們指導了最初兩根種族，繼而引領第五根種族。最終他們為人類福祉犧牲，於各種境遇中轉世，並在關鍵時刻拯救

世人。此七種力量，一旦個體化，便各司一元素的創造與掌管。元素作為萬物之母，具不可見的靈性性質，擁有靈魂；由不可見世界中的靈性存在所引導啟示，隱於神秘大自然的帷幔之後，皆誕生自偉大奧秘。這些性質的分化始於原初質，受具體化的靈支配；而精微元素與感官的起源，皆來自宇宙心智。

「在埃及儀式的外傳詮釋中，每位逝者之靈魂——不管是聖師還是聖牛阿庇斯——皆化為奧西里斯，即所謂「奧西里斯化」；然《秘密教義》始終教誨，真正的奧西里斯化，乃每個單子歷經三千個存在週期後的歸宿；眼前所論案例亦然。那些源自「七者」本性與本質的單子（其至高原則直奉於第七宇宙元素），必得在存在與形體的完整循環中，歷經七重輪轉，自頂峰至谷底，再由人至神。立於超涅槃門檻，它重拾原初本質，再度成為絕對者。

「這進化的循環運動如輪，是神的旋風。邏各斯化為旋風，最終旋回邏各斯。古代先知與靈視者能窺見此旋風，並溯源氣息與運動的奧秘。旋轉運動之律遍及大自然一切，自天體至最微小的單子；此乃原初質中的渦流法則，亦屬希臘哲學最古舊的觀念。歷史上，希臘哲學的初代聖人，幾近全是秘儀的啟蒙者。他們受啟於埃及人，而埃及人得之於迦勒底人；後者則習自婆羅門秘傳學派。在所謂前王朝時期的埃及人中，亦有來自亞特蘭提斯的教師；當其大陸沉沒浪濤之下，他們擇埃及為新土。正是這些人賦予埃及手段，助其脫離原始，臻於長久的強盛、輝煌與智慧——此後世所未見。

「智者的門生留基伯與阿布德拉的德謨克利特曾教導：原子與星球的旋轉運動，自太初即存。

「希塞塔斯、希拉克利德斯、埃克芬圖斯、畢達哥拉斯及其弟子，皆授地球自轉之理；印度的阿耶波多、古希臘的阿裡斯塔克斯、塞琉古與阿

基米德，則如今日天文學家，科學地推算地球自轉；至於元素漩渦之論，阿那克薩哥拉斯早伽利略等人近兩千年已知曉。」

「信使，這些元素除了經由天神投射外，能如何抵達塵世？是藉由太陽光線的投射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既說是，卻也不是。我的孩子啊，他們亦是穿越埃及人所謂的冥界而來，即「黑夜-太陽」途徑，他們將下半球，或曰下界，置於月之背面。人類自初始便存在於元素的單元中，由月而生，經歷完整存在週期的演化，終歸於所自出之地；待下一週期起始，又從此處啟程。這是三重玄秘：天文的、生理的，亦是心靈的。月，便是轉世的象徵。奧西里斯曾說：『啊，月的清輝獨照！我自輪迴眾生；為我開啟冥界之門吧！』

「當天人奉旨依其形貌造人之時，他們擲落自身的影子，供自然神靈作為精工細琢的範本。因此，後者便取塵世之土，塑成後來的人身——那肉軀之體，其中有許多創造與形塑者參與。如是，元素的精質化為我們所知的物質與化合物。隨著每一種族開展，人身愈趨物質，靈魂則退後，騰出空間予心智。至於心智此一原則，於其連綿的演化週期中，不斷投生，習盡一切知識；從礦物進至草木的循環；再由此經獸類與元素精靈之界，終抵人間；及至成為天人，方預備回返其最初源頭。」

「那時會如何呢，親愛的信使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教導有言：當母親瑪特羅尼塔分離而出，並與君王面對面時，萬物便在安息日的殊勝中合而為一。換言之，此時一切重歸至一元素，人的靈魂化為涅槃者，而一切元素復歸本貌：即原質，或曰未分化之本質。涅槃與安息日實為同一：意謂止息，並非指靈魂之個體知覺或意識就此湮滅消逝。對於已得涅槃之福者，此非靜止無為。這是一段無奮戰之期；正如我們在塵世歷經試煉，為使自己堪當與所有同道重聚於聖日；他們皆是往昔亦曾奮戰、掙脫物質牢籠且克竟全功之人。

「安息日不獨指第七日，而是任何以七為度之時間長流中，其第七段落。」

「何謂元素之未分化狀態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元素之未分化狀態等同於混沌，古人謂之無感知，因其涵容一切尚在初始狀態之元素；混沌與空間，實為同義。以太乃第五元素，亦綜攝其餘四元素；而以太之本質，則視為神聖，稱作未見空間，因它被認作神之帷幔，於是成為今生與來世之間的媒介。古人教導：當那導引的活躍智性體——或稱神靈——自我們空間之以太任一處抽離，該處便落於惡之掌中；蓋無善之處，即名為惡。

「以太與混沌，乃宇宙兩大原初永恆之則：即心智與物質。以太是充滿生機的智性原則，而混沌乃無形無覺之流質，無體無感。二者相合，遂生宇宙，或曰大千世界，並化育首個雌雄同體之邏各斯——其軀體由前述混沌之物質構成，其靈則由以太織就。混沌在與靈結合之際，得獲覺知，欣然生輝，於是誕生了原初神，即（原初所生之）光。對於物質現象，原始宗教遠勝於純然揣測，且有些極崇高的原則，隱於風雷雨電等自然神靈的帷幔之下。古人深諳如何分辨自然之力中物質與靈性元素。

「四重的朱庇特，四面的梵天，身為空、雷、陸、海之神，乃四元素之主，象徵每一國度所崇奉的偉大宇宙神靈。儘管「赫菲斯托斯-伏爾甘」為火神，「波塞冬-尼普頓」為海神，「普魯托-艾多努斯」為地神，然此諸神皆屬以太朱庇特之化現——因以太原居諸元素之上，綜攝一切。然則，以太亦有層次之分！

「你在《秘密教義》中或可讀到：『相傳中亞沙漠有一巨穴，四面各有一孔，看似渾然天成。自午後至日落前一刻，紅、藍、橙金、白四色光線由此傾入。據說，這現象源於特殊的植物與土壤。諸光在窟心匯聚，照

著一根白大理石柱，柱頂設一圓球，代表著我們的地球，此名曰查拉圖什塔洞。』

「在第四根種族亞特蘭提斯的藝術與科學裡，四元素所顯之現象，其信徒將之歸於宇宙眾神智性的干預，且具科學之理。那時代的祭司，其魔法便是能用諸神的語言與之對談。

「《法則之書》有言：『凡人言語，難達諸主之耳；欲通訊息，須用各元素之語。』下文更闡明此『元素語言』的性質：

「其組成是聲音，非文字，乃聲、數、形三者交融。得此調和之術者，便能喚動其主掌的力量回應（即該元素的主掌神靈）。」

「這般『語言』，即印度所稱咒語。聲音是最強效的魔法媒介，是開啓凡人與不朽者交流之門的第一匙。聖保羅確曾教示宇宙諸神的存在，且行於人間。（信保羅之言、遵其教者，不該擇其可取而棄其餘。）然此種交感僅關乎物質情況，與人類純粹的靈性進化無關。

「柏拉圖將下面言論置於至高原則（父-以太或朱庇特）之口：『我造了諸神之神，因我是其一切造物之父。』可見柏拉圖深諳此語精神；聖保羅亦言：『雖有稱為神靈者，在天或在地，正如諸神與諸主各有眾多。』二人措辭皆謹慎，皆知所言所指的深義。

「從形上與玄秘的觀點看，只有一種元素，其根源即神。秘傳教導則言元素有七，五者已顯；最後顯現者為「以太」，乃滲透萬物之則。柏拉圖說，能構成並分解複合物體的四元素，是火、氣、水、土。此四者實為不可見宇宙神靈之象徵；愚者拜之，智者敬之。至於元素精靈或稱自然神靈，不過是這些原則在現象層面的細分，階位低於元素本身。

「埃及與希伯來神廟中，都有一巨幔，由五柱撐起，分隔至聖所（今基督教祭壇）與俗世空間；至聖所唯祭司得入。幔布四色象徵四大元素，

五柱則象徵神聖智慧——人只要正確使用五感官，輔以四元素之力，便能窺得此智慧。

「若追溯四元素符號的源頭，可見各國各族皆同。火神以雷電為象，如朱庇特或阿耆尼；水神現於河流的公牛、聖河或噴泉，如伐樓拿；風神顯於颶風、旋風或暴雨，如伐由與因陀羅；地神動於震搖，如普魯托、閻羅等。這些宇宙諸神，存於每一套宇宙論或神話之中。

「希臘有多多尼亞朱庇特，統攝四元素與方位基點，羅馬稱其為世界朱庇特，奉為泛神之尊；及至現代羅馬，又稱世界神，或稱至一塵世之神。亦有人認為，多多尼亞朱庇特即是迪斯，或羅馬之普魯托；與地下的狄俄尼索斯-克托尼烏斯無異；更與下界之王阿多納斯同源。而《拿撒勒抄本》載，耶和華被喚作伊爾博-阿多納伊，其名實取自阿多納斯與狄俄尼索斯；抄本有言：『爾不可崇拜那名阿多納伊之太陽，其名亦為卡達什與埃爾埃爾，亦是巴克斯君主。』

「巴比倫猶太人之巴力-阿多尼斯，經猶太宗教傳統流轉，終成阿多納伊，亦即後世耶和華之音譯。

「以太朱庇特，或稱潘、朱庇特-阿蒙、朱庇特-貝爾-摩洛克，皆指向同一宇宙本質，與伊爾博-阿多納伊相關。」

「那麼這些自然神靈所具之神聖原則或曰靈魂，與人類靈魂究竟有何分別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那神聖本質——波斯稱弗拉瓦希——於自然神靈或元素神靈中本無二致；無論在天穹、火中、水裡、草木、禽獸、人身，乃至沉睡之礦物界，皆然。瑣羅亞斯德於《萬迪達德》中寫道：『查拉圖斯特拉啊，召請我的神聖本質罷！我乃阿胡拉·馬茲達，萬有中最宏大、至善、至美、至堅、至智者……我的靈魂即是神聖話語。』

「神聖本質乃內在不朽之則，即轉世之自我（高等心智），早於諸般肉體之顯現，且貫穿其存續始終。故阿胡拉·馬茲達令查拉圖斯特拉召請其神聖本質，即神之真粹、非人格之本質；此即查拉圖斯特拉自身之阿特曼或曰靈魂，亦即基督原則，而非阿胡拉·馬茲達虛妄的人格表相。

「然則，靈魂本身實未嘗投生，只盤桓於活躍肉身之周遭，與之緊密相連。

「自然中一切複合體之終極本質，皆有一根本之統一性；自星辰至礦物原子、從至高禪那主至微末纖毛蟲，皆不出此律。此統一於靈性、智性、物質諸界皆得適用；乃神秘科學之基本法則。大靈薄為萬有肇始之源，帕拉塞爾蘇斯謂之原初物質；小靈薄則為每一繁衍其形式之最終存在，其自身亦從大靈薄所生。故小靈薄與大靈薄具同等性質與境況，兩者潛藏相同可能；正如父與子各備相似之機體，同出一源，亦同歸一處；亦如那偉大智慧之龍自火與水誕生，待其重歸火與水，萬有皆隨之收攝融入。

「至於元素精靈，皆由統御者、天神或天使無誤之手所引導，於是產生發光、熱、磁、生、衰諸象。它們執掌礦物之成形、晶體之生長、動植物之發育，及其內在初萌的覺知胚芽；這在半植物半動物之原生原核生物中，尤可清楚窺見。」

「天神會垂聽人之祈願，予以護佑麼？」馬烏媞問道。

「自然神靈、天神與天使，皆具知覺，自成嚴整階序，各司其職。他們引導並掌控太陽系，實為宇宙法則之代理人。其意識與智力高下懸殊。此類存在，或曾為人，或將成為人。他們已臻完美，非初萌之人類；在其更高等、更少物質的層面，其道德與世人之道德有別：他們缺乏個體感受與人類的情感本質，因這兩者純屬塵世特質。人若臻至完美，便自這般情

感中超脫，恰如靈掙脫肉體之重負。而那些初生人類，從未有過肉體、個性、情感，亦無自我意識。

「唯有能將靈性本質與肉體本性徹底分離的開悟者，方能與人類的祈禱交感。至於其餘元素精靈，其個體性的意義僅存於所屬階序整體，不在單獨一身。他們並非服事、保護或懲戒人類的實體，譬如所謂「至尊的使者」，或人類想像所造之神的「憤怒使者」。若向他們祈求庇護，或妄想以任何方式討好、博取同情，皆屬愚妄徒勞；因他們自身也不過是宇宙法則的奴隸，與人類無異。據說，人既不能取悅、亦不能命令天神；但若能駕馭並征服自身的低等人格，人便可躋身其列，甚至在塵世生活時亦能成就。

「那麼，有多少天人化為人類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共三類無形體祖靈，占有天人的三分之一；依進化法則，他們注定投生為人。他們被賦予智性——一種無形體的氣息，由智性基質而非初級基質構成。其中一些被稱為應身，在第三顯現期（或稱第三根種族）時，以國王、聖人與英雄之姿顯現於世。他們是空靈的存在，繼無形體人類之後而生；具形體，卻無固態物質。整個王朝皆有這般神聖存在，如第三根種族中的國王與導師；其藝術與科學教化，遠超當今，因現代科學已將基本算術自幾何學中抽離。他們並非超自然智性體，而是超人類的智性體，或近乎人類之智性體。」

「在那黃金時代，諸神行走於大地，與凡人自在往來。此乃人類意識初萌之際，尚無可稱宗教之信仰。那些明亮的元素諸神，豈不就在他們身周，甚至內在？祂們賦予生命、喚醒其智性存在，哺育並看顧人類童年；待諸神離去或隱沒無形，後人終究只能崇拜其王國——亦即各元素。」

「請問元素國王們如何教導最初種族，涅特魯-赫姆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每一元素皆對應五感之一：以太關乎聲音與聽覺；空氣關乎觸覺；火或光關乎色彩與視覺；水關乎味覺；土關乎嗅覺。人類的物質感官依此次序進化，亦漸次習得運用之法。正如禪那主（或稱諸神）自第一因誕生，人類亦由太陽系這些活躍代理人所流溢。」

「如此，地上可見兩種人：一者為天界存在所投生，一者為第三根種族之後裔；後者乃無形體祖靈按自身形象所造，並賦予生命。至於前者，其額上皆有一枚神秘印記；憑此，他們可在內心相互識別。

「迄今，人類已漸次察知五種元素，最後一種是以太，雖未全然認識；它將在本種族第四輪次終結時顯現可見，並於整個第五輪次間，凌駕並統御其餘元素。此外還有兩個元素，目前全然超乎人類感知，故元素總數實為七。此最後二元素，將於本輪次之第六、第七根種族中以「預感」之姿初現，並分別在第六、第七輪次中被充分認知。關於地球七輪次歷史與演變之古老教義，以及各樣根種族與亞種族，皆載於《秘密教義》之中，足供終生研習。孩子們，此處僅提供些許線索，因我尚有許多要示於你們。」

此刻，天與風齊聲震顫，悠揚樂音隨之漾開；南風的發光羽翼上，浮遊著成羣閃耀虹彩的仙女。金聲銀調迴盪，清音悅耳；彷彿觀音與言語女神瓦查——那頭吟詠的母牛，其牛奶流出營養與水，憑大自然的神秘聲音與以太，自混沌與七元素中誕出誕生出天下的虛幻宇宙。繼而自天心，即心智的天界，萌生初級胚種，覆蓋整個世界，宛如鋪滿熠熠寶石。稜鏡七色疾速從地升至雲端，閃爍流轉；所有聲與光的交響，盡融於一張輝耀之網，以浩瀚榮光籠罩大地，直至被造物因神之欣悅而沉醉。

元素精靈正構築各自的草木、肌骨、犄角或神經領域；天神謹慎引導其工，使各部皆能諧融合一。他們建造靈所居的大小廟殿，維繫火花與低等心智。

其形貌若何？

每位天神皆是獨立單元，無形體而具智性，擁有豐沛神聖力量。凡人肉眼不可見，唯憑神之氣息顯力；此乃一樁玄秘的奧秘。他們是形塑塵世或深淵生命之工具；時而如鳥、如蛾、如蝶，在風中飛舞；時而在巨樹間沙沙作響，於高莖上輕點其首；或是麥田裡的波浪，蘆葦叢中的低語，將優雅足尖踏進銀色溪流。

諸態元素精靈無處不在；科學稱之原子、分子、電子，尚有其他種種名號。通靈者識其本相，古聖者知其全部隱秘；此知識久被世人遺忘，俗眼已然蒙蔽。詩人以內在靈視觀之，只能徒然試圖道出靈魂所見榮光。

他們藏於花心，或隱於昆蟲虹翅的瑩澤；他們在歡笑少女眸中閃爍，流連於微凹的臉頰。他們是玫瑰與山楂的芬芳；他們以仙靈畫筆為花、果、葉、草染彩，憑其歡愉訊息，將人心提舉至天界。

此刻，馬烏與馬烏媞確然目睹更深奇景：天際現出盧修斯或稱朱庇特的光輝形體——希臘人與羅馬人的天父。「凱旋朱庇特」手持燧石，欲擲猛烈閃光；此時他身為「雷鳴朱庇特」，吼聲如雷迴盪，應和波希納高呼神蹟之求；或為「閃電預言朱庇特」，如暴風驟雨、狂野怒號；或為「雨神朱庇特」，令土壤煥新，洪水漫溢，生命豐饒。

這位光之王子周身輝耀，白衣綴著神聖彩飾，立於四匹白駒所曳銀戰車中。身旁是天上的朱諾，二人並作光芒四射的一對，守護婚姻福祉。他們的執政官亦著白衣，祭司頭戴雪白冠帽環繞；鳥羣盤旋、翻滾、翱翔、俯衝，預兆未來之事，乃是明亮的信使。

遠處升起獻祭的煙縷；一如古昔，每月中旬祭壇上奉有巨碩公羊，月初則以母羊羔獻予朱庇特與朱諾。另有對於這對神偶與雅努斯的祈禱，確然升達其高處寶座。

遠處地底與火山深處，傳來敲打鋼鐵之聲；宙斯與希拉之子——火神正以二十風箱在鐵砧上勞作；他在作坊裡造出精美絕倫之物。喧囂止息時，火山兩側一分为二，火神本人與其妻阿格萊亞現身：她是美惠三女神中最幼者。火神容貌醜陋歪曲，妻子卻是美麗女神。其隨從乃冷酷強悍的獨眼巨人，包括雷、電與雲，環繞這位跛行的凶猛火神；他曾被宙斯自天界擲落。其後忒提絲與歐律諾墨接納他，居於俄刻阿諾斯環繞的洞穴九年。此刻他正前往奧林匹斯宮殿，那殿宇如星辰般閃耀不朽。

他與隨眾之工作已畢；下層深處的籌備告一段落，大地明亮的輪廓因而更顯圓融。

此刻，大地邊緣向西沉降，裂開一道駭人烈隙；對靈魂而言極為可怖。遠處轟鳴瀰漫空氣，海潮如高牆疾速逼近；旋即填滿深淵，激濺出浪花雲霧，嘲弄般的散落岩上。

高踞於滾滾巨輪之上的，是尼普頓，或稱波塞冬。他是宙斯的兄弟，克洛諾斯與瑞亞之子；此刻正欣然長嘯。他的兄弟姊妹哈迪斯、希拉、赫斯提亞與得墨忒耳，曾與他爭奪那光榮海洋王國的統治權，最終天命屬他。

他的馬匹乃親手所造，蹄是黃銅，鬃毛閃爍金光，必在翻騰的波濤間飛馳；而當他臨近，浪濤便歸於平靜。他可愛的妻子安菲特裡忒伴在身旁；他高舉三叉戟，或驅散礁岩，或平息洪流的騷動。龐大的利維坦與嬉戲的海豚繞其戰車而游，深海中一切怪物皆向他們的國王與王后致意。

大洋以無垠的偉力，發出破浪巨響；海岸隨之應和，那永恆的低音深沉狂野，如戰鼓轟鳴。這便是無限的象徵，純粹而未受玷污，在隱忍的岸邊轟響著可畏的壯麗；這是元素之力與美的典範。層層波浪與翻滾的巨濤，攜來珊瑚、彩貝與寶石，擱在沙灘等候的足邊；來自浪下神秘洞窟的奇異生物在沙上爬行，恍若湛藍深處寶箱中迷人的珍藏。

此刻，美麗的大地女神得墨忒耳與珀爾塞福涅也翩然而至，身披宙斯恩賜的繁花。她是絕美母親的女兒，尚未被普魯托奪去，宛如一枚可愛的玫瑰蓓蕾，甜美純潔，帶著甘露與仙果的氣息；她們步履所及，大地果實豐饒湧現。麥穗作為得墨忒耳的贈禮，奮力向上探向躍動的光明。這位仁慈的女神，頭戴麥稈編成的金冠，手持殷紅罌粟的權杖，以溫柔目光，巡視她綿延遼闊的輝煌國度。

「這些是遠古的元素統治者。」涅特魯-赫姆說道：「歷代的崇拜者賦予他們形體，而他們至今仍在地球上行走；唯有被揀選的少數人能得見，這些人的眼，能穿透遮蔽上層世界的帷幔。」

「這些世界，遠高於我們的世界嗎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不，孩子。上層世界之高，不在其位，而在其性質更為優越。它存在於更高的振動頻率之中，與我們的人間氛圍交融。誠然，眾神仍行於地上，與人混居。在這些上層世界裡，空靈實體具有意識，且如以太般不可見，本性無瑕純淨；他們是已完成人類進化者，是往昔人類種族的選民。他們被稱為弗拉加、守護天使、祖先、祖靈、六重禪那主；究其實，他們即是褪去肉軀之人。

「宇宙中存在具備智性與意識的靈性存在。若否認此說法，認為只有人類才有完全的意識，且視其僅為大腦之功用，那這會是一個無法解的謎。唯有正確理解「靈-物質」的原始演化及其真實本質，方能闡明靈魂命運的奧秘。

「宇宙是自然或神的想像所造之物；但其運行之軌跡，亦可部分為開悟者的意志所引導。正如神運用宇宙心智的想像以創造行星、海洋、山巒及萬物，開悟者的心智想像，亦能驅策物質元素，顯化某些物象，使不可見者可見，並賦予形體與實質。那宇宙心智、開悟者之心智，與進化底層

之人類心智，本為一體，僅完美程度有別；而元素與元素精靈，皆可受心智驅遣，端視各自心智之力。

「然則亦有教誨指出：但凡一物，無論由自然或人類賦予形體，其「理型類型」必先存於主體層面；反之，若其原型並不存在（至少約略存在），則任何形體樣貌，皆無法進入人的意識。因此你當明白，宇宙中一切人形與物體，必在萬古之中，早已以星光體原型或空靈原型預先存在。諸神等靈性存在，須依循這些模型，方能將事物引入客觀存在與塵世生活，並從其自身本質中，演化出未來諸自我的原始形體。即便是這些諸神，亦不能創造或發明嶄新形體，因其原型必已存於萬古。

「同理，人心亦無法發明任何在太陽系中本不存在之物、之形、之境。這便證明了，一切諸神階序、天使、神靈、元素精靈、天界宅邸、極樂世界，無論其概念看來多麼玄奇，皆確然存在——否則，人的心智根本無從想像它們。

「原初質乃一切被造物之共通基質，蘊含萬物本質。思想亦然——思想即物體，具或強或弱之實體，端看思者意志與想像之強度。自原初質湧現出各異的心智，亦衍生精微元素與感官之始。

「《神聖的皮曼德》有言：「神非心智，乃生心智之因；非靈，乃生靈之因；非光，乃生光之因。

「人由火、氣、水、土與以太諸大元素組成，故元素精靈易受具同質精質之人吸引。每人皆有一元素為其主宰：若土元素居優勢，地精便引導其人，使之同化於金屬、錢財與財富；其餘元素亦然。人受元素統御，亦可超脫其上，進而為其主宰。

「帕拉塞爾蘇斯亦云：『動物人乃動物元素之子，其靈魂自元素而生，動物實為人之鏡。』若以『生命』一詞代其所言之『靈魂』，此說便顯真切；其中隱含一線索，昭示我們與高等存在之位階差異。」

「何以須誦咒語，方能與元素精靈對話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因聲音乃宏大神秘之力；若為物質緣由所用，亦成驚人力量。開悟者可藉此令金字塔凌空升起，或使垂死之人復甦，充溢能量與生機。聲音能招引元素精靈並聚之；當開悟者成就此事，便可驅策元素力量，成就宛若奇蹟之舉。實則，其所行無非以神秘學知識導引潛能。

「一切宇宙元素與塵世元素之根本力量，在於內部引發一系列有規律、和諧的結果；欲達成此果，須有智性體指揮諸力。否則，若任元素力量無旨自行，則和諧不存。故諸神與人之智性，皆能指引並運用元素力量，其媒介為聲音，並經顯現之心智操縱；元素既是力量中心，亦為靈性存在，會在受指示下「行動」。於靈視者而言，高等元素力量顯現為二：主觀上是造成的影響，客觀上是神秘形體，化為存在；靈與物質本為一體。靈乃高等層面上的物質，物質則為靈循環活動之最低點；二者皆屬幻象。

「萬物源於絕對者——其光凝結為存在之主們的萬千形貌。其向下發展，於不斷凝聚之波動中，抵達客觀層面，成粗顯物質；繼而顯現創造力量之諸多階序：或無形體，或具獨特形貌；亦有如低等元素精靈，無固定形體，卻依周遭境況採各樣形貌。自此至一、絕對、靈性根基之上，立起無數基本中心；於梵天之晝的活動期間，由這些中心展開普遍、循環與個體之進化。

「人類種族並列發展，與四元素平行演進；每一新種族皆於生理上適應新元素。我等第五根種族正迅速趨近第五元素，即以太；然此關聯更偏靈性，而非物質。

「於第三種族或稱雷姆利亞人的最後幾個世紀裡，該族類可自如生活於水、氣或火中，因其對諸元素擁有無窮掌控。這些人乃神之子；非覬覦人類女兒的那些，而是真埃洛希姆。正是他們將自然最不可思議之秘授於

人類，揭示那些不可言說、而今已遺落之語。此種族最後殘餘者，居於遼闊內海之島，該海早已乾涸，今稱戈壁沙漠。據傳，此島猶存，化作沙漠中之綠洲。

「超越火、氣、水、土與以太五元素之外，乃諸元素與宇宙心智之起源，神秘難測。

「大熊座七顆明亮的星象徵七種元素力量，印度人將七位遠古聖人亦置於此星座，稱此星座為七聖人、華冠燦飾者之居所。其開悟者宣稱，這不僅為天文神話，更內藏原初奧秘——意義遠深於表象。

「大自然最初為人所識的力量有七種，化為七種元素精靈、七位惡魔、七尊天神或七神靈；據知人體亦蘊含這七種元素。」

涅特魯-赫姆闡釋元素與元素精靈本質時，四周聚集了眾多存在，體現了遠古對元素神祇的信仰，它們各自以不同方式與自然之力相繫。

其中最歡快的美麗身影是狄俄倪索斯，又稱酒神巴克科斯；人患病時，他會在睡夢中造訪，揭示療法，助人重歸健康喜樂之路。他是宙斯與得墨忒耳之子，父親曾將他變為公羊，帶往尼莎山的仙女處。仙女們在山洞中撫育這位年輕神祇，辛勤獲得回報，升為天上的畢宿星團。

酒神四周簇擁著喧鬧的潘神與薩堤爾，他們追逐米馬隆女祭者、獸皮女祭者與酒神狂女；眾人發狂起舞，頭頸後仰、亂髮披散、鐃鈸亂響；有人揮舞纏繞常春藤、頂綴松果的酒神權杖，有人晃著閃亮長劍，與盤繞肢體的游蛇嬉戲。他們暴烈跳躍奔馳，眼中燃燒野性激情，一如昔日在西塔倫山或帕納索斯慶祝酒神節：那時輝煌的酒神與亞馬遜人交戰，將她們從以弗所逐至薩摩斯，並在帕納馬將其殲滅。

酒神騎驢而來，身旁伴著摯愛的阿裡阿德涅；所有美惠女神、酒榨女祭者、酒神女狂者、酒神女信徒皆隨酒神贊美詩起舞；酒神老侍從與半人

馬身飾藤蔓、月桂葉、水仙與常春藤，繞場狂歡；虎、猞猁與黑豹也向這對神侶獻媚。

還有普魯托，常稱迪斯，乃冥界嚴酷之神；但他若願意，能將世間所有財富賜予凡人。他低垂陰沉的目光帶著冷笑，怒視嬉鬧歡騰的人群，直到最美之神厄洛斯騎獅降臨。愛神厄洛斯統治神與人的心智，他一來，幽暗的普魯托便悄然退去。這位西風之神與伊里斯之子擁有巨力，能擊碎諸神之王宙斯的雷霆，奪走勇者赫拉克勒斯的武器，甚至與深海怪物嬉戲。他的金箭盛於箭筒，火炬無人敢隨意觸碰。有些金箭能點燃愛火，另一些鈍重之箭卻使戀人相厭。他馴服獅、虎、公羊、野兔等獸；玫瑰是其聖徽。他展金色雙翼騰空，如閃亮小鳥翱翔。摯愛的賽姬伴其身旁，宛若神聖氣息或神聖靈魂，以蝶翼輕靈飄浮；愛神維納斯-阿佛洛狄忒妒視這對愛侶，儘管戰神瑪爾斯正身穿閃耀盔甲頭盔，在桃金娘林中等待她。

高空蕩漾神秘之音，甜美悅耳，恍若天使合唱天籟。那是埃俄羅斯，波塞冬與阿耳涅之子，身為風之主宰，被囚於利帕拉島聖山。他歌聲如吟遊詩人豎琴，在空氣中流轉，輕撫耳內，帶著柔美韻律。這聲音喚起繆斯女神圍成圓環的幻象，喚起人們對古雅牧歌與泉邊巨梧桐的回憶——溫婉的迦梨洛厄曾坐樹下聆聽純真之歌。它使靈魂和諧，似將靈魂引向莊嚴林間的神聖小徑，那裡棲居著古代吟遊詩人的幽魂。他們歌聲深藏的意蘊，存在於森林與林木君主舒展的枝椏之下；那是無形奧秘，卻充滿動人辯才。

少女們具仙女形體，自遠方浮島的卡拉明湖飛來，坐在希布利亞蜜蜂的嗡嗡中昏昏欲睡；而蜜蜂實為仙女的化身。甜美的梅麗莎發現了蜂蜜的妙用；成群金色昆蟲滿載蜜汁，在她頭頂空氣中如波游動、旋轉；來自敘利亞田野與沃丘的野百里香，散發柔和香氣，這甘美香草便生長於此。瑪西亞與無數其他仙女少女，此刻也加入諸神與光明女神行列。

伊利提亞，執掌生育；波摩納，護佑飽滿果實；福耳那克斯，催熟穀穗；赫卡忒，賜予財富、智慧、勝利與機運；許癸厄亞，帶來健康，手持雪花石膏杯餵蛇；厄杜莎，庇佑孩童飲食安眠；弗洛拉，司掌春花；芙麗娜，來自聖林——她們皆為天地增添優雅與高貴。當「太陽-神」赫利俄斯駕車循軌西行（自極東之金色寶座，至俄刻阿諾斯邊際），其駿馬所食仙草，生長於福島沃土，生生不息。更多古老神祇加入行列，暮色卻已迫近；因「太陽-神」將登火神所鑄金舟，日落後自西向東夜航，趕在晨地平線上喚醒白晝。黃昏微光中，蓋亞現身，掌萬物奧秘之鑰，其形體蒸騰霧氣，啟發至聖靈感。她居德爾菲神諭之首，在宣誓時被召請；黑羊為其祭品。另有蓋尼米德，凡間至美，後被諸神遣往天界為宙斯斟酒，化為鷹隼，一如宙斯與希拉之女赫伯——青春化身，令老者重獲活力，以神饗仙露斟滿金杯；以及半身少女、半身靈蛇的厄客德娜，奇美拉之母，守護赫斯珀里得斯金果的百首龍。隨行尚有赫敏，容顏堪比阿佛洛狄忒；與自河而來的伊那科斯，阿爾戈斯最古之神或英雄。還有神秘的英雄埃切特爾斯，以犁刃誅滅蠻族後遁形無蹤；拉俄狄刻與五位少女，剛自提洛島攜祭品歸返。

西天玫瑰色雲霞間，太陽徘徊，山巔猶染魔幻絢彩；此時，樂歌之神阿波羅至。他創製長笛，亦從赫爾墨斯獲贈七弦琴；此刻奏起福名克斯琴，眾神皆悅。

阿卡迪亞所有吟遊詩人隨行，瑪耳緒阿斯立於其側，手持雅典娜長笛，流瀉絕美旋律。三角豎琴撥弦顫響，暮影緩垂，美麗的海女神阿納多墨涅自海岸沫浪中升起，為那妙曼高音與和聲所迷醉；樂音在晚風中格外動人。

豎琴滑音與閃亮鐃鈸清響相和，每拍節奏皆揚起演奏者頂上金塵；叮咚手鼓與金色號角以閃爍中音劃破空氣，深沉鼓聲滾動襯底；此刻合唱洋溢欣歡。

諸般旋律主題如神跡交織，令九位甜美繆斯歡欣喜悅，祝福那些美好演者。天籟之中，林木傾聽葉間窸窣，於晚間寧靜氣息裡輕淺入夢；彷彿這韻律詠嘆與交響，為繁茂枝葉添注生命與歡愉。

喧囂諸眾皆靜默，以躍動之心聆聽悠揚慶典；樂音直抵無限邊際，讓靈魂得以瞥見第一因面容，哪怕只一瞬；他們甜美而痛楚地渴望歸返那美好彼岸，坐落於神之永恆海岸。

時光流逝愈疾，暗影漸濃，甜美和聲依舊迴盪……直至一陣詭異幽魅的不諧之音劃破長空，驚碎這片魅力。

驟然寂靜……那可怖聲響再度傳來；諸神與仙子遂皆消逝，彷彿那幽靈般的呼喚即是死亡之聲；萬物生命在其駭人召喚面前，皆因恐懼而凝滯。

可怖音調復起，於寂靜夜中愈顯響亮，宛如巨碩白鴉振柔翅鳴嘯，幽靈般掠過天際；光之諸神視其為黑暗信使，深惡痛絕。

此時唯一可聞之聲，乃普魯托自冥界再度起身，發出冷笑與嘲弄——他為參與女巫之黑色安息日而來；此夜祭典，即將啟幕……

馬烏與馬烏媿愕然注視信使平靜面容。第三異象終結，他命二人坐於一段倒木之上；無月黑夜裡，蒼莽森林自遠方蔓延，緩緩迫至他們身後。

# 異象四：巫術

## 黑蛋白石

黑暗巫術與罪惡棲身之地，  
焰舌流竄，惡意閃爍。  
淫舌舔舐垂軟的唇，  
滿是猙獰的狂熱與貪婪。

光之子啊，摧毀這群邪物！  
他們以狡詐的偽裝、假冒神之愛的惡行，  
玷污青翠大地。  
濃眉下斜睨的眼，如撒旦般詭邪，  
污了純潔花朵——那曾如桃皮輕覆青春頰的柔嫩。

可悲啊！邪魔常披人皮，恣意掠奪甜純，  
那是天使降世賦予的神性。  
何等慘痛的教訓，  
得從過往輕狂中拾取，或以滾燙淚水習得——  
自絕望眼底湧出，活在苦痛與深悔裡。

## 異象四：巫術

黑暗森林前展開一片起伏平原，延伸至林木蓊鬱的山丘；遠方地平線上群山隱現，唯一的光源，是藍黑天幕中閃爍的星子。

馬烏與馬烏媿望著普魯托險惡的身影緩緩移向山丘，在夜影中如一道污痕。

遠方響起一聲長音，神秘而威懾。普魯托聞聲舉起號角，吹出刺耳巨響；隨即，遠處傳來駭人的嚎叫與狂吠，迅速逼近。

片刻，一群狼形動物奔向普魯托。一到他面前，便齜牙舞爪，諂媚討好。牠們眼中閃爍紅綠邪光，在熄滅的燈火餘燼中，格外分明。此時萬籟俱寂，唯有野獸微弱嗚咽與低吼。微風拂過，林葉瑟縮，野獸偶發兇猛咆哮。普魯托低喝一聲，牠們立刻靜伏腳邊；寂靜濃重得幾乎可聞。

緩慢腳步聲自遠而近，在夜色中窸窣低語。一道移動人影徐徐走向不可見的終點。普魯托銳目緊盯，野獸亦豎耳凝視，滿懷期待，發現了這個流浪者。

馬烏與馬烏媿屏息觀看這詭異景象，忽然倒抽一口氣——普魯托舉臂指向那人，狼群無聲撲去。

那人似有本能預警，蒼白的臉環顧四周，瞥見野獸掠過平原的暗影，立即奔向森林，想攀樹躲避。但已遲了；未抵林緣，狼群已撲上。他發出淒厲慘嚎，狼群以利爪尖牙撕扯，怒咆爭奪血肉。

「親愛的信使，」馬烏媿顫聲泣道，此時普魯托輕顫著、掛著無聲嘲諷離去。「難道你不能拯救這可憐人嗎？那可怕的呼救、野獸的咆哮，將永纏我夢！」

「這只是過往的記憶，親愛的。」信使說：「你所見的狼，本是人類。他們憑藉巫術化為獸形，飲血食肉，放縱低等本性。諸神亦常變形——朱庇特化為公牛，赫庫芭成母犬，阿克特翁變雄鹿，尤利西斯的同伴被咒為豬，普羅透斯的女兒們深信自己成了牛。賽德·馬塞勒斯的詩中記載，有人會在年初陷入癡狂，多在二月，夜間潛回墓地，如犬狼般生活。希羅多德轉述斯基泰人傳說：納魯族的巫師每年一度化為狼數日，期滿復原。奧維德筆下的阿卡迪亞王萊卡翁，為取悅朱庇特，竟奉上人肉雜燴；

神遂將他變為狼——『白髮蒼蒼，面容狂暴，眼閃野蠻凶光……儼然憤怒之相。』

「普林尼 記載，在「朱庇特-母狼」的祭典中，安泰俄斯 家族若有人抽中籤，便會被帶到 阿卡迪亞 湖畔，縱身躍入水中，隨即化為一匹狼。若此後九年未食人肉，方可恢復人形。

「阿格裡奧帕斯 則說，德曼尼圖斯 協助阿卡迪亞人向『朱庇特-母狼』獻祭後，因分食祭肉，當場變為狼形；遊蕩十年後，他復歸人身，甚至參加了奧林匹克賽會。聖奧古斯丁 在《上帝之城》中也提到，他認識一位老婦，據說能以魔法將人變成驢子。

「狼人的傳說遍及世界。據聞挪威與德國的森林中常有他們出沒，東方文學裡也充斥著相關故事。

「在挪威與冰島，人們相信人的意識能進入動物軀體，從而倍增自身力量——他們同時獲得了那動物的能耐。此時，其原本的身體則陷入昏睡般的恍惚。唯一不變的是眼睛：無論化身為何種動物，那雙眼睛總能洩露他的本相。他可以變為鳥、變為魚、變為狼，完全承襲所化動物的所有特徵。

「據北歐人的教導，化身動物有兩種途徑。其一，取獸皮披覆於身，即可完成轉變。其二則更為複雜：如前所述，須令心智離體，投入野獸之身。此外尚有以咒語施術之法，但那結果只是幻覺；觀者被咒語所惑，信其已變身，實則此人依舊。

「當人心智進入狼身，人的智性隨之而去，卻也承襲了狼的全部凶殘，變得滿腔憤怒與惡意。

「《沃爾松格傳說》中記述，國王 西格爾 的母親將自己變為一匹母狼，每夜現身森林。西格蒙德 與其九個兄弟被拴成一列，腳下橫著一根巨木。母狼每夜吞噬一人，直到只剩西格蒙德。其妹 西格尼 為救兄長，派遣

一位心腹傳訊，囑他在臉上與口中塗滿蜂蜜。第十夜，母狼再度現身，正要吞噬他時，先舔了他臉上的蜜，又將舌頭探入他口中。西格蒙德趁勢咬住她的舌頭；母狼驚跳起來，腳蹬巨木欲掙脫，他卻緊咬不放，直咬斷她的舌根，母狼因而斃命。

「透過比較北歐神話，我們或可窺見狼人神話的起源：戰士有個習俗，披上所殺野獸的毛皮，藉以增添兇猛氣勢，震懾敵人。例如哈羅德·哈法格的故事中，其夥伴便是一群披著狼皮的『狂暴戰士』。「狂暴」一詞，原指那些受暴怒驅使，如惡魔般，擁有超人力量者；或最初是指身披盔甲、外罩熊皮的勇猛鬥士。

「狂暴戰士是極其可怕之人，為鄉間安寧的居民所憎厭，因為他們專愛挑釁平和的農夫，要求一對一決鬥。按挪威古法，若男子拒絕挑戰，其財產——甚至妻子——都將被沒收；他會被視為懦夫，不受法律保護，一切財物盡歸挑戰者所有。若他接受挑戰而戰死，征服者同樣能奪走他的一切！這些狂暴戰士為取樂，常闖入任何歡樂的聚會，折斷任何惹他們不悅之人的脊梁或頭骨，以此持續磨練戰技。

「由此可以想見，在大眾的迷信中，對這些披著狼皮熊皮、四處遊蕩者的恐懼逐漸發酵，最終使人相信：是獸皮賦予了他們野獸的力量與凶性。

「然而，在北歐人的歷史認知中，他們也堅信『狂暴』是一種惡魔附身。戰士使自己陷入瘋狂，一種邪惡的力量掌控了他們，驅使他們做出清醒時絕不會為之事。他們變得麻木，對痛苦無動於衷，並在狂怒中獲得超人的力氣。刀劍不能傷，烈火不能焚；唯有以棍棒擊碎骨頭或頭顱，方能將他們毀滅。憤怒時，他們瞪大雙眼，眼窩裡彷彿燃著火；他們咬牙切齒，口吐白沫，啃咬盾牌邊緣，有時甚至將盾咬穿；衝突時，他們像狗一般吠叫，或如狼一樣長嚎。唯有洗禮能平息這股狂怒；因此隨著基督教傳

播，狂暴戰士的數量逐漸減少。這些人在一陣狂暴過後，往往虛弱不堪，必須臥床多日方能恢復。

「『狼』（Vargr）一詞在古挪威語中有雙重含義：既指不信神之人，亦指『煩躁不安』。

『狼』一詞，源自英語『狼人』中的『狼』，以及法語『狼人』中的『狼』。聖希爾德馮斯時代，『狼人』即指魔鬼。幾乎所有語言裡，『狼』字總與狼人、魔鬼、女巫、亡命之徒、無賴相連。撒利族法律更明令：盜掘墳墓者，當使之成狼。

論及斯堪的納維亞的狼人，巴林-古爾德如此說：『傳說與浪漫故事的建構中，皆奠基於此一事實——斯堪的納維亞民族中，存在一種瘋癲或附身的狀態。受其驅使之人，舉止如野獸：嚎叫、口吐白沫、渴求鮮血與殺戮，隨時準備犯下暴行。他們對自身行為不負責任，且常披上狼皮獸革。』

「此一事實，被添上超自然色彩，遂使『狼』字生出雙重意涵：既指瘋癲習性，亦指其外顯之態。這也為愚昧之人提供足夠素材，編造狼人神話，流傳世間。

「文學中不乏人變狼人之例。如立窩尼亞一女子，懷疑此變形之事為虛構。其一僕人自薦，欲證明此能力。他離房片刻，眾人即見一狼自屋中竄出，遭群犬撲咬，失去一隻眼睛。翌日，僕人再度出現，果然少一眼。

「穆勒於一六七三年在萊比錫發表的論文中，記莫斯科一人，名阿爾貝特斯·佩里科夫斯基，慣以暴政騷擾臣民。某夜他外出，然而家中靠勒索所得之牛群盡死。歸來時，他怒發褻瀆之言，詛道：『是誰殺了牛？有種就吃掉；若神意如此，連我也吃掉罷！』語方落，數滴血墜地；此貴族頓化野犬，撲向死牛，撕碎吞食。此事不僅耳聞，更有目擊為證。

「另有一類似故事，述布拉格附近一貴族，奪盡臣民財物，連一育有五子之窮寡婦的最後一牛亦不放過。然其報應立至：所有牲畜一夜暴斃。他發出可怖咒罵後，竟化為一犬，唯人的頭不變。傳說聖帕特里克曾將威爾士國王維里庫克斯變為狼，聖納塔利斯則將愛爾蘭一戶人家化為狼群。他們在森林沼澤間生活七年，哀嚎不止，捕食農家羊隻為生。

「拉奈將狼人分作三類：

一、行如狼，抓羊殺牛，然未變狼形，仍具人身四肢，僅陷於妄想幻覺，自以為狼，其他人亦有同樣幻覺。此類人結群奔馳如狼，實非真狼。

二、於熟睡或夢中，自認傷害牲畜，實未離床榻。然其主（魔鬼）代行其幻想所指之事。

三、邪惡之人能驅使自然之狼行事，其過程清晰映於睡者腦中。睡者無論夢中或醒後，皆靜臥原處，卻深信乃己所為。

「芬切利烏斯記載，一五四二年君士坦丁堡附近狼人為患，皇帝率衛隊離城鎮壓，嚴懲之下，共殺百五十人。

「斯普朗格提及三位少女，化貓襲擊一工人，反為所傷。翌晨，見她們臥床淌血。

「奈努德敘述了瑞士盧塞恩附近村莊，一農夫遭狼襲擊，農夫自衛時斷了狼的前足。獸血湧出瞬間，狼形驟變，農夫識出一失臂女子。其後此女被活活燒死。

「傳說女巫變獸後，皆無尾。若連呼其洗禮名三次，便可復歸人形。

「狼人還原為人時，可憑其寬掌短指辨認——掌心總留有數根毛髮。此類人亦能化為山羊、白犬、白兔、熊或鬣狗。

「狼人死後化作吸血鬼；飲下狼人足印中的泥水，便能獲得狼化之力。

「錫蘭、西藏、中國、印度，流傳人可化獸之說。有故事言：一婆羅門之子受咒所困，白日為蛇，入夜復為人。

「因陀羅之子，白天是驢，夜晚是人。

「阿比西尼亞人深信，金匠銀匠入夜即化猛獸。他們耳戴金環，可資辨認；曾有鬣狗遭槍擊刺殺，耳上果真尋得金環。

「約瑟夫·阿科斯塔於《美洲國家史》中記述：墨西哥某城曾有統治者，被蒙特蘇馬的前任派人捉拿；此人竟在追兵面前，先後化為鷹、虎、巨蛇。

「瓜地馬拉的納瓜爾人，或稱民族祭司，亦能化為獅虎。」

「人化狼人，真正原因何在？」馬烏問。

信使答：「有兩個原因。」

「其一為精神錯亂；我們也發現，進化未深之人，天生具有殘忍傾向，幼兒亦然。古今皆有許多人，以折磨動物、同類為樂。犯罪史上屢見不鮮——殺戮竟能予人強烈快感。

「『狼化妄想症』乃可憎惡疾，異於常識經驗，以致於一般人視其為孤立難解的現象。面對此等駭人卻可能屬實之探究，他們慣於斥為神話，亦不足奇。況且，人與其他食肉獸無異，時常受殺戮衝動、毀滅嗜好所驅。昔時百姓爭睹公開處決、世人渴求征戰，皆是明證；孩童以虐蟲戲獸為樂，亦屬此類。

「例如法王路易十一，在位期間處決四千人，常倚柵觀刑。他將絞架立於宮外，甚且親自行刑。試想尼祿、早期基督徒殉道、暴君伊凡、兇殘海盜、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屠殺、迦梨古拉、亞歷山大·波吉亞、羅伯斯庇爾與法國暴民；約一六〇〇年，『高貴』的匈牙利貴婦竟將六百五十名少女鞭笞至死、或焚或劓。」

涅特魯-赫姆說道，女巫自認變形，實因服用麻醉藥物致生幻覺。他續道：「『化身野獸』乃諸神話體系共有之元素。希臘諸神嘗化為動物，以速行計謀，隱密安全。斯堪地納維亞神話中，奧丁化鷹，洛基化鮭。古人相信——且信得有理——動物亦有靈魂，或更準確說，有心智。人與獸之心智可互易其位；輪迴之說由是而生。殘暴嗜血如萊卡翁者，其心智可墮入獸軀：怯者入兔，酗酒之徒成豬。對佛教徒而言，人之本質僅存於靈魂，而人身、獸軀、鳥體不過心智暫棲之外衣；佛陀自身亦歷經人獸諸態。

「巴特勒視身軀各部為不同工具，供靈魂（高等心智）用以視、聽、感，一如我們使用望遠鏡或手杖；此等工具可棄，無損個體之本。沃恩喻身體為囚禁靈魂之籠，故靈魂（心智）可自此籠遷至彼籠。我們須常辨別靈魂與心智這兩原則，後者涵高等心智與低等心智。靈魂永不入身軀，然高等或低等心智皆可入；實則低等心智即是身軀。

「北方邪神洛基尋覓被盜之伊登時，向弗雷婭借其獵鷹羽衣，披之即化為鷹。提阿西自瑟琳海姆追出，取老鷹服飾穿戴，亦瞬化巨鷹。

「芬蘭與拉普人之巫師，常入出神狀態，此時心智離體，遁入最利於行走之獸軀，藉以遠遊。

「古梵文典籍載有一事：某國王被集市一名小丑之戲逗樂，遂聘其入宮為弄臣，居於殿內。此小丑貌拙智淺——身軀佝僂，四肢歪扭，竟能引眾發噱——故獲允自由行走，亦得參與密會。

於是，一位宮廷魔法師向國王傳授秘術時，那傻瓜也在場，包括如何讓心神離體，進入任何想占據的身軀。

一日，國王帶著傻瓜騎馬穿過森林，遇見一具新死的聖人遺體。國王想試試本領，便脫離肉身，鑽進聖人的軀殼。他才進去，那傻瓜也立刻拋

開自己的身體，溜進國王空出的皮囊，隨即策馬疾奔回宮，享盡一國之君應得的尊榮。

可不久，王后與朝臣便察覺這位「陛下」舉止怪異，暗自驚疑。此時，寄居聖人身軀的國王本人也回到宮中；他設法見到王后，將實情和盤托出。兩人深談後，設下一計，要誘騙傻瓜離開國王的身體，讓真正的君王歸位。於是國王藏身簾後，王后則將假國王喚入寢室。等他進來，王后指著房中一隻美麗的鸚鵡問道：為何這鳥總是學不會說話？所有教過它的人都失敗了，難道沒有別的辦法嗎？那傻瓜洋洋自得，聲稱自己輕易就能讓鸚鵡開口；說罷便脫離國王的軀體，鑽進鸚鵡身上賣弄起來。他剛一進去，國王即刻從聖人屍身躍出，回返本來的身體；接著與王后撲向鸚鵡，一把扭斷了它的脖子。」

「那傻瓜不能趕快逃出鸚鵡，躲進聖人的身體嗎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他既然是傻瓜，一時沒找著簾子後藏的屍身。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：「何況這故事只是古人對輪迴之說的譬喻，是對真實法則的幻想演繹；而那些掌握必要知識的巫師與女巫，卻能以各種方式運用此法則。

「變形故事大抵有三類：天鵝、狼與蛇。凡能將自身化為這些動物或其他獸形者，便被迷信的人視為更高階、具神聖本質的存在。

「然而在基督教國度，這類術士被當作魔鬼孽子，理應火刑處死；於是所有變形故事皆蒙惡名，凡未經教會認可的魔法力量，悉數歸為邪惡。

「古人將分叉扭曲的閃電視作火蛇，擁有神般威力，以此形象向凡人顯現。

「北美印第安人也以閃電為大蛇，雷聲是其嘶嘶吐信。德國農民與希臘人一樣，稱閃電為『光榮之蛇』。故而，能化身為蛇者，皆被奉為神明。

「龍亦源於此，它象徵著一場雷雨：自地平線升起，如一面擴張的黑旗掠過天際，吐出分叉的火舌，噴湧熊熊烈焰，雙眼迸發怒光；它以鞭笞般的巨尾掃倒松樹與山毛櫸，折之如斷細枝。

「對希臘人而言，堤豐象徵旋風或颱風，生有百顆龍首或蛇頭，嚎叫如群犬。他升天與諸神交戰，諸神紛紛化為奇異形貌從他身旁飛逃。在現代希臘與立陶宛神話中，龍演變為食人魔或巨人；或以雙足行走，或褪去鱗片雙翼，與女子談情調笑，進而娶之，卻始終保有邪戾心性與魔力。

「古印度吠陀神話中已有天鵝姑娘。她們居於大地與太陽之間的以太，被稱為飛天女神。她們喜將形體化為天鵝、野鴨，偶亦化作人形；而英雄的靈魂將成為她們的情人與丈夫。

「波斯、希臘、拉丁、俄羅斯、斯堪的納維亞、日耳曼等文學中，亦有類似故事。甚至薩摩耶人與美洲印第安人間，也流傳這般傳說。無論何地，神話、巫術與魔法皆緊密交織，織就奇妙的圖案，許多賢士古老智慧的線索貫穿其間。

「狼化妄想症的起因，除卻精神錯亂與天生殘暴，亦可能發生於催眠、自我誘導等狀態。某些藥物確能令心智掙脫身體束縛——這與靈魂無關。心智亦可透過所謂星光體投射釋放，此乃意識延伸的一種形式；因心智有能力將自身固著於任何地方、任何存在之上，且不受肉身任何距離所限。藉特殊修習，我們可訓練心智如此投射；當此法純熟，人便能以明確無誤的方式，令他人感知到此投射體的存在。」

「如是，造詣深厚的黑魔法師，便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類，並在相當程度上左右動物。他不僅能施加影響，更能親身參與他們的感知，無論那是什麼。

「女巫亦以同樣方式參與黑色安息日的邪惡狂歡。她們的身體僵臥家中或他處，心神卻展翼遠颺，執行可怖的任務。其意念能被心智牢牢凝

定，化為可見的形體。若女巫能力未全，他人需靈視力才能得見這些形體；然亦有巫師或魔法師所造的意念體，能讓毫無靈視天賦之人目睹。這些形體化為「空氣的王子與力量」，且在某些情境下，凡人亦可目睹。

「巫術絕不僅僅是騎掃帚、變黑貓的女巫，那純屬迷信的糟粕；即便如此，藉由精神之力，確實可能顯化出黑貓的形體，只要想像力朝此方向匯聚！

「魔法力量的施展，實為自然力量的運用，卻比大自然的尋常運作更為精妙。這並非悖逆自然法則，而是一門科學；此科學奠基於對隱秘力量、以及統御有形與無形世界法則的深刻理解。」

「何處可尋揭示這些隱藏奧秘的典籍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這些奧秘無從書中覓得，我的孩子；它們從未明文記載，而是以特殊方式封存，唯有在真正的開悟者或大師協助下，運用獨特鑰匙，方能開啟那奧秘之門。瑣羅亞斯德、佛陀、俄耳甫斯、畢達哥拉斯、孔子、蘇格拉底乃至阿摩尼阿斯·薩卡斯，皆未形諸筆墨。此種知識猶如雙刃劍，不適合無知與自私之徒。再者，此舉亦將為神秘學門徒增添更多險阻，他們在昔日飽受可怕迫害。短短一百五十年間，歐洲至少有九萬人以巫術之名遭火刑。他們如獵物般被『基督教』神職人員追蹤；這些教士視此知識的流傳，威脅其安逸的「生活方式」，故而決意毫不留情地剷除。自西元一六四〇年至一六六〇年，不過二十年光景，僅在英格蘭便有三千人因與『魔鬼』立約而被處死。時至今日，仍有牧師樂於援引任何法律，以延續其『善行』；因在這群良善神父之中，正可尋得最為無知與野蠻的『信仰捍衛者』，他們若非感知遲鈍，便是出於前述之由。」

「當一個人能看見化身的動物形體，預示著什麼？」馬烏問道。

涅特魯-赫姆答：「或意味此人已然著魔。亦可能目睹了元素精靈，如波薩尼亞斯所載：馬拉松戰役四百年後，他仍能聽聞當時的馬蹄與士兵嘶

喊。歷史上不乏著魔的受害者，譬如塞勒姆事件，以及其他巫術爆發的記載：他們目睹犬、貓、豬等動物形體闖入房室，齧咬他們，或與之交談；繼而受其煽動，犯下自戕或其他罪行。另有人看見所謂『天上騎士』策馬奔騰；或有黃鳥棲落肩頭，向其耳語駭人之事。凡此種種鬼魅般的動物形體，皆是元素精靈，它們顯化出人性墮落中最不堪的特質，其本身並非人類。這些精靈或自發行動，或聽從指令，某些巫師或女巫知曉如何駕馭它們。對未啟蒙者而言，所有元素精靈皆屬險惡；然而描述這些星光界的訪客時，他們又常陷入異樣的亢奮。他們忘了，或根本不知，這些異象源於外在而非內在。外在之物永不可信，唯有從內在方能覓得真理。若欲進入外在的星光界，可憑藉特定的秘術與修行達成；而外在的元素精靈能襲擊一個人，將其徹底擊潰、摧毀、分解，猶如颶風掃蕩森林。此類元素精靈能在不被察覺下，同時襲擊千處；亦可依巫師指示或聲音，擇定一男一女作為目標。它甚至能襲擊一時疏於防備的開悟者；然在此情形下，他很快便會為其同胞所救。」

「然而，一位學識淵博、兼具神聖力量的開悟者，怎可能受區區元素力量所傷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原因在於，我的孩子，開悟者鮮少思慮自身，因而可能疏於以保護層環繞己身；此保護層任何負面狀態皆無法穿透。開悟者的職志是為人類服務，他會竭盡所能護佑、引導其他尚未覺醒之人；卻時常忘卻保護自己、遠避那些他不得不頻繁閃躲的邪惡。誠如你們所見，塵世氛圍中棲居著許多靈體；有不可見卻可觸及的磁性吸血鬼、主觀的惡魔、波菲利的血惡魔、乃至遠古的蠕蟲與狐妖。偉大的埃及啟蒙者摩西深諳此道，故而頒布嚴酷殘忍的法律，對付被這類存在所附身的女巫；而耶穌以其神聖的正義與對人類的愛，驅逐這些元素精靈以治癒患者，而非殺害他們。反觀今日多數教會人士，其行徑恰與摩西、耶穌的智慧背道而馳：只見他們無知地反對，視巫術為純然迷信。女巫、男巫或巫師，皆是內棲邪惡靈體之

人；瘋子與罪犯亦同此理。若能成功釋放此種靈體，解除附身之苦，便能達成療效；前提是受害者或病人須在一段時日內，持續受專家觀察。一般而言，受害者的精神狀態本已孱弱，必須憑藉細緻耐心的指引與輔導，方能修復。聖保羅知曉號令邪靈、驅離附體者的方法。《卡巴拉》有言，須當惡魔面前闔門，惡魔便如遭追獵般遁逃。這意味著：萬不可任憑靈體操控、淪為其俘；而避之良策，在於遠離惡行——惡行滋生罪孽之氛圍，恰與那些存在同頻相契，自然引其聚攏。元素精靈懼怕刀劍利器，或一切鋒銳之物。荷馬史詩中便有例證：奧德修斯召喚占卜師提雷西亞的亡魂時，備下血祭儀式，卻拔劍威懾，驚散了受祭品吸引的萬千精靈。然而，正因他持握那駭人兵刃，連占卜師之靈亦不敢近前。

「《埃涅伊德》記載，埃涅阿斯欲入幽冥之國，臨近入口時，引路的西比爾出言示警。這位特洛伊英雄遂拔劍開路，於紛飛密佈的魅影中劈出一條通道。

「普塞洛斯述及一巫師名為阿納法蘭吉，曾逐出其嫂身上的附體精靈。他以赤刃相脅，步步進逼，終令精靈離體。他又指出：元素精靈若遭堅硬或尖銳之物擊中，亦會感到痛楚——因其一旦附身人身，所見所聞所感，便與居於人身之時無異；那暫居之軀所受苦痛，同樣傷及精靈本身。

「據說，無知女巫不過是元素精靈所用的工具，真正的魔法師卻是它們的主人；精靈必須聽從其號令。此說確然。

「例如魔法大師所製護身符，效力極強。一五六八年，一名西班牙囚徒便為例證：此囚被奧蘭治親王於朱利耶判處槍決，綁於樹上遭火槍射擊，竟毫髮無傷。眾人疑其衣下藏甲，剝衣檢視，卻只尋得一護身符。護符一取下，槍聲再響，他便應聲倒地。

「另有一則事蹟，記載甚詳：阿比西尼亞巫師為微薄酬金，允許一夥法國人開槍射自己。槍口距身僅兩公尺，五槍齊發，未傷其分毫。隊中一

德國人舉槍抵其軀體擊發，武器頓時炸裂，巫師卻安然離去。

「昔時普羅提諾受請參與諸神公開祭祀，他傲然答曰：當是諸靈來拜他才對（因他乃諸靈之主）。

「楊布里科斯力證，我們的心智性夠與至高智性體感通；他總將低等靈體自通神儀式中驅離，並教導門徒加以識別。

「普羅克洛斯曾授：有一魔法密語，可使人自某個靈性位階層層攀升，終達至絕對神聖之境。

「耶穌宣稱，人是安息日之主，並且在他的命令下，塵世靈體與亡魂都從暫居之所逃竄。此般能力，阿波羅尼奧斯與諸多猶太艾賽尼派、迦密山兄弟會修士皆具有；他們實為後世聖徒先驅，而聖徒亦擁同等能力。

「古時占卜，或憑抽籤決疑，曾是神職人員廣行之術，連聖奧古斯丁亦認可——只要不涉俗世目的；圖爾的聖格里高利主教與其他知名教士，亦然。

「親愛的信使，巫師如何得此玄秘知識？主要憑何手段，來駕馭元素精靈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他們的知識來自師承啟蒙。其最強武器，乃一話語。真巫師或女巫，若未將此話語傳予弟子，則不死。此事眾所周知：若巫師臨終，尋不著可承力量之言的傳人，便會在痛苦中徘徊不去。知此隱情者，皆不敢近其身，因巫師只需將話語傳予任何人，即可解脫。據聞有醫師，因臨終巫師向其耳語那可怖話語，隨即自盡。巫師欲脫苦痛，醫師卻不堪知曉秘辛之後果；不出一小時，便舉槍了結性命。

「不久之前，王室亦曾藉巫師之力。如那叛道的雅各賓派教士：因擅於為其虔誠女主——凱瑟琳·德·美第奇王后——遙取人命，並以咒術折磨人形蠟像，技藝無雙，遂得王后感激與庇護。

當其子查爾斯身染絕症、命在旦夕時，她命人擄來一名幼童，餵食聖餅後斬首，將那顆駭人的頭顱置於祭壇黑餅之上，以此禮讚魔眾。隨後她要求魔鬼降示神諭，卻已無用——查爾斯終究死了；而凱瑟琳，仍是羅馬忠貞的女兒！

「本諾樞機主教公開指控教宗西爾維斯特二世是巫師與術士，因其使用一尊銅鑄的『神諭首級』；大阿爾伯特亦造過類似之物。

「教宗本篤九世、若望二十世、額我略六世與七世，皆以精通法術聞名。

「羅爾斯家族檔案庫中、克倫威爾的文牘間，皆可尋得指控克倫威爾與紅衣主教沃爾西施行巫術的記錄。

「同一時期，伊莎貝拉女王的告解神父托克馬達，燒死萬餘人、刑拷八萬眾；這一切，僅在十四年內完成。

「1601年，里斯本有一匹識得紙牌斑點的受訓馬匹，連同馴師，以施行巫術之罪遭焚。神聖教會便如此護衛羊群免於「邪惡」巫術，保全自身純粹。

「但路德所述一軼事也頗值得玩味：羅馬某修道院旁有魚塘，一日清淤，竟撈出六千餘嬰孩頭骨。教會不可染血！

「葡萄牙耶穌會士馬塞多甚至把宗教裁判所的起源追溯到人間樂園，宣稱神乃首位審判該隱與巴別塔工匠的判官。

「史冊屢載權貴行巫之事，或屠戮瘋人、歇斯底里的婦女，或焚燒『淨化』某些人，再沒收其身後財產。

「耶穌會士安東尼·埃斯科巴於其《道德神學》中錄有秘密指示：借巫術之法為合法，此學問乃憑魔鬼之助而得，然實踐時不可仰賴魔鬼親助。獲取此知識之罪已成往事，然此知識留存至今，反成美德！更有人

指，占星、手相之類卜術，或可全無罪愆；蓋因星象掌紋皆顯人之傾向，可預測其未來。同時，教會神父們訓誨：魔鬼實為巫術之靈——此說取自猶太法利賽人，他們將異教諸神化作魔鬼，如密特拉、塞拉皮斯；而羅馬天主教會譴責密特拉之崇拜乃與黑暗勢力交易。故而，所謂中世紀女巫，實為異教信仰者罷了。

「承襲諾斯替派與瓦勒度派血脈的阿爾比派，乃至整個新教世界，皆受同等譴責：教會將異見、異端視為巫術。」

「然而路德與加爾文面對宗教自由時，並不比歷任教宗寬容；他們亦樂將其視作巫術。德意志整片整片人口以此方式削減，而瑞典、丹麥、德國、荷蘭、英格蘭與北美大陸的法典中，充斥血腥律條。每逢一人較同儕更為開明聰慧，旋即遭捕處死；安息日裡，幼童被活活焚燒，或在教堂門前受鞭；而那些狂熱之徒，其邪惡的想像孕生各種殘虐，無不以仁愛慈悲之主的名義施行。」

「巫術的主要成分是甚麼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血永遠是它的主要成分，」涅特魯－赫姆答道：「因血滋生幽靈，其流溢的氣息提供了材料，使某類靈體用以塑成暫時形貌。」

「艾利馮斯·李維說得真切：『血是宇宙流體的最初化身，是物質化的生命之光。血的誕生乃自然諸奇蹟中最奇妙者；它唯有不斷嬗變方可存活，因它是萬有的『普羅透斯』。此宇宙基質具有雙重運動，是存在的偉大奧秘；血是偉大的生命奧秘。』印度哲人羅摩撒里亦言：『血蘊含一切存在之秘，凡生物皆不可離之；食血即褻瀆造物主的宏功。』」

「帕拉塞爾蘇斯曾謂：人可藉血之煙霧，召來任何欲見之靈體；憑血的流溢之助，靈體得以建立己身外觀、或一具可見的形體——此即巫術。巴力的聖師們以此造出客觀存有、觸之可及的幽靈；為取得必需材料，他們在自身軀體上割開深長切口。如今，波斯的某個教派亦有此風，狂舞過

後，便以利刃自戕，任鮮血浸透衣衫、染紅地板。舞至終場前，每個舞者身邊都彷彿有一道幽靈的影，與他一同旋轉。

「塞薩勒的女巫有時會以黑羔羊或嬰孩的血召喚幽影。

「西伯利亞的雅庫特人則說，血祭能助眾神更妥貼地完成職司。」

「你方才提到的話語，在巫術中真有如此分量嗎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它不但是巫術的核心，更是神秘知識所有分支中最關鍵的，我的孩子。即便在白魔法中，這話語也代代相傳。摩西在尼波的孤寂裡，將手按於新門徒約書亞身上，隨即永辭人世。亞倫於何珥山啟蒙以利亞澤後，便闔目而逝。佛祖臨終應允弟子，他將活於值得之人心中；他擁抱最鍾愛的弟子，耳畔低語，而後溘然長逝。當約翰的頭枕在耶穌懷裡，他獲囑咐靜待主臨。這話語從一位先知傳至下一位，如電光閃現；在使年邁的啟蒙者離開人間視野同時，也將新的啟蒙者引入世間。」

「看哪！」

話音方落，一連串火焰自黑夜中躍起，圍成一圈；圓心是森林中央的空地。火堆旁坐著大群黑人，個個圓睜雙目，瞪視這駭人景象。

一名黑白混血女子正裸身狂旋，腳邊散落著她一一褪去的衣衫。幾名黑人——顯然是儀式的祭司——喃喃誦咒，每人都直挺挺地豎起一根手指。多名土著的鼓手敲出詭異跳動的節奏。舞者越轉越快，口吐白沫，十指瘋也似地抓撓肌膚，劃出深深的血痕，鮮血汨汨湧出。

此刻，祭司宰了一白一黑兩隻雞，斬下頭顱，從猶自抽搐的身軀裡擠出熱血。無數翠綠小蛇在舞者周身蠕行，一條巨蟒則朝她蜿蜒而去；鼓聲催動下，蛇身開始緩緩地、有節奏地纏上女子的四肢，愈攀愈高；縱使她身軀仍不住扭動。她厲聲尖叫，在癲癇發作中倒地，巨蟒卻緩緩勒緊。隨

著一陣野性的呼喝，眾人倏然起立，拍打胸膛；每個男人都抓住一個女人，咆哮著奔入森林，其餘景象也漸次淡去。

「這是伏都教的儀式，盛行於古巴與海地的黑巫師之間，」信使說道，「這是對神秘知識的誤用，便是巫術；若能正確運用這知識，方是真正的魔法，或稱智慧。

「人類各族在靈性稟賦上的差異，一如膚色或其他特徵。有人天生具靈視，有人生為靈媒，亦有人耽溺巫術，就像你方才所見；他們將這知識代代相傳，引發一連串或多或可怕的心靈感應現象。真正的魔法師能用雲霧包圍隱身，或幻化為所欲之形貌，甚或投射星光體，令其遠離肉身所在之處而顯現。巫師則嫻熟操縱呼吸，藉以施咒行法，甚或殺人於近處遠方。一六一一年，普羅旺斯議會焚死了一位名叫高弗里迪的牧師，只因他在告解室裡引誘一名懺悔者，對她呼氣，使她神智昏亂，陷入罪惡的情愛。另有一樁著名案件，關於吉拉爾神父——這位耶穌會士於一七三一年在法國受審，因他向一名女教區居民吹氣、誘惑她，使她當即對他燃起熾烈情感；她還對宗教聖像與聖痕產生狂喜幻視，並罹患歇斯底里的痙攣。這狀態持續數月，直至她終於清醒。巫師實為公敵之最，一旦罪證確鑿，便應消滅……或由專家施治。

「巫術與咒語之類，被無知者視為童話；然而，從《查士丁尼法典》到英美兩國的反巫術法律（雖已陳舊，卻仍未廢除）皆可窺見：此類行徑哪怕僅遭懷疑，亦會被視為罪行而懲處。我們至今仍可讀到，君士坦丁皇帝如何判處哲學家索巴特魯斯死刑：只因他解開了風的束縛，致使運糧船未能及時抵達，延緩了饑荒的終結。儘管如此，這也未曾阻礙基督教作家持續教人在風暴險境中祈禱，並深信這祈禱的效力。

「當亞特蘭提斯的巨人與巫師盡遭毀滅，偉大的雅利安神秘主義者便將天文、物理與神聖真理，隱藏於各式寓言之中；自那時起，唯有極少數的開悟者，才知曉巫術現象背後真正隱藏之物。而復活節島上的遺跡，正

是銘記這些巨人的驚人神秘紀念碑，亦是第四根種族人類樣貌與性格的真實寫照。連同中亞發現的巨大聖人雕像，今日展現的是一幅諸神後裔的圖像，藉由聖人（即「天界初生者」）而形塑；復活節島人則是另一群強力的巫師，是神之子，紀念了善惡之間永恆鬥爭。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這些亞特蘭蒂斯巫師的名字，如今還有人知曉嗎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《光輝之書》裡，有幾則寓言提到這樣的存在。」涅特魯 - 赫姆回答，「其中能找到伊欽人的典故——他們被鎖在沙漠的一座山上；這意味著這些靈體困於輪迴的塵世。在《以諾書》中，則提到反叛天使的首領阿扎澤爾：他落在阿蒙山頂的阿狄斯，向那些拒絕投生為人的天使效忠。據說阿扎澤爾教人打造劍、刀、盾與魔鏡；阿瑪薩拉克傳授巫術與草藥之秘；阿默斯教人調製魔法藥水；巴爾卡亞爾授以占星之術；阿基貝爾解讀徵兆與預示；塔米爾指點天文；還有阿薩拉德。這七人，便是人類第四根種族的啟蒙導師。《以西結書》更清楚地揭示了亞特蘭蒂斯巫師的歷史與終局。請查閱經文。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巫師們可曾使用什麼魔法符號？」馬烏問。

「人類巫術的神秘標誌，是那顛倒的五角星——亦稱黑暗時代的符號，兩角朝上翻轉；黑魔法的儀式中，便以此形施行。

在古代，猶太人完全熟悉巫術和各種邪惡力量，但於真正神聖的神秘主義通常所知甚少。那些偉大的先知，如但以理和以西結，確實知曉真相；然而尋常的猶太先知，目光只落在與自身種族、部落和私利直接相繫的事上。同樣，耶穌會將古代開悟者所傳秘語的隱微知識，以及其中七把鑰匙，化為一套巫術體系。這等知識原由古時最高位的聖師守護。確切地說，他們只握有這語言的殘章斷片；即便如此，殘餘之中仍蘊藏著一股殊異而危險的力量，能為巫師所用，貽害世人。一切神學皆從這般秘傳或神

秘的語言中生長而出。七把鑰匙，各自開啟自然的七重奧秘之一。埃及的大祭司曾全然通曉其秘，然自孟斐斯傾覆以降，埃及便一把接一把地遺失這些鑰匙；到了貝羅梭斯時代的迦勒底，僅存三把尚為人知。如今，唯在印度、中國與西藏，偶能覓得仍掌握全部七個子系統的持鑰者，知曉此語言完整體系。這在相當程度上，是一套精確的科學體系，涵蓋幾何、數理與天文；世人視其源於神聖啟示。大金字塔的測度以此為本；而於秘儀與啟蒙進程中，金字塔亦作為永恆的銘刻與不可摧的象徵。

「此體系所涵的星座與占星知識，是神祕學家施行所謂「魔法」壯舉的最佳利器；譬若，於第二月十九日、十一月十七日、第三月七日，得窺見一個人未來，且萬般將臨之事，皆依序鋪陳。」

「亞特蘭蒂斯的巫師或巨人，終竟如何覆滅？」馬烏問。

「亞特蘭蒂斯巫師毀滅的描述，與《舊約》所載《出埃及記》故事極為相類。古書有記：容光煥發的偉大王目睹黑面者之罪愆而心生悲傷；此即意味，此時白光勢力已再難寬宥巫師諸惡。偉大王遣其飛行器，遍告虔誠的諸國與部族首領，囑其速備，儘早離開亞特蘭蒂斯；蓋風暴之主正迫近，而地精與火精靈已在籌備其宏偉魔法。「令眾巫師陷入磁性睡眠，使其不察迫近之危，免遭最後痛楚。然其命運必至，容光之諸王歸來。」

「洪水動時，列國之民已穿越旱地；其王率之向東亦向北。流星如雨，墜於黑暗勢力疆土，然他們猶沉眠。幽冥諸主待其命令，以便縛住運作中之元素力量；然其主，黑巫師們，仍繼續沉睡，未發一令。海水遂漲，自一端至另一端，覆沒亞特蘭蒂斯全境。待巫師終醒，召喚元素諸主，為時已晚，因它們早已遁去。有的巫師醒來較早，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追趕逃亡之眾，未及趕上便已身死；其足下土地崩陷，大地吞沒了那些褻瀆她的人。」古書如是言，亞特蘭蒂斯巫師遂如此自地上抹除。古書亦述及暗之子與光之子間可怖戰爭；其事發於亞特蘭蒂斯與雷姆利亞。此等巫師善於變身；在波塞冬的愛情故事中，祂化成海豚以贏得安菲特瑞特；化

駿馬以誘克瑞斯；化公羊以欺西奧芬尼。於波塞冬身上，可以窺見亞特蘭蒂斯神祇與種族之稟賦，亦見巫師之邪惡。」

「然則，親愛的信使，巫術究竟是何物？巫師又如何造就此等現象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巫術與黑魔法，皆由巫師之意志駕馭。」涅特魯-赫姆道。

「他們自內投射出一種磁流，並學會以全然清醒、科學之法，塑其形、導其向。其理略似無線電臺投射特定波長。唯接收儀器須全然建立且調頻，方能收此波長，使之可見可聞。巫師則不然，他們能以力制伏對象意志，令其服從己之命令與暗示。此與催眠術有相通處；實為更強力之催眠。印度尼爾吉裡斯之穆拉-庫龍巴部族巫醫，或錫金、不丹之紅帽派部族巫醫，乃至其他部族之巫醫，欲將受害的對象除掉時，便使用其受過訓練之意志以達目的。其意志絕對確然，不取決於施術對象神經易感與否；巫醫一旦擇定受害者，與之感通，巫醫的『流質』必尋得路徑，直抵目標。

若對象註定要死，他便會死；若註定要行某種事，他便會行；若註定要見某種異象、景象或人，他也必會見到。巫師的意志無可抵擋，除非有更強的力量前來拯救受害者。這並非歐洲「實驗者」那種隨意的方式——他們對手中操弄的力量一無所知。

「這些巫術的知識與方法，流傳已久；它們與世界同樣古老。在當前的循環週期，即梵天之晝，亞特蘭蒂斯與雷姆利亞時代的人曾使用它；更早的週期裡，類似的情境下也出現過。我們可以說，凡以強大的意志，將惡意施加於較弱意志者，皆在施行巫術。魔法確實是一種雙重力量：只需一念之惡，便輕易淪為巫術。魔法與神秘科學的符號皆具雙重性，使用時危機四伏，尤其當學徒或實驗者缺乏專家引導。許多神秘學學子心智未明，無從分辨左道與正道；而這些符號或教義的關鍵，僅能由開悟者口傳親授。市面上充斥標榜高等魔法的著作，聲稱人人可自學實驗，這對未啟

蒙者實為大險。它們極易墮為巫術與黑魔法，為學徒與其家庭招來無邊災禍；多少未受指導之人，最終瘋癲入院，或下場更慘。切莫輕率懷疑此點！

「這尤其適用於大卡巴拉中的神秘字元、字母與數字：正是濫用符號所蘊藏的智慧，才將人類拋入今日奴役的枷鎖。

「偉大的啟蒙者柏拉圖在《費德魯斯篇》中告訴我們：『人類的靈沉溺感官，因而折翼墜落、投生凡塵；此前，他本居於諸神之間，活在如空氣般純粹而真實的靈性世界。』

「自黃金時代以降，巫師便盜用文書中的秘密以遂私慾，無論是盧恩符文、基士丘普的著作、以弗所與米利西亞的書信、托特之書，還是迦勒底人塔格斯及其門徒伊特魯里亞人塔克翁的可怕論文。他們扭曲對應法則的科學，褻瀆五角星、四字神名、元素金字塔與各種十字的奧秘；他們折下生命之樹的枝幹，燃作篝火，其火焰幾要吞噬『光、生命與愛』這三字所象徵的一切。

「神聖奇蹟與巫術效應，本出同源；強烈的意志與欲望，皆會催生有意或無意的魔法。二者唯一之別，只在於所求效果是善是惡，以及由誰所為。

「除了意志，巫師尚有他法相助：咒語、磁性傳導、春藥等等。我們在題為《駁諸般異端》的希臘文獻中讀到這些，其作者當屬希臘教會的聖西波呂特。

「埃及拉美西斯三世時，有個名叫亥的牧羊人，渴求力量。一日他得了一卷書，記載其君主拉美西斯—梅里—阿門的手冊。憑此，他竟真獲取魔法之力，能預見未來，更做出種種心中所想的恐怖惡行。最後事跡敗露，法官奉法老之命，依神聖語言的文字將他處死——換言之，用來處死他的手段，與他行惡所用之法相似。

「底比斯的月神孔蘇掌有統御亡靈之權；其神廟中一方碑文銘刻完整的魔法故事，後來送至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。

「在埃及，死者星光體之殼、亡靈惡魔、行星神靈、與諸神之間的區別，人所共知；而那些投身黑暗、濫用此知的邪惡巫師，一旦被察，無一免於死刑。

「斐洛曾言：『眾所周知，秘儀旨在揭露大自然隱秘的運作。』

「若人類的證詞尚有價值，便會發現那些與神感通的祭司，所顯的奇蹟如此真實，證據如此確鑿，連大衛·布魯斯特爵士——雖不願承認祭司在神蹟上勝過基督徒——也不得不認可他們在物理學與一切自然哲學上的至高造詣。

「希羅多德、泰勒斯、巴門尼德斯、恩培多克羅斯、俄耳甫斯、畢達哥拉斯，他們在各自的時代中尋求埃及大聖師的智慧，只為求解宇宙之謎。普塞盧斯說：『魔法乃祭司科學的終極篇章。它探究塵土萬物的本質、力量與屬性，涵蓋元素構成、走獸、草木果實、礦石藥材；一言蔽之，探求一切存在之根基與力量。』

「往往，力量過盛、知識濫用、野心膨脹，便導致自私且不擇手段的啟蒙者動用黑魔法或巫術，而這股黑魔法最後令秘儀遭到廢棄；此事可於蒙森《羅馬史》中讀到。早在西元前560年，羅馬人便察覺一個神秘結社，實為最令人憎惡的黑魔法學派。它宣揚自伊特魯里亞傳來的神秘主義，這道德瘟疫迅即蔓延全義大利。共有七千餘名啟蒙者被告發，多數判處極刑。再者，提圖斯·利維烏斯亦揭露，一年之間便有三千名啟蒙者因涉投毒而定罪。」

信使語畢，馬烏與馬烏媿仍陷於方才見聞的沉思，三人一時俱靜。

平原上彷彿浮現一隊幽影；一道異光開始閃爍，鬼魅般照亮這片場景。朦朧形影漸轉清晰，終化作活生生的演員，演出一連串奇詭技藝，非

凡地演繹了涅特魯-赫姆所述魔法與巫術的原理。

大術士西蒙·馬格斯的怪誕身形顯現——他自虛空造出一人，隨心令其現形或隱沒；以指戳石，石如軟泥；轉瞬又將石塊化為麵餅。頃刻間，他變作公羊，或如飛鳥翱翔天際；手一揮，便湧出一堆黃金。他似雙面神雅努斯生有兩張面孔；一聲令下，大理石像竟活轉行走。

另有波西米亞巫師齊托，將成束稻草變成肥豬；更甚者，當人從窗探首窺看鄰舍，他能使其額生鹿角，再無法縮回頭顱！又有一面目可憎的老女巫，坐於池畔喃喃低語，以其主之名屈指叩擊水面；天際烏雲甫聚，她立時將雲驅往仇敵麥田，不消片刻便降下冰雹毀盡收成。

馬烏一行坐在倒木上，望見畢達哥拉斯威嚴身影，正與他馴養的雄鷹交談。他們看見許多披著死屍的魔鬼；因魔鬼身為死亡之源，不得擁有自身軀體，只能從墳塋盜取遺骸。這類元素精靈有的呈女子形貌，亦有額生雙角的小惡魔；更有男女夢魔與人類交合所生之子，實為異常罪孽之果。

一大群女巫，老幼皆有，騎著棍棒、掃帚、蘆稈、裂木、手杖、鏟子、公牛、山羊或犬隻。

這些深諳黑魔法之人，皆知如何親赴安息日集會；他們將雙重軀體留於家中，看似沉眠。眾人燃起一堆污穢可怖的篝火，魔鬼總統端坐寶座，化為一頭巨大猙獰的山羊。他們上前膜拜，或屈膝哀求，或背身以對，或高舉雙腿、頭後仰、下巴直指天空。獻上黑色蠟燭，或嬰兒臍帶；口中發出駭人聲響；許多人如瘋般亂竄——他們確已癡狂。多數為女子，亦有男子。長桌擺滿惡魔侍從端上的菜餚；然當賓客開始用餐，卻覺食物苦澀難嚥；魔鬼見狀震怒，幾欲將他們撕碎。黑酒自污穢角杯傾瀉，此處卻無餅與鹽。場面漸趨混亂。接著輪舞開始，始終向左迴旋；這舞蹈不帶歡愉，反令人極度勞頓疲憊，生出無盡苦楚。人人攜著相熟的靈體，口吐褻瀆之

言：別西卜被頌為萬物創造者、賜予者與守護者；眾人向他說話時，皆面朝地面、轉身倒退，如蟹行般趨近。

樹上坐著一名牧人，吹奏風笛為女巫舞步伴奏。舞蹈愈狂，女巫們如公雞啼鳴、母雞咯咯、貓兒喵叫、犬隻吠嚎、綿羊咩咩。其餘人或低吼、或嘶鳴、或咕噥，交織成地獄般的喧囂；魔鬼與麾下惡魔歡喜騰躍，以尖叉刺戳女巫，令她們嚎叫更甚。漸漸地，群魔數量倍增，現身上層空域的火魔、中層空域的風魔、地面的土精、水精靈、地下幽魂，還有厭棄光明而背離光的闇魔，化為犬、貓、牛、角鴞等形貌。他們呼號、呻吟，或以尖銳哨聲嘶喊，恰似埃及祭司的惡元素精靈，依附於墳墓、雕像或邪祟器物上，發出陣陣厲響。

平原上篝火燃燒，周圍環坐男女巫師，全神貫注焚燒人屍，以搜集脂肪，熬製魔法藥膏，或將骨骸燒為粉末，撒在敵人田園令其荒蕪歉收。

另一些人正調製毒乳液、藥水、粉末、油膏，用以謀害或蠱惑他人，謀取不義之利。

普魯托化為凶悍的黑人，那邪惡王子再度現身；眾魔、惡鬼與女巫皆俯首稱臣，匍匐跪拜，齧齒自噬以示虔敬。

可怖的普魯托不斷膨脹，愈發巨大，終至蔽天。它如烏雲懸浮高空，雲層間迸發雷鳴；一道猙獰閃電劈開天幕，伴隨駭人咆哮，萬般罪孽似厚重塵雲，捲向大地每個角落……

幽冥微光裡唯餘沉鬱死寂。馬烏與馬烏媞凝望著依舊端坐樹幹的白信使；在此處，他們目睹詭譎景觀，聆聽了第四異象的誨諭。

# 異象五：通靈主義

## 紅瑪瑙

星光界幽暗中，  
群集欺幻性存在，  
其虛假不定的魅影，如今已被揭穿；  
無非是卑劣的詐術與巫術。  
於辛梅里亞的地界，  
地平線上隱約浮現黑暗的背叛，  
潛伏著徹頭徹尾的瘋狂與絕望。

\*\*\*

但願邏各斯之火自宇宙以太降下，  
以一場大屠殺殲滅那夥邪惡的罪孽！

\*\*\*

或者，以慈悲之手將它舉至神前；  
若神不允，便撕毀這龐大團伙—  
他們以卑鄙手段對待良善與無辜，  
撕毀他們對塵世罪人施予的奸詐援手。  
他們假借靈感之名，辜負了尋求者單純的信仰：  
他們追尋光明，卻只落入陰沉的黑夜，  
以及無法穿透的謊言之網。

## 異象五：通靈主義

「那是什麼奇異的光，親愛的信使？」馬烏媞問道。

「這是星光界的光，孩子。你所見的景象屬星光界性質，隨後的場景也有一部分發生在星光界層面。你將明白何謂通靈主義，以及所謂的『通靈現象』在降神會上發生時，元素精靈動用的是何等力量與伎倆。

「我已告訴你們，白魔法與黑魔法遵循同樣的法則。巫術是黑魔法的一種，而通靈則是巫術的一種。這不意味所有通靈者都是黑魔法師，絕非如此。通靈者中不乏真誠可敬之人；一旦他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*即*是一種巫術，必感震驚。若他們明白某些降神會過程的真相，恐怕更加驚懼；因為在那些場合，他們大量的力量都被元素精靈挪去實現自身意圖。倘若通靈者能親眼見到參與降神會的怪物，通靈主義早該絕跡；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會逃離這可憎的魔法儀式——它正合元素精靈的心意。值得慶幸的是，儘管有些人為了『發展』通靈能力而每週圍圈聚會，這類聚會多半無害。因為這些人心理孱弱、心智未開、身體振動遲滯，元素精靈能汲取的真正力量微乎其微。在此類聚會上，最糟的情況（*如果發生的話*），不過是低等元素精靈輕扯腿腳，或上演無傷大雅的鬧劇；他們偏愛對圍圈成員耍弄愚蠢的惡作劇。」

「這對可憐的通靈者似乎是相當難堪的判決。」馬烏媞說：「他們若聽到這番話，想會必火大，覺得受辱。」

「未必如此，親愛的孩子。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：「永遠別忘記，沒有人被神之諸子強迫接受真理；或許此人尚未準備好，或根本不願接受。所有人皆有自由意志，能接納或拒絕任何教導。若以任何方式強加力量來教導，教導便淪為教條；寧可一無所信，也好過信奉教條。教條使大腦與心智僵化，阻斷了神所賜予的思考自由與信仰自由——兩者並不相同，端看你是否願意運用。教條將人從真正的聖父之子，變作無思想的奴隸與機

器。再者，誠實的見解或真正的教導，從不觸怒智者。唯有那些無腦、教條、或甘願盲目的人，才會憤然如獸；他們通常有金錢上的理由阻止真相流傳。狂熱者亦同；但這些人都須經歷痛苦的教訓，直到鱗片自眼前剝落，他們理當被更睿智的人以愛與同情寬容——後者在過去，或許也曾歷經同樣的階段。」

「要是他們反過來撕咬你呢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這時我們必須記住偉大的主耶穌，亦即克里斯托斯的永恆榜樣；他替折磨他的人祈禱，寬恕了他們施加於他的魯莽殘害與迫害。」

「那麼，通靈者為何對自己的作為產生誤解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此處的通靈現象，全屬星光界範疇。人們常將顯現的靈體誤認為人類逝世後的靈魂，實則不然——它們或為星光界的元素居民，或為人類於塵世投射的意念體、並由元素精靈操縱。這些形體亦汲取靈媒與在場者的生命力，即人流溢的『外質』。而被元素精靈驅使的形體，往往被錯認為死者的星光體，甚至視作靈魂重返塵世的明證，用以宣稱肉身滅後靈魂依然存在。真相是：元素精靈不過藉用各類形體、亡靈、意念體，來欺瞞眾人，使人相信故人猶在，且熟知親友舊事。然而這些鬼魅，與逝者毫無關聯。在降神會不是騙局的情況下，顯現的形體多由元素精靈構築，並藉靈媒之口發聲。其間，元素精靈的實體暫居形體之中，宛若真人魂魄寄寓臨時肉身。方才所述之意念體，顯現時或虛或實；若意念力強盛，甚可凝為在場者眼中堅實的形貌。倘降神會未現形體，僅聞靈媒嗓音，則難辨其言究竟是無稽之談、是靈媒自身思想、在場眾人之思，抑或元素精靈意念。唯有真具靈視者能知。

「所謂附身、物體飄浮、桌椅喇叭移動，皆是元素精靈操弄在場者生命力的結果。有時，眾人意念匯聚，亦可能共塑某種形體或現象，猶如女巫集結念力，召出惡魔之形。

「靈學研究史上，如克魯克斯、華萊士、弗拉馬利昂、柯南·道爾等名家，皆曾傾力探討此道。他們所得結論一致：靈體物質化雖不足以證實其所代表者的身分，然此類現象絕非凡人所能為。此說自然無誤。當降神會聚集真誠明智之士，且有靈媒真能與元素精靈感通，其所生現象，實為星光界元素力量所操控。這點正確。然而，若謂這些『靈體』即來自『更高層面』的逝者，則謬矣。逝者之靈魂無法滲透稠密物質氛圍，更無從於降神會中顯現。此事絕無可能；因逝者已無形體實質。縱然他們仍完整記得與高等心智相繫的諸世因緣，亦保有對周遭與自我的全般意識，卻在任何情形下，皆不能在塵世物質層面顯現——除非被束縛於具備心智、生命精質與大腦的身體之中。無此物質屬性，即無物質外觀。凡能思者，皆應明白這點。故而降神會所現物質化形體，非由已故者的靈魂所生，實乃元素力量於某層星光界運作所致；星光界密度異於塵世，或稀或稠。元素精靈喜好假扮，每見在場者信其假形體為真靈魂時，便欣悅不已。它們亦從在場者潛意識記憶中擷取細節，用以構築靈體形貌。典型一例，即布拉瓦茨基夫人造訪艾迪夫婦十四日期間，所親睹的一系列靈異現象。

「她在那裡見了一百一十九個物質化靈體，形貌細節無不準確。一八七四年十月十四日，她在致《紐約每日畫報》信中描述其中數例：應她之請跳起列金卡舞的高加索少年，那是切爾克斯舞蹈；身著商人民族服裝的波斯老者；庫爾德斯坦的驍勇戰士；一位曾是她老僕的俄國婦人；一名她認得、來自中非的強健黑人巫師；最後一位則是她的叔父。

這些皆是她過往識得之人。元素精靈正是從她記憶中取得塑形所需的一切細節，而她當時渾然不覺。唯數年後她改變了見解，此事容後再述。

「在一八七五年十月十四日《靈性科學家》（波士頓）刊登的一篇文章裡，她以幽默的口吻提及『印度幽靈的龐大軍團』，以及為明亮的『夏日國度』所寫的『雜項指南』。文中也論及亡靈狄阿卡、惡魔與妖精，以及其他同樣虛妄無知的靈界居民——它們身披浮誇衣飾，頂著顯赫名號，

將種種可悲甚至不堪的荒謬言談，拋向茫然失措的目擊者或旁觀者。這使得許多曾虔信靈性哲學的人，如今悄無聲息地退卻了。她又談到那些不可見、神秘而充滿存在的靈界，雖早經無數智者證實，對常人而言，其本質仍籠罩於謎霧之中。通靈在開悟者手中可化為魔法，因其已領會調和宇宙法則之術，從不違逆任何一項而觸犯自然。反之，若由經驗淺薄的靈媒操持，則淪為無意識的巫術；他們任由自己無助地成為各類靈體的工具，對這些靈體一無所知，所知悉的僅是靈體容許他們知道的。靈媒在懵懂中敞開兩界之間的通道，潛伏於星光流質中的自然盲目力量、以及善惡諸靈，便由此湧現。開悟者能駕馭靈體，而非受其操控。古代受啟示的女先知與女巫亦是靈媒，但她們完全受其大祭司引導，並在神廟中受秘傳通神與秘儀啟蒙。那些大祭司皆為高等魔法師，通曉神通一切奧秘，包括魔法亦即召靈之術。因此，古代神諭具備真實而神聖的性質，迥異於當今多數靈媒在此「開明」時代所宣揚的蕪雜之談——後者往往源於受元素精靈操弄的嬉鬧與妄行。

「古時若有靈媒擅在神廟之外行類似之事，便會被視為受惑或附體，依《聖經》所言「他們身上有七個魔鬼」而遭處決。我們應憐憫那些未得開悟者正導的靈媒，因元素力量很可能控制他們而行欺瞞。他們無助地淪為工具，受這些未進化、不可見卻滿懷惡意的存有支配。布拉瓦茨基曾說：「戲弄生死奧秘，遠比多數通靈者所想的更危險。」此言確然。

「羅馬教會如此反對通靈之術，並非沒有緣由；他們深知其中危險，並在《天主教世界》卷九第二百九十頁寫道：『教會已明言通靈、召靈、問靈或與之交流——亦即通靈術——皆屬不法，且嚴禁其信眾涉足所有此類行徑。』

「然而，否認靈性現象亦是徒然。若將蘇格拉底的「指引靈」、西塞羅的「神聖某者」或凱撒亡靈之崇高實體，悉數歸因於癩癩；或把猶太預

言神諭的「天界聲音」解讀為遺傳性歇斯底里——那不過是唯物論的簡化託辭，只是無據的斷言與虛假的藉口。

「若不加以分辨地將『亡靈』與『元素精靈』混為一談，便會造成更深的術語淆亂。『亡靈』是仍繫於塵世的人類靈體，『元素精靈』則屬自然靈體。據卡巴拉學者所言，那些永斷一切永生可能的人類靈體，即稱亡靈。

「心智與靈魂於轉世前，會暫居某特定界域，若塵世之人知曉如何連繫該處，則與離世者彼此心智之間、乃至靈魂之間的溝通確有可能。但此非常人可為；必須歷經多世轉生，並在明師指導下嚴格修煉，方得企及。這絕非在充斥元素精靈的降神會中，憑藉「靈感充沛」的靈媒或「靈體嚮導」所能成就。然而純潔凡人與純潔靈魂之交流確有可能，正如惡人與邪靈之往來亦有可能。但若對純潔靈魂的溝通之術一無所知，便應歸於「惡」類；因無知者若妄觸神聖法則，便會招致邪行，吸引邪惡或懵懂的元素精靈近身。此人便成巫師；若為女子，則為女巫！

「欲達成純潔凡人與神聖靈魂之間的聖潔交流，我們需要宇宙性媒介，而非被動、無知、易受矇蔽的靈媒——他們無從分辨善靈惡靈、亡靈或元素精靈。

「我所言之神靈，乃指神之諸子，唯至高的開悟者能與這些神聖存有接觸。

「因而，通靈者往往將『神靈』一詞用於那引發多數靈異現象的不潔或不完滿之存有，實是貶損了此字。

「《摩訶婆羅多》補編《哈里瓦姆薩篇》第十六章，載有召喚靈體及其他靈性現象之記述。若對照華萊士在《自然選擇理論的貢獻》與《論奇蹟與現代通靈主義》二書所言，便可與摩奴、迦毘羅等古印度哲學家教義參證，窺見東西思想如何呼應：

『經嚴密歸納事實，首先可確信存在諸多不同層次的超人智性體；其次，此類智性體雖通常無形無質，卻能作用於物質，影響人心。我確實依循嚴格邏輯與科學脈絡，探究此學說能否解釋若干現象——那些單憑「自然選擇論」未能闡明的「未解之謎」。於《對自然選擇理論的貢獻》第十章，我指出若干視為「未解之謎」的現象；我認為，其成因或即前述各類智性體之行動。此一觀點，我始終認為邏輯上成立，與全然接納自然選擇進化論之偉大學說並無牴觸。』

「在印度，從無需依賴幽暗『條件』的降神會或『和諧圈子』便能通靈。且其通靈現象絕非偶然自發，而是憑操作者意志決定，不論此人為神聖瑜伽士、聖者、魔法師或巫師（有些源自於獨立存在的鬼魂幻影例外）。此類現象，往往對應《聖經》所稱之奇蹟。」

「一八七八年一月十八日《倫敦通靈者》刊載皮布爾斯博士來函：『我不僅遇見僧伽羅人與華人通靈者，更結識數百印度教靈媒，皆能有意識行通靈之事。』他引用了加爾各答印度紳士皮里-昌德-米特拉之言：此人感謝神明令其『內在靈視日益澄明』，得以『與靈體對話』。然皮布爾斯博士稱他們為『通靈者』，實屬謬解——蓋無一印度教徒符合西方所謂通靈者。印度教徒不信通靈者所設想的，靈體具有延續意識；而是將千百萬乃至萬億年歲月，賦予那些已達天界與解脫境界的聖潔無瑕靈魂。印度教徒信守靈魂循環轉世，其間必有記憶與個體意識湮滅之階段。他們深信亡靈——此乃繫縛塵世之邪魔鬼魅，隨時可遭婆羅門驅魔師以強力詛咒消滅。人常受亡靈纏擾，縱使深愛之情侶，亦往往因女方遭此類亡靈侵襲而離散；亡靈從不襲擊男子。同封信中，皮布爾斯博士對印度靈媒之描述甚為精當：『我在錫蘭與印度所識最佳靈媒，實非靈媒；因其確與派斯及畢舍遮交談——此類靈體棲居空氣、水火、巖木、雲雨、露珠、礦井及洞穴之中。』

「布拉瓦茨基夫人曰：『此足證他們既非靈媒，亦非通靈者！』誠然！瑜伽士於冥想試煉之年歲中，恪盡弟子本分，承受酷烈苦難，乃至寒暑飢渴不侵，制伏肉身支配；更將物質心智提升至星光界更高振動，非居於體內，而存乎身外。吾再言：惟瑜伽士先全然統御自我，方能駕馭元素精靈與亡靈。若他們聽說西方通靈者竟邀此類存在赴降神會、任其操控靈媒，他們必感驚駭；蓋此等靈體就算只是在場旁觀，便已構成汙染。須知，睿智之瑜伽士明悉所面對之力，而通靈者對其凶險一無所知。

「超物質的實體能使靈媒身軀浮空，如 D.D.霍姆的例子；亦能使物體移動，不分輕重。它們操控靈媒或感應者，令其吐出異語、畫出圖象、奏響陌生樂器。這些事，千載、甚至萬古之前已知；然古代睿智聖師面對此類現象，從未歸咎於逝者之人靈體操弄之力。彼等祭司深知如何引發這些現象，且能駕馭行此現象的實體。他們亦明瞭，此等玄奧奇蹟兼具兩面：善與惡，故竭力阻止無知者涉入這危險力量。而今，是時候重立禁令了——它可免去諸多不幸。它能護人不再那般恣意受騙徒所傷：那些騙子藉著喪親之痛，佯稱能將已解脫的心智拉回塵世（即便可能，亦是殘酷之舉）。此禁令將庇護真實誠摯的靈媒，使他們免於隱伏的恐怖險境，因這些危險往往陰險難察；也將遏止歇斯底里的狂徒製造轟動，他們曾以愚昧謊言與病態幻想淹沒世間。

「我們需要更多傑出的探查者，如我先前提及的諸位知名之士。願這些人公開其調查所得，呈交當局，以制定更有效的律法，對付那些從陰暗行徑中牟取暴利的人類吸血鬼。有些老婦只為幾枚銅錢，便假意預告你的未來；然而零星懲治這類人並無意義。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法律，並由智者執掌，以應對一切神祕主義的惡棍；這些智者明瞭神秘學乃一門科學，而非視之為異教迷信——如今許多無知者正作如是觀。此事需時數載方能成就，卻實屬迫切。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請問『亡靈』與『元素精靈』二詞是近代才有，抑或古時便如此稱呼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『亡靈』一詞確然古遠，我兒。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。

「海因里希·昆哈特於其《永恆智慧劇場》中列舉四類亡靈，並解釋此為脫離肉身、背離神性、而墮為獸性的邪惡人之靈。

「艾利馮斯·李維談及召喚提亞納的阿波羅尼烏斯時，亦用了『亡靈』一詞。那些生於基督之前的偉大卡巴拉權威曾言：人若懷犯罪之心，其星光體（即囚禁他的牢籠）便會再度追逐塵世激情與慾望，一如往日血肉之軀所為。它會侵擾少年夢境，浸浴於血腥蒸氣，或沉溺於獸性聚集之所。它看守自己埋藏或隱匿的財寶，並試圖物質化以重造肉身器官，企望再度『存活』。最終它失卻一切記憶，星光體亦於某刻逝去，隨之永滅。這類存在不復重生。至於『元素精靈』一詞出現較晚，雖說這些自然神靈的本質，古之權威早已洞悉。在英王欽定本《聖經》中，你可讀到毀滅惡靈的記載；這證明了古代卡巴拉學者與前基督時代的聖賢確曾傳授此道。

「從未有誰在通靈降神會上能真正宣稱，自己已升至那般高遠天界，以致成為所謂的永恆之子；或謂自身靈魂已進化至極，得以體驗那些層面中臻至圓滿的極樂，並與無形無動、永恆存在的時間共存——那裡既無過去，亦無未來，唯有無限永恆的此刻。

「這等降神會中，豈曾出現一位導師，其教誨勝過我們*內在大師*的啟示？*內在大師*於神聖啟蒙或靈感迸發之際，在我們耳畔低語。不曾！有些問題唯有受神聖智慧啟迪者方能解答，而當一個誠實的『靈體』在此類降神會中被問及，它只會回答不知。

「有一類亡靈，李維描述為『非受詛或有罪的靈魂；它們如孩童般，好奇而無害。一旦被人留意，便依受關注的程度折磨人。』他認為，降神會上種種無謂無用的物質現象，正是這些存在所造。這些現象亦受邪惡的

塵世亡靈支配，只要後者亦被吸引至降神會中。它們能結合在場者與靈媒流溢的氣場，從而構建出物質化的『靈體』。有時，物質化發生之際，可聞到屍骸氣味。這便是死靈術了——腐屍的磷光射線將為靈媒所用，以此喚起吸血鬼。」

「人人都能學會成為靈媒嗎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靈媒多為天生，其心理構造獨特，能為元素精靈所驅策。然許多人都有此潛能，此力可藉降靈會啟發。當今幾位著名靈媒，便是如此造就。」

「人死後存續，乃各族共信。西班牙征服尼加拉瓜不久，博巴迪拉神父探訪當地印第安人，詢問人死後去向。他們答：人死時，口會逸出一物，形似人，稱胡裏奧——阿茲特克語意為『活著』。此存在猶如人，卻不死；軀骸則留原處。（此即星光體。）」

「A.J.戴維斯《死亡與來世》書中，封面雕版畫題為《靈體的形成》。畫中老婦臥於病榻臨終，口際飄出一團發光輪廓，正是她再生的形體。」

「印度教徒相信，死者靈體會於亡處屋簷盤桓十日；故置兩蕉葉杯於簷上，一盛牛奶，一盛清水，供其飲沐。十日間，靈體漸次成形。依A.J.戴維斯之說，靈體鑄就於斷氣剎那；而靈視者所見身形構成過程，幾乎與印度教徒所信無異——自頭、臉、頸、肩，乃至軀幹四肢，終至足部。所見形體明亮光潤，較肉身略小，卻無殘缺。新身既成，繫連人腦的細絲便斷，靈體遂得自由，隨其護引者前往更精微之境。阿茲特克人也道：『死者若德行清白，胡裏奧便隨諸神升往高處；若生活敗德，胡裏奧便與軀骸同滅，一切終結。』」

「芬蘭人與拉普蘭人亦言：肉身死腐之際，靈體將獲新身，唯薩滿能見。」

「赫伯特·斯賓塞於《社會學原理》首卷〈偶像崇拜與神物崇拜〉章中記述：野蠻的曼丹人將死者頭骨環列成圓圈。寡婦識其亡夫之顛，母親

辨其殤子之骨。她們幾乎每日探訪，攜精美食物，以最溫存言語對顛傾談，彷彿真得回應。

「舉此數例，應已足夠。

「回看那位俄羅斯女士的故事，便知亡靈與元素精靈如何感人，縱使經驗老到的通靈者也遭蒙蔽。此為《神智學家》編輯的親身經歷，載於第三卷第六期：

「該女士幼年即受靈擾，約六年光景為一『靈體』所控；每夜它必來，驅其臂自動書寫，彼時她尚是孩童。書寫內容詳述該靈體生平家世，並提及一自殺之子。事後查證，該『靈體』所冒充的女校長及其子，皆未身亡。然而女校長筆跡竟被完美摹仿，分毫不差；且所述事實大抵正確，唯獨女校長與其子之死係屬虛構。

「同類證據多不勝數，足可填滿書庫；然通靈者往往漠視，寧願受欺，多年來屢見不鮮。翻閱《布拉瓦茨基文集》，可見無數這般真實記載，並有這位卓越女性的精闢剖析。

「靈體攝影亦然。許多未經修飾的照片聲稱攝得所謂『靈體』。其中靈媒、在場者與攝影師，無疑皆極為誠實。但這些並非靈體本身之影，而是該靈體生前樣貌之相，非脫離肉身後之態。照片所映，不過是某位在場者或靈媒腦中深刻難滅的意象；此像滯留於一人或多人氣場之中，遂成如斯真實的通靈現象。思想即為實體，若意念夠強，相機感光版便能將其重現。可見這類照片多半朦朧呆板；姿態位置幾乎千篇一律，且總裹著傳統鬼魂的縹緲衣袍，或縈繞如舞台業餘戲劇所用的雲霧。通常照片所聲稱的相似之處極其模糊，幾乎誰都可套用。實則，主觀影像印記於空間以太，才催生其客觀複本；而這類複本，不斷從我們的思想、言語與行為中拋射而出。

「若將通靈者之理論與神秘智慧之事實兩相對照，便得若干耐人尋味的結論。

「通靈者因未受秘儀充分訓練，所得理論不過是未經琢磨的觀察，與錯誤推斷的結果。這群聰明的觀察者，在降神會上目睹種種奇象，便自行建構一套頗為一致的理論，用以解釋現象如何發生。他們相互印證，發現彼此結論相似，於是深信己見無誤，進而聲明其發現。然而，他們所見僅是表象，如同我們在舞台腳燈前觀看場景，卻未識得幕後的導演與製作；我們只見到對方願我們看見的。幕後種種我們無從得知，而戲劇本身，就是我們感官的幻覺。唯有受過啟蒙、深諳此類幻覺與幕後機關者，方能明白這些效果如何達成；此後，對於舞台技藝、那些令觀眾目眩的精妙手法與效應，將有截然不同的體會。故此，啟蒙者掌握事實，觀察者卻僅有理論。

「通靈的靈媒往往懷著明確的成見，預先認定自己應當看見或聽見什麼，或以任何偏好的方式接觸。多數時候，他只見所盼、只聞所想，鮮能超出。然而受過訓練的靈視者則不然，他們能與真實的存有感通，如實的看到或聽到靈性世界發生的一切，且不帶先入之見。因此，他可與亡靈、元素精靈、神祇或更高層次的人類心智與靈魂交流。若欲與神靈溝通，唯有藉提升自己的靈性，而非令神靈下降；正如我曾言，居於更高層面的神靈無法降臨我們這塵世物質稠密的氛圍。再者，靈媒與特定靈體接觸時，僅能得知該靈體所見所聞。當靈體居於星光界，它便活在自己所造的天堂或夢境世界，為其所愛所慕的一切環繞。一個歐洲人的靈體（心智）所處的夢境，與紅印第安人、波利尼西亞人或中國人的靈體所見全然不同。此外，即便靈媒能有意識地接觸靈體，該靈體未必察覺此接觸。靈媒確有可能在靈體毫無所覺之下，透過它獲取靈界的知識。靈媒的心智可與另一人格的心智同化，如逝者生前那般思、言、書寫；換言之，這是兩種心智的同步。若靈媒透過靈視力看見靈體的真實樣貌，這未必是它塵世原有的模

樣；因他所見可能只是存於星光界流質中的相似之物，尤其若事隔多年。況且，未經訓練的靈媒若無專家引導（如古代大祭司或當代開悟者），難免受自身念想影響，使聯繫沾染他色；因此在這般情形下，他們從未收得真實的影像或訊息。

「降神會中若有與會者痛失至親，他可能不自覺地促使靈媒與靈體感通；因其心中強烈渴望與逝者重連。但同樣地，靈體自身未必察覺此點。莫忘靈體與亡軀最終分離後（通常在身死後數日發生），靈體便頓時陷入無知無覺的沉眠。它會隨磁流飄蕩，如枯葉在風中翻飛。因此，它或許恰巧掠過某些靈視者或靈媒的視野；又或其存於星光界流質中的映像為靈視者看見。通常一位受過訓練的靈視者，能從所見靈體的位置或面向，判別它是否處於夢境、抑或主客觀上覺知周遭與自我。而依各靈體靈性與純淨的程度，它可能呈現鮮活甚至輝煌的外貌。其他情況下，靈媒若處於被動，則可能面臨受亡靈與元素精靈支配之險。

「未啟蒙者將觀察結果理論化、概括化，故而僅是經驗主義者；受過訓練的神秘主義者卻是科學家：他知曉自己所面對的是何種力量；無需猜測，也不必築起憑空而立、虛幻無根的理論。

數千年來，數百位真正的啟蒙者已探索那不可見的世界。他們的探索成果被記錄蒐集，經後繼驗證而消弭分歧。這些事實經歸納推導，得出統御它們的法則，並再獲實驗證實。因此我們必須承認，神秘主義在一切意義上皆是一門精確科學，而未經訓練的通靈者之結論，僅能是經驗之談。若有人試圖質疑數學家的研究與科學，實屬荒謬徒勞；質疑受過訓練的靈視者之研究與科學，亦然。然在神秘主義的業餘者手中，通靈主義永不可能成為科學。

通靈所見的客觀現象，其源頭有二：一是元素精靈或自然中半智性力量的活動；二是所謂「亡靈」——也稱「空殼」——的干預。這類存在僅殘存零星個人記憶，更多是物質與動物本能。它們滯留實體界的時間有

限，隨著意識逐漸消散，終將瓦解。一個人個性越純潔，其亡靈便愈微弱；反之，在世時越是粗鄙，亡靈便愈持久，也愈容易闖入降神會場。與這些存在交流，從無真正益處。即便不屬邪惡，也總是不完美、軟弱；其影響從未助人向上。更甚者，若試圖鼓勵這些殘跡繼續活動，或以在場者的生命精質餵養它們，激發其虛構自身存在，皆是錯誤之舉。無論如何，與這類亡靈接觸，對人類毫無好處，反而時常招致巨大傷害。

「靈媒身邊的『天使』指導靈，性質亦同。它們不過是空想與猜測的產物；中世紀的魅魔與妖怪，到了現代竟化身為靈體『妻子』與『丈夫』！自十九世紀通靈主義興起以來，成千上萬善良、純潔、誠實的男女，若不是因為開發了接收亡靈印象的惡質能力，本可過上更有用、更高尚的生活。然而他們逐漸受這些低等、充滿塵世本性的存在影響，日漸墮落。許多人提早死去，因為生命精質被靈體不斷吸收、嚴重流失；不僅自身毀滅，連親友也淪為這些存在的無辜犧牲品。有時它們隨著家庭中較虛弱的成員返家，原本幸福的屋宇從此籠罩可怕氛圍。

「一旦受亡靈支配，人的本性便徹底改變。一位慈愛的妻子與母親，可能在丈夫與孩子眼中化作惡魔，對他們的幸福漠不關心。我們見過曾經幸福和諧的家庭徹底摧毀，無可挽回。這股影響能將好男人變為惡魔，好女人變為魔鬼；他們變得懶惰骯髒，忽視家庭、親人，甚至自己。許多人被迫自殺，或關進精神病院。家人流下無數眼淚，惡靈的邪惡影響造成難以計數的痛苦。然而降神會仍在進行，靈媒繼續招攬新客；這些『靈界調查者』沿著危險的道路前行，往往導致他們失去一切珍視之物。」

「那麼那些自殺的人呢，親愛的信使？」馬烏問道：「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助他們嗎？」

「艾利馮斯·李維曾說：『你可以用祈禱幫助這些可憐的生命逃兵，但這種祈禱必須以行動實踐，而非空話；去查察他是否有未竟之事，並嘗試以他的名義替他完成。』

「布拉瓦茨基夫人回答此問題時說：『卡巴拉理論認為，一個人在塵世的生命有其定數——這麼多年、這麼多天、這麼多小時，命運分配的時間不會多一秒、少一秒。然而，若自我在意識清醒下，蓄意選擇於命定時刻之前脫離肉體，它便必須繼續存活，甚至作為非實體的痛苦靈魂存留。該自我——或稱知覺個體（高等心智）——將無法掙脫塵世引力；因而不得不如神話所繪，在地獄般情境中過著單調生活，忍受一切折磨。它成為「亡靈」；在解脫時刻來臨之前，這個靈魂（高等心智）什麼也沒學會，反而在心智折磨中，逐漸失去塵世所得的稀少記憶，最終被猛烈彈出塵世氛圍，漂流而去，成為盲目之流的犧牲品，被迫進入下一次並非由它選擇的投生——而那選擇權，本可透過善行或許贏得。』

「這並不意味李維相信所謂的通靈主義。他嘲笑通靈者與唯靈者的理論——後者認為離開肉體的靈魂，會以客觀存在或物質化的形體返回塵世。」

「俗話說得透徹：言語足以迷惑最睿智的頭腦，更似韃靼人的弓，回射追隨者的心智。此刻我們談論的這般重大課題，也是如此。任何一句話、一則聲明，都可能被扭曲曲解，甚至翻轉成與原意全然相悖的憑據。當你們將我揭示之事告訴世人——倘若你們真這樣做——便會發現，總有一群人不信，更會攻擊你，竭力證明我所說的全然是謊。你們必得準備面對嘲笑與誹謗，但孩子們，切勿因而退卻；你們所為，對全人類、對那些準備領受古老智慧啟示的心智，是一件偉業；其餘的人暫且無關緊要，他們會在遙遠的未來學到教訓。但丁創作《地獄》時，如每一位大詩人，也曾瞥見星光界流質；他將幾名尚在人世的仇敵置入詩中。然而，那個時代瀰漫的地獄迷信，玷染了他的靈視，使之徹底變形。他筆下那些仇敵身上，附著了我曾向你描述的亡靈；羅馬教會自古秘傳的奧義知識，或許也曾潛入這位詩人的意識。靈體在兩次塵世投生之間所居之地，與審判、救贖、詛咒、天堂或地獄皆無關聯；那不過是親和力與吸引力的宇宙法則在

運行，也就是契合。依循這道法則，我們因自身行為與心智傾向，而與星光界的某些區域相契，便置身其中。它將停駐該處，直至下一回重生；這道鴻溝將該界與塵世隔開，縱使它願意，也無法跨越。

「你或許聽聞某些靈媒聲稱，從你父親那兒得到振奮人心的訊息。他們還會告訴你，這位父親良善而靈性，絕不該被歸為『魔鬼』——東正教會如此稱呼降神會上顯現的實體。實情可能是：靈媒確然觸及了他父親的靈體，但並非那靈體降入塵世氛圍來接觸他，如他所想。也可能有一種人，智力高超卻極度物質，其星光體空殼已化為亡靈，並成功駕馭了靈媒脆弱的心智。藉此媒介，它傳遞出智慧之言，而非尋常囁語。某些詐偽的靈媒，甚至能進一步取得令人振奮且精妙的訊息。早在一八八一年，《神智學者》中便有文章指出：『有些惡名昭彰的恍惚靈媒，尤以女性為多，持續進行所謂通靈傳訊。這些人聰穎非常，著述甚豐，發表之論文堪稱可敬，有時幾近一流。這並非靈性影響所致。這些案例唯一顯著的異處在於，擁有如此稟賦之人，竟甘於賣淫；能如此動人地談論真理與純潔者，卻過著虛偽而不道德的生活……』

「至於純潔真誠的靈媒，在恍惚中，他們讓自己完全受制於第七原則的影響——即靈，源自絕對的、非被造的、永恆的狀態，而非某種存有——也就是希臘人所謂的『發光體』。靈媒所領受的一切教導，皆出自他自身的靈魂；而在精神極度昂揚狀態下，很少能獲得超越自身智力所及的指引。

「此言確鑿無誤，盼能為此問題帶來一線證明。

「自然還有其他的可能。如同那些罕見、崇高、格外純淨的靈媒，當其肉身的低等組成陷入恍惚，他們的自我、高等心智連同靈或靈魂，得以一同翱翔至星光界流質；在那裡，他們能讀取人類曾有過的最高思想。但這唯有在一位高等開悟者臨在之下，方可能實現，且一切都在他的引導中進行。

「務必記住：真正的自我、靈魂與高等心智——或稱神聖原則——在肉體死後無法穿透塵世氛圍；而人類星光體的殘餘空殼，卻能與靈媒交感，甚至支配靈媒。這點至關重要，否則表面矛盾叢生，徒然令人困惑。

「關於『靈體畫』，常由靈媒在黑暗中繪製。靈媒或清醒或恍惚，此前從未創作此類作品。波爾多主教曾於法國百科全書中，舉一青年教士為例：其人能在深夜闐靜中，於完全黑暗裡撰寫佈道文、譜寫樂章。尚有其他例證，說明人在恍惚時，心智與感應力如何提升。此現象未必是『靈體』運作，或源於個人的靈魂記憶——前世或為畫師、樂者、哲人。當心智全然鬆弛如入恍惚，靈魂或能重掌主導，驅使頭腦與軀體，完成前生熟稔之事；因一切思行記憶，皆存於靈魂之中。」

「可若夜深時叩響聲起，或亡夫以鬼魅之形現於妻兒眼前，常伴陰風陣陣——這又該如何解釋？」馬烏問。

「我兒，此等景象絕非出於慈父良夫、賢妻慈母。我曾言，真正的自我已逝，若其果真摯愛家人，豈忍以這般愚行驚嚇他們？」

「不！這等現象，或由半瘋的星光體軀殼引致；此殼仍殘存些許獸性力量，將如遊魂般滯留一時。你這問題問得好——因你公開這些教導時，必有尋常通靈者如此詰問。但你將發現，他們對你所舉之例視若無睹，反以更多所謂『事實』、『經歷』、『現象』轟炸於你，聲聲『證明』人死後猶可互通訊息！若你依我們的教導闡釋這些現象，他們即刻便換一套說辭應對；何其令人作嘔！」

「面對這一切，你可準備好向世人揭露你在這些層面所見所聞、以及我告知你之事？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」馬烏答道：「在我們眼中，真理重於一切世俗考量。對於那些視通靈為『新啟示』或『重要訊息』之人，若傷了他們情感，我們亦覺抱歉；若損其『光榮信仰』，更感遺憾。然我們親睹親聞之

真理，重於任何人間攻訐。故我們必須盡早行動，將你所傳訊息公諸於世。」

信使微微一笑，伸手祝福馬烏與馬烏媿，祈願他們獲賜各方力量，以踐其志。他繼而言道：「通靈者所認為那種具思想、具智性之力，往往僅是盲目的能量，而非任何存有或靈體有意識之產物；此力只會顯現在敏感者磁性氣場內。況且，這股力量尚可被在世者覺知的意志所取代；此類啟蒙者，世上隨處可尋。『靈體返還』之說太過簡陋，難以取信，更與神秘科學諸般事實相悖。通靈無非是在黑暗中絕望摸索真理——而這真理，早已存在無數世紀。通靈主義藉那來自『靈界』居民的一千零一種彼此矛盾的『教導』，將智力撕扯得支離破碎。以此方式所得，盡是大而化之的雜燴，以最混亂、最不明智的方式相互牴牾。

「然而，降神會上亦有可能出現真實靈體，尤常見於肉體死亡前後，特別是猝死情形。此時身體或已完全死去，甚至下葬，但大腦仍留有一些潛伏意志或欲望之火，與此生最強烈的感情有關；這將流溢磁流，吸引亡者的星光體空殼。縱然大腦在此際已停止運作、肉體死亡已成事實，卻不意味大腦在靈性層面的生命同樣終結；因我們會發現，低等心智的活動仍持續至最終一刻。故而，大腦最後的物質功能可發出一股死後能量，賦予那迷茫的星光體空殼，使其在肉體死後數日內，仍保持一種動態的、似有意識的行動。

「在生命期間，身體，或稱低等心智，依附並完全服從於心智透過物質大腦所發出的意志。心智在大腦中激起的思想能流，身體便依此自動運作。因此——當突發死亡發生時——這些思想能流會不由自主地向外逸散，化為低等心智的感受與印象，並可能傳達到降神會的場所之中；繼而透過敏感的靈媒尋得表達之機，形成某些訊息——通常是斷續破碎的，如同夢中囁語。又或，這些思緒可能傳至所愛之人處，使其聽見亡者聲音在星光界的回響，或看見栩栩如生的畫面。後者實為星光界波流氛圍的映

象。有一著名事例：曾有病者在精神病院房間度過九年，終獲治癒返家。不久後，其『鬼魂』便頻現於該病房，發出與昔日住客無異的狂嚎。

醫護人員聽聞此聲，斷定此人必已死去，魂魄方在舊居流連。鬧鬼傳聞漸漸散開，最終飄進那位老病人耳中。事實上，他與家人一直安穩住在國境另一端。他立即決定遏止謠言，返回精神病院一探究竟。家庭醫生陪同前往；抵達時，雖遭住院醫師強烈反對，兩人仍獲准在那間舊病房過夜。剛安頓妥當，『鬼魂』便現身了，哭號比以往更加淒厲。破曉時分，住院醫師推門而入，只見老病人又成了胡言亂語的瘋子，他的朋友則昏厥在地，徹夜未解的恐怖經歷已將他徹底摧垮。此案例清楚呈現某些環境中星光界回聲與映像的作用機制；同理亦可解釋各類『鬧鬼』場所的現象。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唯靈論與通靈主義有何區別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主要區別在於：唯靈論教義包含輪迴轉世，通靈主義則否。有時『唯靈論者』一詞，專指那些只追求物質現象、卻漠視通靈主義宗教哲學內涵之人。」

「降神會或其他場合出現的元素精靈，還有哪些稱呼？」馬烏問。

「孩子，其名繁多：或稱精靈、鎮尼、林妖、羊男、法翁、妖精、矮人、山怪、諾恩女神、家靈、地精、水妖、風靈、小仙子、苔蘚人、善鄰、野女、白女士，乃至氣水火諸界精靈等等。例如，《倫敦靈媒》雜誌一八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記載，一位女靈視者在雷雨將至時，看見『一道明亮靈體破雲而出，疾如閃電劃過天際；片刻後，又有一道暗影靈體斜穿雲層。』此類存在於《吠陀經》中稱作暴風神；你可參閱馬克斯·穆勒譯本《梨俱吠陀》。這般記錄成千上萬，它們真實不虛，並非病態幻想。唯具靈視力者能見此象，古今皆不乏此能之人。」

當靈媒或靈視者描述超乎常視之事，可歸因於意識延伸、星光體與高等心智投射，或透視之能——譬如有人困於無窗暗室，竟能細述街外情景。靈視者彷彿透過一道縫隙窺探星光界或塵世，其清晰程度端看靈性視力之銳利。這道縫隙通常半掩，唯有死亡時才全然敞開，容靈魂與心智在更高層面或星光界中，得見真實或想像中的奇景。

催眠狀態亦能激發靈視力。法國醫學科學院早於一八三一年發表長篇報告，列舉經證實的治療現象，分作三十四章。受催眠者視、嗅、味、觸、聽諸覺，皆較常時敏銳數倍；一旦心智掙脫肉體桎梏，其感知力是任何健壯清醒之身都無法企及的。這證明意識乃心智（與靈魂）之特質，可獨立於軀體運作。

菲蓋爾博士《奇蹟史》記載，十九世紀中期德國曾爆發『附身』疫潮：被附者無憑無依懸浮半空；有人頭倒立數小時；有人精確預言未來事，後皆應驗；更有老嫗身段忽柔如貓，徒手攀上九公尺垂直高牆。醫學界將這一切歸為『歇斯底里』——或許這些博學君子面對無從解釋的現象時，只得搬出這個萬用詞搪塞。然而，若觀察東方巫師壯舉，或能覓得線索：他們將雙手探入火爐，直到煤被還原成冷煤渣。巫師自稱召喚『小惡魔』相助；實則是呼召並驅役地精。若有傳教士目睹此景，往往斷言巫師已向魔鬼賣魂，乃撒旦令其逞此戲法。

「對這些可敬的同胞而言，這才是真真切切的迷信；因其中確有科學與基督教護持者皆無法參透之處。

「誠如聖保羅所言：『那些圓滿或得道之人所談的智慧，並非此世之智，亦非世間掌權者之智；而是一種蘊於奧秘中的神聖智慧，連這世界的執政官也無從知曉。』他所指的，正是艾琉西斯秘儀中的巴西琉斯：他是雅典執政官，亦身屬大聖師之列，故為核心秘儀的關鍵啟蒙者之一；那核心秘儀，僅極少數人能涉足。這些執政官，『不屬此世』，卻洞悉此智慧。他們已抵達靈視的神聖境地：凡塵種種盡皆消隱，俗世視力亦告麻

痺；靈魂與心智交融，自由而純粹，與神的靈合為一體。他覺知自身圓滿無缺，與神聖本質相融；因此，他知曉一切。這才是真正的靈視力；與之相較，通靈主義那些微末把戲與實驗，相形見絀，猶如盲人在暗窖中摸索光明。真正的靈視力，是普羅提諾與阿波羅尼烏斯等靈視者所稱的『與神合一』；古代瑜伽士謂之『自在主』；今人則稱『三摩地』。此境遠超通靈者的靈視，猶如星辰之於螢火。

「唯有成為一位啟蒙者，匯聚無數前賢所積澱的智慧，方能引導內在之眼，洞見一切物質與靈的本質——那內在之眼，即是『純淨靈魂之眼』。他方能知曉神聖真理與一切狀態、實在的奧秘，不為幻象的陷阱所困。他明白物質與感官的延展，以及動態、色彩、滋味與氣息的延展。透過通透的視覺，他能以靈視的方式，踏入許多思想家追索的所謂『第四維度』，終而看見一切事物延展的通透性，那超越了長、寬、厚三度空間。這意味著，他能憑藉高度圓滿的靈視力與讀心術，掙脫物質的束縛、擺脫幻象的桎梏。他能閱讀那滲透萬物的記錄，百萬年光陰於一瞬消融。他能明辨是非，無需在無知中摸索；對他而言，整個宇宙、一切內外世界，皆是一本敞開的書，充滿奇蹟。他擁有那不可言喻的神秘名字之力，是力量的冠冕。他征服了黑暗王國，沐浴於永恆之光中，並如耶穌一般，『看見撒旦如閃電自天墜落』；他的心因美麗與智慧而振奮，此乃他的命運。他行於神的花園，是受膏的智天使，在自己的道路上完美而華麗，因潔淨而得榮耀；仁慈且公正。他聽見純潔神靈銀鈴般的聲響，彷彿夏夜的和風拂過豎琴，發出震顫的輕吟。這些聲音充滿神聖的智慧與愛，一經聽聞，永誌不忘。其聲並非字正腔圓，而是由甜美之音組成，以天籟般的溫柔魅力親吻靈魂。史威登堡將此聲音喻為『深深的嘆息』；一種傳遞神之神聖本質的嘆息，是至高的狂喜。

「我們不應如通靈者所信，期待死者行為能產生通靈現象。因此，或許更妥當也更明智的做法，是先研究人類尚在肉身時所擁有的靈性力量。

一旦我們覺知此靈如何運作、能傳達多遠、其根基何在；部分帷幔便將揭開，得以瞥見光明。屆時，我們便會明白科學家所謂的發光以太、外質、或靈體、延展力或心靈感應力、星光界流質、或任何其他描述這些力量的稱謂，它們如何彼此作用與反作用。阿卡莎，或稱『生命原則』，是一種遍及萬有的力量，為數千年來各國的修行者、魔法師與開悟者所熟知，如今則由西藏喇嘛及各國心理治療師所運用；它將一如既往地駕馭，再度成為秘密力量的工具，由那些被認定值得託付之人所執掌。

「然而，光永不會從黑暗的櫥櫃或半明半昧的降神室裡透出；除非通靈是發生在通體光亮的環境中，靈媒才能擔保這些現象並非虛妄，如物質化、飄浮、物體移轉。唯在此等條件下，一切欺詐方無所遁形。真正的神秘主義者皆知：倘若有人聲稱此類演示須以黑暗、哪怕半暗為前提，那便是託辭，純屬謬論。在《藝術魔法》一書裡，一位匿名開悟者寫道，純粹而崇高的力量，能藉由人內在的靈與其他力量運作：曾有一名稚齡靈媒席地而坐，將頭伏於三角桌的空白紙上，環抱雙臂沉沉睡去。一小時後，紙面竟佈滿工細的古梵文。那是一冊通靈寫就的手稿，未經筆墨。其中所載，屬赫爾墨斯哲學至高教誨，烙印著無可置疑的真實。若將當今降神會與此等書卷誕生時的情境相較，高下立判。

「無限者無法透過實驗與推論來認識，唯憑神聖智慧與啟示得以親近。開悟者、啟蒙者與心性純淨之人，周身籠著一層氣場或光暈，清晰映照其靈性修養的品級；那氣場清如晨露、瑩若蛋白石、透似水晶。懷此氣場者，可承接神聖純潔的感應；邪靈惡體，則必在其慈悲輝光前遁逃。

「反之，心術陰邪之人，則被一團稠濁、污穢、惡臭令人作嘔的質地所包圍，它拒斥純潔靈體，而是招引穢物並樂於此，一如鰻魚偏好泥水。有些靈媒自詡為『天使嚮導』的忠僕，這恰恰曝露其性格弱點：易於屈服於外來存在。那些低等智性體操控其言行思緒，於靈媒自身與在場者皆屬有害。

「受訓的神秘主義者則迥然不同：他非靈媒，而是靈界與塵世的中介。唯他能領受神聖訊息，且全程清醒自持。這些開悟者包括阿波羅尼奧斯、楊布里科斯、普羅提諾、耶穌、佛陀等。此外，被動的靈媒無從發展自身「力量」——他本無力量，僅具備某種道德與體質條件，足以誘發流溢或氣場的產生，使操控他的元素精靈或亡靈能棲附顯化。換言之，他成了力量的載體。因此，靈媒的「完美」程度，恰與其被動性成正比；而他承擔的危險，也同等巨大。自身力量愈微，便愈是稱職的靈媒，同時也愈無自保之能。

「若是一個正面、潔淨、有道德之人不願受控，則任何靈體皆無法控制他。蘇格拉底當年未被接納進入秘儀啟蒙或受教，正因規矩禁止如他這般天生靈媒者加入——足見被動靈媒所蘊危險。既是被動，便易遭靈體接管；一旦受控，便可能在無覺中洩漏內殿親見者一切異象與奇蹟的重大祕密。

「故而，通靈實與開悟背道而馳，若有機會，理當勸阻。尋常靈媒須藉外來的智性體壓制己身身心，方能入於恍惚；開悟者只需片刻內觀，因其意志充沛。他不僅完全掌控與之接遇的靈性存在，亦駕馭自身一切屬性。他能收束星光體至一點，穿透萬物；亦可將之擴展為巨軀，上觸星辰、下探地心。他能化出一團發光星雲，從中漸次凝出一隻「靈手」，執筆書寫智慧訊息，片刻後又將之消融。

「切莫因此被誤導，將此現象與降神會所見的假靈手混為一談。確有更強的元素精靈，能藉被動靈媒的星光體造出類似的景象。然則那般情形下所得訊息，多半是無謂的囁語。」

「親愛的涅特魯-赫姆，像耶穌這般偉大師者的靈魂，至今仍與人世有所聯繫嗎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當然，孩子。這是正在發生的事，因為正如塵世間那些開悟者能將意識投射遠方，或者延伸至肉身所在之處以外；這些星光界的開悟者，也同樣能將靈魂從星光界投射至塵世。記住，開悟者的靈魂與心智在高等層面已合而為一。一旦他在塵世掌握投射的技巧，能將心智送往遠方，而靈魂仍守護著沉睡的軀體，他便能在天界將心智與靈魂分離——儘管兩者在意識中、在個體性與人格中本是一體。如此，塵世之人方能接收到來自天界的啟示。但這樣的訊息，只能由純潔之人傳予純潔之人，如我方才提及的那孩子；這般情形終究罕見。一位耶穌，或一位佛陀，卻能以這方式同時點亮無數人的心智。例子不少，像偉大的婆羅門開悟者商羯羅，他並非如傳說那般是佛陀轉世，而是受了佛陀的映照。」

「你剛才說的內殿親見者是誰？」馬烏問。

「『親見者』是大秘儀中的啟蒙者或靈視者，能看見一切揭去帷幔的真相。而小秘儀的啟蒙者，或稱『受蒙蔽者』，只能透過迷霧感知事物。」

「星光界的主色是什麼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星光界的主色是紫。冥想時，你會看見其他顏色：綠、靛、黃。這些都是好顏色，但真正要專注的，是青銅色、黃銅色與靛青色。當黃銅與靛青交融，你便踏對了層次，那叫做心智層面；從這層面，心智向上延伸至『偉大』，正如其名。務必拒絕其他顏色，它們並不純淨，代表你必須克服的境況。若這些顏色浮現，你便無法抵達純粹的靈性意識。」

這時，信使、馬烏與馬烏媿周圍的奇異光暈開始變幻，如巨大的氣場擴張，籠罩整個區域。它迸發出蛋白石般流轉的色澤，像肥皂泡上的虹彩，但這裡的色彩不只浮於表面——絢爛的雲彩四處飄蕩，雲間佈滿變幻莫測的存在與奇異景致，一切自然色調皆顛倒而清晰：紅色的天空、黃色的樹木、藍色的草，天上懸著紫星與粉紅的月。怪誕的獸類與可怖的怪物

遊走，樹木揮舞枝桠，伸出猙獰觸手，試圖攫取範圍內的任何生靈；這全是遭元素惡魔附身者的狂亂想像。一個髮絲蓬亂、眼神驚恐的爪哇小女孩奔來，突然間，數公尺高處傾瀉下巨石，卻全都擦過孩子身側；有些巨石轟然砸落地面。涅特魯-赫姆一揮手，孩子與石雨頓時消失，同時紅色的蒸汽化為嬉鬧的魔鬼，忽而清晰顯形，忽而無影無蹤。

「這些存在是『惡作劇者』，印度教徒稱之為畢舍遮，或惡鬼。降神室裡的種種現象多是他們所為，利用靈媒周圍聚集的某種力量耍弄把戲。他們以折磨人為樂；當這類靈體力量盤踞某些人身邊，物品便會無端飛擲，陶器甚至傢具也不例外。有時在某些地點，元素精靈也能驅使這股力量；任何人類踏足其間，都很可能遭遇類似示威。」

遠處，華麗的城市浮現眼前：金黃的宮殿，水晶屋舍閃爍；牆面鑲滿寶石。

成群的騎兵策著幽靈戰馬疾馳而來，馬鬃與馬尾在疾風中揚起，以寂靜的馬蹄追逐幽靈獵物。

古圖拉尼人、匈奴人與土奎人的幽影崇拜著大地與天空的靈體；中國靈體則顯現為天上、地面與遊蕩的幻影——他們曾是偉大的皇帝、哲人與聖賢，共同織就一場輝煌閃耀的盛宴。

美麗的姑娘將成束鮮花拋向雲端；這些芬芳的飛彈升空後，便在半空中融化消散。

馬烏與馬烏媿正凝神注視周遭一切奇詭的異象，涅特魯-赫姆卻向他們招手，引至郊外一棟別墅。兩人穿牆而入，進到一間屋內。若非一盞小燈透著暗紅微光，屋裡幾乎漆黑。隱約可見幾個人影，靜靜坐在一個女人面前。那女人被關在櫃中，手腳捆縛，呼吸沉重。無數元素精靈也現身室內——有的冷峻惡毒，有的亢奮尖嘯，不斷戳刺櫃中那昏迷喘息的身軀；其餘的則浸沐在現場眾人的氣場中，悄然吸食他們的生命力，而這些人渾然

不知黑暗裡正發生什麼。一群漩渦狀的精靈緊繞著一位觀眾，是個模樣瘦弱的年輕女孩；它們試圖鑽入那可憐的軀殼，以犧牲她為代價，換取塵世中替代性的存在。忽然，女孩全身劇烈一顫，驚恐嗚咽一聲便癱倒在地。此時，一隻精靈成功侵入她體內，其餘的精靈因挫敗而憤怒嘶叫。在場兩人將她抬出房間，試圖喚醒；然而她睜眼時，原先茫然的神色已失，轉為一種惡毒的狡黠。瞳孔縮得尖細，眼簾半垂；走回降神室的已非那雙目圓睜的女孩，而是滿臉機詐的陌生女子。精明、狡猾、陰險——待這精靈耗盡宿主的生命力，摧毀她脆弱的大腦後，等待這副身軀的命運，便是被送進瘋人院。

與此同時，另一群精靈為靈媒鬆綁，將她抬升至天花板下。她依舊昏迷，卻睜大雙眼凝視虛空。

「這是飄浮。」有人低語，「多精彩的降神！」

房間漸漸淡去，化作西藏一座大喇嘛寺的內景。寺中迴盪著眾喇嘛低沉的吟誦：「Ah-oum ma-ni pad-mé houm」一遍又一遍。從窗外灑入的躍動陽光裡，一位西藏聖者的光體如火焰雲般出現，與會眾輕聲交談，彷彿微風穿過林葉。

「在此，你們見到星光界居民的某些夢境，或是降神會中真實發生的事；最後西藏的景象，則真實展現了居於崇高層面的開悟者如何與塵世中的開悟者聯繫。」

「親愛的涅特魯-赫姆，你能否為我們闡述身體、星光體、靈與人類其他屬性的本質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這番通靈主義的探討中，孩子，我沿用一般人慣用的說法，以未經訓練者的方式論述奧秘，並不深究這些詞語的真義。人的身體與靈性部分交織得太過精妙，難以簡單解釋物質與靈性如何協作。」

「所謂**身體**，指的是**心智**在塵世暫居的殿宇。」

「星光體乃如星光般的空靈載具；是肉體死後，**心智**在更精微的星光界中所用的軀殼。它與肉體同時形成，是塵世生活中肉體恆久的伴侶；唯有開悟者能將其用於星光投射，讓**心智**藉此載具遠行。

「這種**投射**，與所謂**意識的延伸**大不相同；**心智**可將自身定於遙遠之地，感知該處發生的事，無需星光體親臨。靈視者所見的星光體，是一抹朦朧的白影，鬆鬆附著於肉體。然而，大開悟者能使自己的星光體顯著堅實，眾人皆可見之，彷彿與真實肉體無異，儘管只是投射之象。其肉體或於他處出神，甚或在**靈魂**引導下如常活動；而**心智**已連同星光體去往別方。

「肉體死亡後，**星光體**會逐漸溶解、蒸散或稀薄；待其最終消散，**心智**便被送入塵世另一具**肉體**，進入下一輪轉生。

「**星光體**仍具**物質性質**，雖比肉體空靈得多；而在此世結束、準備下一次投生之前，**心智**具有部分物質屬性，會使用此**星光體**作為載具。

「當成就煉金術婚姻時，『**靈魂 - 心智**』根本不再需要**星光體**。這純淨無形的本質穿越星光界——或稱**意識層面**——之際，**星光體**便迅速消融為空殼，而『**靈魂 - 心智**』則回返原初神聖之源；其最初分化而出，正是為了開啟塵世的輪迴週期。或者，『**靈魂 - 心智**』會藉由一種難以言喻的**靈性形體**，居於更精微的天界。

「某些古教義將**靈魂**、**心智**與**星光體**析分，以便清晰辨識各原則逐步開展的進程；但詳述這些需時甚久，此刻無法細談。你若想深入研習，應當覓取專書閱讀。這些教導既存於佛典，亦見於古籍之中。」

「**心智**是人的靈性部分，在塵世時，**心智**以**大腦**為發令工具，使肉身依其意願行動。請再回想一下**高等心智**與**低等心智**之間的區別：高等**心智**是**靈魂**的負極對應物，而低等**心智**是活化和調節身體的原則。高等**心智**作為實體的一部分，在出生時的第一次呼吸進入身體，目的是學習地球上的

課程和經驗。其主要目的是將一切物質的事物和思想轉化為靈性之物，並淨化自身的物質性意識，使其達到與靈魂本身相等的完美狀態。當達到這一點時，它就成為一個不朽、純潔、神聖的本質，並與靈魂結合，之後就不再需要轉世了。

「靈魂和心智都完全意識到自己的地位，稱為個體性。這術語不能與人格的身體外觀相混淆；心智在每個投生期間都居住在身體。靈魂和心智在個體性上是相同的，儘管直到最後的結合前，二者表面上似乎分離。這個結合就是我提到的煉金術婚姻；當這種婚姻完成時，部分物質性的心智轉變為絕對靈性的。這種看似的分離和最終的結合，就是在靈性意義上的生命偉大奧秘；物質性的心智與頭腦不能理解此奧秘，因為這是神的終極秘密：無瑕之光。

「靈魂是神聖不朽的本質，是一種如神的原則，沒有形體或實體，等同於那個未知神。它映照著並且能滲透活著的人；它常被稱為內在大師，儘管它實際上是外在的。它對於自身有全然的意識，也記得高等心智投生的所有肉體；當它投生時，總是與同一個心智相連。

「靈是從神聖源頭所發出的原則，它經過我們的太陽、並透過黏附與凝聚，將所有物質事物或存在維繫在一起；這個「靈」便是以太。

「它使火花保持活力，而火花以它為生。

「這股『靈-流』與那些偉大神靈完全不同，後者是創造萬物、植物、動物和人的神之諸子。「靈性力量」和「神靈」這兩個術語永遠不應該混淆。

「神的火花是生命原則，點亮了物質身體，並使之充滿生命。它是星光界之火的一部分，可以非常明亮地燃燒，在天才身上尤為明亮；它也可以在人類低等進化的成員、動物或植物中黯淡地燃燒。只要肉身或星光體仍具生命，它就專屬於該身體及其星光體；而後於轉世時離去，回歸宇宙

諸界的永恆之火。它提供肉體所需的熱量，並根據身體組成材料的回應，或多或少地輻射出熱量。它是普羅米修斯之火，由神之諸子置於身體裡；神之諸子被派來創造人和所有存在、並給予他們生命。我的孩子們，這些便是構成一切眾生的諸部分；此番說明或能使你更明白生命的奧秘、以及眾生內在的力量，包括物質和靈性上的力量。」

在信使的最後幾句話中，星光界的幽靈消失了，彩雲和大氣變成了明亮的金黃色調。

一種溫暖愉快的感覺四周展開，馬烏和馬烏媞開始感覺到一種變化，並帶來了一種強烈的放鬆感。黑暗被徹底清除了，他們隨著涅特魯-赫姆的輝煌形體向星光界之火的區域前進，而等待著他們的是進一步的教導和奇妙的異象。他們現在已經永遠告別了黑暗的住所，今後的冒險將引領他們走向至高存在和天界眾生的燦爛光中。

# 異象六：星光界之火

## 砂金石

活躍的火遍佈萬物，  
或在發光的大地，  
或在內在隱匿的世界，  
靜止，或流動。

\*\*\*

它們於最微小的塵埃燃燒，  
也在詩人眼中發光；  
在愛的心中灼灼，  
或在善行的輝映中閃耀，  
由內至外，又由外至內。

\*\*\*

一切燦爛的火皆源自神的胸懷，  
照亮並指引這條蜿蜒道路；  
每個靈魂，每件事物，  
若曾墜入夢幻虛空的深淵，  
都必沿此路前行，  
方能回歸源頭。

異象六：星光界之火

馬烏與馬烏媿隨涅特魯-赫姆登上一座山丘；抵達山頂時，眼前與四周展開一片奇景。

金光籠罩下，幾座潔白的大理石神廟自四方拔地而起。遠方地平線上浮現一圈仙境般的城堡，彷彿飄在金色的透明雲霧裡。

一道光射向精雕的金飾，迸出明亮的黃；成千上萬熾熱的珠寶覆蓋這些奇妙建築，躍起綠、藍、紅的火焰；宛如一場煙火盛宴。

鮮花開滿梯田與可愛的花園，令人目眩；輕柔的噴泉淙淙吟唱神秘歌謠，將金色水珠噴向空中，再如閃亮的寶石落入水盆。

鳥兒唱著歡騰喜悅的歌；還有孔雀、極樂鳥與蝴蝶，披著閃亮的綠、藍、紅裝束，令感官沉醉於狂喜。

「多麼美好！」馬烏媿深吸一口氣，被這光榮的幸福徹底征服。

「我們現在在哪裡？」馬烏問。

「此處是星光界之火統治者的界域。神聖不可侵犯，純淨無瑕，位於下層星光界與天界之間。這是一道神聖屏障，唯有純潔而智慧的靈魂能夠通過。它以一道躍動的火焰之牆，將塵世與上下所有層面隔絕；這牆會灼傷不合格的心智，遮蔽他們的視線，迫使返回自身靈性調性所屬的區域。這是真正的火之考驗；只要心智還殘留一絲塵世渣滓，火焰的輝光便會抓住那微粒，將它燒盡；他們便失去資格，不得通過。」

此時，顯然已有人察覺涅特魯-赫姆與同伴來訪：前方主神廟的金色大門緩緩開啟，一小群身披金袍、面容莊重的祭司走出，朝山丘而來；信使與馬烏、馬烏媿靜靜凝視這景象。

「致敬！神聖的信使！並向他的朋友們致雙重敬意！」為首的祭司舉手說道。

涅特魯-赫姆躬身，介紹了兩位同伴，隨後整隊人馬來到主廟前，在大理石平臺坐下；從那裡，他們能看見四周所有花園，以及從此神廟通往其他建築與遠方的大道。

此時，一座莊嚴大鐘敲響七下，末聲消散之際，一隊青年與少女自神廟正門走出。他們身著白衣，手持玫瑰花環與鮮花。馬烏與馬烏媞從未見過如此幸福、如此美麗的人。一種全然純潔、愛與善的本質，彷彿自他們身上流淌而出，伴隨著金色光線的氣場，恍如內心已被點燃。隊伍步入花園後便散開，有人沿小徑走向噴泉、涼亭與花壇；他們愉悅的談話充盈空氣，他們的存在點亮了整個氛圍。

祭司長說道：「這些人是剛穿越火焰的新來者；他們在塵世經歷數千次轉世，終修完物質經驗的課程。在進入更高層面與未知者的奧秘之前，會在此休憩一段時日。」

令馬烏與馬烏媞詫異的是，這位祭司長儀態端莊，面容卻出奇地年輕。在山頂初見時，他們還以為是位老者；細看之下，才發現他與同行者皆面如青春，神情愉悅，恍若園中徜徉之人。祭司長似已察覺他們的疑惑，接著說：「在這領域，沒有年齡，也無時間。能抵達此處的，都已歷經無數塵世年歲與星光界的淬煉。然而時間只是幻象，一如我們曾知曉的光明或黑暗。這裡沒有黑夜，唯有明淨安詳的白晝，正如你所見。」

神廟內傳來天籟般的歌聲，如液態金流淌，伴著管風琴的和鳴——全是塵世未聞之音。這音樂令靈魂欣悅顫動，柔和的色彩流自廟頂升起，在天空中飄散為絢爛雲彩。花朵亦應和著天樂震動，因這兒的植物性質迥異塵世；它們綻放燦爛，吐出甜香，空氣中瀰漫著神秘薰香般的氣息。

「啊，」馬烏媞輕嘆：「真願永遠留在此地。」

「孩子，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：「這不過是天界的預嚐。我們所在的領域仍受形體與結構約束，雖已非純粹物質。此間一切皆遵循靈性振動法

則，與物質振動全然不同，因而難以理解。切勿將此處與塵世、星光界混淆；後兩者皆受較緩慢的物質振動支配，那振動源自「靈-力量」，流經太陽，且其中居民的心智皆是幻象\*的奴僕。但這裡不同，一切都是真實的，而非夢中之夢。此處唯一的想像是神的想像，而非來自已投生或游離於投生之間的凡人。能穿透至此者，已與一切物質無涉；除非有人願返回塵世，引導、幫助、服務世人走完艱難路途。若是如此，他們可重回塵世投生；或憑靈性之軀，服務星光界中的暫居者，指導並鼓舞所欲引導的人。如此，他們便成了靈與物質存在之間的紐帶；此時其智慧已臻崇高，可比最初降世指引人類的神之諸子\*\*。」

「但是，」馬烏問道：「這裡不見火，只有四處瀰漫的金色光輝。您卻說此處是星光界之火統治者的界域；親愛的信使，我不明白。」

涅特魯-赫姆含笑回答：「我兒，你雖未見星光界之火，實則已置身偉大的火之海中。無數火焰之牆環繞此宇宙區域，也環繞整個物質宇宙與星光界，這些都是大圓內一切的外顯。即便一個不純的物質性星光體或心智僥倖穿過可見火焰（雖這不可能發生），我們此刻所在的無形之火，亦會在頃刻間將其徹底焚毀。」

「可是，」馬烏與馬烏媿齊聲問：「我們與您同在，為何未被毀滅？」

「你們確信自己真的在此嗎，親愛的孩子？」涅特魯-赫姆反問。祭司們微笑聆聽，目光閃爍地望著兩人。

「難道不是？」兩人驚奇道。

「稍待片刻，我親愛的弟子，」信使說：「一切稍後自會分明。」

「火的秘密藏於神聖話語的第二個字母，看守它的守護者是宇宙電熱之天神。當大能者吸氣誦出話語，神聖的火花迸發，賦予所有形體生命

力，驅使意識擴張、生長。當物質與水融入了火，其內在的火花便聚合萬有；於是，生命誕生。

你可在《德基安集》中讀到：

『當大輪沿軸心轉動，七個小輪便應運而生。它們迴旋、內轉、前行；此刻存在的，過往皆曾現身。輪雖各異，整合時卻渾然一體；大輪演進之際，內在的火便迸發而出。火觸及首個輪，生命於焉誕生，在其循環中燃起千萬簇火焰。隨後，神之諸子凝視焰心，自其中取出火之聖石，再向下一個輪前行。每當新輪誕生，便有新焰爆發，推動七輪這般演化；各輪皆擁一道藍白火焰，化為玫瑰色光輝，以及七重永恆的原則。最終，內焰的橙融入了黃、玫瑰與藍，調和出細膩的色調。於是，焰變成了火，迸射為光。七道光線由此誕生；自邏各斯傳播至人類；一切顯化——無論靈或物質——皆受這些光線的磁力與影響牽引。』

「火有三重本質；其顯現形式卻為五重，由五感官為代表。

「一是內在的活力之火，為客觀的太陽系與一切生命形體注入生氣，無論其進化至何階段。二是心智之火，點亮邏各斯與人的心智；它以智性意志將人心智與邏各斯相繫。第三是神聖火焰，乃我們太陽系之神的根本特質。此火存於人內在，等同人所能觸及的最高思想；神聖火焰引領人在進化途中前行，為自物質回歸神聖之境。

「活力之火主掌活動、旋轉運動，並藉摩擦催生物質演化。心智之火掌管心智及其生命力的進化，亦調控心智作用；其職在將一切所觸之物質轉化為靈性的純粹。神聖火焰則統攝並輔助心智歸返原初的神聖源頭；心智自該源頭沉降，而後投射入物質之中。

「七道光線與以下各項相繫：

1. 神聖意志、目的與力量；亦與礦物界相聯。
2. 愛與智慧；以及植物界。

3. 活躍智性與動物界。
4. 和諧、藝術與美；人類整體。
5. 科學與靈魂。
6. 奉獻與抽象唯心主義；以及行星生命。
7. 儀式魔法與太陽生命。

「在肉體中，低等或動物性的火匯聚於脊柱底端，沿脊柱向四方輻射，與中央神經節緊密相連；尤與脾臟相關。

「在『星光體』或稱『空靈體』中，亦有活躍輻射火的器官，與肉體器官完全對應；實則二者本為一體。

「脊柱與脾臟乃人體健康至要；只要脾臟沒有鬱積阻塞，脊柱調順、端正且保持康健，便不易罹患任何疾病。

「存在七位火之尊主，統御無數實體群體，上至宏大的火天神，下至微小的火精靈；它們在每一簇焰中起舞，因而在家庭與工廠的凡火裡皆可見其形跡。它們所屬群類，與地球內在之火的火元素精靈相同。在動物或人體的溫熱中、乃至地表區域的暖意裡，皆寓居著火精靈；它們將溫暖精質聚於己身。在火山或大火中，則住著更高階、更強大的火神靈。它們與構成太陽熾熱外殼的諸大天神緊密相連。

「另有火的生命能量元素，滲透人、獸或植物的肌理，與微觀宇宙之火交融。

「最後，尚有一種被偉大光線賦予靈魂的天神。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我們能否再多探看此領域？」馬烏媞問道。

「當然，孩子，隨我來。」

信使言畢便辭別眾祭司，自平臺步下，沿一條鄉間小徑走向如園林般的境地。馬烏與馬烏媞隨行其後，再度為周遭美景所驚嘆。前行途中，四

周逐次鋪展絕妙景致：華美的銅山毛櫸伸展枝桠，綴滿閃亮溫潤的葉片；櫸樹垂掛可愛對稱的白或粉紅蠟燭；優雅的白樺舉起瑩白光潔的樹幹，懸著流蘇般的花綵，枝梢掛滿精緻葉片，是眾樹中最清雅純粹的；每一樹皆得展現，從幽秘的白楊至巍峨的橡樹，無不閃耀著內在的活力之火，悠然享受自身的輝煌。

漫山遍野是雪片似的繁花，白、粉、深紅，從高枝一路傾瀉到泥土，像純真、潔淨與深情的化身。空氣裏浮動香草氣息，這天界的芬芳織成一片歡愉。金雀花在空中閃爍，紫丁香與金鏈花綻得絢爛，替奇妙的小林與灌叢添上光彩；鳥囀清揚，聽來振奮，心頭盡是愉悅。深塘與湖泊間，皇家天鵝莊嚴浮游，水面點著荷與睡蓮，還有其他花葉可愛的植物，映著空氣中流轉的金色光澤，靈魂也浸滿幸福。

永恆的春天無所不在：帶著迷人、溫柔、不可抑制的神聖力量與奇蹟般的光輝；彷彿舒緩的花蜜，自玫瑰葉緣緩緩滴落，妝點眼睫。

生氣勃勃的春天令脈搏加速，充滿了治癒與重生的感受，也充盈希望與喜悅。春天將衣衫寬敞拋開，笑靨浮在玫瑰色的薄霧雲靄之上，向天空舒展開來，在朦朧煙靄間流溢光輝；它以歡欣的呼喚，召醒待放的花苞與盛開的繁英。

涅特魯-赫姆彷彿讀到他們的心思，說道：「這裡永遠是春天，沒有腐朽，也沒有死亡。空氣本身就充滿活力的生命，此間萬物永駐青春。這是沒有蛇的伊甸園，一切誘惑都已留在身後。」

馬烏與馬烏媿所見無不是美，目眩神迷。翠綠原野與舒坦的草坡上，散落可愛寶石；空氣與空間裡也有斑斕花朵，在金色光線下舒展柔瓣。他們活在神之愛的祝福中，永恆如是。

終於，他們行至園林盡頭，眼前卻忽現絕景，令他們驚奇得屏息。

一片寬闊的月牙海灣展開；灣內環抱的，是前所未見的海洋。

海岸由深紅的金岩構成，向四周迸射耀眼光芒。

海水是深而朦朧的淡紫，閃爍無數熾熱的微粒子，如太陽光線中的塵埃，在永恆的律動中起舞——時而熱切躍升又沉降，時而迴旋四方，在持續震盪的狂喜中渦旋、流轉。

金色岩礁自地拔起，延伸向那奇異深淵的遠方；大地上處處流動燦爛色澤。

「這是火之海洋的一隅，活力粒子由此噴發，賦予眾生生命力。」涅特魯-赫姆說。

「你在海中各處所見的不同色池，皆與光譜顏色相應；對應人類尚未知曉的十二種色彩，也對應七種神聖光線，以及人體內的靈性中樞。此乃靈感之海；若這微小火花進入詩人的心智，看哪！不朽之作於焉誕生。他的筆端將滴落蜜與甘露，不經意間撒出珠玉似的思想，如星星散入他人心智的宇宙。這火花照亮先知的心智，賦予他們洞見未來事件的神聖知識！而人體內的靈性花朵中心，正對應你在這海洋中所見的諸般瑰麗顏色。

「你所見的橙黃焰光，恰似昆達里尼的火焰之花；它居於人脊柱底端，有四枚花瓣，為身體注入活力。這與肩胛之間的放射活力之火相關聯；此心智之火位在脊椎至高處，喉嚨後方的中心；而靈之火則在頭頂，透過高等心智與靈魂，綻放兩道統合的物質之火。

「人體內所有火中心皆循環運轉。以昆達里尼之火為例，當修為至高者能成功將前述三處中心，與昆達里尼上升之火交融，便可見一條三重火徑，沿脊柱全長延伸，點亮身體每一處中心。這將滌淨體內一切粗劣雜質，並在其影響範圍內，吸納所有與自身振動諧和之物。它更進一步淨化星光體（亦稱空靈體）的雜質。

「你在海中瞥見的那片玫瑰色，略帶青綠的，對應於構成太陽神經叢的十枚花瓣。

「那方閃耀的金色水池，對應人心臟中心的十二枚金色花瓣；而這片銀藍湖泊，則同於喉嚨中心的十六枚花瓣，主調為藍。

「眉間有九十六枚花瓣，構成頭部中心之一，其色正如你在岩邊所見的玫瑰黃；峽灣中那白與金交輝的，是十二枚主要花瓣的顏色，其周環繞九百六十枚次要花瓣，位在頭頂極處。

「在高度進化的人類氣場中，這些顏色以及無數層次的彩度與色調皆清晰可辨，正如你在此海洋所見。這些中心，連同松果體、腦下垂體等其他多處，在人體內形成三角網絡，恰如此海所有色塊皆以交織三角形呈現。這實屬必要；除非這些三角經由火的進程連結，否則火無法圓滿激活它們，從而將物質性提升至靈性。一旦火能在任一三角自由流通，此三角便持續燃亮；待所有三角皆燃，總會發現其中一個火焰格外明燦。這便暗示此人於進化中所處的位置，由此可判其修為高低。

「當一個人進化到了極致，其七個主要靈性中心便會各自轉為一團發光的火焰，化作活躍的火輪，飛旋出驚人的速度。這火輪不僅依特定方向旋轉，更在自轉之中，生動地呈現出一顆燃燒著彩虹的純粹火球。每團火焰中心皆有獨特的幾何形狀，只是振動過於迅疾，肉眼幾乎難以辨識。在頭的頂部與周遭，可見一道奇妙的金色火焰向上升騰，並向四方側展。這金色火焰向下牽引一片電藍色的光幕，自星光界之火降臨人身——唯有達到靈性進化的特定階段，方能承載這般神聖交融。各個靈性力量中心的發展進程如下：

「第一階段，它僅是一簇淺凹的微光焰，漫佈全身卻亮度微弱。那時輪子轉動遲緩，幾不可察。這等狀態見於動物，亦見於早期雷姆利亞種族——彼時的人類不過是獸。

「第二階段，淺凹中心亮起一點火光，旋轉開始加快。此時心智初萌，與雷姆利亞後期人類的發展同步。

「第三階段，旋轉火心的光點轉為活躍，旋轉運動使其燃燒愈亮，並向兩端射出火焰光線，彷彿將漩渦劈為兩半。旋轉速度大幅提升，分裂的火焰前後噴發，激得中心愈發燦爛，終成一團更大的輻射亮點。此階段相當於亞特蘭蒂斯時代的人類進程。

「接著，每個中心分裂為四。它們轉得極其猛烈，各自外圍浮現十字，與輪身同旋卻又彼此獨立。這般劇烈活動綻放出璀璨華美，標誌著此人已達心智高度發展的階段。他感知到內在兩大原則的運作——旋轉的輪與內部旋轉的十字；也意識到自己靈性的部分，縱然肉身仍活動於物質界。

「下一階段，中心化為四維之體（若容我借用此詞），內部旋轉的十字開始繞軸自旋，將燃燒的外緣推向四方；此時中心已非火輪，而是一顆火球。最終，這些中心被視為輻射焰光的球體，其光線融合淨化之火，焚盡所有物質殘渣。

「這些中心的演化是漸進而極緩慢的，依循明確的轉世週期推進，並隨著人心智所屬的光線而變化。

如你所知，世間有七道這樣的光線，因此人類心智若要充分發展，便需耗費數百萬年。每一道光線皆有一位偉大的大師，一位天人；他們與邏各斯（天界偉人）體內的七個中心相互呼應。

「天人是何模樣？」馬烏媿天真問道。

「愛麗絲·A·貝利的《論宇宙之火》中有一段極好的描述，你們該研讀一番。」涅特魯-赫姆笑著答道：「她說：

『天人的特徵在於：

1. 其球體形貌；祂的「界限環」在客體上清晰可見、有界可辨。
2. 祂的內在結構與影響範圍，能活化行星鏈的活動。

3. 祂能在任何時期主控靈性生命，具有活化自身七重本質的力量。
4. 祂終將從七歸於三，再從三歸於一。這過程涵蓋了星球的隱沒，以及各星球正演化之七項原則的統合。
5. 祂在法則下的進化與隨之的發展。
6. 祂的群體關係。
7. 祂的意識與覺知的發展。

一位太陽邏各斯也是天界偉人，同樣呈現球狀。他的「界限環」構成了整個太陽系的邊界，囊括了太陽層面或影響範圍內的一切。』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」馬烏問道：「倘若一個人穿越了火焰之牆、進入這些區域，將會發生何事？」

「若此人的心智已經徹底淨化，其與靈魂的煉金術婚姻遂告圓滿。此時，『靈魂-心智』再度直面火焰之牆——歷經無數前世的考驗與挫敗，這一回，它以善與純粹臻至完美，不再如往昔般潰退，而是毅然投身那駭人的烈焰。剛入其中，便有猙獰怪影自四方襲來。它們並非真實存有，僅是他在塵世生活所積累的種種缺陷與不完美，殘留下的虛妄幻象；但其形貌逼真，兇怖異常。這是最後的試煉，比烈火更嚴酷。純淨的『靈魂-心智』鮮少在這些污穢形象前退卻，因它已習得智慧，深知這些皆非真實；然而其外觀如此猙獰可懼，即便此刻，『靈魂-心智』仍可能動搖、退縮。倘若動搖，它便須再度轉世，學習更深的信心與勇氣，獲得更強的能力，以辨明『感知』（即感官所認知的幻象）與『實在』（即真理）之別。

「待所有幻影消散——它們終將在無畏的靈面前退卻，一如勇氣驅散世間一切恐懼——他便抵達火牆彼岸，受祭司們以溫情與熱忱相迎，正如你在神廟外所見。隨後，喜悅、歡欣與幸福降臨；他遇見先達此境的同道，以神聖與聖潔之靈與之團聚；眾人皆歷經漫長奮鬥，跋涉過不同的際遇與磨難之路，方至此地。」

「他們在此將停留多久，親愛的信使？」

「以塵世時間觀之，能達數千年或數百萬年；然對永恆而言，此不過瞬息。在進入更高遠美好的境地前，他們尚有許多須學；而在此幸福居所歇息之時，正是對過往奮鬥與悲辛的回報。但如我所言，這僅預示著未來更大的祝福。」

馬烏問道：「在無數轉世中，邪惡總能阻礙人類前行，其必是一股強大力量。」

「非也，孩子，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：「邪惡並非力量。「善」與「惡」是支配著塵世眾生思維的兩大面向，被稱作光明與黑暗、白與黑、愛與恨。此皆心智之認知，並無實際存有。然物質與心智亦具正負兩面；故我們可將其區分為正面的力量與負面的狀態。如此，善、光、愛等觀念，可視作正面力量；而邪惡、黑暗、仇恨，則歸於負面狀態之下。」

「人心若未經歷些許負面狀態，便無從真正領略一切正面力量。此為心智必修之課題。一旦領悟，他便知曉：善之正面力量恆常勝過惡之負面狀態，無論其以何形式顯現。心智亦將明白，仇恨無法戰勝仇恨；因負面狀態不能為另一負面狀態所主宰、矯正、修改或轉變；而愛之正面力量若疊加更多愛，其效將倍增。」

「然則，一切正面力量與負面狀態，自塵世與智識角度觀之，不過是心智之幻影；故心智仍屬負極，直至淨化後與正極之靈魂結合，達致正負極的完全平衡。於是，形體與存有的靈性顯現方為可能；正如你在這星光界之火中所見。純淨而平衡的「靈魂-心智」無須任何物質性輔助，即可在靈性境域中以靈性之體呈現。此般身體與環境或許會變化，卻永不無毀壞、消融或分解為原始物質電子，因此處物質不朽，不似肉體或塵世環境因死亡而衰敗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」馬烏道：「這些存在，以及所有林木、花草與神廟，皆具真實具體的形體與存在，而非如塵世或星光界中所見，僅為心智幻覺或認知。此處莫非正是通靈者、宗派與一般神秘主義者所言之『天界』、『天堂』或『夏之地』？」

「正是，孩子，」信使應道：「人的高等心智是活躍的；而動物、植物以及一切物質存在的低等心智，則是以潛伏狀態存在。心智需要一具身體，方能在物質層面顯現自身。只要心智仍困於物質性的迷思與幻夢，此態便將持續。然一旦心智全然覺醒，明瞭其真正的神聖傳承（此為人所能達至的），並經由冥想、奉獻與淨化，從這些幻象中解脫，得以與靈魂並駕，虛妄之念便遭擯棄；高等心智將與靈魂結合，永遠離脫物質世界。若它心意已決，真正的靈性存在便就此展開。」

「解釋這種進展極其困難，正如人對於罪的錯誤觀念，一般難以覺察。若我說：『所謂的罪，只存在於認知到罪的心智中。』再補充：「當心智沒有這般認知，罪便不存在，無論那人做了什麼。」我所道出的，是近乎無法理解的真理。正因如此，方才提及的愛與恨、光明與黑暗等，在物質界或星光界並無實質存在；這些只是認知，而非真實。尋常語言難以闡明，唯憑靈性與神聖的智慧方能解釋或領悟這些真理，而非依賴物質性的智力；智力在談論神聖教導時，毫無用處與價值。」

「星光界之火在塵世有何對應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它對應不同光線，對應身體各中心的火，也對應每個原子內外的熱。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：「亦即對應父親的氣息，或稱靈，以及對應母親的氣息，或稱熱。古教義中，『母親』即指物質。」

「正是這物質中的火，在人的思想與慾望裡燃燒；物質由靈的力量激發並維繫。此火引發智力的掙扎、努力與思想；促動進步；激起快樂的反應，亦即痛苦。無火之處便是死寂的寒冷，便是停滯。」

「天人自願犧牲，只為救贖那些起初如神般完美、卻墮落的人類，引領他們回歸至一神聖源頭；他們捨棄地位，降臨塵世並居於此。這些是外傳神學裡的火天使，自天堂被「拋」入黑暗地獄，即我們的塵世；然而此概念大大誤解了這些火焰存在的真實本性與運作。」

「親愛的信使，七道光實際為何色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第一光線屬意志或力量，呈明亮橙。此色有別於驕傲者氣場中的深橙。此為外傳詮釋之色，密傳則為紅色。橙光作用於人或動物腺體，使之活躍。」

「第二光線屬愛與智慧；顯現為雙重，其餘光線亦然。一面呈可愛的深紅與玫瑰色，為愛之色；另一面為群青或鈷藍，綴以明亮金黃星點，是智慧之色。

「人體右側亦輻射藍色，此側放射負磁射線。藍為充滿活力之色，依古印度教義，亦是空氣之色；正如火為紅，土為黃；黃色亦充滿活力。藍光性冷，能增強身體磁性，而藍色光線具鎮靜安眠之效；亦能緩解神經痛與風濕。迦勒底人稱藍色來自木星，黃色來自太陽。此光線尚有第三面，外傳教義中為帶紫調的靛藍。

「第三光線關乎活躍智性，呈明亮檸檬黃與櫻草色。此色能使身心和諧，增強神經。身體左側放射黃紅色的正磁流；左側氣場實際為黃。但外傳教義中它亦為黑，密傳則為綠。

「第四光線屬和諧、藝術與美。其色為明亮淺藍，或丁香藍。外傳教義中為奶油色，密傳為黃。

「第五光線屬科學，呈翡翠綠。綠色有多樣色調：氣場中淺亮藍綠表同情憐憫；明亮蘋果綠表活力；灰綠表欺騙狡詐；綠棕表嫉妒。淺綠光線予人平靜；能和諧的激活並刺激身體。外傳教義中它為黃色光線，密傳則為靛藍。

「第六光線屬奉獻，呈淡紫的鮮紅，此為外傳之色；密傳則為銀玫瑰色。

「第七光線關乎白儀式魔法，為深藍；是一種靛藍，或深紫藍。在黑儀式魔法中，這些可愛色調被濃重黑雲取代。外傳顏色為白，密傳為紫羅蘭。」

「其餘色彩與色調又代表什麼呢，親愛的信使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每種色彩與色調皆以某種方式影響人的脈輪，此刻難以盡述。氣場之色能顯露一人性格，亦揭示其意識狀態。若在氣場暗背景中見深紅閃光，意味此人盛怒；鮮紅血腥色表肉欲；而氣場背景上的鮮猩紅則表高貴的憤慨。

「紅色刺激神經中心，故不利神經疾病者；卻有益於精神抑鬱或憂鬱之人。身心疲憊時，紅色亦是補藥或興奮劑；若隨後使用紫外線，更能穩固並增強紅色光線之效。

「氣場中銹棕暗沉，顯貪婪；棕灰顯自私；鉛灰顯憂鬱；青灰顯恐懼。棕光能助生血。

「紫羅蘭光激醒大腦高等中心，可治癲癇。深紫與淡紫能安撫整個神經系統與中樞；氣場中若現紫外，則其人已臻至高度純淨和靈性狀態。

「七道光線，更與一週七日、諸行星相連。第一光線屬星期日與太陽；第二光線屬木星和星期四；第三光線屬星期六和土星；第四光線屬星期三和水星；第五光線屬星期五和金星；第六光線屬星期二和火星；第七光線屬星期一和月亮。

「光線與人身脈輪相應如下：第一光線對應頂輪；第二光線在額間與頭部中心；第三光線在喉輪；第四光線在心輪；第五光線在太陽神經叢；第六光線在骶骨中心；第七光線在脊椎底端。

「光線與人體另存二重關鍵：

「第一光線的覺知工具是昆達里尼之光，位於腦中的生命氣息。第二光線的感知在於耳、言語與話語，其位在心。第三光線運用神經系統，居脊柱中央。第四光線以視覺為器，寓於雙眼。第五光線是意識，棲於大腦。第六光線為言語之官，凝在舌喉肌理。第七光線是嗅覺，居於鼻內。

「最後，第一光線掌邏各斯層面，亦稱神聖層面；第二光線掌單子層面；第三光線掌阿特曼層面，即諸靈性層面；第四光線掌菩提層面，或稱直覺層面；第五光線掌低等心智；第六光線掌星光界，亦即慾望層面；第七光線掌物質層面，即此世。」

「隨我來吧，孩子們。」信使說道。二人不捨地轉身，離了那熾熱海洋，緊隨涅特魯-赫姆。他轉入一條華美大道，兩旁栗樹綴滿深紅花朵，路徑直伸向無盡遠方。道上覆滿濃密發光的花瓣，皆自燭枝垂落的。

馬烏與馬烏媞見此奇景，皆驚嘆不已。片刻，馬烏媞轉向涅特魯-赫姆問道：「你曾說此處無物會死；若真如此，為何道上積著如此厚的落花，時日一久，豈不枯敗？」

「這些花瓣啊，女兒，永不凋亡。它們在此已數千年，日復一日累積；樹上卻也不斷綻出新蕾。此道繞此境成一大圓環，如此遼闊，兩行樹看來宛如筆直公路，從不見彎；更無人能數清，萬億花瓣已鋪滿此路。」

「可為何如此？」馬烏問。

「孩子們，你們在此所見的每一片花瓣，皆承載一念愛心、一首佳詩、一縷靈感、一次無私之舉，或是不求回報的自願奉獻。每當這般念行發生，便有一瓣飄落，添入這寶庫之中；這是對一切美、善、高貴的行為，無聲卻永恆的見證。此乃人間從未夢及的阿卡西記錄：它們陳列於此，猶如天界所藏的財富。」

「儘管前行，不必擔心踐傷花瓣；善行永不可毀。」

他們踏上這榮光小徑，兩側有秀麗涼亭與花壇錯落林間，彷彿邀人憩於樹影美人之懷。

末了，行至樹蔭深處，見一口玫瑰色大理石井，被一株巨碩發光的白柏樹遮蔭。兩位美麗的少女坐於井畔，對信使與來客微笑相迎。她們恍若天界眾生的顯現，金髻如光環耀於頂上，雙眸藍似紫羅蘭絨，又清透如晴空。

她們身著白色儀袍，金線繡著奇異符紋；說話時聲如金鈴，既清且甜。

「此乃記憶與啟示之聖井，二女是其守護。」涅特魯-赫姆道。

「塵世之子與星空之子皆來此解渴；井中盛滿清冽閃漾的活水，洋溢生之光輝與泡沫，望去恍若液態鑽石。凡飲一口，便永不再渴，一切渴想皆得滿足。記憶之穴將為之敞開，所有失落的愛與美麗的寶藏重現，煥發皇家輝煌。一切隱藏之物，亦將再度顯現於巨光之中，燦爛照耀，華美壯麗，如此超絕而神聖。」

信使語畢，二女依其吩咐取來兩只銀器，形如聖杯，盛滿閃爍泡沫的流體，杯中漾著深金色光暈，遞予馬烏與馬烏媞。

「喝吧，我的孩子們。」尼特魯-赫姆說。他們飲了水，解了渴，仰頭望去——東方的天光燦爛如錦，映出一個閃耀的金色十字，向穹蒼伸展雙臂，恍若在迎接流浪者所渴望的故鄉、安歇與寧靜；那唯有神能賜予。

# 異象七：十字的象徵

## 紅寶石

神之愛的輝煌熱情  
照亮人十字架上閃亮的玫瑰，  
倘若人肯聆聽內在基督的訊息。

\*\*\*

南方深藍的高空，  
聖星的祝福十字閃爍；  
那是智慧與法則的永恆標誌——  
以三角與方形創造宇宙，圓圈將它環抱。

\*\*\*

偉大聖子臉上，  
痛苦的淚珠閃爍，  
混著犧牲的殷紅血滴，如紅寶石落在顫動的大地；  
刀槍刺穿祂時，痛苦的嘆息自聖潔胸膛發出；  
我們心智灼傷，在內裡聽見祂說：  
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何離棄我？」

\*\*\*

抑或後來，心智與祂同歡；  
一陣歡騰之中，

祂道出最後的話語：

「哦，祢是我的神，我何等榮耀！」

## 異象七：十字的象徵

信使、馬烏與馬烏媿在天空中美妙的符號下靜立片刻，垂首，眼中含淚。

隨後，涅特魯-赫姆牽起他們的手，微笑辭別井的守護者，朝遠處閃著微光的白色大理石建築走去。

花香瀰漫，鮮艷的色彩染活空氣；三人徐行於這片榮耀中，陷入沉思。

「孩子們，可願聽一堂關於十字象徵的講課？」信使問道。

「哦，信使，我們當然要聽！」兩人齊聲叫道。

行至建築前，信使領兩位賓客走入其中一棟。

這是座大禮堂，聽眾坐於大理石席，聆聽一位身著白色飄逸長袍的祭司演講。涅特魯-赫姆、馬烏與馬烏媿悄然入座，專心聽那祭司續道：

「… 因此，無論我們如何解讀十字架上那兩句呼求，本質無別：『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何離棄我？』或，祭司接道：『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祢何等榮耀我！』兩句皆蘊含極偉大的真理。

「兩者皆發生於偉大的啟蒙之中。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苦難、被釘十字架與復活，昭示一種極高的啟蒙形式，即第四啟蒙，此時將契合涅槃層面；而此前三次啟蒙，他逐漸預備並發展菩提意識。

「諸位皆知，第四啟蒙可謂道途中點；第四與第五啟蒙之間，尚需七次投生，亦即再經歷七次人世。這七次投生若發生，亦將迅速度過，因啟

蒙者已無需於每次轉世之間在星光界裡歇息。他已成阿羅漢——一位值得、有能力、受敬且圓滿之人，進化臻至高境。

「第四啟蒙總伴隨十字架之苦，因啟蒙者的所有親友彷彿暫棄他，只得獨自悲傷，然這段路途亦是他的榮耀；此時他被置於叛徒之中，每句話遭曲解，每個行為被歪曲；珍愛之物盡失，所愛之人皆離；罵聲臨身，神聖遭輕蔑拒斥；他對天父之愛的內在信仰甚至動搖，彷彿與一切神聖靈感和慰藉隔絕；歷經這一切磨難，若他仍持守信心，轉向神，*那刻*他才真正得著榮耀；天父伸出慈愛之手，扶起受難者，領他脫離盲目絕望之路，轉向看見與幸福之途。

這時，十字架的苦楚轉為高等心智與靈魂的恩賜，歡騰的合唱響徹所有天界——那啟蒙者已學會超然於外物與境遇，他勝利地知曉自己與邏各斯本為一體，其餘盡是幻影與誘惑。十字架已被征服，光輝的道路筆直鋪展，直抵永恆；從一重榮耀通往另一重榮耀。

「基督教義中，前三重啟蒙由誕生、洗禮與變容象徵；古埃及人進行第四啟蒙時，則將候選者縛於木十字架上，經歷死亡、埋葬，墜入冥界，第三日自死中復活。古諺有云：『未經十字架，焉得冠冕。』

「十字記號若用於儀式或個人，便是極強的祝福，能抵禦黑暗力量——尤其當此人心中懷有深沉寧靜，並誠願世人同享此福。

若結合對聖父、聖子與聖靈的祈請，這記號的力量更增，其象徵亦多層次。



希臘十字



拉丁十字

「活躍的邏各斯以等臂長的希臘十字為代表。邏各斯的第二面向——聖子，即受福三位一體的第二位，則由拉丁十字象徵；那是柄身較長的基督教十字架，用於一切祝福與驅魔儀式，將祭司意志印記於受施的人與物。巨力流經此標誌，從一祭司傳至另一祭司；或在敬拜儀式中自高處流向祭司；或對他人劃記時流向被劃記者。這助人銘記：每喚此名號，邪惡便不得近身，因而成為簡短的信仰宣告——當我們依次觸碰前額、太陽神經叢、左肩，終至右肩，便想起基督自天父降臨塵世，再自塵世降至低等星光界（左手途徑），繼而升至天父右側，永駐榮耀。

「常行此記號是好的。人易忘卻居於神之理想世界時所受的護佑；它能驅散一切不健康之念與影響，尤其當人易陷於惱怒、自私或其他惡念時。心智恆駐高等層面者或無需此類提醒，但此類人稀，故一般人多可受惠於這簡小儀式——這能逐退所有不快，存留一切美善。

「人類與其他無數種類的存有共處；常人雖不可見，它們卻力量強大。每當有人作出力量符號、或吐出力量話語，這些存有便聚於行儀者或言語者周身，冀望其發出令它們愉悅的思想與振動。它們需要此類振動；因此，一個人的思想、言語或符號愈崇高，所吸引的元素精靈類別便愈優。你會明白：此理不適用於天使存有，因祂們完美純潔，無需人類振動的扶助。

「每當人覺察自己暫失與天父之連結，失去完全的愛、寧靜、理解與合一，便該畫下十字的神聖標記，祈求主再次轉身，賜予祂的護佑與指引。誦讀福音書時，應畫十字三次，使心智、口舌與內心皆立志傳播真理，同時開啟額頭、喉嚨與胸膛三處靈性中心，迎接即將傾注的神聖影響。如此，神聖文本將成為力量的核心，由崇敬與感恩的思維氣場所環繞，激活心智與靈性官能。若開卷前先畫十字，便是開啟寶庫之門，神聖智慧將自此湧流，注入其存在。它使低等心智與高等心智諧調，從而協助內在大師的工作——大師此時能將智慧之瓶傾予渴求的心智；那心智正尋求與靈魂結合，通往神的領域。

「祈禱或研讀神聖文本後，當行最後的十字標記，此舉將強化整體努力，並鞏固心智與靈魂之間的連結。

「此記號的強大力量，可見於主教的祝聖儀式：祝聖者先在受祝聖的新主教心口畫十字，再於其手上畫十字，念道：『願你滿得靈性祝福。』於「靈性祝福」一語上又畫一記十字。此舉全然建立起直覺與情感間的直接通道，一旦直覺成熟發展，便能夠立即在物質界顯現其意圖。

「另有主教佩於胸前的十字架。其上鑲嵌七寶石，與祭壇石所嵌寶石相應（如自由天主教派所用）。當祭壇寶石感應到傾瀉的力量而閃閃發光時，主教胸前的十字架寶石亦隨之閃爍。神聖戒指受祭壇與十字架的珠寶共鳴，交織強化這股力量，向會眾乃至整個世界沛然傾注。

「在羅馬教會，這胸前十字架常內嵌聖物，或為真十字架的木屑。

「七顆寶石呼應七道光線。人若靠近十字架，與其相應的光線寶石便明滅閃動；倘若全然接納，必獲沛然之力與護佑。

「主教佩此十字架；羅馬教會儀式中，他將它懸於短披風之外、無袖法衣之內，因這是他與主的神聖紐帶——彷彿一枚高度蓄能的電池，胸前十字架化作稜鏡，讓力量持續流經其身。故此，它在教會儀典中的作用極

為強大：作用於主教，自他汲取力量，再將其光線灑向會眾。靈視者能見這些輝光，乃基督中三重之靈的顯現，惟具相同靈性映現的高度修行者方能感知。

「十字形態各異：有柄的埃及十字（又稱T字）、耆那教的卍字、基督教的十字架，皆為生成之象徵。公牛在諸般宇宙論中俱屬神聖，印度教、瑣羅亞斯德教、迦勒底、埃及皆然。同理，蛇乃智慧之徵。

「埃及式與基督教式十字，實為三角與方形的結合，亦即展開的立方。三角與方形的象形文字，向被視為男女原則之表徵，揭示神性演化的面向，恰如夜空中輝耀的南十字星座，其意涵與埃及有柄十字無異。



## 三角形與正方形

「十字蘊含的數字三與四，呈希伯來金燭台之形，立於至聖所內；三四相加得七，正合一週的天數，亦是太陽的七道光。七日一週，是月份年份的起源，故為誕生之時標。人附於十字架上，此象徵乃得圓滿，與人類起源之念相契；其形體遂等同生命之樹。

「十字與圓圈同為普世符號，居於符號序列之首；二者本身涵攝並宣示宏偉的科學真諦。這兩種符號與人類歷史等長，直指心理與生理奧秘之核心。

「歷來有思想家為闡釋十字中心之謎，將其象徵為宇宙臨在。此係謬見；無邊界者與無限者豈能受限於一中心？同理，基督顯現於十字架，亦不可解作神以耶穌基督之身個體化於該十字中心。

「X形十字與赫爾墨斯十字四臂指向四方，末端彎曲即成卍字，此乃雅利安種族最早象徵符號之一。卍字意謂中心不囿於任何個體，無論其何等完美。它更昭示：此原則（即神）存於人內，而人亦在祂之中——萬有生命皆然；居於神內，宛若水滴融於滄海；



X十字



卍字

指向四方的端點在無限中消融自身。末端彎曲亦表輪迴循環，人心必須歷經此徑方能捨棄小我，將心智投射於對無限、天界乃至神的構想之中。

「此十字之謎，蘊藏於赫耳墨斯《翠玉錄》二句之中：『分離土與火，提煉精微於粗糙……以絕頂智慧自地昇天，再從天降至地。』如是，卍字化為涵納十字的圓圈，旋即變作埃及天文十字——即圓圈包藏兩相勾連的T形，一桿向下，一桿向上。



天文十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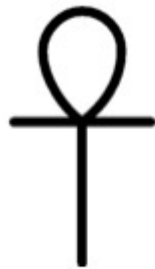
T字



兩方面的T

「土火分離、精粗提煉，意指生命火花與心智脫離凡軀，其後自塵世『昇』往『天界』；歷經時日，再度降臨塵世投身下一輪迴。完美的T形，垂直下貫者為男性光線，水平橫陳者表女性原則；水平線上添一圓圈，便圓滿了伊希斯的三重屬性，此即神聖蛋的象形文字。

「所謂基督教十字之源起，遠較世人想像古老。《聖經武加大譯本》記載，以西結在敬畏主的猶大人額前烙下T字印記。古希伯來人使用的符號呈現如此樣貌，在埃及象形文字中，則以常見的基督教十字架形式出現，稱為 TAT，象徵穩定。這十字現於《啟示錄》在選民額前印上天父之名，即AO，二者分屬靈與物質，是首亦是末（靈居於物質之前）。



安卡



T的印記

「摩西命百姓以血在門柱作記號，以區別將亡的埃及人，用的正是T形標誌；菲萊一處雕塑遺跡上，可見許多埃及手持十字架，半數屬荷魯斯使死者甦醒的護符。T字與T字隨處可尋：復活節島雕像、古埃及、中亞、前基督時期的斯堪的納維亞皆有蹤跡。

「《民數記》第二十五章第四節記載：『讓這些人面向太陽，在主面前釘上十字架。』」

「面朝太陽（而非背對）受釘，乃古埃及與印度啟蒙儀式所用辭彙；開悟者通過秘儀諸般試煉後，將被縛於 T 形臥榻，而非釘死。

「此狀態持續三晝夜。據說其靈性自我在此期間『與諸神對話』，降入冥府（或稱阿門提、下界，名稱因各國而異）；他為彼界無形存有佈施行善，肉身則留於 T 形榻上，置於神廟地窖或地下洞穴。在埃及，啟蒙者安放於大金字塔王室石棺，第三夜將屆時抬至入口廊道。指定時刻，初升旭日光芒滿映候選人恍惚面容，祭司-啟蒙者誦出神聖言詞將其喚醒，受奧西里斯與智慧之神托特啟迪；祭司表面向『太陽-奧西里斯』發言，實則指向內在的『靈—太陽』，從而照亮新生之人。

「宇宙靈魂乃物質性理型在物質界的映象，是一切生命之源，是三界的生命法則。此即赫爾墨斯哲學家與古代聖賢所稱『七重性』，描繪為七重十字，其分支代表示光、熱、電、地磁、星光界輻射、運動及智性，亦即自我意識。

「基督教採用十字符號之前，它早用作區分開悟者與入門者的標誌，後者稱為『克雷斯托斯』。

「卡巴拉所用十字象徵元素對立與四元平衡。

「啟蒙者或祭司畫十字時，手覆額頭念：『你屬於』，移至胸前續道：『那國度』，觸左肩：『正義』，再右肩：『與慈悲』；最後雙手交合說：『永世無盡。』另一版本流傳於入門者與大眾之間，不知前述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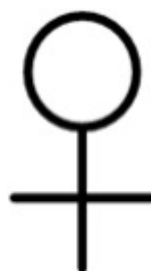
「將求道者置於十字的啟蒙儀式，亦為南美早期種族所知。山崖雕刻的一系列圖像中，人形自十字躍出，或情形反過來；因而人可視為十字，十字亦可視作人。

「另有一種啟蒙形式：異象中現巨大金十字，緩緩轉動，顯出黑色元素精靈的直立身形，如人張臂。它向啟蒙者鞠躬，靜待指令。此為考驗：啟蒙者若命精靈效勞服從，立陷險境；若靜默不語，形體便消散，危險隨之渡過。

「圓中十字亦稱世俗十字，標誌人類與動物生命起源。圓圈取走僅餘十字，意味人已徹底墮入物質。圓中十字象徵純粹泛神論，與圓內 T 字、耆那十字或卍字同義。T (Tau) 是字母 T 最古老形態，乃第三根種族象徵性墮落前的字符；此時自然演化致兩性分離，圖形遂成為剖開的圓（圓指無性生命），圓受修改或割裂。其後於第五根種族變為埃及生命符號安卡，再後來又成金星標誌。



分割的圓



金星

「在西方卡巴拉中，圈內十字被稱作『玫瑰與十字』的結合，象徵宇宙顯現之前，蘊藏神秘生成的偉大奧秘。

「普遍解釋認為，十字架上的玫瑰代表人的靈魂（實為心智）寓於肉身。如我所言，玫瑰即指心智，它釘上十字架（進入人體），是為了在其中生長茁壯，並憑藉進化之路上積累的經驗與智慧，最終配得與神聖靈魂合一。

『願玫瑰在你十字架上盛開』是一句古老的問候，也是親切的祝願、兄弟般的祝福。

「有柄的埃及十字象徵『男-女』與『伊西斯-奧西里斯』，乃一切形體的生成原則，基於原初顯化，這適用於所有指向與意涵。卡巴拉教義中，『生命之樹』是有柄十字的有性面向。『Otz』一詞意為「樹」，在希伯來語中由兩個字母構成，數值分別為七與九，代表神聖女性數字七與男性能量數字九。

「對埃及人而言，數字七也是永恆生命的象徵；希臘字母 Z 形如兩個七，Z 既是「我活著」（Zaô）的首字母，也是「眾生之父」宙斯（Zeus）的起首。

「有柄十字另含『誓言』、『盟約』之意，T 字頂端的圓圈相當於象形文字 Ru 轉正。此象形符號意指「門」、「出口」、「口」，此處指天空北區的誕生地，太陽由此重生。因此，有柄十字的圓圈以女性象徵標誌了北方出生地。正是在天空此域，「輪轉之母」七星女神在一年最初的循環中誕生了時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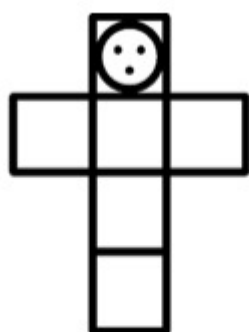


「有柄十字或稱安卡十字，其最初形狀為安卡結，此繩套包含括圓圈與十字。它代表大熊座在北方天空劃出的圓圈，這構成了最早時間中「一年」之基準。安卡十字的圓圈後來演變為塞普勒斯的 R（橫線上方的半圓）與科普特的 Ro（P）；後者又衍生出希臘的 Chi-Rho（帶交叉杠的大寫 P）。

「安卡結亦名繩索，可見於四臂印度濕婆神的右後手臂；Ru 符號也被視作大瑜伽士的第三隻眼，其姿態如印度苦行僧。

「T字是神秘神聖智慧的A與O，體現於托特（或赫爾默斯）的首尾字母；托特乃埃及字母的創制者。T字也是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字母表的最末字母，他們稱此字母為「終結」，或「圓滿」、「極點」與「安穩」。

「立方體展開後，其六面形成十字；直立部分含四個正方形，橫槓含三個，總計七個。



立方體展開

四象徵處於潛態的宇宙，即混沌物質，需經靈滲透方能活化。換言之，三角形須放棄其一維本性，散佈於物質之中，從而於三維空間築起顯化根基，使宇宙得以智性顯現；立方體的展開實現此點，故有柄十字象徵人、生成與生命。在埃及，安卡一詞意謂「靈魂」、「生命」與「血」；或指有靈、活躍之人——七重之人。

「再次回到卍字形式的十字：少有符號比此圖形更具真切的神秘意涵。它由數字六象徵，如同此數，指向天頂與底極、東南西北各方。此單元無所不在，映現於每一單元之中。它標誌「諸輪」的持續進化，亦是四元素這神聖四者在神秘與宇宙意義上的象徵；其四臂與畢達哥拉斯與赫爾墨斯的比例相關。受訓的啟蒙者能以數學精度追溯宇宙的演化、捕捉可見與不可見者之間的連結，並推演人類與物種的初生。此為一切符號中最富

哲學科學性、亦最易領悟者。它總括創造與進化的全部工程，涵蓋範疇自宇宙神譜至人類演化，從未知之神至電子——而後者之起源對科學而言，猶如那「一切-神」本身般未知。然古代聖者知曉此秘；卐字見於各古老民族的宗教符號，即為明證。

「卐字在《迦勒底數字書》中被稱為「工人的錘子」；《隱藏奧秘之書》也稱其為「錘子」。這錘子自燧石（或空間）擊出火花，諸火花便化為諸界。

它亦是雷神之錘，由矮人鍛造的魔法武器，用以抗衡巨人（或宇宙前的原初巨力）。

「它同時是煉金術、宇宙起源論、人類學與魔法的符號；其意涵須以七把鑰匙方能解開。

「若將它對應於微觀宇宙（即人），它標示人是天界與塵世的連結：右手指天，左手指地。此符號是科學週期、神聖週期與人類週期的樞紐；徹底領悟其義者，將從大幻象的苦海中解脫，其下透出的光輝，足以照破一切人為的陰謀與虛構的黑暗。

「對研習東方秘傳或外傳教義者而言，它意味著『一萬種真理』；這些真理隸屬於未見宇宙、原初宇宙論與神譜的奧秘。

「在西藏與蒙古，它見於佛圖與佛像心口，也總置於已故神秘主義者胸前，如同古埃及的帶柄十字。

「卐字有兩類，設計與方位各有變化。我們所探討者，其上臂指向右方，見於圖示。一切正道儀式魔法、儀軌或原則皆用此形。

「若其反轉，上臂朝左、下臂朝右，便成邪惡符號。凡異於正道類型的卐字，皆與黑暗及凶險相繫，將為佩戴者或使用者的招致災禍。

「正如你所知，一切法則皆有兩面：善與惡、正與反；符號如此，萬事萬物亦如此。

「完美形態的卐字，為右道的神秘主義者所用；這是烙在活生生啟蒙者心上的印記，有些人更將其永刻膚上，作為象徵與警示：當他們習得一萬種圓滿秘密，絕不可洩露於不配之人。

「基督教十字的七重，等同潘的七管笛，象徵自然的七種力量；亦對應七顆行星、七道映為光譜顏色的光線、七個音符。猶太人的金色殿燭臺，一側三座、一側四座，合為七——那是代表生成的陰性數字；《創世記》中，六日勞作以第七日為冠冕，亦成循環計算的根基。

「圓、十字與七，是最古老的原始符號。畢達哥拉斯及其門徒視數字七為三與四的結合，並以雙重方式詮釋。在他們看來，三角形是已顯現之神的最初概念，是其形象：「父—母—子」；正方形則是完美之數，為物質層面一切數字與事物的理型根源。然正方形屬次級完美，因其關乎物質世界；三角形對應希臘字母 $\Delta$ ，乃未知之神的載體。此點甚至見於神名——宙斯的拼寫：維奧蒂亞人作 $\Delta\epsilon\upsilon\varsigma$ ，即拉丁語的「神」（Deus）。這便是數字七在形上概念中，與現象世界之「七」的關聯；但為了世俗或外傳的解釋，其象徵被更動了：三角形或數字三，成為三種物質元素——氣、水、土——的象徵；正方形或數字四，則成為一切無形無相之物的本源。

「然而畢達哥拉斯學派又將七視為六與一，是六元組與單元的複合體；於是數字七成了不可見的中心，成為萬物的靈——凡六邊形之物，皆以中心為其第七屬性。數字七象徵十字，十字亦象徵數字七，因而具備單元的一切完美，堪稱眾數之數。正如絕對的統一性未經創造、不可分割，故其不屬數字，亦無數字能生之；七亦然：十以內的任何數字皆無法產生或構成它。



水



火



所羅門之印



七重

「頂點朝下的三角形，是濕的原則與水的象徵，而水為最初的元素，火潛藏其中；宇宙的第一顆種子，便投進了水或曰混沌。頂點朝上的三角形，則是火的象徵。兩符交錯，便產生所謂的所羅門之印（此名實為誤稱），此符衍生一切十數。其中心有一點，乃七重標記，此即人、即十字。兩個三角，揭示二元或「二」；其三角形象徵數字三；兩主三角形共一中心點，化為四元或四；五元生於三角相疊，輔以三邊，是為五；六點連綴成六元，即數字六；而此圖騰整體為七重：中心一點，故曰七元，是為七；此終極之數，涵蓋諸數。

「立方體展為十字，可見豎桿——陽性之徵——裂為四截；四是陰性之數，而十字橫桿（物質之線）則化為三份。此說似有矛盾，然因立方展開時，中面為豎橫所共，遂成中立，不屬任何一方（雖兩者共享）。是故，陽或靈之直桿仍為三元，而物質之桿則屬二元，為偶數，故屬陰性。中心點乃陰陽交會、靈與物質相融之處：象徵創造。數字三與數字四共構十字，令兩者和鳴，顯現自然之創生力；其中心點即崇高之愛。當愛經服務、犧牲與奉獻淨化，至高境界便等同神之愛。彼時它如神聖玫瑰於中心盛放，香氣升達天界，其聖潔、仁愛與奉獻之芬芳，純粹無瑕。

「整個自然將為之歡欣，其悠揚聲響與七行星之樂音共鳴；各星循軌搖曳，以洪亮凱歌交融他者之音，織就和諧。

「然則，縱使研究諸符號：自圓至十字，自T字至三角與正方，並藉此學會指著進化之路的符號，我們僅能見其果，而偉大第一因依舊隱匿；此乃更甚以往之奧秘。

「或可學知：種子萌為眾生的系譜樹，名曰宇宙，是三而一，乃種子之三重面貌：其形、色與質；然引導其生長之力，永不可知。

「此生命力究竟為何？何以令種子萌芽、迸發嫩芽，再成幹枝；而後枝條低垂，吐露自身之種，復又生根萌發，衍生他樹？然對欲探此顯化力量奧秘的求道者，有一答案——此力亦潛藏其內。

「你當知曉，一切物質現象，不過感官幻影，再由想像助長。在物質層面，無物可謂堅實，因此層面的萬物皆能藉某種『光線』（姑且稱之）顯為透明。

「靈視者無需此光，即可穿透物質帷幔。當他們開啟靈視之『光』，萬物皆融消；他們所感是真實，而非幻象與想像之境。看似堅實的牆垣，頓如玻璃；樹木、花草、走獸乃至諸般物質，盡皆消逝，恍若從未存有；是的，它們本未存有！

「我將略作演示，當你們跟著做時，請謹記方才所言。此小實驗中，我將展示物質生命與眾生如何初生。在此之前，容我補充：你們，與塵世眾生，若願意且足夠專注，皆可行此實驗。

「首先，你需領受此事實：物質層面的一切皆有生命；無所謂死物。凡可觸、可見、可感之物，皆有生命，即物質性生命。若無生命，你便無法觸見感知其存。『死』去的獸軀有生命，『死』去的樹幹有生命，一石、一礫、一沙、一雪、一雨，皆有生命。金屬、礦物、化學品乃至一切物類，皆然。它們活著、顫動、脈搏，與生命共振！

「此生命或物質性質有四元：氫、氮、氧、碳；而它們自身亦有生命！

「碳乃一切有機質之基；氧助燃燒，為所有有機生命之活化劑；氫於氧中燃盡後，成最穩化合物，遍存眾生體中；氮乃惰氣，為動物呼吸時與

氧混合之載體；它滲入一切有機質。當四元於有機質中相合，只須添入生命火花、活性之火點燃機體，便能生長繁衍。

「我將以想像一個單細胞向你展示此事；只要你恆心嘗試，你亦能為之。」

言畢，講者靜立，凝神專注；片刻，一顆膠質小球浮於其前空中，剔透微泛磷光。

「此即最初之元。」他說道。

「其象徵是圓，無限的圓，亦即「無數字」與「零」；它象徵黑暗，象徵未顯化。唯當另一個數字列在它之前，它才活轉過來，成為一個活躍的數字。此乃胚種——若要賦予它生命，必須讓光的光線（神之意念）照入；胚種隨即因火花而煥發，其符號也變為帶點的圓。正如我們能憑意念力構想出這胚種，我們亦可將生命的神之意念投射其中。

他召來一位聽眾上前。



一個簡單細胞的發展和繁殖

「現在，請你凝神於此胚芽，」他說，「並從你內在，向它投射一絲生命的精質。」弟子依言而行。很快，一縷微光浮現，小球開始緩緩迴旋。

「眼前演示，恰似動物體內旋轉的靈性中心運作方式。」講師道，「為向諸位展示這些胚種如何進化繁衍，我將加速此過程。請細看。」

片刻，一線細光將細胞剖為兩半；每一半都保留了內在的發光元素，兩者仍相連，繼續緩緩旋轉。接著，它們徐徐分離，各自繞軸自轉，亦互相繞行；待慢慢充盈成形，皆成完滿小球，至此已有兩顆；形體完美如一，無從區別。這過程重複數次，終生成許多閃爍著生命的「胚種-細胞」，如微縮宇宙般環繞運行。

「此處所見景象，正是靈界中迴旋的原子。它們由神之意念所生，這增殖的過程將永續不息。欲將這些造物帶入物質世界，下一步是添上一條垂直線，將圓的橫向分界連至下半圓周；換言之，圓內呈現的已非橫線，而是一個T字。此符號一現，即意味靈性事物依其進化路徑，即將落入物質生成，或曰墜入物質界；下半的垂直線代表男性，與上半的女性相連——兩性共寓一身。

「隨後，進入下一階段：圓內出現完整的十字。

「正如動物與人體靈性中心的情形，其旋轉將不斷加速，光芒愈盛，終使這些小球化為燃燒的能量球，疾速迴旋，每一細胞皆蘊含一個宇宙。物質世界的電子於焉成形，它們的組合逐漸發展為植物、動物之軀，最終成就人身；一切皆依循這些電子的演化路徑。全過程，可總結於一個圓圈符號，內含數字1。

「這代表十個天界果實，源於男、女兩種子，初時肉眼不可見；因其在進入具象的物質身體前，全然屬靈。這象形文字，象徵最初的神聖顯化，包含精確比例的力量。首個圓是空無，而那垂直線則是太初，是原初一；它是邏各斯的話語，其他數字自此湧流，直至數字9，達至擴張的極限。

「當人身在肉體中，與靈性結合而趨於完整，我們便發現以下原則。人身的四項基本物質原則是：

1. 動物慾望的原則，與動物存在不可分離；稱為「慾體」。

2. 生命的載體：這是種惰性載體，身體解體後不久即消散；此即星光體。
3. 催生一切生命現象的活躍力量；此即生命或生命能量。
4. 身體本身的粗重物質。

「與此四項人身原則相結合的，是神性的三重顯現：

1. 未顯的邏各斯，自神聖宇宙領域映照於人類靈性界，作為宇宙之靈或神聖靈魂，全然覺知其個體性，並與每個人相聯。
2. 普遍宇宙的生命原則，而人類的心智僅是其微小部分；它擁有完整的個體性、以及對本體的意識；它是人類神聖靈的一部分，為進化之故而投身世間，直至有資格與其更好的另一半——靈魂——結合。
3. 宇宙的活躍智性，映照於人類智性之中；心智憑此超越動物，逐步進化。

「此為人的七重原則；前四者屬物質性，構成一個方形，後三者屬靈性，以三角形代表；此即七重之人。」

演說至此結束。涅特魯-赫姆、馬烏、馬烏媞等人向講者致謝後，隨眾聽眾離開了神廟。步至外頭，但見漫天雲霞輝煌燦金；望向地平，色彩漸次沉入深紫與淡紫，間有亮眼的洋紅與熒光的暗紫；天穹中鑲著片片閃亮的湛藍，宛如粼粼湖灣，兩側龐然的霧氣團高懸，流轉著璀璨光澤，氣象宏闊。

「孩子們，方才的演說，可還喜歡？」信使問道。

「這給了我們很多可堪玩味的念想。」馬烏答道，「但我原以為，聽講的靈魂早該知曉這一切。他們不是在塵世歷經了千百萬年的轉生？他們不是得通曉萬事，才有資格踏入這神聖領域？」

信使淺淺一笑：「孩子，知識在人間備受尊崇，卻非通往天界的通行證。那空泛美貌背後的醜陋、崇高抱負底下的膚淺、王座之上的卑微、巨富之中的貧瘠、自詡正義背後的罪孽——也都行不通。」

「相較於天界智慧，塵世的才智不過是愚昧的無知。」

「要進入這些界域（即便尚未抵達天界，僅是外緣），『靈魂-心智』尚需具備另一些品性：樸素中透出的智慧；愛裡蘊藏的美；謙卑所成就的崇高；因無償奉獻而豐盈的財富；以及一份純潔的信賴——信那全父全母所予的慈愛與護佑。

「那在山坡上牧羊的、在田地裡耕作的、在深海中航行的——他們比起那些積攢不義之財而自矜的富人、比起高踞王座以鐵腕威嚇臣民的權貴、比起只信物質證據而譏嘲一切神與靈的學究，都更接近神。後者永不能踏入此地，儘管他們或許能向你闡釋世間萬事，且自以為無所不知。」

馬烏追問：「但靈魂在獲准進入之前，總該先懂得演講者所用的符號、及其所象徵的神聖智慧吧？若未學會使用這些符號，是否便因太過無知，而無從領會自己在此界域中的地位？」

「孩子，符號可有千般詮釋；唯有臻至智慧之境者，方能得當地運用它們。符號背後藏著浩大的奧秘，但唯有開悟的靈魂能徹悟其義。古時曾有智者擁有這般智慧。他們歷世輪迴，一心砥礪心智，終能窺見符號的真義。他們有明師指引，此師能甄選與培育合適的弟子。許多人曾想進入古老的神秘學校，但獲錄取者寥寥；能踏入高等秘儀核心者，更是鳳毛麟角。」

「如今這般開悟者已近乎絕跡；較之此世過往的任一時期，現下愈發稀少。因此，你方才所見的學院便建於此地，讓已得淨化之人得以習得塵世難覓的智慧。」

「當一個人修行足夠、內在綻放純淨之光，他便能步入星光界火焰之境，沐浴永恆的白晝，聆聽講論；諸天使將為他祝禱。

「當神聖之愛的花在心中綻蕊，而我執不存，他便可踏入此間；慈愛的上師將擁他入懷，以神之印記為他膏沐：一朵深紅玫瑰自他胸前升起。

「當他珍愛同胞、無求回報地服務，他便可踏入此間，與曾為他人奉獻者並肩而坐；他們將親吻他的額頭，尊他為高貴的王子。

「孩子，這便是來此的必備品格；凡具足這些美德者，無一會遭拒，因為他們已與神諧鳴，美德的果實便是深沉的寧靜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修得自身高貴者皆有希望。」馬烏說道，「在這片樂土獲取居留資格，竟是這般簡單。」

「那麼其他神廟又教些什麼呢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教導每一個已淨化的『靈魂-心智』必須研習的課業，以躋身更高界域。」涅特魯-赫姆回答，「孩子們，還想再聽些講習麼？」

「哦，請務必。」他們喊道；神聖的信使便領他們走向下一座建築，那兒有更深的啟示等候著。

# 異象八：太陽系

## 藍寶石

深藍夜穹之中，  
寶石般的行星閃爍：  
紅、綠與銀白，  
皆是隱藏背後太陽的映像。

\*\*\*

這象徵生命幻象的虛實交織，  
融入了未見的實相。  
我們棲居於靈的廟堂，  
由神之明亮宇宙的匠師所築。

\*\*\*

處處皆是奇蹟；  
創造深植於轉輪的韻律，  
這些輪迴在其想像疆域的內外上下運轉：  
皆因神聖之愛啟迪。

\*\*\*

映像中的映像；本質的本質；  
神之意念沿巨弧沉降又攀升，  
迸發生命與光的熾烈色澤，源於四碎的話語；

這點燃了火：

在永恆的時間、空間和力量中，  
升騰、旋轉、交織。

## 異象八：太陽系

涅特魯-赫姆、馬烏與馬烏媞走入下一間幾乎滿座的演講廳。信使說道：「即將授課的講師，常在聽眾眼前將講題化為實景；或將諸位帶往時間與空間的陌生之境。故此，若講述間出現何等奇異景象，切勿驚惶。他是此道大師，擁有宏大力量；諸位可全心信賴；無論目睹何事，皆不必懼。」

聽罷這番令人不安的告誡，馬烏與馬烏媞懷著幾分惶恐，望向步入廳內的祭司。他儀態威嚴，個性具強烈磁性，周身環繞著人人可見的氣場。緊貼身軀處，氣場化作巨大的白色光暈環繞，白光漸次轉為幽美湛藍；外圍又有一圈橙黃；再外是淡紫；接著是薰衣草色；最外則是一環深紅，輻射出燦爛流焰，涵納一切想像得出的色彩。馬烏與馬烏媞懷著至深的崇敬與敬畏，靜默凝視，為這莊嚴非凡的存在驚歎不已。

他身上持續煥發閃耀光芒，輝映滿堂。這光輝也喚起在場所有聽眾自身氣場的色澤回應，各自漾開柔和光暈，整體景象如此攝人心魄，言語難以描摹萬一。

唯獨信使未有這般反應。他潔白的臨在如冰晶般純粹無垢，安坐於馬烏與馬烏媞身側；他完全掌控著自身與輻射氣場的運轉。然而，那是一種神聖的雪白；如此無瑕，勝過於聽眾充滿活力、有知覺形體所煥發的暖色輝光，此白更為耀目。

馬烏與馬烏媞感覺到神聖信使那潔白無疵的霜晶之中，凝聚了講師與他人所有的光與暖色；如此具保護性、安穩而神聖。

此時，講者開言：

「我們的主題是太陽系（見下方註）的成形。儘管在此處僅能勾勒其構建輪廓，且須從至高者最初的形塑意念起筆，但我們推測，當觸及未知神（最高神）的某些神蹟靈感時，或會遭遇些許引人入勝、甚至令人敬畏的片段。

註：依我方術語，太陽系（Kosmos）即為一太陽系；而宇宙，乃無數太陽系的集合。神為宇宙的至高神；最高隱藏邏各斯則為一太陽系之主。

「這是諸神中的至高者，其所居層面遙不可及，連所有邏各斯（諸創造者）亦無法揣度，故祂無可名狀；祂是『偉大』，宇宙的至高實體。祂之外別無更神聖的存有，且祂永不被消融。（邏各斯則不然，彼等將於大顯現期終末被吸收，以待下一個活躍的創造週期再度顯現。）然而，我們得以感知祂之存在所涵容的最精微本質，此種感知即為超太陽系全知之太陽系種籽；它蘊藏潛能萌發為神聖意識，足以將人提升至天界與智慧的至高境界。

「整個太陽系，乃至整個宇宙，都涵攝於氣場罩之內；這罩中蘊藏著一整套進化藍圖，用以顯現宇宙，以及其中一切存在與現象。

「或許你會問：『這氣場罩之外，又是什麼？』

「罩外尚有無盡他方宇宙，其數不可計、其廣不可量，遠超你我所能思議；所謂永恆或無限空間，本就沒有盡頭。

「但此番演講，暫不必觸及這等玄奇；太陽系終將解體又如何，亦非此刻所能深究。

「那麼創造與進化的第一步是什麼？乃是上界穹蒼與下界深淵分判，化出七重圓圈，每圈各駐一位造化之神；此即天界，亦稱七區。如是，一

個看似完整的太陽系便初具規模，它源自至一至高隱密的邏各斯，並憑藉其生命維繫——這生命以七位創造者為媒介，每區一位。

「我們身處的太陽系即是一例，其中太陽是邏各斯最低層次的顯現，作為本太陽系的中心。它是賦予生命、統攝、調節、協調、無所不在的中樞力量。它以可見之形，映現了宇宙臨在的最高境地（亦即至高神），並展露七重境界中的最初亦即最低一重。

「每個太陽系的中樞太陽，在各自的物質或客體基質中，皆為氣息最初原則（即話語）的最低展現；或可稱之為邏各斯物質形軀的最下層。它們將主的生命傾注於其太陽系內；而一切物質力量與能量，皆轉化自至高神的生命流體——這流體穿過太陽，或由太陽映現而出。

「我們不妨將太陽喻為物質太陽系的心臟，而月亮的光反映其靈性面。因此，太陽象徵物質性、陽性與物質太陽系的主體，而月亮則是靈性與陰性部分的表徵。後者亦是人類靈體的居所。

「正因如此，太陽在許多古遠宗教中，始終是造物主的象徵；指的是太陽系的物質創造，特指人、地球與其中萬有。

「另一方面，月亮自古是神聖女士的象徵，她是諸神之母，是至高神的神聖配偶。

「邏各斯顯現之際，便是太陽系誕生之時；而太陽系那至一顯現生命，即是神，即是顯現的主。

「氣場罩將太陽系包裹於殼內，其情狀猶如原子——原子發光的外殼中含藏一顆中央太陽，眾多微渺如電子的星體環繞它運行。氣場罩與原子皆呈卵形，或說蛋狀；因此，太陽系也常被喚作氣場蛋。

「於氣場罩內的太陽系中，巨碩行星皆受行星邏各斯（即神的總督們）統御；同理，原子內的微渺行星，亦由行星諸主掌管。

「須知『巨碩』與『微渺』不過是凡俗心智的概念，於神而言，意義全然不同；正如時間與空間，也無法以人類有限的理解去真切把握。

「故而，建造太陽系的首要條件，是創造氣場罩。此乃神之靈性心智的物質投射；一個形象，一個意念體；藉由神之意志，獲取物質形狀與實體。神之意志棲居於神聖之光中，而從這光的輻射（永動不息）湧現了氣息，從而迸發原初光，顯現那隱於黑暗的永恆意念；這便成了創造的『話語』。自這話語或咒語中，顯現了氣場罩，乃至整個太陽系。因為隱藏的邏各斯在罩內放射一道光線，令構成太陽與行星的胚種結實成形；而這道光線的本質進一步延展，催生諸行星邏各斯，爾後萬物皆自它們的心智誕生。

「行星成形之前，乃是混沌；未來物質世界的一切本質都處於流動變化的狀態，尚未成形。這便是『神之靈所默觀的水』，萬有浸於黑暗，有待神之氣息將其化為光。當氣場外殼被那光照亮，憑藉生發過程，話語響起而顯現。在人類智識看來混沌之物，實為靈性智慧的永恆根源。生命之水由此誕生，或說原初胚種被原初光再度喚醒。於是，神之靈運行於氣場罩內的空間之水上，凝成生命氣息並注入那胚種，此後它成為中心，於其中創造了陽性的行星邏各斯；最初的萬物之主自此顯現，並成為人類的始祖。

「切勿將前述的主等同於絕對、未知的至高神。前述的主僅是關乎行星或星球物種繁衍的邏各斯；未知的至高神則將整個宇宙涵攝於自身之內。前者雖成萬物之父，然祂與無限至高神之間橫亘著一道深淵——大深淵，大奧秘。祂與至高神之間，存在著隱藏的邏各斯，亦即該太陽系之主。

「七重太陽系層面依序形成：至高者為第七層面，以氣場罩為表徵；其次為第六層面，名為「阿賴耶－原質」層面，亦稱世界之靈的心或世界之魂，乃是未知神的一個面向。此時原初質仍處於未分化、主觀的前宇宙

潛伏狀態。某特定時刻，它承受神之意念的印記，開始蘊納隱藏的邏各斯的陽性面向；其心豁然開啟：原初質遂分離、分化，待光線透入（無染受孕），父、母、子的三元誕生，並轉化為四元——父、母、子結為一體，再添上由不可觸及、隱匿之神的頂點所輻射出的生命。是以，任何形體欲成客觀，皆需三項原則：缺如（銘刻於星光界流質中的諸般原型）、形體與物質。那光線即為生命原則，催生活躍的顯現。故而阿賴耶如其所名，乃是永恆湧動不息、先於眾生的原始基底。

「下一層面為第五層面，即心智層面。此層創造感知，並連結新生的力量中心，涵括智性與軀體；這是神經力量的根本原則，亦是低等界域（如第三級的元素精靈）初萌的感知；然低等界域之下尚有客觀礦物界，其感知全然潛伏，直至植物界方重新發展此能力。此層實為密傳太陽系中兩個低等層面與兩個高等層面的中介。

「第四層面又稱宇宙電層面，乃有意識的力量與建構性力量的層面；一切力皆涵攝其中。宇宙原子受宇宙電激發，宇宙意識則作用其上。宇宙電是自能量的至一源頭散射而出的光，被稱作諸建造者的建造者，它所化現的力量形塑了我們的七重鏈。在宇宙層面上，它潛藏於一切光、熱、聲、附著力等顯現背後，是電的「靈」，是宇宙的生命。宇宙電是指引智性法則與具感知生命的靈。它非人格化之神，而是其背後力量的流溢，且為生命與光明的原初諸子之信使。

「第三層面是生命層面，亦為生命原則之層面，又名生命能量。生命無所不在，凡有原子可供作用，即有其存在。若無物質微粒可供驅動，它便靜止——死寂。宇宙電作用於化合物乃至單純物質時，便會催發生命。當宇宙電自一生命體抽離，生命原則亦隨之退去，但仍統御著那具身軀的原子與分子。

「第二層面為星光界層面，而第一層或最低層即客觀物質層面。

「於氣場罩之內的這些層面，具備了靈與物質的一切必要成分，使一個完整的太陽系得以擁有生命與存在。

「自外觀之，氣場蛋的橢圓球體會顯現明暗不等的光輝，端賴其個體力量；其他層面的高等存有所感知的，正是這片光芒——如同人們凝視原子所見。未來將現的海洋沉睡在水中，充塞其內；未來的大陸、海淵、山脈、行星、諸神、元素精靈與人類，亦復如是。

「如同小雞隱藏於剛產之卵，一切潛能皆在潛伏之中。

「在氣場罩內的七層面中，每層皆含一個原型，依次對應物質的七態及自然一切力量。它蘊藏每個未來人格的靈性芳香，開悟者於其中構築物質性星光體，諸神亦復如是，從至高至最低皆然。開悟者肉身死後，便居留於更純淨的星光界區域，生活行動如常；彼時他具有五個原則，獨缺星光體與肉身——既已獲更高階、更精微的顯靈之具，便不再需此二者。然他始終存在於氣場蛋所涵容的世界；恰如未開悟者，於兩次轉生之間，必得寄居塵世周遭的低層面之中。

「生命能量或生命原則充滿蛋內所有空間。其為生命本質，不落於數字；雖發散自第四層面，然七層面之任一數卻皆可附於其上。再者，太陽系非由數字或經數字所生，乃由數字間比例或幾何而生。

「七層面亦映現於稜鏡七色；每色皆具特定數字或頻率之振動，七層面亦然。

「氣場罩的外形，等同原子或人身周遭的淡紫氣場；此為暫現之流溢，先於一切生命體成形，猶如氣場蛋先於其內宇宙之形成。

「在太陽系的氣場蛋裡，映照人類一切思想、言語、行為，是人類所有正負力量的倉庫，隨其意願收受與發放；亦是每一念、每一潛能的倉庫，隨即化為效力。

「蛋內的氣場流質是生命與意志原則之結合，自萬物萬有中流出流溢，可見於一切物體周圍的氣場光中。開悟者可隨意導引此流質，令其流動受制或增強。

「氣場蛋亦承接來自高等諸神、天神及其他天使存有的一切印記。在蛋內不斷發生的交織與變動中，其精質恆處於不息之動態。

「氣場蛋之外是靈性太陽，或稱宇宙靈，它為無限宇宙賦予靈魂，不論在時空之內或之外。神聖自我的本質是純淨火焰，不可增，不可減。因而它從未因萬千造物而削弱，反如自一焰分出眾焰；靈性太陽的火焰永燃不竭。

「氣場蛋存於每一形體、每一草木禽獸之中；萬物皆含其複本。氣場蛋於人，猶如星光界流質於塵世；亦如環繞的以太之於星光界流質，或如阿卡莎（宇宙之魂）之於以太，作為超實體的本質層層環繞。簡言之，阿卡莎乃構成氣場蛋的基質，一種純粹抽象的基質。我們已詳論氣場蛋的若干原理，並從多面觀之，因它在太陽系計劃中極為關鍵；對此研習永不足夠，太陽系中一切他物皆繫於此。

「你會明瞭，雖在我們眼中，太陽系連同其太陽與行星如此浩瀚，卻不過是大宇宙海洋中一滴水。儘管我們對其起源與結構僅有模糊之見，仍能將其置於宇宙中應有之位，並對全系統之相對規模得出大略之想——此正顯我們內在具有神之本質。而我們當下所居的行星鏈，僅是全系統的一小部分。當我們對進化諸階段略有概念，並知曉在諸行星上、在星光界與其他界域中，萬物萬有如何演進之時，亦展露此一神性。

「最高邏各斯在最初構建氣場蛋之際顯現自身，並攜來過去太陽系之果實；即那些強大的靈性智性體，他們將成為其同工與代理人，建立現今的太陽系。其中最崇高者為「七者」，被稱作諸邏各斯；各居其位，皆為太陽系中特定部分的中心，正如最高邏各斯為整體之中心。此七位存於太

陽中的存在，乃從「母-基質」本有之力中自我誕生，且絕對者氣息之能量使其成為有意識之存有。此種自發成覺之歷程，源於至一顯現之生命；其本身為絕對者的映象，而這至一顯現之生命即是最高邏各斯自身。

「我們的太陽系由這七重劃分，取得七種特徵；往後一切分化，皆按降序重現這七音的階次。

「各七邏各斯之下，皆有低階的智性體階序，構成神之國度的統治者。其名號甚多，又有無數建造者，依隱藏之邏各斯的型範，塑成萬般形體——這些型範藏於隱藏之邏各斯心智的寶庫中。思緒自祂傳予七者，各自在其神的至高指引下，規劃所屬界域；然亦各染其獨特色彩。這七界域稱為消融中心，乃七個零點，標誌分化音階的起端。於消融中心之上，可窺見生命七子朦朧的形上輪廓，即赫爾墨斯及其他哲學所言的七邏各斯。自消融中心始，元素分化，進入太陽系的構成。

「凡脫離消融狀態者，即成活躍生命；捲入運動漩渦。然進化未始之前，自然處於同質——或謂絕對均質。元素須自原初質（憩於消融狀態的母體，即涅槃之同義）充分分化，方能在客觀層面構築世界與天體。實則，此乃一切實體的涅槃式消融；是在一生命週期後，融歸原始狀態的潛伏。此乃過往物質之影，發光而無體，屬消極之境——然其憩息之中，暗藏將成太陽系的活躍力量！

「但須明瞭：諸世界非建於消融中心之上、非居其內、亦非其延展；消融中心之零點是一種狀態，而非數學上的一點。太陽系是行星演化的場域；於此場中，如金星、火星等物質行星，僅是其生命階段的短暫體現；每一消融中心亦然。

「每一消融中心，皆有一演化者或統治者，可視為行星邏各斯。祂自太陽系的物質中擷取所需原材（源自中央隱藏邏各斯的流瀉），以祂自身的生命能量加以鍛冶；每一行星邏各斯皆以其獨特方式運化其自家界域的

物質，並從共同庫存中汲取。由於其界域七層面中的每一原子狀態，皆與整個太陽系各亞層面的物質相同，整體連續性得以維繫。原子本身雖同，其組合比例在各行星上卻有變異。每一原子亦有七重存在層面，一如我們的太陽系。

「然將原子比擬為太陽系時，亦當銘記：相對於宏觀宇宙，太陽系亦是微觀宇宙，正如人相對於太陽系是微觀宇宙。每一原子具七存在層面，各層受面特定演化與返本法則支配。原子內有熱，外亦有熱；論及宇宙電時，請留心此點。

「深入太陽系之前，且更細察原子；此於往後理解太陽系將有所助益。

「每一原子皆有一中央太陽，有或多或少的行星環繞運轉，稱為電子。對人而言，電子極小，超乎任何影像偵測之域（見譯註）；因無足夠短的光波可成其像。縱有  $\gamma$  射線偵測之儀器，其波長仍逾百倍，無以觀測電子。然現代科學已成功測定電子（所謂『新』的組件！）的電荷與質量；同時科學認定，電子不具任何『尋常』物質屬性。人不免要問：『物質（如電子）何時起變得如此不尋常？』至於尺寸大小之疑，科學有兩方式：其一乃研究碰撞過程。但科學於此遭遇難題：電子乃已知最輕的粒子，且帶電荷。故研究之法，只能將之與其他電子相較。然電荷使此過程極難，因尚無萬全定律可適用於電子間的碰撞。無論如何，若觀察質量較大原子的碰撞過程，或可略推測其尺寸；並假定電子必有一半徑，居於中心一定範圍，由排斥力的平方反比律界定。尋常的慣性物質由原子核組成，且電子間距遠大於電子與原子核之尺寸；故以普通物體的標準描述此等粒子的空間維度，終屬徒勞。因而欲求電子大小，須另覓他法：須假設電子並非一塊具尋常引力慣性或質量之物……無論那是何物。」

譯者註：二〇〇七年，美國布朗大學研究團隊宣稱，以平面傳感器捕捉到單個電子在液氦中的運動。此後，亦有人聲稱「原子力顯微鏡」可呈

現原子核外軌道上的電子。然而我們仍保留作者原述——此類「新見」無分毫損其論述。

「然而電子具慣性，亦即質量，學界遂信其全部質量皆蘊於電磁場中。此場布有虛構的力線，彌漫空間。

「此處我們再次不自覺地指向宇宙電。

「欲使電子運動，必先使之加速；加速即引發電磁擾動，迫使電子周圍的力場重新排列，並以光速傳遍空間。於是產生一概念：所謂電子慣性，實乃電子抗拒其自然狀態變動之性質。此慣性可依麥克斯韋電動力學定律推算。所得方程式給出一球體半徑——電子電荷必須集中於此球內，方有我們所觀測之慣性或質量；二者皆已實測得證。

換言之，若假設電子慣性全在其電磁場內，便可算出一球半徑；電荷須聚集此中，始得觀測之質量。

「此外，電子自有磁矩，且沿軌道自旋。兩電子間有成對傾向，如平行自旋與反平行自旋之例，亦已證實。

「於是科學漸次窺見互古已知的神秘法則，竟與古人結論相合；縱使各自探勘自然奧秘時，所用方法與術語迥異。

「上者如下，下者如上。

「觀察電子種種現象，竟與太陽系的創造相類似。

「然科學未悟：物質非獨立實體，靈亦不是。二者皆絕對者之表徵或方面，共構有限存在的根基，不論主觀還客觀存在。

「此理於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所述諸元素亦然。他們所謂的元素實對應我們太陽系四大界域之無形原則；古昔採用的魔法體系，是一種心靈性的異教觀，以及對各種力量的神格化。這種靈性化的作用，使信徒與諸力

緊密相繫。實則此諸力階序可分為七級，由可思議漸至不可思議。此乃真正宇宙階序——自化學物質性直抵靈性。

「宇宙每一原子皆潛藏自我意識，本身即一宇宙，也是為自己而存在的宇宙。既是原子，亦是天使。每一原子、每一實體皆須經自我體驗，方為自己掙得神性資格；哲人黑格爾亦識此點，嘗言無意識者在宇宙中演化，正為求取清明自我意識。

「是故卡巴拉訓曰：

氣息凝為石，石萌為草，草化為獸，獸進為人，人昇為靈，靈歸於神。

「今當探問：隱藏之邏各斯在構築氣場蛋以作為未來太陽系基胚時，其過程為何？首先，祂自己身射出一線光，入於原初太陽系質料；此即最初顯化。到了第二階段，男女雙重抽象之力被位格化。自此質料之「男—女」位格化中，分離出子，即第三原則，內含七種力，稱為創生諸力\*\*。

「此七力或七子由七行星所表徵，誕生自母，亦即黑暗。太陽不在七者之列，因祂先於七者存焉。

「父，或稱空間，乃萬有之永恆因，是不可理解之神，祂那不可見的袍，是一切物質與宇宙的神秘根源；乃未分化物質所織之袍。此太陽系出現前之「根基」實為絕對者之一面，為自然一切主觀層面的基礎。

「宇宙由內而外運轉。每一外顯之動作或行為，不論出於自願或機械、有機或心智，皆源自內在感受或情感、意志或意願，及思想或心智所主導。整個太陽系亦然—，受一序列幾無窮盡之有覺存有階序引導、控御、活化，諸存有之使命乃作為宇宙法則之代行者。

「宇宙及太陽系，實為諸意識狀態之巨大集合，整體成於七重群體；覺知力顯現於七個不同面向，對應物質七種條件、狀態或性質。故秘傳算

數中，一至七之數列乃自最初顯現的原則起計；若從上起算，其數為一，若自下或最低原則計之，其數為七。

「諸神與人類同源，皆始於原點，即至一永恆絕對統一體。在客觀物質層面上，此統一體化為原初質與原初力量，分屬陰陽。於形上層面，則成宇宙之靈，或稱宇宙理型，亦名邏各斯，正如畢達哥拉斯三角形之頂。

「七顆主行星各有一攝政者，監督塵世神靈的創造工作。這些攝政者是自我誕生的神之七子，名為禪那主或祖靈，亦是影身種族之父，影身種族自七主輝煌軀體中降生。如你所知，影身種族被喚作幽影。

「七主之中，三位屬神聖至善，四位卻不那麼崇高，且慾望充盈；而影身種族，亦即幽影，秉性與其父輩相同。這便解釋了人性中善惡七等的分野。

「諸攝政者自空間誕生；在太陽系活動前，空間被稱為母；待其初醒，則稱『父-母』；其後遂成『父-母-子』。

「因此，一切行星皆受善惡之力支配，此力源於最初的七主；我們初次呼吸時，祂們便將自身印記烙於我們心智、神經、骨髓、靜脈、動脈與腦質之上。只要活著，我們便在其掌控之下；當行星於太空運行，我們心境亦隨之變遷，足以顛覆國家或個人——顛覆之法，端看這些力量如何引導我們，以及我們如何回應！

「論及神之意念，並非指某位神聖思者產生了念頭，而是指絕對者之思；過去與未來，皆凝結於永恆的當下。

「神非自我，非非我，亦非意識；雖非認知對象，卻能承載並催生一切對象與存在，使萬象能被認知。祂是至一本質，從中顯現一能量核心。故宗教唯有一種，即對神之靈的崇敬。

「太陽系物質最初凝聚於其本源太陽核心周圍；然我們的太陽（及後來其他行星）在收縮之際，脫離了那本源太陽旋轉的物質，因此我們的太陽實為行星之兄長；它是長子，而非行星之父。

「嶄新黎明初顫之刻，光射入太陽系深處，以新生之姿重現，直至太陽系週期終結；此乃萬物與眾生之胚種；是光與生命的創造者；是智慧的熾焰之龍；是話語，是神之意念。人只需沐此光一次，便不再受幻象帷幔所欺。萬物之胚種——亦即世界胚種——由靈性粒子或超感知物質構成，處於原初分化之態。神譜之中，每顆種子皆是永恆有機體，從中進化出天界眾生，即神靈。

「星球成形之前，顯現為宇宙塵埃或火霧的長軌跡，如蛇在空間中游移扭動。此真理化為古代符號的教導：神之靈行於混沌之上，乃以火蛇之形；祂於原初水面呼吐光焰，直至孵育宇宙物質，使之呈蛇環之狀，首尾相銜；此符號不僅象徵永恆與無限，亦象徵宇宙間一切星體之球形，皆自那火霧中凝成。

「混沌、邏各斯與太陽系，三者綜合，即為空間之三重象徵。

「物質於每個新宇宙重建之始僅是原初質；原初質不滅，故亦永恆，無始無終，是所有物質現象的根源，是神之本質或基質。

「物質之輻射物週期性聚為各級形體，從純粹靈性到粗重物質；其抽象存在即是神自身，是不可言喻、未知的至一因。『大地表面』上的『黑暗』，實為絕對光，是七個基本太陽系原則的根源。在此意義上，它便是神自身，如前所述。混沌是無形無感無覺的液態原則。靈則是活化萬物的智性原則。

「兩者結合，誕生了太陽系，混沌的物質成為其軀體。物質與靈相融，便有了知覺，『欣然發光』，於是顯現初生的光，乃靈、智性、物質三者構成的三角形，亦稱靈魂、心智、身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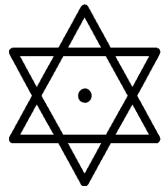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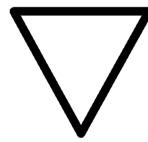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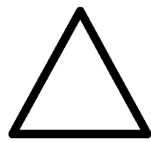
「此三角可詮釋太陽系內外一切表裡的顯化。

「故太陽本身亦是三重合一：其一是核心太陽，除啟蒙者外無人得見；它是一切宇宙之因，是至善與完美，是隱藏之神的標記與內在。

「其二為至高智性或智慧，統御所有能思之物。其三即我們可見的太陽，顯現於物質的太陽系中。

「換言之，內在太陽乃宇宙的大邏各斯，太陽智性的純粹能量由此而來；太陽智性作為一種靈性力量，藉由可見的太陽創生萬有，從不假借其他媒介。

「正因如此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菲洛拉斯受神啟示而說：『太陽是火之鏡，其光焰映於鏡中，傾灑我等身上，這光輝我們稱之為形像。』他以此隱晦深奧之言，指向那核心的、靈性的太陽——其光線與輝芒，僅由太陽系中央之星，亦即我們可見的太陽所映照。



「上圖三角形一點朝上，象徵七重太陽系中較高的三層面，以及神聖與靈的無形界。另一點朝下，則代表原型界、智性創造界，以及實質成形界。來自後三世界的光線，降臨至第七層面——我們這塵世與物質界。

「故而，兩三角形交錯、中央一點，正是塵世的象徵，被六個更高層面所環繞；一切靈感與能量皆從這些層面傾注至第七層面。

「那更高的三層面是神聖無形之靈的居所，物質層面的存在無從得知、也無法理解。若依柏拉圖學派所賦予的意義，原型界非屬此世，因它存於神的心智之中；它實是未來世界的初胚，而後受物質界承襲遵循並改

進。然而這些後續的世界一旦投射為物質，在獲得固體性的同時，也將失去等量的純粹。

「行星及其物質組成粒子的七種根本轉變如下：

1. 同質。
2. 氣狀而輻射，或曰氣態。
3. 星雲之貌。
4. 原子態，空靈；運動由此起始，分化亦從此開端。
5. 胚種態，熾熱且分化，但僅由初始元素的胚種構成；它們在塵世完全發展時，共有七種狀態。
6. 四重態，朦朧；此即未來的地球。
7. 寒冷態；須依賴太陽方得生命與光。

「腓尼基神話中，最初的七位主被稱為西迪克之七子（或麥基洗德之七子）；他們等同於七埃洛西姆、七卡比里、埃及普塔的七子，以及《死者之書》中拉的七個靈體。在亞述神話裡，他們則是七魯瑪西或七伊犁；始終為七，是空間之母或混沌中最初誕生者（無父母）。

「空間與時間乃一切存在之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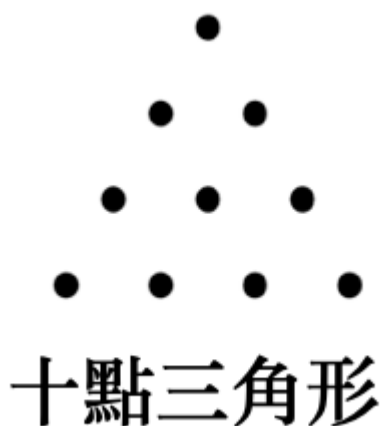
「諸神起初為空氣之力，後升格為人類的計時者，分配於七個星座。這最初的七星並非行星，而是七個星座的主星；這些星座隨大熊座旋轉，標記年歲週期。此類星座有二，第二個是小熊座，其星被稱作北極龍的七首，亦是《啟示錄》與《阿卡德贊美詩》中的七頭獸。

「哲學家維克托·庫贊曾言：『理型是人類理性的純粹概念對象，是神之理性的屬性。』

「柏拉圖亦說：『神依形式與數字塑造事物最初的樣貌。』

「一切自然法則皆以量化陳述呈現，這印證了畢達哥拉斯學說——因數字是和諧法則的最佳表徵，貫穿太陽系與宇宙。

「有人說，世界在各層面的發展過程中，是一部活躍的算術，是在多樣中實現統一的幾何，演化著並滲透萬物。聖保羅亦證此理：『萬有皆出於祂，藉著祂，且在祂之中。』



神秘的「十元組」，以  $1+2+3+4=10$  表達此念。一，是神或靈；二，是物質；三，融合靈與物質，兼具兩者特質；四，為現象世界。故「十」乃萬象總和，涵攝整個太陽系。

「映現於人身的『七個原則』，實為大自然七種物質力量；而七階序在靈性上映像於人的心智中。

「諸般力量的組合及其與微觀宇宙的調諧，幾何上等同於咒語『A-UM MA-NI PAD-ME HUM』。

「七重大自然的演化週期如下：

1. 神聖，或靈性。
2. 通靈，或近神。
3. 智性。

4. 慾望。
5. 本能，或認知。
6. 半物質，或星光體。
7. 純粹物質，或肉體。

「創造歷程循此七步展開。最初的創造，是原始自我演化，必需化為神之心智、意識與智性；秘傳而言，此即宇宙之魂的靈，源於至一，既非首亦非末，而是一切。自外傳教義觀之，此乃至高者之作，是永恆起因的自然結果。

「第二創造，始於前太陽系元素（物質）分化的最初氣息階段。此時，第二階序顯現：禪那主或稱諸神為形體之始；彼等即七聖人，日後成為七星之靈。時值火霧時期，乃宇宙生命脫離混沌的第一階段，原子自消融中心迸發。

「第三階段為有機體創造，亦即感知的誕生。此創造充盈善性，並造就最初不朽者。

「第四創造，植物界自潛藏的礦物界有機進化而出。這居於三高等界與三低等界之中點，指的是太陽系與地球那七個秘傳的界域。

「第五創造，是意識與感知覺醒萌動，在地球某些敏銳植物身上隱約可察。此乃動物之創造。值此演化時期，那絕對永恆的宇宙運動或振動（秘傳語中稱『大氣息』）分化為原初顯現的原子。

「第六創造，是神靈的誕生，他們是人類第一種族的原型；在當時遙遠的未來，他們將成萬族之父。

「第七步驟是創造人類，使其各方面皆臻完備，並對自身一切思想行為負全責。

「須知，神秘形而上學中有兩種神。其一為至一，不可知、不可觸，居於絕對與無限的層面，關於祂，無可知曉；其二則是流溢層面上的神。此點務必銘記。前者是最高神，既無從流溢亦無從分裂，因祂恆常、絕對、不變；然第二種神，作為首神之投影，能行此事，因祂是幻象宇宙的至高邏各斯。

「自至一本質湧現一能量核心，名為話語；亦是神聖的克里斯托斯，永在父懷中。

「重申：話語乃陰性邏各斯，表示為光、音與以太的本體。

「邏各斯映現了圓滿界中的萬有；同理，人類亦映現自身於世間宇宙所見之一切。

「吐露出氣息或稱話語後，太陽系物質漫布並形成元素；而那大氣息，便是宇宙在無限、恆存的空間中，持續不絕的運動。

「天界氣息（或生命之息）亦存於每隻動物、每個活躍的微粒與每個原子之中。然唯人類擁有對至高存在的意識。此氣息即歐伊哈呼，是無休宇宙運動的旋風，是驅動萬物的力量。於是，無限無際的物質之海規律收縮與擴張；這脈動引致所有原子的普遍振顫。大自然的運動從未歇止。行星憑自身內在之力運行，因諸般力量皆源於神，且各具其本有之力。

「於生命這場偉大奧秘與戲劇中，物質的太陽系猶如投射在白幕上的人物剪影。但真實的人物與事物始終隱而不顯；同理，人與事亦不過是實在於白幕上的投影；而真實，藏於大幻象之後。

「無物被創造，唯有轉化。此間宇宙，無論是巍巍星體，或是倏忽一念，必早已存在於宇宙中，否則無從顯現自身。主觀層面是永恆的如是、恆在的存有，儘管會有千百般靈性上的轉變；客觀層面則是無盡的生成，因萬象皆歸於短暫。而從抽象意義上說，自然並非無意識，它本是絕對意識的流溢，意識遂為自然在顯現層面的一重面相。

「真實隱於宇宙帷幔後，那帷幔便是浩瀚的宇宙物質。此乃太陽系創生過程中的一具器官，未知的太初造主藉此輻射其能量與智慧；此未知造主對於太陽系的諸邏各斯而言亦屬未知，對我等亦然，一如諸邏各斯對人類而言是未知的。

「在實修的神秘學中，唯有透過意識、心智與物質感知的理解，方能以幾何圖形使邏各斯可見。細研幾何，不僅能科學地闡明神之智慧七子確然存在（源自未知最初神與太陽系之光），更揭示出此七子及其無盡流衍、位格化能量中心的重要性，無此則太陽系無從成立。儘管祕傳教義中，諸般力量如光、熱、電，皆被稱為諸神。

「太陽系中有三支主要的建造者群體，以及三支主要的行星靈群體；每群復分為七個子群。

「諸建造者或曰諸創造者，乃最初『心智所生』實體之代表，即太初七子。第一群於每個梵天之夜（四十三億兩千萬年）後，重建太陽系；第二群被稱為我們行星鏈之建築師；第三群則涵括人類的祖先。

「行星靈主宰誕於其星座下者的命運。

「論及以太與原初質，便觸及了存在的太初與終末；然二者不過是至一絕對存在的兩面向。以太是星光界流質；原初質是物質；而同時，以太亦為原初質的低等原則之一。

「我們人可藉由宇宙基質中物質的無數顯化，在靈性上感知神之意念；此意念之真義，永難言詮，唯少數人能以此途徑體會。

「然此處所論，僅關乎我們目所能見的太陽系；至於宇宙尺度上的太陽系，其奧秘之深，縱使此系之最高天使亦無從知曉，因彼等從未穿越邊界，窺見其外——此邊界隔絕無數太陽系與中央太陽。我們僅能說明：每個宇宙尺度的太陽系，或稱銀河，皆有一顆中央太陽。當今所用望遠鏡已可證實，於我們星系之外，約十億光年內，散佈著五千萬至一億個銀河外

星雲。這些星系中的中央太陽，驅策宇宙電蒐集原初塵埃；此塵埃雲可見於銀河，即所謂暗星雲；塵埃聚成球體，在宇宙電推動下沿會聚線運動，終而彼此靠近、凝聚。

「因它們散處空間中，無序無章，世界之胚時常碰撞，直至最終聚攏，化為彗星。爭鬥由此而起。年長者吸引幼弱，或相斥相拒。許多被更強者吞噬而湮滅，倖存者則成諸世界。這便是「火焰之戰」、「天界之爭」、「泰坦之役」，以及奧西里斯與提豐相鬥——諸神話所述，皆指此事。

「宇宙電是太陽系電的建設性力量，被喻為自父之腦與母之懷迸發，繼而分化為一男一女；換言之，將自身極化為正電與負電。

「『父-母』等同於原初以太或星光界流質，其子宇宙電本與化生太陽前的星光界流質同質。宇宙電令七兄弟固化並分散，意謂電力注入生命，將原初質（創世前之物）分離為原子，此即一切生命與意識之源。

「宇宙心智藉由宇宙電，將理型銘刻於物質之上；宇宙電是電力融匯了智性。可知，南北極光皆蘊含宇宙電，二者皆顯現於地磁核心。兩極，乃太陽系與地球生命力（即電）之儲庫、容器與釋出口；若無此天然安全閥，地球早因過量電力而崩解。極光現時，常伴尖銳聲響，如哨鳴、嘶響與爆裂之音。

「宇宙電於惰性基質中顫動，使其活躍，並導引此在宇宙意識的七大層面上進行根本分化；此七層面，即七種原質，各自作為相對同質之基。隨宇宙演化、異質漸增，它們分化為可感知之現象，呈現紛繁複雜之貌。

「宇宙電乃熾烈的旋風，是神最初七子之意志的信使。

「宇宙電亦為一座橋樑，令存於神之意念的理型，得以印刻於太陽系基質，化為自然的法則。它是太陽系理型之動態能量，亦是智性媒介，即那神之意念本身——經由禪那主傳遞與顯化，禪那主乃可見世界的建築

師。宇宙電更是心智與物質間的神秘紐帶，為活力原則，使每一原子帶電而獲生命。在宇宙尚未顯現時，宇宙電與太陽系尚無關聯，因太陽系未生，仍沉睡於「父-母」懷中。彼時它僅是抽象哲理或理型，因其造物之時未至。它只是潛伏的創造力量。待覺醒之刻來臨，宇宙電將催生七處消融中心。意即，於宇宙顯現時期，偉大法則為成就形體與創造，在七個不可見之點上，持守或更易其永恆動勢。消融中心即零點或零線，乃絕對否定之境，或是那至一絕對之力，是為中性之軸；非屬任一面向，而是其核心。此中性之中心，乃追尋永動者之夢。

「太陽系的內在運動不可見、永恆且無休；其外在運動，則受感知支配，有限而週期性。唯有太陽系內在的靈魂無始，亦無終（即不變神之意念中之理型太陽系）。

「宇宙電無所不在，亦存於星光界。心智於兩世之間、寓居星光界時，便驅動此電以活化所需之星光體；人身亦同樣由宇宙電、以炙熱火花之姿賦予生機。宇宙電對星光體而言，更似一層護佑、賦予生命的單衣或氣場。

「宇宙電與至一生命（即最高神）緊密相連。在赤道、黃道與兩回歸線所成之圓圈內，宇宙電的力量掌控著氣候變遷。

「古代經文有載：宇宙電與其諸子的光芒熾盛，猶如午日太陽與明月相合；且那中間四重圓圈上的四子，『得見其父之歌，聞聽其「日-月」輝光。』

「此言意謂：宇宙電力於地球南北兩極攪動，在夜間生發五彩輝光，兼具以太、色相與聲響等性。聲響乃以太之特徵；它產生空氣，性質屬於觸感；復經摩擦，迸發光與色。

「故而，宇宙電是位格化之電力，是宇宙能量在超然層面的統一體，既存於不可見之境，亦顯於形體界。其作用，近似於意志所創造之活躍力

量——於諸現象中，那看似主體者作用於看似客體者，並驅使其行動。

「宇宙電不僅是力量之活躍象徵與容器，更被神秘主義者視作一實體；其作用之力，涵攝太陽系、人類與地球層面，並於各層施展影響。在地球層面，其力顯現為磁力與活躍力量，源自磁化者強烈的渴望。

「於太陽系層面，它存於構建萬物的建設性力量中——從行星系統，至螢火蟲微光、嬌嫩雛菊，無不依循自然心智或神之意念的藍圖，關乎特定事物或存有的發展與成長。自形上觀之，它是諸神客觀化的思想，是較低層次的『話語成肉身』，是太陽系與人類理型的信使；是宇宙生命的活躍力量。

「其二，宇宙電即太陽能，是生命電流質與存續的第四原則，亦即自然的獸性之魂，或曰電。我們更進一步主張，電不僅是物質，更是某種實體的流溢；此實體既非神亦非魔，而是依循永恆法則、統御并引導我們世界的無數實體之一。

「科學亦得此結論：電乃有形之物，具備尋常物質的若干特性，包括移動能力；此論已追上古老的奧義教導。

「科學知曉電能以獨立電子、質子或正電子的形態存在，或凝聚為諸般實體的集合電荷，如電流所呈現的紛繁樣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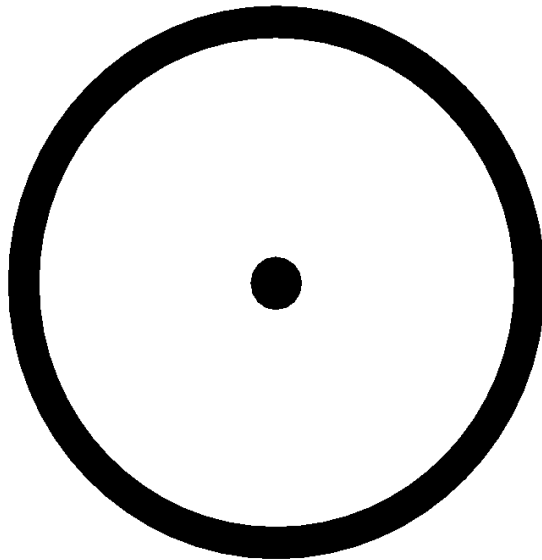
「科學知悉電子在導體中的漸進流動，稱之為『電傳導』；亦知帶電離子的雙向穿行，謂之『電解傳導』。電流可能源自電子及其他帶電粒子在真空中的飛馳，或顯現為電荷的實體位移，猶如靜電起電機的情況。科學談論位移電流，發生於電介質乃至真空之中，或可解釋電磁場與輻射之行為；然科學對電之真實本性，或依我們術語所謂宇宙電，仍無明晰定見。

「電與萬有引力同屬宏大謎題，然在此例中，實則並無所謂萬有引力，而是太陽系中存在相吸與相斥之力，由此生發平衡。

「太陽為一巨大磁體，其周環繞宏大磁場，一如太陽系中所有天體皆具此場；原子、一切活躍或沉寂之存有與事物，亦皆擁此磁場。

「諸位當記得我曾言及，原子中兩電子若自旋反向，則傾向結合而彼此吸引。此理亦適用於熾熱物質所構成的天體，由初始中央太陽於創造之初拋射而出。若干自旋平行的球體迅即形成磁場，當以切線射入太空，此場能護其免於與他球相撞，並排斥他體，使彼此在太陽系空間中保持合宜距離。此等脫離太陽系的球體遂成『彗星』。磁場看似使光線彎折，實則未然。此種彷彿干擾光束直線途徑之象，引起若干當世科學家諸多謬見與誤算。來日他們將發現，關於此象及其他現象之本質，古傳教導全然正確，而所謂『現代』科學實為謬誤。

「三百餘年前，開普勒已察覺太陽為一磁石，雖彼時尚未發現太陽系中引斥力之法則。恩培多克勒斯稱此二法則為『愛』與『憎』，意即相吸與相斥。此等法則皆不可視作『盲目』運作，而忽視智性創造力之存有——拉普拉斯之見即如是偏失。



「中心有一點之圓，亦象徵周圍環繞氣場或磁場之行星；或象徵原子，乃至我們整個太陽系——因後者亦具磁場，形貌若卵型氣場；或象徵地球及其周環之磁場，能反射無線電波，並以切線之姿折返地表；此即電離層，或稱肯尼利－海維塞德層，懸於地表一百六十至六百四十公里之上。

「人類此氣場可隨意開啟，從而允任何力量或狀態進入，只要內在心智願與之通感。當意志奮力持守氣場於封閉之態，便可阻絕一切意念體、一切外來的意念圖像或靈性啟示，無論善惡。若敞開氣場，即容許光明或黑暗、善緣或惡影響流入。

「透過不間斷的專注與冥想，我們能在周身凝成強大靈性保護場，甚至可阻任何物質存有或他類生命與我們進行物質接觸。此事屢以諸般方式得證：譬若戰陣之中，有人槍林彈雨裡全然無傷，擁有所謂『護盾』；或如強大術師立於魔法圈內，諸元素精靈皆無法近身——亦為明證。他例之中，當所愛之人陷於險境，僅是愛之念頭便可為其覆上一層護罩；此亦一種證示。

「我們可透過這氣場或磁場，以相反方向，從內向外投射強韌的意念體。正如電波、電流或力量夠強，便能穿透地球氣場，飛越太陽系空間，抵達太陽系鏈中其他星球。太陽周緣發光的外殼，稱作光球層或色球層，亦是我們所論的磁場或氣場。它看來如珍珠母，可比寧夏海洋，微風拂過，水面便起細皺。這片海中，可見非凡紋樣，一如人體氣場。有時呈透鏡狀，或似柳葉，以不規則軌跡交錯四散，不斷幻化新形。這些形體長不短於一千六百公里，寬在三百至五百公里之間。它們自有生命，釋放熱、光與電（宇宙電），藉由太空中的以太介質，傳送至行星。此即生命力，即生命與能量，喚醒萬物；它們契合於循環運動的法則，此法則在太陽系創始之時便已設計。法則恆常不變，運動方式卻多樣，隨每一新週期起始

而更易，由太陽系之魂內的智性體調控。太陽創生之過程，如光一般綿延不絕；無物能阻擋或局限；實則，這些流溢皆是映象。

「我們可將太陽喻為太陽系原子，它在物質層面化為七原子，各成一能量中心。每個原子又在靈性層面轉作七道光線；繼而衍出大自然的七種創造力量，皆自「根 - 本質」輻射而出。

「原子自中心流溢出來，於其內部孕育兩處新能量中心，在宇宙電的潛隱氣息下啟程運作，並繁衍其他較小的中心。

「這些中心依次演化，形成新的根，終而承載人類的地球成形，乃至一切界的屬、種與類。

「這些無形輻射物存於宇宙意志的和諧中，是所謂太陽系意志的集體或總和，存於主觀宇宙層面；它將無數單子（每一單子皆映照自身宇宙）結合，暫令一獨立、全知且普遍的心智得以個體化。透過同樣的磁性聚攏過程，他們藉星際原子為己塑造客觀可見之身。是以在靈視者眼中，高等行星力量顯現為雙重樣貌：在主觀上為影響，在客觀上為神秘形體而成臨在；靈與物質實為一體！因靈乃物質居於第七層面；物質乃靈處循環活動之最低點；二者皆屬幻象。

「我們自火之海（超星光界流質）獲取星光界物質（或稱火蛇）；此火之海源於根源（未分化之太陽系基質）的初始輻射。

「諸單子可略分三類。第一類，自最高層面起算，是諸神或太陽系靈性的諸自我，即宇宙的建築師。

「第二類為元素精靈，亦即諸單子，他們無意識地構築相應於各自界域的宏大宇宙鏡像。

「第三類為『原子』與物質分子，它們依次由其「具感知」的單子塑形，如同人體每一細胞那般。一群如此成形的原子，反過來結為分子。世

間有無數單子（即元素精靈），亦有無數靈性力量。靈性力量純粹非實體，因而並無單子，僅在特定法則下方偶爾顯形，且不必然為人形。唯土與水才能孕育出有生命的存在，因二者構成塵世層面的原初質與創造力的陰性法則。但須先經太陽的熾熱原則受孕，使太陽的靈與物質元素結合，象徵物質之生成。於是，單純的物質細胞經靈受孕後，自身分裂為二，遂以智性科學難解的神秘方式誕生了。細胞內萌生的意識，乃神初始意識的最早顯現。礦物自有生命，會染疾，亦能繁衍同類。晶體可移動，展現類近植物的生殖過程，也會中毒。這些大自然的實情，近來也為物質科學家所識。

「一切生命起源皆發生於行星之上；它們如此微小，卻與太空中最巨恆星同令人敬畏。隨著時光驕步溜逝，微塵彼此聚集結合；而在動物血液中，更棲宿巨量生命實體。一立方毫米血液裡，足容四百五十萬枚微細紅血球浮游！一平方毫米面積上，可布百萬隻直徑約一微米的細菌，例如葡萄球菌；它們互不重疊，排列為千行千列的單層，占滿一億立方微米。

「一茶匙土壤中，通常有二十億細菌，占土壤體積四分之一。

「阿米巴蟲則以萬億計，隨處可見。牠們沒有固定形狀，宛如活著的果凍斑點，以獨特的無定形姿態爬行，伸出身體任一部分包裹食物顆粒。靜止於流體中時，形狀近乎球形。

「某些細菌會生出鞭毛，藉此游動。

「人類與其他哺乳動物，皆始於單一細胞；雄性精子與雌性卵子融合，形成哺乳動物的單細胞胚胎。這細胞各有核，分裂為二時，兩半幾乎相同，卻非全然一致。

「更微小的是病毒，被定義為引發動植物傳染病的微粒，直至近期藉電子顯微鏡方得見；目前尚無任何過濾器能完全阻絕其通過。

「植物動物終將死亡，微生物卻可能不朽；它們只會因外力暴斃。高等動植物的繁衍與重演過程複雜，微生物與此毫無共通。這些微生物已處進化最低階段，無物可重演。

「微生物細胞不僅獨立存活，更能分裂繁殖倍增。科學尚未知是何驅使微生物分裂為二，亦不知為何有些微小生命仍保持志留紀形態；例如該時期的板狀珊瑚，與今日海洋中的火珊瑚或有孔蟲極似。原生動物乃生命最低等形式，現今種類雖增，本質與數百萬年前無異。科學不理解智性體所直接控制的元素力量，是如何用於建造、塑造、成形與改變，而一切奇蹟的奧秘，正藏於其中。

「若將人的層面或原則，對應太陽系層面、以及神由上映射至下的三重層面，可見：未顯之神映現於宇宙之靈；宇宙潛在理型映現於靈性之魂；而宇宙或太陽系的活躍智性，則映現於人類之魂。此為神之三面向在人身上的投影。

「塵世之靈耶和華（或稱諾亞，名號任擇）統轄涵納生命的空間；其太陽系能量（或稱混沌能量）映現於獸性之魂；星光界理型反映塵世事物，對應星光體；耶和華的生命本質映現於人類生命本質；而塵世則映現於人體。

「凡存在者，皆為雙重：易朽與不朽，肉身與星光體，光明與黑暗。凡在神之心智之中的，不可變易；凡映現塵世的，必將遷變。塵世之映象，或向外攀緣，或向內觀照，皆能回映天界。

「萬物生發，先在靈性概念中成形，後於物質界顯現。神之靈中蘊藏未來世界之魂；邏各斯的心智裡蓄有創造與智性之力；星光界裡浮動著成形的世界與星光體；而從諸神的有形之身，映現出行星、萬物與眾生之軀。

「我們太陽系的七顆星球，串成一道行星之鏈。此鏈於演化中歷經七重階段，在行星生命中七度解體與重塑。每一道世界鏈，皆為另一較低世界鏈的後裔與創造物，亦為其轉世。這七次投生構成了行星的演化，乃是行星邏各斯的疆域。因有七位這樣的邏各斯，故可見七種行星演化（各自相異）共構太陽系。正如古訓所言：『一光生七光，七光再生七，七乘以七。』

「每顆星球上演化著七支人類種族，另有六個非人類的界域相依存。星球演化的第一輪次中，元素為火，礦物原型降臨，將於第四輪次以最緻密之態臻於完善。第二輪次中，元素為空氣，植物界生根，將於第五輪次達至圓滿。

「第三輪次裡，我們初見人類原型：形似猿猴，周身覆滿茸茸鬃毛。動物原型在此輪次降臨，將於第六輪次臻於完美。此輪次特徵為水。第四輪次則專注於人類的原型形體，即今日所知之人，將於第七輪次達至圓滿。此輪元素為土；厚重稠密，以最物質之態顯現。」

講者於此駐語，凝視聽眾，靜立如入最深的冥想中。此時無聲亦無動靜，然廳堂漸次晦暗，唯祭司周身那燦燦光暈可見，其餘形體盡沒於虛無。不久，就連那環繞他的光暈也開始明滅轉淡；直至忽然間，一片沉實厚重的黑暗，與萬籟俱寂，統攝了一切。

馬烏與馬烏媿猝然受驚，急著去握對方的手——卻愕然發現，不僅觸不到彼此，連自己的身軀也無影無踪。兩人彷彿飄浮在漆黑的浩瀚裡，無邊無際。

在這空間之中，他們全然孤絕，被黑暗緊縛，不能動彈，亦不能言語；恐懼將這兩縷失落的靈魂凝住了。

涅特魯－赫姆去了哪裡？難道連他也拋棄了他們？還是同樣陷於迷惘與無助？

但片刻之後，他們記起講座前他給過的警告。他曾說：「別怕，他是位偉大的大師，擁有龐大力量；信他，切莫慌張。」剛憶起這話，四面八方閃現一大片星子——上方、下方，數以百萬，不可勝數；那友善燦爛的光澤，隱隱帶著撫慰，但沒有一絲月亮的蹤影。

此時的寂靜，比最響的聲音更駭人，卻又蘊含難以想像的莊嚴與力量；充滿了敬畏與奇蹟，恍若神本身的意念遭凝凍；而祂的低語，雖偶爾曾傳入傾聽的靈魂，此時卻永遠靜止。在這寂靜裡，強大的事物正在醞釀；意念疊著意念，憑藉不可見本質所蘊藏的隱秘力量——創造之靈的動能——建立起宏偉的城堡與殿堂，披覆著靈感所發出的光輝對稱與優雅，並閃耀著詩性昇華的榮耀。然而，此時仍然孤寂而遙遠，浸透著對於同情、理解與甜美陪伴的渴求，唯有同類的靈魂方能緩解。

可是，那可怕的黑暗穹蒼依舊蔓延，只有遙遠無垠的星點，別無他物；馬烏媞與馬烏在寂靜的虛空中無法動彈，等待著未知。一種可怕的預感，再度自他們靈魂深處升起。

毫無預兆，黑暗中忽然漾起一陣難以形容的騷動；顫動的漣漪彷彿攪動了神秘的幽暗，在黑暗聚攏的孤寂裡起伏。接著，一聲隆隆而悠揚的雷響，在廣闊的空間中迴盪；聲音嘹亮，振奮人心……何等強烈浩瀚的榮耀！

這「話語」響徹了未知神頌歌旋律的一切可敬莊嚴；祂是強大的主，超越一切理解，超越一切聖潔，超越一切神聖；祂是聖靈；是受福三位一體的至高點；超越太陽系領域諸總督所蘊含的神聖智慧深度。

一聲又一聲，雄偉的話語如雷在這幽暗墓穴中迴響。驅動著，喚醒著，直至一股更沉重的震顫穿透那看似空無的黑夜；彷彿百萬隻千翼巨大蝙蝠鼓動碩大翅膀，自陰沉山脈的洞穴騰空而起；這烏黑如死的山巒，竟似從太陽系虛空的深處升起。

此刻傳來嘶嘶聲響；恍如一隊野蠻騎兵策馬衝鋒，一齊自銀質鞘中抽出彎刀。

一股漩渦起伏的浪潮在動盪波濤中翻滾，從無垠深淵升起，朝著遠方星穹高高隆起。

話語依舊響著；它以七乘七乘七的音節吟唱，似鐘聲，似天使合唱，亦似大鼓搏動。一束強大的燦爛光芒自星際領域射來，穿透黑暗與混沌的堡壘。它迅疾而篤定地刺穿黑暗，如劍鋒沒入顫抖的身軀。

在那厚實、緻密的前宇宙巨核之中，一股強大的火已然點燃，伴隨生命的咆哮與跳躍。令人眩目的火焰升起、旋轉、歡快舞動；同時，太陽系塵埃雲自四方落入火中，咆哮的火舌越躍越高，火勢愈發磅礴，終在太陽系深處形成一顆中央太陽——一個熾熱發光的球體，緩緩旋轉，照亮星野間巨大而中空的洞穴，直到逐一從視線中消失；黑夜讓位給輝煌的光，那光自神的巨大燈中流淌而出，應和著嘹亮的話語。

從前黑暗統治之地，如今有了光明、生命與喜樂。在神之造物的氣場外殼內，只要黑暗空間之子（「明亮的臉」）仍是最高統治者，夜蝠便將消逝，不再得見。

而今，大輪繞軸旋轉；其迴旋愈廣，動量愈增；喜樂之火愈發明亮地照耀，無邊無際，甜美愉悅。自火中升起火焰神靈，祂們向上騰升，彼此交融。一個接一個顯現，首現者是那閃耀者，即最初誕生的，佔據空間中央之位，立定，永恆不移，在蒼穹上燦爛微笑，於圓圈內生活。隨後又有七位這般偉大存在現身，結成一條強大的鏈；不久，他們亦將自轉，沿巨大軌道繞行中央者，向其兄長致敬——只要時間持續存於空間與光中。

中央之火永恆燃燒，它最初被神的偉大光束喚醒，此光束而今已不可見。天上確然歡欣鼓舞；當諸閃耀者沿其熾熱的軌道前行，便形成一天界合唱，由歡騰七子的高亢聲音組成：此即諸星球的樂音。

# 異象九：宇宙意識

## 月亮石

*ULEB ATTAO TIBISWI,*

*AAD AFESEF TOTI:*

*ATAFIS DODIS.*

哦，深不可測的「父—母」神  
與赫爾墨斯的神聖之魂：  
為正義的實踐者加冕。

\*\*\*

夢幻的意識之井底，  
沉著未知神的真理，強大而隱秘。  
物質的帷幔厚重如壁，  
其後卻居著神聖奇蹟，  
飽含力量、美麗、智慧與愛：  
那是無盡幸福裡  
躍動生命的至聖魔法；  
如此巫術，盈滿深沉的喜悅。

\*\*\*

一旦人的心甦醒，  
天界便豁然敞開。  
帷幔撕裂，心智揚升，

乘著狂熱的翅翼遠颺……  
或沉入狂喜的醉鄉。

\*\*\*

帷幔之後，星球的樂音  
傳來無以名狀的神聖異象。  
旋律隨吟游詩人與狂想曲之聲  
在心底迴響：  
於記憶的調子裡。

\*\*\*

空氣中瀰漫  
那偉大歌謠的光輝；  
下方幽靈世界，  
從未聞此聲。

\*\*\*

天籟交響，妙不可言；  
恩典如此稀有：諸靈魂  
皆為那神秘光輝顫動。

\*\*\*

聽聞那神聖之歌後：  
其餘一切只是空虛。  
宛若一座聖殿  
遺棄於荒漠，

它曾閃耀的聖光  
似已永逝。

\* \* \*

心智與靈魂滿懷渴念，  
只願速返至高之境；  
那國度遙遠又貼近，  
浸透幸福與祝佑的芬芳。

## 異象九：宇宙意識

「正是如此，」信使道：「一切關於時空的璀璨記憶，皆存於靈魂；我們只須啜飲一口生命之杯（那真實的生命），便能喚醒往昔的異象與經歷，令其重現形體。」

他的聲音在馬烏與馬烏媞聽來，遙遠如天外傳來，又似夢中隱約聽見的低語。兩人覺得自己彷彿仍懸於太空，形體無蹤。方才所見的巍然景象正逐漸淡去，他們處在半夢半醒的恍惚之間……

忽然，視覺恢復如常。他們驚覺自己仍立於聖井之前，手中握著剛飲盡的杯盞，井邊兩位守衛與涅特魯-赫姆正含笑望著他們。

「我們如何回到此處的？」馬烏媞失聲問道。

「你們從未離開此地。」信使答道。馬烏與馬烏媞同時將杯子遞還。

「你們所飲的，是記憶與啟示之水，它喚起了過往，甚至是你倆初獲人形於地球之前的舊事。」

「但我們聆聽的講座，與那位奇妙氣場的老師，又是怎麼回事？」馬烏追問。

「孩子，那是你們從前聽過的講座記憶。」信使說。

「可一切是如此的真實，我們隨你走入的神廟，與初抵時所見毫無二致。」馬烏媿說。

「我豈未告訴你們，此地永無變化，萬物長存，沒有腐朽與死亡？」涅特魯-赫姆反問。

兩人依然困惑，兩位守衛與涅特魯-赫姆不禁笑了起來。

「這意味著，你們不僅對前世保有完整記憶，就連兩次投生之間——在那片星光界——的所有經歷，也同樣清晰銘刻。我不是早說過嗎？你的『外殼』正越來越薄。儘管客觀記憶未必總能追溯前世與休息時之事，但靈魂始終全然知曉。當心智也能回望遙遠過去，你便擁有了『宇宙意識』——這些記憶將幫你掀開遮掩神聖真理的帷幔。若做不到，你就與常人無異，誤將影子當作實體；須知此世與其內外萬物，都不過是投影與虛像。而帷幔之後的真實，對未達宇宙意識之人，永遠隱沒無蹤。」

「可是，」馬烏爭辯道：「我們過去怎可能聽過這些講座？有些內容涉及現代科學，援引的發現十分新近！」

「真理無所謂『新近』。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：「真理是永恆的，過去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也必如此；無論人類是否察覺。所謂『現代』科學與『現代』發現，亦是如此！」

「我所說的『宇宙意識』，可能是指太陽系本身的意識——也就是神——也可能指人類對宇宙真理（同樣是神）的覺知。一旦擁有這份意識，人便能同時覺察一切事物與情境。他知曉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而三者實為一體！因此你們聽到的講座，可能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講座的交融；無論在此處或他方。因為萬物皆在神的意識之內，也因此存於人的靈魂之中。只要我們的心智懂得如何掀開帷幔，或得到其他啟發，我們便能將人的意識與神的意識契合。當帷幔揭開、望見內在神廟的堂奧，我們便在外在與

內在的意識之間，建立了永恆的連結。那神聖的一刻，我們觸及了真理；從此無法遺忘、無法否認，更無法從內外記憶中抹去。

「這份神聖的接觸對人類至關重要。當他在肉體中認清了靈性真理，這份覺悟將隨他前往星光界或更高世界，即他等待轉世時的居所。事實上，脫離塵世軀殼的束縛時，他能帶走的唯有這些覺悟；其餘一切都如影子般消亡、消散：皆是幻象，虛假無根。

「這份對真理的覺悟，可藉由觀照與冥想達成：從外在世界抽離，進入內在世界；讓靈脫離低等領域，升往高等境界；轉身背對陰影，將內在視線凝注於光明。

「認識事物本質，並感謝其創造者，這遠比任何一種宗教更真實、更公正。

「真正的虔敬與宗教，是人所能企及的最高哲學；缺乏這些，便無法觸及宇宙意識——這是對超越人類心智的智性體的認知。唯有當人類窺見其中隱藏的偉大真理，才能解開塵世環境的奧秘。他將『融於神中』，感知到那無所不在的臨在。

「這種感知無法經由任何思辨獲取；純粹思考最多只能對靈魂的高等能力產生模糊理解——儘管這過程已超越單純的智性。

「宇宙意識只能透過靈視的感知達到，這超越一切肉身限制，透過與靈魂的契合，使高等心智的意識與高等世界的狀態共振；而靈魂又與高等領域的所有靈魂直接相通，因為它們本是一體！

「阿普利厄斯，這位伊希斯秘儀的啟蒙者，曾說：『我踏過死亡的邊界，立於普羅塞賓的門檻；從那裡歸返，歷經諸元素穿行。午夜時分，我見太陽綻放燦光；我接近上下諸神，侍立祂們面前，虔敬跪拜。看哪，我將這一切都告訴你們，你們聽見了，卻仍舊不解。』

「獲得宇宙意識——甚至只是竭力追求——便是人類對神最深的敬奉。

「對於那至高無上的神，」波菲利說：「不應以外在言語稱呼，也不該用受靈魂慾望沾染的內在言詞敬拜（在我們術語中即高等心智）；我們當在純粹的靜默中，透過對祂本質的純粹觀照來尊崇祂。

「但在抵達宇宙意識之前，我們必須對人類自我的幻象，具備充分的覺知與認識。赫耳墨斯告誡：『認識自己的人，便認得自身的一切。』

「專注神聖事物之際，亦須履行俗世職責。我們被安置在肉身這座殿堂裡，正是為了承擔某些塵世任務，為同胞服務。

「完成這些之後，波菲利接著說：『抵達火的凡人，將從神獲取光明：因為對於堅忍不懈的凡人，受福佑的不朽者必迅速回應！』

「這些真理，對那些活躍於塵世、在其中覓得昏暗歡愉的人，是難以領會的。他們被感官囚禁，從幻象圖景中擷取喜樂——這些圖景編織成自然及其一切美的錦繡。他們只見結果，不明原因。物質是靈的映像，靈是至一實在的映像，而他們卻將物質這夢中之夢視作真實。此種真實並非實在，僅是感官所識；這感知圖景在俗世心智中形成又一重映像，因而只有客觀存在，遮掩了真理。

「人該如何掙脫這些塵世幻影？如何平息慾望，止息渴念，達致深沉的平靜——那一切探求神聖奧秘者所嚮往的境地？唯有捨棄貪婪與憎恨，轉向愛與奉獻，方能揭開帷幕，顯露真理。

「那些心智粗陋、在俗務暗影中活動、棲居形體界的人，永不能得見它；但曾見光明者，必須傳遞此訊息。因有些人早已準備妥當，只待聆聽一句懇切話語。他們只需一隻療癒之手，輕觸、涼卻疼痛的雙眼，便能看見永恆之門為他們敞開。

「我的孩子們，去告訴他們！說吧！如此，你的辛勞將結出豐碩果實。

「遲鈍與聰穎者、純潔與不潔者、愚昧與睿智者，以及處於其間的各樣心智，都將聽見這些話；他們將依各自稟賦，拾取或多或少的神聖智慧，如閃亮珍珠。

「朱利安曾言：『諸神的神諭宣稱，淨化儀式之後，不只靈魂能獲得提升（指那高等心智），連肉體亦能更受助益與健康；因（他們說）凡人所披的苦澀物質之軀，將藉此方式得到保全。』

「柏拉圖教導：『淨化可由五門數學學科達成——算術、幾何、立體測量（度量固體並求其容積之技）、音樂與天文。』

「神聖秘儀的啟蒙亦有五階段，首階即是淨化。土麥那的塞翁於《數學》中寫道：『第五階段乃至福之境……依柏拉圖所言，這是在人類所能達到的範圍內，與神趨於同化。』畢達哥拉斯《黃金詩篇》中可讀到：

『你當知曉，是人自己的選擇招引不幸。可憐哪！他們看不見，也不明白，他們的神就在身旁。鮮少人知如何脫離苦厄。這命運奪去了人的覺知。

『但要懷抱希望，因人類種族本屬神聖。神聖自然已向他們展露一切奧秘。當以最高心智為嚮導（它必永遠指引並約束你的路途）。

『當你拋卻肉身，升至至純以太之境，你將成為神：不朽、不腐。』

「此事唯有與神聖界域契合方能成就，此界域充滿神之愛與智慧的純粹。尋常的自然推理，永無法領會這些超世俗的知識，因神的本質即光之疆域，任何理性思辨皆無法滲入那天界。哲學家康德闡明了此點，然其智慧真義如此隱晦，僅有少數人能循其崇高教誨的方向。多數學子之所以不能，是因他們忽視——或無力分辨——智力推理與靈感智慧之光的區別：前者屬物質，故而腐朽；後者屬神聖，故而永恆純淨。此即康德的『純

粹』理性，人靈魂所具如神般的屬性，不同於俗世思維，阻礙了對超驗真理的體悟。真理只能揭示給懷有信心之人；因唯憑信心（此處非指宗教），內在感知方能開展。

「於是，人感知到一種神聖現實，開啟了一個嶄新的靈性世界，為尋常『思想家』所不知。隨後他將了悟：心智的塵世居所（暫居物質層的肉體）與神聖居所之間有別，一如你在這星光界之火領域所感知；它是真實且永恆的，印證了耶穌對聖彼得的神聖啟示；且在星光界之火中，『心智-靈魂』若願意，可得一永恆載體。聖保羅說：『如經上所記：我要滅絕智者的智慧，廢棄聰明人的聰明(指的是人類的智力)。智者在哪裡？文士在哪裡？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裡？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成了愚拙嗎？』

「世人憑自己的智慧(智力)無從認識神，神使用看似愚拙的道理，拯救那些肯信的人——這便是神的智慧了。猶太人要神蹟，希臘人求智慧，我們卻單傳那釘十字架的基督：對猶太人是絆腳石，對希臘人是愚拙；但在一切蒙召的人——無論猶太人、希臘人——基督總是神的力量與智慧。因為神的『愚拙』總勝過人的智慧，神的『軟弱』也強過人的剛強。神揀選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，叫那強壯的羞愧。正如經上所記：『誇耀的人，當以主為誇耀。』那位睿智的使徒如此說道。在世俗聰明人眼中，那些憑信心領受靈感與啟示之人，總顯得愚拙；因為這兩者皆無法用物質標準衡量或證實。靈感與啟示屬於靈魂，是靈魂向心智傳遞的訊息。唯有蒙受那神聖光芒照耀的心智，方能在光照中覺悟真理。至於未得光照的心智，光明對他們反成黑暗；他們將留在黑暗裡，直到屬於他們的時刻來臨。

「一位教師吐露一星半點真理的時刻，何其稀少？當教師說話時，聽者若能將自己的心智與之交融，便能聽見，並當下覺悟。那片刻裡，他們蒙受啟發，其心智與教師的心智合而為一，達到透徹的了悟。然而教師教誨一結束——或過片刻，或數日、數週、數月之後——聽者的心智便開始

依自己的想像推敲。他們動用智力，而智力總是欺人；未得啟明之光，反迎來疑慮的黃昏，甚或退回無知的黑暗。物質總伸出貪婪的觸鬚，試圖將人類的心智再度拖垮；而當心智感知神聖光芒，便會舒展靈性的翅膀，向上攀升，遠離塵世的幽暗，投向光明。可惜極少人的翅膀強壯得足以奮飛；一旦猶豫，低等層面的力量便佔了上風，隨一聲顫抖的嘆息，向上的嘗試就此終結。因此，凡人必須反覆領受這光芒，其心智才能逐漸提升，掙脫那拖累它的沉重枷鎖。

「無知之後，是理性的破曉；智性之後，方是真正覺悟的開端，亦即啟蒙；最終抵達智慧。這便是人從獸性升向靈的五重階次。其間尚有多重關卡：恐懼、懷疑、迷信、教條、狂熱；未達光明之前，每一步都須奮戰克服。但對那些終能成功的人，回報豐厚，奮鬥也值得——因它賦予他們經驗與力量。

「伊曼紐爾·康德曾說：『我承認我容易斷言世間有非物質性的存在，並將我自己的靈魂歸入此類。然而將來（我不知在何處、何時）會證實：即使人在世時，其靈魂亦與靈性世界一切非物質體緊密相連，彼此感通，並從中接收印象。』

「我們須再次辨明：此處所指的是『心智』，非『靈魂』。

「康德與拉普拉斯皆認為，如今構成行星的物質，過去曾瀰漫於整個太陽系——甚至太陽系以外的空間。

「你在先前的異象中，已目睹這物質如何化為有知覺的生命。

「普魯塔克教導：『理型』是無形體的存在，其自身無實質，卻賦予無形狀的物質以形象與形體，成為顯現之因。這可見於笛卡兒所述『充實體』分化為粒子的過程；或萊布尼茲的『空靈流質』；或康德所謂『原初流質』溶解析出元素的經過；亦如開普勒描述的『太陽渦旋』與『系統渦旋』。

「萊布尼茲在其劃分架構中，透露出一種形而上直覺（儘管從神秘科學的角度觀之，仍多殘缺不足）——這是笛卡兒、康德等其他學者所未及的。

「此外，人類知識總量雖日增，智力卻未隨之增長。只消將歐幾里得、柏拉圖、蘇格拉底、畢達哥拉斯等古人的智力（非指物質知識）與現代科學相較，便知此言不虛。

「科學自身已證實：波利尼西亞人的腦容量遠大於歐洲人，甚至超過此項居首的法國人。不僅如此，石器時代居住北歐、英格蘭與威爾士的男性，平均腦容量較今日歐洲人更大。奇的是，石器時代法國人的平均腦容量反略小於現代歐洲人，而霍屯督人的頭骨尺寸則更小。這說明兩事：最早人類腦部體積，並非其文明程度低於現代人的原因；其次，關鍵不在腦之大小，而在其質地。然而，現代科學指出，無論腦質或皺褶數量，皆無法定論心智能力。腦寬亦然：斯堪的納維亞人顱寬指數七十五；英國人七十六；若干德國人羣體介於七十七至八十；席勒頭骨指數達八十二，然馬都拉部落竟也同此數字！智力根基何在？那備受推崇的現代心智進展，又算什麼？面對這些事實，神秘科學家只能微笑——在我們這博學的時代，古人的智慧早被歸作童話。

「他們不倚仗智力，而是知曉更高層面的啟迪，由此生發的覺悟，絕非物質思維所能獲取或掌握。

「話雖如此，除康德、赫伯特·斯賓塞、杜波依斯·雷蒙德、廷德爾等名家外（僅舉數例），近來亦有人認清此理。廷德爾曾言：『我們無法設想大腦物質是如何過渡到意識現象。縱使我們心智和感官皆受啟發，得以窺見腦中分子、追蹤其運動、聚合、放電……這將愈發遠離問題核心……因這兩類現象間的鴻溝，於智性上終究無法跨越。』此情形類似於宇宙意識所伴隨的覺悟；亦與『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』之間相同。知者於此二事深信不疑；其餘的人還不在意，或許時機未至。若必求物質證據，

則隕石中所見石墨，已證他星存在生命。蓋石墨為碳之形態，恆與地球有機生命相關。此碳之存在非源於地球大氣活動，因它現於隕石核心。一八五七年，南法阿蓋里有隕星墜落，經分解分析，竟含水分與腐植質。

「凡此事實，科學尚能理解；然他星是否有生命之疑，依舊懸而未決。但我們理性和感官所能充分認知者，只是表象；永不能觸及事物真實內在。此即康德所教，須承認其為現代最偉大哲人之一。

「人須先能觀見自身本體，此唯透過宇宙意識方得實現；一旦見得或了悟己身，太陽系之祕亦隨之揭露。

「於祕儀之中，神聖儀式第三部稱為啟示，乃接引進入奧秘。其意即靈視的至高境界，屬神聖之域。此詞本指『監察者』、『審視者』與『建築大師』。

「聖保羅言：『據神賜我之恩典，我如睿智建築大師，已立下根基。』所指正是此類儀式。順帶一提，此詞於聖經中僅出現這一次。

「聖保羅即屬此類啟蒙者。正因如此，保羅遭彼得、約翰、雅各憎惡，視其為術士，被靈知與希臘異教祕儀之智慧所玷污。然他們忽略一事：耶穌本人亦傳為如是啟蒙者，柏拉圖、歐幾里得、畢達哥拉斯亦是；後者尤為史上偉大科學家之一。宇宙意識乃超越粗鈍物質之意識延伸。我們唯藉七種靈性感官之一乃能企及，此需經修煉，除非天生即為靈視者。宇宙意識更是與太陽系中萬事萬物『同在』之深化。

「人須能將己身等同於一石、一花、一獸，並運用其潛藏或活躍之感官去感受，從而與之契合，並覺知其內在一切。人須與自然全體合而為一。當我們凝望一行星，須將自我融入此星之中；與其光線振動相契，覺知它由何構成、如何運作與被運作；當它沿宏偉軌跡於天穹擺盪時是何等感受；它如何遭兄弟行星排斥吸引；知曉其歡歌如何響起，又如何將活潑音符添入天上親族諸曲之中。如是，方能聽見這些音調——猶如科學研究

發現，月光射線竟會發出 A 音鳴響與喻鳴。天上每一行星、太陽或星體皆有其音符，整體構成一闕崇高和聲；而當我們得以感受、聽聞或瞥見這些崇高和弦，所有感官皆將為之振奮。

「萬物皆有其內在音律，至微如原子亦然（其自身即一太陽系，縱表象簡樸）；靈性之耳能聞，靈性之眼能觀，神聖內在感官可與神的萬般奇蹟融為一體。我們可汲取萬物的內在之火，以增益自身的生命力——只要連本帶利地歸還，便能恢復平衡。也可將部分生命力贈予世間需此能量者，它們終將歸還，且形式更崇高、能量更充沛；平衡必會重建。若受助而不償還，便是犯下過錯，唯有修正天平、恢復平衡，痛苦方休。欲行此事，須向內深掘，直至寶藏顯現。無人能代勞，至多指點迷津；然而一旦窺見智慧微光，覺悟自會相隨。

「此種知識古老如星，人類卻已遺忘，或被自私的師者藏匿於心。人藉此途徑，可與自然萬力合一。元素將成為僕從，並借給你它們的力量——只要你以無私之心正道運用。若想操控它們滿足私欲，反遭吞噬。這是可怖的祕密，也蘊藏至高奇蹟、力量與志向。萬物皆具生命，當我們的意識與萬有交融，即為宇宙意識至臻形態，將萬有內在本質引納己身，建立確切聯繫。由此，我們分享自然之力，在內心神殿體悟合一，並與一切顯現之境同敬神。不僅如此，我們將成為自身小宇宙（所居之軀）的諸神，全然明瞭其潛能，從而更深刻認識至一神。屆時，孤獨、恐懼、仇恨皆逝，唯存對眾生的悲憫、愛、耐心與善意。

「於是，通道敞開淨化，與大自然交流遂成可能；感受萬物，與之共鳴，此乃至高層次的合一。聖殿之鑰在你手中，為善為惡取決於你。

「科學如今探得月光中存有 A 音，正與古代智慧交會；因古訓指出，人之靈居於月後，而 A 音對應靛藍——密意傳統中靈性至高之色。此色唯靈視者在極致狂喜、契合至高靈界時得見。該色必先於音聲存於月輝，昭示彼處蘊藏偉大精神力量。

「然而，即便是靈視者如史威登堡，亦可能被星光界流質中的景象所惑，將偶遇的星光界居民誤作神祇或天使。

「人之七種靈性感官，對應自然與人之七重組成。

「物質層面的人類氣場罩亦有七層（雖不可見），宇宙空間亦然。此氣場依身心純淨與否，而開啟其他界域的靈視，或將我們侷限於物質三維之內。

「七種物質感知與七種意識狀態為：

1. 清醒。
2. 清醒-作夢。
3. 自然睡眠。
4. 誘發或催眠之眠。
5. 通靈。
6. 超通靈。
7. 純然靈性。

「各自對應七宇宙層面之一，運用並發展對應的超感知。於「塵世-靈性」層面運作時，直接關聯於一種力量的宇宙聖源；此源生發該力量，為其直接創造者。

「人與神聖無形靈之高等層面契合後，可得「靈性知識」，或稱「靈性智慧」（Âtmâ Vidyâ）；蘇菲派謂之羅哈尼。

由此，人得以深入基質界，即成形界，緊鄰物質界。

成形界之上為智性界，即創造界；再上為原型界。

「此四界皆關乎物質，然隨後三界屬七重太陽系之更高層面，甚至超越頂尖神秘主義者所能理解，凡人心智幾乎無法企及。因欲達此境，須先將自身三種高階狀態，與太陽系三層至高境地契合。

「正如赫爾墨斯所言：『智慧與感知迥異；感知之對象乃超乎自身的事物，智慧卻是感知之終點。』換言之：世俗智力乃物質性心智與其認知之幻象；相較之下，費力所得之感官知識，有別於靈魂的神聖智識。」

「梵天之夜，也就是所謂的休止期間，不可能有意識、半意識，甚至無意識目的性的顯現，只因這些感知狀態必須依附物質載體，方能成形、被觀看。塵世之中，人類尋常的意識無法跨越超驗的形而上邊界；唯有透過某種分子聚合，靈才得以在個人或潛意識主體之流中湧現。物質若無感知相伴，終究只是抽象——畢竟絕對者的兩面，即宇宙基質與宇宙理型，本就彼此依存；主體與客體合作，感知的對象或現象才得以誕生。

「缺少這種合作，物質與感知都不會存在。感知需要物質作為對象，不被感知的物質等同於無，因為無人覺察。塵世層面的現象，其實是感知的自我所創造的，是其主觀性的調節；對塵世居民而言，一切物質狀態——亦即構成被感知對象之總和——都只具有相對而純屬現象性的存在。

「但這未必意味著其他層面也遵循同樣法則。

「從最高的形而上觀點看，整個宇宙，連同神在內，皆屬幻象。人自身即是幻象，然而對其而言，幻象經層層剝離後，在各個意識層面上呈現不同樣貌；誰也無權斷定某個自我感知能力的範疇，譬如試圖妄論第二高等靈性層面的感知（七重太陽系的第六層）；人類的自我也無法真正觸及螞蟻的意識狀態及其感知模式。

「事實上，只存在著至一絕對意識——無論稱之宇宙意識，或任何其他名號——這才是至一實在、絕對者、至一生命；它是那本質，與有限的存在毫無牽涉，其意識存在僅是有限的象徵。有限的存在依附物質，受制於變遷、謬誤與幻象。意識與物質的二元，或曰主體與客體，應被視為絕對者的兩個符號或面向，而非彼此獨立的實在。

「一旦領悟這些真理，個體『我』的幻象便從此消散，不再回返。

「『我是我』這說辭，只是物質基礎的表述；但在物質個體發展的某個複雜階段，它卻是必要的，為的是聚攏一束宇宙意識的光。

「靈魂愈靠近絕對者，便愈接近真實的宇宙意識，也愈遠離物質幻象。通往絕對意識的路上，它需經歷數個不同階段。未進化的心智在千萬次投身之後，會暫居星光界，直至靈性感知進一步成長；它可能要在塵世與其下一層面之間，駐留數百個時期，才能為更高層面做好準備——這過程動輒百萬年。每一層面上，它對物質存在將有不同體悟，並具備不同形體。隨著提升，它會以更空靈、更靈性的樣貌呈現多種身體形態，皆是人類形態的延伸。這種轉變的最後一層是星光界之火，亦即第四層面——若將塵世視為第一層面往上計。

「此後，意識繼續擴展，進入三個高等層面。在那裡，『靈魂—心智』沉浸於幸福與智性的狀態，煥發生命光輝，擴展、放大至如此高妙的完美境地，以至無法言傳，只能親身體認；沒有任何語言足以描述那些層面的性質，或其中經歷的感知。即便有人告知，聽者也只能聽見卻不解其意，除非親身經驗。

「更深的奧秘在於：當人的『靈魂—心智』升至高等層面，它會喚起那些區域的形成，並透過自身的覺知，賦予其生命與形體——正如它曾為七重太陽系的最低層面注入生命一樣，即塵世。

「它從物質層面升至智性層面，再升至靈性層面，於是超越三個有限面向（或稱宇宙幻象界域的映象），直抵第七感知層面；那是在神之下的靈性層面所能達到的最高現實！」

「靈魂能否離開肉體與心智，前往更高層面，同時讓極度墮落的心智留在肉體中的塵世生活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這教義在某些神秘學派中確有傳授，尤見於中國與佛教哲學。」涅特魯-赫姆回答。

「然而，」他接著說：「此說存有誤解。因為靈魂從來不在身體之內，反倒像是環繞著身體；或者更貼切地說，是伴隨著它。只要生命持續，靈魂便與身體同在，它甚至能穿透、滲入身體，增添氣場的光輝。它猶如一位守護天使，隨時準備指引、引導並啟迪高等心智——只要後者願意聆聽。

「有人稱之為『內在大師』，這稱呼頗為傳神。當靈魂最終切斷與身體及低等心智的連結，身體與低等心智便告解體，而居於星光體的高等心智則會離開最低層面，暫居其他層面之中。

「在幻象層面的人類單元，為了讓自我意識進化，必須形成三種形體，以體現自我中心、個體化、「我」之原則，並作用於物質、心智與星光界。待其使命完成，便會被超越，從三種形體中解脫。此人類單元隨之在完整意識中，與所有已先抵達的單元融合——它們如今居於至一生命的永恆心智裡。他們知曉至一起因中的一切，並與發光的智性體完全融合，化為難以言喻的統一與火焰榮耀，如此機敏、鮮活、智慧而明達、深邃、覺悟且迅捷。這股旋風蘊含的靈性智慧、博學、訊息與成就，是人類心智無論如何飽學或天才都無法承載的；這是超越人類理解的超神聖智性；全能、仁慈、慈愛。他們已學會理解事物本質，知曉其如何被支配與管理，知道由誰支配、為何支配、目的何在；他們感謝這位運作者是位好父親、好保母、一位忠實的管家；他們明白什麼是真理，明白之後便崇拜並敬仰那「如是」的「那個」。

「此乃神聖赫爾墨斯所授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亦然，直至永遠。

「而這真理，唯有在心智歷經多次掙扎與衝突後方能領會；心智必先克服自身，不再陷落幻象領域，善的一面才得自由。因為凡屬天界的，皆不可變；凡不屬天界的，皆可變；而火之中間地帶，則同時兼具兩者。

「赫爾墨斯進一步教誨：在最高層面，一切皆已知；在低層面，無一可確定，因塵世與星光界領域中的物質事物，無法與天界相通。

「人類的生成終將腐朽，而人類在塵世與星光界中的腐朽，卻開啟了靈的生成。

「天界是永恆身體的真正歸所，塵世萬物皆會衰敗。正如神是永恆不變的善，人則是不變的惡——除非一個人將其心智從一切物質與空靈形體的束縛中釋放，其心智方能與永恆不變的善之靈魂平等，與神平等。

「這些教誨不是給眾人，而只授予少數；志同則意合，志異則相斥。惡人聞之，只會更增惡意相抗；因為人類整體的本性與構成皆易趨惡，惡亦滋養並取悅他們。當他們得知萬事皆按天意與必然完成，便只會蔑視一切被造之物；他們將自己行惡之因歸於命運與註定，因而永不停止惡行。但當他們不知道那些隱秘法則時，反而可能較少為惡，因為對隱祕之事懷有畏懼。

「由於內在不和諧，他們與由內而生之物亦不和諧，且他們不具真理。唯有心智內在的和諧，能與靈魂的和諧相融；當心智知曉自己本屬至一生命的一部分，它必與靈魂之光合而為一。

「走向光明的生命，將在光明中獲得更偉大的生命；而生命若趨向黑暗，終局便是永恆死亡。然而，人需變得神聖、良善、純潔、仁慈，否則光無法進入他的生命，其心智也聽不見靈魂的聲音。可一旦心智聽見了，靈魂的臨在便會以種種奇妙方式顯現：心智將頓然知曉一切，慈愛地祈求天父，祝頌祂、感謝祂，並在孝敬之愛與自然之愛中領受指引。這些開悟者在捨棄身體之前，便已知曉操控感官的不過是幻象。此境界可經多途抵達：譬如行善，即便受助者反過來傷害你，亦不報復。這無法藉由空談或放縱達成；唯有寬容與無私奮鬥之人，方能漸次領悟。如此，我們方有可能回歸天父，降服於諸力量，以成為神之中的一種力量。

「若於肉身中便獲得宇宙意識，你將對全人類有深刻理解；如此你便能替具有資格者引路，帶領他們回歸至一實在。

「你將教導他們，使他們得以解脫於死亡——因所有人皆有此能力，皆可離開錯誤之路與無知之黑暗，而共享永生。

「赫爾墨斯的祈禱詞如下：

神是神聖的，祂是萬物之父。

神是神聖的，其意志憑自身之力而行、而成。

神是神聖的，祂決意被認識，且祂知曉自己，亦知曉屬祂的一切。祢是神聖的——祢的話語，築成萬有。

祢是神聖的——整個自然，都是祢的形影。

祢是神聖的——祢的本質，尚未成形。

祢是神聖的——比一切力量，更強。

祢是神聖的——比一切高貴，更偉大。

祢是神聖的——超越一切頌讚。

我懷著潔淨的靈魂，一顆向祢敞開的心，  
請收下這合宜的祭獻。

啊，祢不可言說，

唯沉默能將祢禮讚！

我懇求祢：

教我永不在祢的智慧中失足。

請慈目垂顧，賜我力量，

並以這恩典點亮無知的人；

他們與我同源，是祢的眾子。

因此，我信祢，為祢作證，

走入生命與光。

天父啊，祢是蒙福的；  
屬祢的人必與祢同成聖潔，  
因祢已將一切力量賜給了他。

「心智至大的罪愆，在於無知；盲目而不識事物之本質，只顧衝撞軀體的慾念；非但不能成為主宰，反受其制。此乃人類心智最大的禍患。

「知識是心智的美德，因知者純善，且敬奉那「一切一存在」；如此，他已半近神聖。

「他將專注於靜默；因神不語，亦不可聞。

「此知乃神之賜，因一切關於神的知識皆超脫形骸，並以心智為器，猶如心智以肉身為器。

「神存於靈魂中，靈魂滲透心智，心智寓於物質；這些俱屬永恆。

「只有至一靈魂、至一生命、至一物質；萬有皆含於至一神之中。

「生命是靈魂與心智在物質中的結合。

「死亡非毀此三原則，而是解開此結合。

「神之形象為永恆；永恆之形象為太陽系；太陽系之形象為太陽；太陽之形象為人。

「凡能動者皆屬靈；凡被動者皆為身軀，靈藉靈魂入身。然動即慾，心智與身皆困於慾；一旦心智脫離身，亦脫離慾，不再因行為或慾望（二者本一）而動。

「萬物的生成並非創造生命，乃使可感之物顯現；變化亦非死亡，而是感官所察之物遭隱蔽或藏匿。人可擴其意識，使感官得見、得觸天界。

「無論是物質、身體、還是靈，皆屬神之行為。物質行為是物質性，身體行為是有形性，靈性行為是本質性；而此即整體之神。總而言之，無

一非神。故神無巨微、無方位、無品性、無形貌、無時限；因祂即一切，是那一切，貫穿一切，關乎一切。唯一事神之道，便是不作惡。但神並非如某些無知者所想，無覺、無智、無悟；神的覺與悟，正在於永恆推動萬物，萬物皆有祂，有祂即有一切。

「這些教誨是宇宙意識的一種形式；一如耶穌、佛陀之教導，又如聖保羅等人蒙神啟示之言。得宇宙意識者，一切感知皆得提升，成為此謬誤世間一座明燈，煥發啟蒙之光。諸般美好自然趨近，此乃善。此人將受暗魅襲擊，然這些終歸虛無，因它們本屬空幻，不過是凡人身邊的迷影；只須置之不理，它們比人更無力。人可用慰藉之言化解這些虛影——正因它們不解其意，遂對這些玄秘未知的話語生畏，猶如雪原狼群，不敢靠近懸著繩索的雪橇，只因那條神秘舞動的長繩，蘊含所有難以捉摸的恐怖。同樣，那些內心紛亂、心術不良、懷藏惡意者，將被一位開悟者的絕對靜定所擾、所驚，感到窘迫與失措。他們將在此人那平靜而威嚴的屏障前枯萎，因他已掌握自身所有原則，從而掌握自然與其上的一切智慧。

「宇宙意識啟發佛陀，我們見到一個如此蒙福之人，只思索真理，徹底捨棄自我之念；他感知清明，斬滅幻象，直面實相，如與友對話。一切疑懼、煩憂、困惑皆已遠離如此之人。他深知除己之外，無人能救他或傷他；不在此世，不在天界。他必須親自尋得那道，並循之而行。這無法藉外在形式的正義達成，因諸神不可能由儀式取悅；人必須發現愛是智慧之路，通往真知、與萬有合一。

「正如《佛陀箴言》所教，人應當：

『不與愚者為伍，敬重有學識者，崇拜應受崇拜之人。』

他應當：『居於善人之間，謹守己行；多聽多看以獲知識；學習一切不會導致犯罪的學問；學習正言正行。』

『受誘惑時，不作惡；高尚奉獻，遵從法則與美德的戒律；謙卑行走，安於滿足與感恩。他應當忍耐，承受苦難；樂於說好話，且談論高尚之事。

『他應當不為所動，心平氣和，不受慾望牽引，在塵世諸般危險中無所畏懼。

『具足這些祝福者永不敗北；他將在萬物中覓得喜樂，從而獲得平靜。』

「那位開悟者如此教誨，這些戒律永恆有效；且『智慧行於其左，愛行於其右，光明如日環繞其身。』」信使言至此處，停頓下來。

「獲得宇宙意識的人會得到力量嗎？」馬烏問。

「吾兒，力量只屬那些放棄追求力量之人。唯有當接受者能感知力量而不運用，它才會不斷增長。在擁有全部力量與智慧後，不以這些神聖原則謀求私利，這才是真力量、真智慧。這或許難解，卻千真萬確。一切強化意志之法、為求人所謂力量與成功，終將失敗；因宇宙力量永不能如此使用。這些方法只是榮耀了自我，然這實為雙重幻象，因榮耀與自我皆不過是影；正如失敗、無力感與一切災厄，亦是無實體之影，僅是塵世心智的認知。

「當心智靈性化那一刻，它便不再是世俗物質，因而不再腐朽；它覺知宇宙力量與智慧的真義，換言之，它獲得宇宙意識，隨後便得淨化且無私。」

「但若力量只是幻象，為何全世界的神秘主義者皆誦念肯定語、練習專注與冥想以求力量？」馬烏媿問。

「這些肯定語等等，非為求得力量，孩子；若用於此目的，註定失敗。例如，西藏的『A-um Ma-Ni Pad-Me Hum』處處有人吟唱。其真正目

的，是依次關閉通往各幻象世界之門，以達到純粹冥想之境。A-um（或Om，然此拼寫與發音實為謬誤）用以排除天界幻象；Ma——排除諸神界域幻象；Ni——排除人間幻象；Pad——動物界幻象；Me——充斥誘人幽靈、亡魂與元素精靈的世界；Hum——陰間或地獄。唯一困擾在於，僅誦念此句全然無用，弟子須長久冥想每一音筋之目的，方能真正成功關閉所有門戶，如此通往真理之路方開。再者，這些話當被冥想，而非被說出。」

「這教導恐令許多神秘學學子不安。」馬烏觀察道。

「那便再好不過。」涅特魯-赫姆回答。

「我所示所傳，但願能揭示這些謬誤——這已令世界各地的神秘理論與教義成為難以破除之枷鎖；這阻礙學子取得渴求的進步，致許多人絕望放棄，或無助漂泊。若一人研習神秘知識，唯一目的在學些魔法伎倆以獲力量，往往適得其反。正因如此，許多重物質之人，一旦以任何方式涉足神秘學或神秘主義，常發現自己陷於不幸與失敗之泥淖。他們竭力學習靈性法則、自然法則或宇宙法則，只為求得物質利益，或他們所認為的塵世幸福。

「這兩項原則彼此相悖，一個重視靈性者欲入天界，卻成為徹底唯物主義者，同樣行不通！

「換個方式來說：一名唯物主義者一旦決心探求非物質世界的光，試圖振作，掙脫他所盤踞的濃厚物質迷霧，那些低界的居民——他昔日的同志——便會撤銷先前的協助，轉而竭力將他拖回原地；不再協助他於重重陰影中，贏得無數虛妄的成就。

「縱使他貧困，諸多不幸，黑暗的群體仍會動用一切可怖的詭計，阻撓他逃向更高的境地。

「這兩種情境下，此人會發現他在物質層面的一切努力盡皆挫敗。他孤身一人，在懷疑、恐懼、病痛或困窘的氛圍裡掙扎。唯有非凡的心智力量、明智的引導，以及看清真實樣貌——而非他所期盼的樣子，求道者方能站穩腳跟。他必須無懼、無疑、耐心、堅忍，才可能成功踏入純粹的靈性領域。此處並非為軟弱之人、懦夫或自私者預備的，而是為英雄所設；他們滿懷勇氣、熱情、火焰與熱忱，卻非狂熱之徒。同時需要一顆溫柔、忍耐且充滿愛的心；願意將最後一塊麵包，分給那些境遇更糟、或看似更糟的人。學子若想祈求高等力量寬容，所有世俗的機巧、對他人動機的不信任、對欺詐的猜疑，以及其他屬世的『智慧』，皆屬無用；他們雖清楚自身的諸多缺陷，卻縱容其滋長；他們深知人類的心智多麼脆弱，多麼容易迷失。

「只要活在猜忌與冷漠的氛圍中，不願不加思索地付出、不願承受失去，求道者便難有寸進；在審判他人時，自身卻遍是瑕疵。

「對疲憊的旅人而言，通往遠方光明的道路如此漫長，路上石子堅硬而鋒利。

「但若他腳步堅定，遙遠的地平線上終將閃現一縷希望。

「接著，漸漸地——往往很快——靈性的太陽便在他天界中升起；內在之人徹底甦醒；他終能領略真正宇宙意識與力量降臨的莊嚴時刻，那是任何唯物主義者夢也夢不到的；一種宇宙力量的覺知，會將飽經風霜的戰士托至高處，一切陰影之地的事物再也無法觸及他。

「他就站在那兒：得了解脫，受著頌揚，充滿塵世無法理解的喜樂。

「然而通往這份喜悅的道路是漫長的，石子依舊堅硬而鋒利；可是啊，諸位仁慈與『智慧-力量』之主，那目標是多麼輝煌！」

# 異象十：偉大的光

## 水晶

*HEFAS, AIO, AHI!*

*ATOSU TUO HIO.*

萬歲，偉大的神！

我崇拜祢。

向光明致敬！

萬象皆因神的旨意而生，

此光之晶瑩澄澈，

映照在所有地上生命的榮耀中，

亦照耀於靈界的高處。

\*\*\*

當靈魂與心智

褪去層層暗影，

拾級而上，踏上通往神聖智慧之源的金色階梯，

它總在燦爛的光輝中升起；

\*\*\*

直至抵達清澈、明晰的純淨中，

透明銀色黎明照亮

內在本源的本質；

色彩與聲音交織成燦爛的交響，

在浩瀚的光照中熠熠生輝……

向光明致敬！

## 異象十：偉大的光

那未曾出口的話語從何而來，落入昏沉的心智，又以閃電之速喚醒夢中人？

那神聖異象又從何而來？天界敞開金色大門，讓顫慄的靈魂沐浴於崇高光輝之中？

是誰以天鵝絨的觸撫輕貼泛紅的臉頰，安撫了暴風般的心智？

是誰的羽翼在思考者額前拂動，帶來芬芳的祝禱？

為何正午天空最純淨的藍，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天使紡機上燦爛的太陽之網？

這些思想從何而來，宛如夏日微風裡的玫瑰色飛雲，飄浮在我們所有冥想的穹頂之上？

這靈感從何而來，如一朵豔麗的玫瑰，綻放於我們所有夢境的世界？

直到思想與夢境與所有想像之靈融合；它們像鳥群展翅，掠過黃昏的天空；在夕照的光輝裡疾速航行，成群俯衝，空氣隨著無數翅膀的撲動而雀躍；或聚成龐大隊伍，輕靈迅捷地攀升，直抵群星。

涅特魯-赫姆語畢，馬烏與馬烏媿立在聖井邊陷入沉思。守衛者早已收起神聖的水杯，靜立於白柏旁；他們的臨在宛若無聲的祝禱。井中活水旋轉，閃爍生命的光芒。他們被星光界之火區域的榮耀所環繞，那裡純潔、澄淨、充滿喜悅；在金色空靈的天幕下，流動著一種活潑的美，彷彿整個領域被置於靈性太陽的核心——它淨化而非燃燒，它就是生命本身。這確然是天界；許多小徑蜿蜒穿過棕櫚蕨叢、嫩綠搖曳的枝椏、或是淹沒在蘋

果花海之中，因天界眾生的虔敬與永恆之愛而聖潔。眼前風景一望無際，光輝奪目；四處散落五彩繽紛的珍寶。他們肅然環顧，此時一種更宏大的光輝開始瀰漫天際。明亮的金色本質綻放愈盛，直至一切迸發出銳利、帶電、藍白相間的光芒；那是發光的、透明的、燦爛的光，亮度如此強烈，馬烏媞與馬烏不得不以手掩目，同時驚呼。但那發光、熾烈的銀色火焰仍在增強，以耀眼的銀色光束灼燒腦海。

「信使啊，我承受不住了。」馬烏媞終於啜泣道。

「保持平靜，我的孩子。」他答道，同時將冰涼的手按上他們的額頭。

奇妙的是，那難以忍受的光所引發的痛苦頓時止息。不久兩人睜眼，發現所有星光界區域已然消失；除了光，別無他物。他們彷彿立在光上，倚著光，甚至成了光的一部分，因為光直接穿透他們，如同他們是水晶所造；這般景象難以言喻，卻極美。在這片白色光輝裡，每一種想像得到的色彩與色調都清晰可辨；然而……一切皆是純白！每一種顏色都蘊含著最甜美的樂音，所有音符都匯入最柔和的和聲之中，彷彿棲息於超意識的存在裡。宇宙音階的每一次振動，都綻放出一道有色的聲響，在偉大白光中流轉，或如閃電般向四方飛射；宛如一顆迸裂的星辰，億萬光點瞬間化為神祇擲出的銀色長矛，每一支都延展千里。

清亮的聲音響起，似銀鈴與金鈴交擊；或如風琴柔和的低吟；或似七弦琴撥弄著悅耳的弦；又像在巨型的豎琴上疾速滑奏，每一把琴都有百萬個和弦，齊奏天使般的和聲，在流動的光輝中蕩漾開來。

天界的門廊！真正的門戶！

如萬花筒般的天界光芒，展現光作為一個有機整體，鋪展出人類未曾知曉的壯麗色調——人類只能瞥見這份榮耀的倒影。清澈美麗的色彩與對稱的形體，如玫瑰色的游魚，自躍動的火海中湧現。

「看這光，」涅特魯-赫姆說：「這是每一位求道者的終極目標。它與黑暗本質相同，只在人的心智裡才被區分。」

「有人說，黑暗藉光照顯現自身。東方神秘主義則教導：黑暗才是至一實在，是光的根基與源頭；沒有黑暗，光既無法顯現，甚至不能存在。光是物質，黑暗是真正的靈。黑暗在其輻射性與形上基礎中，是主觀與絕對的光；而光所看似的光輝與榮耀，實為一道暗影，因其並非永恆，僅是幻象。然此教導是指塵世之光，而非你們此刻所見的偉大之光。」

「在《創世紀》中，光由黑暗而生：『黑暗在深淵表面』，而非相反；且『黑暗之中有生命，那生命即是人的光。』」

「這或可解釋《約翰福音》一節：『光在黑暗中照耀，而黑暗卻不理解它。』此處的『黑暗』並非指人的靈視，而是指黑暗本身，即絕對者；它不理解短暫的光，無論那光對人眼何等超凡。但這只是眾多解讀之一。」

「於『太初』之際，神秘學稱之為『宇宙欲望』的力量演化為絕對的光。那是無影之光，一如你們在此所見，是絕對的光。當它投下影子，便以原初質的形態出現，被喻為創造之火、熱或宇宙電的靈。科學稱之為原始的『火霧』，正是它驅動宇宙進行圓周運動。」

「在物質層面，光、火焰、冷焰、火、熱、水與生命之水，皆為電的後裔；電在上層是至一生命，在下層則是星光界流質，亦即煉金術士的丹鼎。」

「火是創造者、維持者與毀滅者，由電而生；電也是此光的創造者，是我們神聖祖先的本質；而火焰是萬物的靈魂。」

「光被稱為冷焰，因為物質在初成原子之後，受到物質層面的宇宙熱激活；在那之前，太陽系仍處於消融狀態，尚未成形。」

「最初的原初質，與空間同在，無始無終，非熱非冷，自有其獨特性質。熱與冷屬於已顯世界的相對屬性，皆源自原初質的展現；當其處於絕對潛在狀態時，稱作『寒冷的處女』，被喚醒生命後則成為『母親』。因此，原初質在未顯化之前、在宇宙電激活運作之前，只是一片冷酷的光芒：無色、無形、無味，不具任何品質與面向。

「最初的偉大諸實體具此性質，其後發展為宇宙元素，依次是阿卡莎元素（即原初的、超以太的，超越科學甚至神秘主義所知的以太）、以太元素、水元素與火元素。首先提及的阿卡莎元素是聲音的起因，也是通靈與靈性的根源，而非物質性的起因。在專門術語中，這被稱為『本質原則』（Tattva），是第三邏各斯在阿特曼層面的顯現。由此開始產生更低等、更外顯的展現。

「四大元素——空氣、火、水、土，皆為原初質的低等顯現。這些元素或可稱為超氫、超氧、氧氫與臭氧元素，甚或是疊氮元素；『超』意指其上或其外的力量；而疊氮元素在粗顯分化的物質層面上激活時，最為強效與活躍。

「這些元素皆兼具正電與負電性。煉金術與實修神祕力量者，賦予它們不同的名稱。最偉大的現象，往往源自星光界之火以某種方式組合、重組，或分解元素而成就。

「經典有云：『正如蜘蛛拋出又收回它的網，正如植物從土地中萌生……宇宙也源出於不朽的至一，此未知黑暗的胚種是進化與生發萬物的資材；胚種擴展成宇宙，由其自身基質所編織而成。』

「人們常說，光是不可想像的，除非它來自某個源頭、某個產生它的起因；就原初光而言，其源頭固然未知，但理性與邏輯卻強烈要求一個源頭的存在。因此從智識的角度，此源頭被稱為黑暗。至於其他借來的或次級的光，譬如來自太陽或其他任何源頭的光，其性質只能短暫存在。因

此，黑暗是永恆的基質，其中的光源不斷出現又消逝。在塵世層面，無法對黑暗添加任何東西使其變為光明，也無法使光明化為黑暗。它們是可互換的——從科學上說，光明不過是黑暗的一種樣態，而黑暗亦是光明的一種樣態。然而，這兩現象都源自同一純粹理性之對象，此對象只能憑直覺或領悟力領會，無需感官的幫助；這在科學頭腦中是絕對黑暗，在尋常神秘主義者的感知裡是灰蒙蒙的黃昏；而對啟蒙者的靈性之眼來說，它卻是絕對的光。

「當我們太陽系的光芒被點燃並發光時，其上的世界被關在外面，而其下的世界則被視為巨大幻象，蒙蔽了人類的眼目。

「在斯堪的納維亞詩篇《女先知之歌》中，再次看見宇宙的幽微胚種象徵著世界蛋，被描繪成躺臥於幻象之杯——即那無邊無際的虛空深淵。這世界的基質從前是一處黑夜與荒涼之地，是星光界流質中的迷霧之域；如今一道冷光落入這基質，溢滿了杯子，在其中凝結。隨後，那不可見者吹來一股熾熱的風，融化了凍結的水，並驅散了霧氣。（話語或氣息喚醒了混沌。）

「這些水被蒸餾為充滿活力的水滴，滴落下來，創造了大地與巨人尤彌爾，徒具人形（天人）；又創造了母牛歐德姆布拉（母親、星光界流質或宇宙之魂），從她乳房流出四股乳汁的洪流，便是四個方位基點；也就是伊甸園四條河流的四個源頭，諸如此類；這四者以立方體為象征，蘊含了各式各樣的神秘意涵。

「在東方神秘主義與卡巴拉中，為了讓人類能夠構想邏各斯，將之轉化為具體形象的抽象綜合，例如觀世音、梵天、阿胡拉·馬茲達、奧西里斯、亞當·卡蒙等，此乃諸禪那主、埃洛希姆、天神的整體面向，或是祂們在顯現期的全部流溢。形而上學將後者(諸神)的根源與萌芽，解釋為宇宙邏各斯的最初顯現——這是人類能夠理解的最三位一體，因祂是帷幔、是神、也是神的有意識能量；或曰：物質、自我與力量（即自我的根源），

其他任何自我都僅是一種顯現或映象。而神聖智慧的七子是邏各斯的光，被分裂為無數流溢與位格化的能量中心。

「彌爾頓所稱的『空靈之光，萬物之首，純淨之精』，對神秘主義者而言，它既是靈亦是物質。它是光的靈，是永恆純粹元素的最初產物，而其能量或流溢儲存在太陽中，成為物質界的宏大生命賜予者；正如那隱藏的、幽蔽的靈性太陽是靈性領域與通靈領域的光與生命賜予者。它是黑暗中的光明，是光明中的黑暗，是永恆的氣息。正是那黑暗輻射出光，而此光則是光線的源頭，它將閃爍的光線投入混沌，引動我們太陽系永恆隱藏的太陽再度覺醒——如你所見：根依舊存在，光依舊存在；這是至一神的永恆奧秘。在某一意義上，它是萬物的無根之根；在另一意義上，則是顯化的至一生命，是永恆活躍一體性。

「它是所有智慧的源泉，這智慧即是光；相對而言，智力只是在黃昏中摸索，有時甚至在黑暗中摸索。所有這般摸索終究徒勞，人們在智力上驕傲與無知，以為所有真理皆可通過塵世推理來發現。但他們僅以無意義的語句、理論、學說與教條掩蓋它，爭論字句；文字，則一再扼殺其精神。

「這一點在近代哲學尤為昭彰。斯賓諾莎、馬勒伯朗士、笛卡兒、萊布尼茨這些所謂的形而上學家，未曾增添絲毫真理；唯有萊布尼茨曾瞥見過真理的浮光掠影。我說他們未曾增添真理，自是比喻——因真理亙古如一，無可增，亦無可減。然而，他們以感官的謬誤推理，去描摹那超越塵世理性之物；而後者唯靈魂能窺見，非關感官。他們反倒加深了唯物主義的迷霧。因此，他們不配稱形而上學家；儘管他們自許處理超出物質的課題，卻始終困於物質思維的羅網。這絕非、也永不能是靈性智慧，或神秘主義者的光。

「以笛卡兒為例，其智識聲望源於創立了解析幾何。他對物理學的貢獻幾無價值：所提的新理論既不正確，而正確的理論亦非他所創。他本人

便拒絕宗教的真理，斥其為超自然的啟示，而非他所求的自然知識。然而，在他的著作中，關於簡單性、複雜性與真理的基本法則，既未闡明，亦無定義。他輕率地區分判斷與概念，其新體系在他的操弄下，只引向無可救藥的謬誤。

「謬誤之一，是他似乎將存在等同思想；但人類所感知的存在與思想皆為幻象，此即他敗筆所在。或許他本意是：縱使萬物皆虛，他這思想者必存在，因思想的行為擔保了存在；故他是一種實體，其全部本質在於思想，獨立於地點與物質對象。倘若他能同時覺悟，那產生思想的感官原是物質感官，僅是實在的倒影、而非實在本身，該有多好。他將感官的認知，與神聖智慧之光中神之心智的實在，混為一談了。

「笛卡兒的進一步論證坐實此點。他聲稱，自身存在的確定性，僅能從『我正在思考』這一事實的清晰性中推斷；由此可穩當地得出結論：凡我們清晰明確構想的任何東西，皆為真實！這何其荒謬！

「儘管這位大思想家肯定了希臘哲學的總括——心智高於物質、靈魂高於肉體、靈高於感官——他卻無希臘啟蒙者所握有的優勢。後者能在古代神秘學校中，研習這些真理的真義，縱使僅得皮毛。

「而他的學說先行預示了現代心理學：他將『理智上認同』理解為一種出於意志的行為。

「這與海林克斯、馬勒伯朗士所倡的『偶因論』臆說如出一轍。不過在馬勒伯朗士處，我們見到一個有趣的論點：唯神聖的原型理型真實存在，我們須經由與神聖意識的神秘交融方能理解它們。此觀點誤導了後來者，使他們以為這導向了斯賓諾莎的泛神論。沒有比這更偏離真理的了；馬勒伯朗士的說法絕對正確，他追隨普羅提諾，稱此為（意識的）可知性延伸。此意識映照至物質世界與人類，而人類可將物質意識延伸回神、原型界及更遠的領域。

「我們萬不可將邏各斯視作單一的能量中心，如太陽一般。它是綜合的核心本質，是輻射出實體的彌漫性本質；實體相異，本質同一。邏各斯之數近乎無限。那些在循環進化中沉降與攀升的靈魂，唯有抵達中央邏各斯的第二顯現界域，方能跨越靈性世界的門檻。在那界域中，過去、現在乃至未來的人類將合而為一，一切皆融於神聖至一。當他們抵達彼處，對全體而言，那貫穿整個大黑夜（即311,040,000,000,000年）的未知黑暗將化為光明。這是安息的時期；是『與我們同在』的日子。那時，無知的黑暗已被其自身永恆光之界域吸納，如同客體自主體發出後，重獲靈性形軀，歸返它在永恆絕對中的神聖遺產。

「邏各斯可比作能輻射光與熱的太陽，但其能量、光與熱以某種未知的形態存於空間，在空間中僅顯現為可見的光與熱，而太陽僅是其代理。這便是最初的三位一體。那四元組，則由邏各斯所發出的活力之光構成。

「我們須探尋光與熱在物質中的終極根源——那是一種超乎感知的存在狀態；然而，這些狀態對於靈性之眼而言，全然是客觀的，一如尋常物體對凡俗肉眼那般。光與熱，不過是物質運動投下之影，或其幽跡。唯有靈視者或開悟者在出神或受啟示的剎那，方能感知這些狀態。依約翰·萊斯利論光與熱流動之說，二者並無根本區別，僅是彼此的變形。熱是全然凝定的光，光是疾速流轉的熱。光與物體直接結合便化為熱；一旦自物體逆射而出，又復成光。

「科學又教導：分子運動激發而生熱，熱可轉為機械動能；於是流體論的熱學遭推翻，或說，這些科學事實成了接納此論的阻礙。然而正如電曾被稱作流體，科學起初亦斷言熱是流體，直至後來改口，稱它並非流體，只是一種運動方式。但**神秘科學**知曉，實情並非如此。

「熱、光、電、磁皆非起因，而是結果。整個**神秘科學**正築基於物質的虛幻性，以及原子可無限分割的學說之上。這為物質開啟無垠視野——

物質可在種種稀薄狀態中，由靈魂的神聖氣息塑形；這些狀態之精微，連最具靈性傾向的化學家與物理學家也未能夢見。

「所謂的力，實是一種運動狀態轉為另一種運動狀態：電轉為熱與光，熱轉為聲與某些機械功能，如此等等。這一切皆在幻象物質的顯現層面上運作；但力並非運動的起因，而是其結果；而此力的起因不在物質實體，而在運動本身；運動的起因則是靈。

「現代物理學借用了古人的原子理論，卻遺落了此學說最要緊的部分——自阿那克薩戈拉至伊壁鳩魯，再到羅馬的盧克萊修，乃至伽利略，所有哲學家多少皆信原子自有生命，而非不可見的、『野蠻』的物質微粒。他們教導：更神聖、更純粹的原子驅迫其他原子下沉，從而引生旋轉運動；較輕者則同時被推向上方。這在秘傳教義中意味著：分化的元素沿一條永恆循環的曲線，於存在的交替循環裡向下又向上（如「卐」字符所示），直至各自重返其顯現的原點。這個觀念同時具有物理與形上學的意義；因其秘傳詮釋認為諸神或靈魂以原子的形態存在，乃是一切塵世現象之成因；而這些現象是由神性之體所流出的作用，或由動盪的元素所致（如柏拉圖在《蒂邁歐篇》所言）。沒有一位古代哲學家，甚至猶太卡巴拉學者，曾將靈與物質割裂，或把物質與靈分離。凡源於至一生命的，終將回歸至一生命。瓦倫廷斯說：『光化為熱，凝作熾熱的微粒。』皮曼德，那神聖的邏各斯，則言：『光即我，我是心智，我是神，我遠比從影（黑暗或神聖原則）中逸出的人類原則更古老。』而《菩提末》第二冊寫道：『火與火焰焚毀阿羅漢的肉身，其本質卻令他不朽。』

「馮 - 萊辛巴赫在同一意義上使用藏語詞『Od』，指的是創造過程中最初光，是原初埃洛希姆的初光，是生命流質，是神秘意義上的『天空』，或科學意義上的電與生命；在赫爾墨斯哲學中，它意謂『生命注入原初質』。『Ob』是一種邪惡液體，巫師用以傳遞死亡。『Aour』則是二者的綜合：星光界流質。

「赫爾墨斯將精微的光自固體或粗重物中分離。此舉有多重含義，其一便是區分清淨神聖的光，有別於此世之光——後者來自太陽；前者對人而言是黑暗，後者對居於天界神聖之光中的存有亦是黑暗。

「人必須學會辨識這兩種光，並知曉它們究竟為何。

「芝諾教導：宇宙演化不息，其主要物質從火的狀態轉為氣，再轉為水，依此輪轉。

「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說，火是一切自然的基質，宇宙即是火，火即是智性。

「阿那克西美尼對空氣、米利都的泰勒斯對水，亦持相似論述。但神秘科學知曉，偉大的光才是萬有的神聖源頭。

「哲學家的教誨皆是真切，卻皆未臻完備，正如《聖經》所言：『凡被造的，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。生命在祂裡頭；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』（約翰福音一：三）

「光是邏各斯運作的唯一媒介。

「靈性之光是神秘主義者永恆的安息日，他們甚少注目於感官的微光。

「『要有光』這寓言般的句子，秘傳的解讀是：『讓光之諸子顯現。』他們之所以被稱為『光之諸子』，因其生發於無限的光之海，並在其中自我成形；光海一端是純粹的靈，消融於非存在的絕對；另一端凝結為物質，隨其沉降而顯化，結晶為愈發粗顯的形體。這群光之子——未知神最初顯現的光線，由心智所生——乃是靈性之人的根本；那七子亦被稱為七星。

「神秘學與卡巴拉皆言三種光。第一是抽象且絕對的光，對人而言即為黑暗，此乃最初未知主的至高顯現。

「第二種光乃原初隱藏的邏各斯之光，它照亮星光界的疆域。

「第三種光是第二種光映照於較微小的諸邏各斯，他們再將其投射至客觀宇宙。

「十三世紀的卡巴拉學者為順應基督教教義，將三種光略作調整，分別描述為：抽象之光、耶和華清澈透射之光，以及映像之光。首先，那抽象、形上或象徵性之光，即『埃落希姆——神』；那清澈透射的則是耶和華之光。一般而言，埃落希姆之光遍及世界，具整體性與普遍圓滿，而耶和華之光穿透埃落希姆的主要造物——人——從而穿透且創造了人。

「東方神秘主義者稱此光為『一切-邏各斯』之光，乃是那永不可知者在宇宙顯現層面上的直接映像。

「在真理之境，既無光明也無黑暗，兩者原是一對雙生，是幻象支配下時空所生的後裔。彼此離不開對方，因為一方總由另一方所生、所造；在兩者成為感知對象之前，皆須先被理解與體認。故此，凡俗心智必須將其分割。

「《光輝之書》提及黑火，此即絕對之光或智慧。若它僅是靜止而絕對的光，人心便無從體會，甚至無從察覺。因而要有陰影，讓光得以顯現自身，獲得客觀的實在。陰影並非邪惡，而是成全光或善所必需且不可或缺的推演；它創造了塵世的光。諾斯替派稱之為『不變之光與影』，亦即善與惡，二者實為一體；它們已存於萬古，只要顯現的世界仍在，它們便將持續——直至永恆！

「荷蘭哲學家莫雷肖特曾言：無磷則無思。他所指的正是星光界之火與光，在塵世慾望的烈焰中燃燒；必須先克服此火，方能識得真光。

「神聖理性之光在照亮人類沉睡的心智之前，人生活在蒙昧之中，可謂無心智。其後，智慧諸子在人的子嗣中點燃一束光，他們便『看見』了！於是脫離動物階段，自那一刻起，人開始朝向神邁步。

「有人說過，心智的知覺若要轉化為物理知覺，必須依靠宇宙的光之原理；換言之，我們的心智範域必須透過光而成為可見；若要完全顯現，它就必須進入物理可見光之領域；心靈層面的知覺也是依同樣方式運作。

「可見之物不過是不可見之物的影子與輪廓。《波斯古經》有載：『主曰：塵世萬物，皆為上界事物的影子。如光與火這般發光體，也只是某個更明亮之物的影子；如此層層上溯，終將抵達我——我乃光中之光。』

「人須待『二次誕生』或啟蒙之際，方能得見那巨大的光亮。

「埃洛希姆被稱作『黑暗諸子』，是為了在哲學與邏輯上與『永恆不變之光』相對照。早期瑣羅亞斯德教徒並不相信黑暗（惡）與光明（善）同為永恆；他們給出相似的解釋：阿里曼是阿胡瑪茲達顯現的影子，產生自無限時間之輪，或稱未知起因。他們說，這未知起因『榮耀過於崇高，光芒過於燦爛，非人類心智或肉眼所能理解與直視。』

「存在之主的形體，自那光中凝結而生；最初與至高者，乃是希臘哲人所稱的邏各斯。自此而下，光的波瀾層層凝聚，衍生出無數創造力的階序，最終在客觀世界沉澱為粗顯物質。這些階序，有的無形，有的具備獨特形體；最低者如元素精靈，本身無形，卻能依環境而採取各種形體。他們皆從諸光之光降臨——那無限的光中。

「耶穌在《彼斯提·蘇菲亞》中說道：『你們尋求這些奧秘麼？這是最上乘的奧秘，能將你們的靈魂引至諸光之光，引向真理與善的所在，那裡無分男女，沒有形體，唯有永恆而不可言說的光。沒有任何名字比這更卓越，它涵蓋一切名字、一切光，以及所有的（四十九種）力量。』

「這光與名字，即是啟蒙之光與『火-本體』的名；它無名，無為，只是一種永恆活躍的靈性力量。

「依古老教義，光的不同色彩象徵生與死；白色是光的本質。白色在負極凝為藍色，固定於黑色；在正極凝為黃色，固定於紅色。藍色引人休憩或沉睡，黑色則是絕對的靜止，是死亡的長眠。黃色活躍，紅色是絕對的運動，而白色是運動的平衡，是健康的動態。

「生命從黑色展開，邁向紅色，紅色即是壯年的頂峰；生命的衰退，則由紅返黑。無論展開或衰退，無論是健康豐盈的初熟，抑或沉靜的中老年，白色的身影始終在場。

「白色是光的凝聚，黑色是光的缺失；光階的三原色——紅、黃、藍，以及此處未提的其餘四色，共同構成了光的綜合。正光達到極致的極性，便是生命的巔峰；負光陷入極端的去極性，即是死亡。

「光充滿生命。吸入空氣中的氧後，氧取代了食物經臟腑所生的碳酸，生命之液（血液）被極化成紅色，成為最為正極的光線，並固定其中。

「引發分子變化的，不單是光化射線或化學射線；因為光化作用的要素只是先把舊的形態分解，使分子或原子處於可變狀態，從而為熱射線的作用作好準備——更準確地說，是其近鄰的紅色射線——從而賦予分子或原子新的親和引力，成為新形體的創造者。這兩大原則構成了兩種原子力：吸引力與排斥力，前者屬紅色作用，後者屬藍色。

「這一切行動與反應，只是『黑暗』所映現的一連串映像；而『黑暗』正是絕對的光，是七項基本宇宙法則的根源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黑暗即是神自身，祂過去如是，現在如是，將來亦如是；祂是永恆的至一，其不可言說、不可拼讀的名，便是猶太人那至聖之名；是多多納神諭之名，即宙斯所鍾愛的海洋女仙；這神名亦與《吠陀》中的因陀羅及《聖經》裡的耶和華相同。正如品達所言：『受此等啟蒙而入墳墓的人有福了，因他知曉自己生命的終點，知曉朱庇特所賜的王國。』

「在上者，是光；在下者，是生命。前者亙古不變，後者則在無盡的分化中顯現。依神秘法則，高等層面所蘊含的一切潛能，皆成為低層面分化現象的映像；同一法則亦言：任何已分化者，皆無法與同質之物相混；任何生命，只要仍在呼吸，便無法長存，因它立於世間洶湧的波濤——那分化的層面之上。

「赫爾墨斯的『三位母親』，與《創世之書》中的『三母』相同；她們並非邪惡女神，而是光、熱與電，是作用力的整體，對應於現代體系中的力之關係；她們也等同於三大神祇的三種力量：梵天、毗濕奴與濕婆。

「在新生成的時期，永續的運動化為氣息；自氣息中，生出原初的光。藉其光芒，隱於黑暗中的永恆意念得以顯現，這便成了話語。整個太陽系，皆由此話語的生成或塑造而來。你不可輕易召喚這聖光。一旦請求那崇高之光照亮你自身，搜索你內在每一個晦暗角落，便等同於自願召喚神聖正義前來審視你的動機，衡量你的行為，並將一切記入你的帳冊。這一步踏出，便不可逆轉，再也無法自欺，退回那幻象與不負責任的蒙昧之中。縱使逃至天涯海角以避世人眼目，或於塵世喧囂的漩渦裡求取遺忘，那光依舊會尋到你，照亮你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句話、每一個舉動。

「但儘管有這些告誡，請鼓起勇氣；若你失敗了（這在所難免），那就再次嘗試；因為失敗並非不可挽回，只要你持續奮力向上。永遠記得，縱然看不見引路的天使在身旁，那神聖之力始終存在，而聖光將在你靈性需要時照耀。

「據十八世紀一部關於古埃及祕儀的匿名作品《埃及最高啟蒙》所述，入門者在底比斯通過初步試煉後，尚須經歷諸多考驗，名曰「十二種磨難」；為了能順利通過，並永久駕馭自身慾望，弟子被要求持續專注於內在的「神-力量」，亦即偉大之光。當他戰勝試煉的恐懼，於黑暗的秘密迷宮中幾度徘徊，一切終結於名為「死亡之門」的大廳，並被引至「諸神之廳」接受審判。他所受的訓誡要求他：永不可懷抱或尋求復仇；隨時準

備冒生命與財產之險，援助遇險的同胞；埋葬每一具遺骸；首先敬重自己的父母；尊敬長者；庇護弱小者；最後，永遠記住死亡的時刻，以及在新的不朽之軀中復活的時刻。如此，這入門者便成了「承基督者」，得知了IAO這神秘之名，從此踏上光與原初智慧之道。他心中播下了通往化身的種子；這種子蘊含了作為世界救主、菩薩與化身所有神聖降生的力量與根源。

「那些自願捨棄天界應得之位、投身塵世的開悟者，使自己成為容器，供更高層面的「光之子」使用；後者是最高層面的無形存有，自身並無低等或塵世的星光體，因其已與至一神的最初至高原則合一。這是真正的犧牲，其深意觸及奧秘知識的最高啟示。」

信使在此停頓。

光中色彩的樂音驟然升騰，宛如巨焰燃起，撕裂並吞噬了塵世幻象的最後殘片。這是一種嶄新的存在，深邃、豐盈、優美、澄澈，難以言喻，遠超他們在自身或他人內外所能想像的一切。此處的豐盛，勝過塵世所有對財富與輝煌的夢。

「倘若神的靈映照於隱藏的核心太陽中，接著映照於可見的太陽，映照於地球與諸星；而人又是地球的映照，高等心智是靈魂的映照，低等心智是高等心智的映照……那麼我想問：高等心智既為映像，其真實性並不勝於身體、地球、諸星、可見的太陽與不可見的太陽，那心智如何能憑自身來體認那真實唯一的實在？」馬烏問道。

「唯有與靈魂契合——亦即是神，方能做到。」涅特魯-赫姆答道。

「高等心智並非全然如你所想的那般虛幻。它是靈魂降臨於人身上的那部分；而人的低等心智自最底層的物質上升，歷經不同階段，直至在人體中發現自身，積累豐厚的物質經驗。隨後是高等心智的奮鬥，它竭力克服物質，與靈性契合。即便在塵世生活中，它也必須從虛妄自我中解脫，

此虛妄自我乃由意識、感覺、知覺與物質傾向所構成。當它成功時，便達至覺悟，明白所有這些虛幻的原則並不能構成真正的自我。當大腦、身體與一切錯誤的知覺隨所謂的死亡而消逝，人的本質部分將暫時或永久離去，棲居他處。有些學說認為人類靈魂與心智（或靈體）將完全湮滅，實為缺乏一切真理的邪惡異端。

「世尊佛陀逝世後，憍薩羅國王曾向博學的比丘尼讖摩如此詢問：

『尊敬的比丘尼，圓滿者已逝。他死後是否依然存在？』

『偉大的國王，尊貴者並未宣稱他死後存在。』

『那麼，尊敬的比丘尼，圓滿者是不存在了嗎？』

『圓滿者並未宣稱他死後不存在。』

『可是，尊敬的比丘尼，既存在又不存在？這如何可能？』

這位博學的比丘尼淺淺一笑，答道：

『尊貴的國王，您可有哪一位會計或鑄幣師，能數清恆河的沙粒，並報出數目？』

『尊敬的比丘尼，沒有。』

『那麼，可有人能測盡汪洋裡的水滴？』

『依然無人能為，尊敬的比丘尼。』

『為何如此？只因海洋深廣難量、淵邃莫測。同理，若想以任何人間的尺度去丈量圓滿者的存在，也是徒然——關於形體的一切言說，在圓滿者之中皆已銷跡；根既斷，芽亦不萌。圓滿者早已超脫一切人為衡量的可能。此刻他如海洋般深邃難量、淵邃莫測，世間所謂存在或消亡的條件，於他已不再適用。』」

「人的心智有三重境地，」涅特魯-赫姆接著道，「第一種，也是最低下者，乃感官之聲，或曰意見。此力可畏，責任亦重，既可顯作憤怒狂暴、流血殺戮、仇恨疏離；也能化為慈愛悲憫與良善。一旦此力發動，便會憑著調諧共振法則，將同等情境引向運用此等感官的人身上，無論是高等心智還低等心智。

「第二種是智性。這是一種冰冷、堅實而清明的推理狀態。純知識分子在處理科學或理性之事時，腦中尋不著半分想像、愛意、詩情或崇高的痕跡。唯有事實才算數，且事實須經重重驗證方得採信。從物質角度看，這極好，亦是心智發展的必經階段。然而它終將一無所成，因為智識科學一邊發展，一邊拋棄既有事實、轉求新事；新事亦會隨時間傾覆、遺落，最終科學繞回起點——同樣的循環再度展開，不過換了形式。

「唯有臻至覺悟，心智才能在第三種境地中穩獲智慧。在此之前，它總想數盡沙漠之沙、測遍海洋之水，因而永駐暮色蒼茫之境；永遠被神造的萬象紛繁證據所困、所惑；離無限至一主那深邃全能的偉大之光，遙不可及。

「智性不斷追尋又不斷捨棄；覺悟則一見便存。

「在抵達『覺悟』之前，『光』不過是以太振動所構的能量形式，作用於視神經而生視覺。然而那光比起光照派的覺悟，是何等幽暗啊！」

# 異象十一：天界的居住者

## 珍珠

清澈空氣之明淨清流，  
豐盈滿溢，充盈神聖形影；  
寧靜之境，乃本體認知之圓成，  
作為最終偉大啟蒙之承繼者，  
步入終極涅槃彼岸，  
棲居著無形崇高之眾。

\*\*\*

偉大聖域，遙遠神聖居所，  
屬於聖潔者之團體，  
神之馭者自此顯現，  
如黎明報信者，駕馭雄駿，  
令智慧駛向每一位靜默求道者。

\*\*\*

諸邏各斯的綿延；  
具備意志、行動、至高領悟；  
單子棲居於此，投射閃爍火花，  
輝耀於神聖阿特曼之光的維度；  
廣闊永恆領域之閃耀輪天使  
屬於神聖祖靈天神。

\* \* \*

高舉金杯，  
讓諸神在你杯中  
斟滿閃亮啟示之露；  
賜你超凡視覺與聽覺，  
使天使每句低語  
皆抵達你內在靈魂，  
充溢無上喜悅、深邃智慧與博學；  
令你化作璀璨明珠；  
成金色黎明中玫瑰色光，  
成指路星！  
成同道者疲憊路途上的明燈。

## 異象十一：天界的居住者

於偉大之光之上，亦在其內，彷彿凝聚了額外力量，似有巨大眾靈蓄勢闖入那崇高意識。

此時，一絲輕飄溫流自內吹來，包裹信使、馬烏和馬烏媿，活躍的生命無聲逼近，卻不可見。

隱約有物井然預備，緩緩積聚，化作幸福極樂的龐大匯集。百萬觸角如線攪動，柔軟、絨毛、溫柔；不可見，但可感。光之靈魂乘起伏翼羽飛舞，卻為神秘帷幔遮掩，廣佈於閃爍絢爛霧氣。在這繽紛光之海裡，千道光線閃爍強烈輻射，熾熱光輝點綴廣闊伸展的玫瑰色屏幕。

那光線中，無數發光微粒旋轉跳舞，顏色紛呈難數。

紫羅蘭色的微粒，關聯所有大自然的星光體、所有形體範式，這些小粒子共鳴，發出B音。真靛藍微粒，鳴響A音，它們連結宇宙心智或神聖理

型。藍色微粒，代表神秘大自然綜合；音符為G。綠色微粒，對應大自然動物性或物質性靈魂，乃動植物智性本能泉源，音符為F。黃色微粒，音符為E，迴盪禪那主智性體集合；其性如火，且充滿至福。橙色微粒，音符D，親和大自然的生命原則。最後，紅色微粒如紅血球，音符C，在靈性層面對應低等層面的性親和力。

耀眼光中，這些原子自由歡快跳躍；交織，或漂浮燦爛雲朵，或如煙火炸彈迸射，發出狂喜和聲，具備敏銳智性，與超靈性層面的神聖直覺與洞察。

「這些單子在分化層面成二元，於輪迴週期發展為三元組；即使投生後，也不受空間與時間所限，但瀰漫於四元組低等原則。它們本質全能全知：乃天生全知，能將映像之光顯現於半塵世或物質層面。」涅特魯-赫姆說道。

「但並非所有單子都如此微小。」他續道，「還記得來自這些層面的天使單子嗎？他們投身為人，賦予人類理解力；在那之前，人類僅具獸類本能。神秘智慧教導：活物與死物、動物與人之別，只在於火的潛伏或躍動。萬物皆蘊生命之火，無一原子不帶火。然而動物的三個高等原則沉睡未醒，僅是潛藏。直至祖靈與人類相融，奇蹟方生：天使或曰祖靈的本質與所投生的人類和諧融合，人類始覺神聖血脈，方能啟程漫長歸途，重返最初所來之境——那時他不過一粒星火或原子，墜入客觀世界的虛妄深淵。如是，天使單子作為有知覺的人類先祖，實則化為人類自身。

「每一原子終成可見的複雜單元，即分子；一旦墮入塵世活動，單子便歷經礦、植、動物三界，終而為人。神、單子、原子，恰對應人的靈、心智、身體。

「單子乃原子之心智；二者皆是諸神在需形體時披覆的衣袍。你眼前閃爍的火花，皆是原子靈魂未降至塵世形軀前的樣貌。他們是潛在的創造

者，是菩提，是救主，是神聖智性的全能之根，是未來的星辰。塵世上它們不可見，正如《神秘格言》所言：真日真月不可見，真人亦然。

「地球本身原是其一，由無數這般原子聚成，在幻象中凝為一體。

「空間常被誤作『抽象虛無』，實則是宇宙七原則之容器與身軀。在秘傳教義上，它是萬有的未知之器、未知第一因。其體無垠，以神秘學術語而言，它在我們現象界顯現的原則，不過是存有七重泉源中最粗顯的一層；如經中所教，無人得見所有完整元素。這些輝煌原子在塵世被重鑄，且如同照鏡般倒映。原子欲進化為圓滿的七重人類，必備兩個連接的原則：靈魂，以及心智之高等與低等方面。有人稱低等心智為人格，即人外在可見之形；而高等心智為個體性，即一切內在原則（除靈魂外）。塵世生涯中，高等心智與肉身（即低等心智）緊密糾纏，而靈魂伴行其側。

「高等心智乃智性之花，更在靈性意義上，是智性自我意識之果（我執）。故高等心智非神，亦非純粹理性，而是這些能力與靈魂交融之物，從而進入更高的極樂狀態，踏入意識第四層境，亦即人類進化至神之階。

「是以，從至高大天使（或稱禪那主），至低等靈性實體的有意識建造者，皆曾為人；他們在久遠的時代週期中，以早期型態生活於地球，或在其他層面裡。同樣，低等、半智、無智的元素精靈，亦將在未來成為人類；因他們皆源於這些熾烈絢爛的微光粒子。高階存有居於存在階梯頂端；祂們是守望者，是神聖原型，俯察其於低等層面之影。兩者間懸一金絲，隨著其影向上進化，意識發生轉變，金絲愈發耀目，終使晨日之光化作正午榮耀。

「每一影的單子（或曰發光原子），皆具完整獨特之個體，與他者全然相異，縱其最初的靈與至一靈本為一體。然則，那安住於陰影軀殼內的閃爍火花，實為守望者禪那主的一部分；這便是奧義所在：『我父在天，與我原為一。』

「太陽是媒介，這些原子經它源源流向塵世，無物能阻止或限制。太陽周遭有無數天使合唱團，宛若大軍，由禪那主不斷監視引導；祂們也指導並觀照一切人事與作為。萬物因之得以維持與滋養；正如天界環繞有形界，充盈其內，使之遍具豐滿與萬象形態；太陽亦以光包裹萬物，在各處成就眾生的誕生與成長。天使合唱團受祂引領，其數繁、其類多，恰如星辰之數。每顆星皆有其天使，秉善惡之性而行其職，因這些天使的本質就是行動。祂們掌管俗務，一如諸神或禪那主所為；祂們動搖並顛覆國家與個人的根本結構，並把自身的樣式烙印在我們的心智。祂們存在於我們的神經、骨髓、脈管以及腦質之中。祂們滲入心智，為使其能承接祂們能量的印記。但靈魂本身不受其轄，因靈魂屬神之一部分，神以覺悟之光啟照靈魂。凡非源於絕對者的，皆是幻象；因絕對者僅憑此一限定，便是至一而唯一的實在；故而，與其無關的一切——那些生滅與因果的元素——必然是幻象；從純粹形而上之觀點視之，此無疑問。

「在心靈層面，人類分為不同群體，各與一個天界群體相繫，後者最初形成了心靈的人類。

「有一群人，其內在自我透過傳承，與所謂『以太初生者』的禪那主群體有著本源連結。這群人誕生了人類的大先知、詩人、發明家、藝術家、音樂家與作家，因他們直接受高等領域的神秘守望者所控導。他們是人類的領航者，無論世人接納與否；縱使起初遭拒，終有一日，他人將能瞥見他們在世間播灑的光。這些思想領袖，據說約三萬人，受那些賦予智性與靈感的主所轄，祂們是全知全能的主。每位主各有其類的開悟者，在此天界透過靈性交感之紐帶，兩者緊密相繫。欲與這些主溝通（共有七位主，各具特定運行之光），唯一途徑是將自身置入某道光所輻射的靈性輝芒之中，而這些光皆由此處的核心靈域發散而出。

「禪那主本性雙重，因其構成既包含物質固有的非理性能量，亦具智性靈魂或宇宙意識，宇宙意識引導此能量，並映現宇宙心智的理型。祂們

有種種異名，如赫爾墨斯哲學中的諸神、神靈與守護靈；佛教的觀音；或天神、意識火花、祖靈，以及其他諸多哲學體系中的稱謂。

「儘管這些主在天界階序中位階崇高，但祂們亦是幻象，並不比人類更具恆久性。然而，萬物皆相對真實，因認知者本身亦是映影，遂使被認知物對他而言，將如自身般真切。無論我們意識運作於哪一層次，該層次的事物當下便是我們僅有的現實。但無一物永恆，除卻那隱藏的絕對存在——它自身含藏一切實在之本體。只是，當我們在發展階梯上攀升，便會覺察：過往所歷諸階段，皆錯將影子誤認為真實；自我的上行之旅是一連串漸進甦醒，每一步都以為此刻終於抵達『真實』；然事實上，唯當我們達至絕對意識、並將自己的意識與之融合，方能自幻象所生的迷誤中解脫。不變至一的主安居於時間至深之處，亦處於大週期最熾烈的動盪中。祂之上是神之靈，其隱蔽聖殿被永恆幻象的幽暗所環繞。

「最初七位禪那主乃邏各斯心智所化生的實體；祂們是純粹的火焰，亦是智性之息。據說這些天使的自我意識從被動靜止轉為主動，遂得以獨立。其中一部分投生為人，另一部分則以人為其映像之載體。某位偉大主曾言：『我於眾生無異；敬我者在我之中，我亦在其之中。』正因如此，埃及的啟蒙候選人必將其神廟所屬之神予以人格化，每座神廟皆奉一神，對應一位禪那主。猶如該神廟的大祭司是其神的人格化，亦如教皇步入內聖所時，便化身彼得乃至基督。

「若能明白至一主本屬無限而無制約，就能理解諸般創造者諸眾何以必需。此至一主、此意識狀態或原則——任憑稱呼——本身無從創造，因祂與有限、有制約之物並無直接關連。

「倘若自然所現一切奇蹟，包含煌煌太陽、行星，至細草微塵，皆由絕對完美者直接所造，或經其最初能量直接作用而成，則萬物物理當如造主一般完美、永恆、無限。然自然之中，處處可見未臻完美之作，足證其出

自有限制約之存有，無論彼等在禪那主、大天使或諸神階序中何等崇高。這些未竟之作，皆是在有限諸主指引下演化而成的產物。

「最初誕生的邏各斯不是一種流溢，而是一種與至一神永恆共在、本然固有之能量。此能量或狀態乃自體生發，非由造物者之主動意志或意識所派生。《光輝之書》提到了流溢，然此稱僅適用於首三質點所生之七質點。至於前三者——王冠、智慧、理解——所成三位一體，該書則稱之為『內寓』，以明其別：即與主體共存固有之物，換言之，即能量。而這些輔佐者，如輪天使、半人之造物主、諸天使，以及在『大議會天使』領導下的建築師，連同其他太陽系築構者，解釋了宇宙的缺陷。此一缺陷，恰讓神秘科學引為論據，用以證明此等力量之存在與活動。斐洛幾近真理，他將惡之起源歸於物質組成中摻混了劣質力量，也摻混於人之構形中——此工程乃委託予神聖邏各斯。

「是故，創世者非至一無限之主，亦非其映像，實乃『七神』及其諸眾；彼等以永恆物質塑成宇宙，並藉至一實在、至一生命之映像，賦其客觀生命以活力。

「古老教義有云：『火焰先以光輝主之姿降臨其疆域，召喚此域（例如太陽系）至高的流溢，使之成有意識之存有，繼而復升歸其本初之位，於彼處護持並指引其無數光束或單子。祂唯揀選前世具足七德之人，作為其化身。至於餘眾，祂則以無數光束映照每人。然則，縱是光束，亦屬萬主之主的一部分。』

「是以，埃及教義與其他立基哲學的信仰，揭示人不僅是心智與身體之結合，更在靈魂加入後——神聖的靈性原則——成為三位一體；靈魂攜帶智慧與覺悟，終與心智相繫。埃及人知曉人乃七重構造，依序如下：

- 卡：軀體。
- 卡巴：星光體或幽靈。

- 巴：高等心智。
- 阿克：塵世智性或低等心智。
- 莎：或稱木乃伊，其作用始於身死之後（但此處須將木乃伊與賦生命火花視為兩個獨立原則）；及
- 奧西里斯：至高、未受造之靈，即靈魂。

「諸原則各具一道或多道光線，依其本性，可直接與高等層面單子交感。

「人一旦將本體完全融進宇宙本體，人便成為天界存在，等同於最高智性，從此棲居天界。正如耶穌對撒都該人所說：『配得那個世界的人……不娶不嫁……也不會再死。』

「於是他們就成為了原型，將再次映現於未來的人身上。人類歷史上所有偉大人物——耶穌、佛陀與其他聖者——都只是存在了數百萬年的人類原型的映像，在一次次轉生中，逐步趨近圓滿。因此，有些人生來便受其神聖原型所激活，在神秘力量驅使下，反覆降生於世，而此力支配世界命運。

「高等心智指引意志，低等心智卻將其扭曲為私我的慾望。這正解釋了某些人的隕落：他們生懷崇高天命，卻將力量濫擲於貪婪與虛榮的幻夢。

「諸禪那主已無慾，且純粹。祂們早擺脫低等心智與肉身的桎梏，不再掙扎，也無慾念需粉碎。祂們已修完塵世生命學堂，畢業升入更高之境。意識的至高狀態直接流溢自絕對者，此狀態也是宇宙中存在的第一個境界。此境界對應於非實體性的原初臨在階序；那所在之處對我們而言並非任何「地方」，而那種狀態也不是人類理解所能稱為的「狀態」。這種非實體之境或階序，包含了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一切，從大顯現期起始至

終結。其中棲居著最高的神靈，祂們已達至無可演進之地步，或可說這些最高實體已結晶於純粹與同一之中。

「次一層的天界，住著不同階序的天界教師、主、佛或大師。此境與人類意識的頂峰相關，任何塵世間的開悟者皆無法超越此境；若超越此境，踏入那狀態，便再無法回返人間。這兩重境界純屬超形而上。其後五種狀態，則關聯於人的高等及低等感官、及相應的親和力，並與這些感官所顯現的每一道光相連結。

是故，人內在藏著七個神聖階序的七重微弱映現；其高我便是直接之光\*\*折射而成的一束輝芒。

「七階序即七道光，是自未顯現之光中顯現的智性、覺知、活躍的原則。對人類而言，那未顯現之光即是黑暗。

「每當世界導師降臨，他便包含所有這些原則；不，這樣一位導師實為一切神聖屬性的本質，由智慧諸主特意造就，以成就其轉世目的，並向人類傳遞神聖訊息。

「至於七位大主所掌的權能，雖浩瀚無匹，卻不應稱作全能——唯至一神方配此力；祂是不可知、不可名、內在於宇宙的神，亦即靈與物質二者無從分割之本體。

「神秘主義所描繪的七大造物神，具雙重面向：陽性屬靈，陰性屬物質；正等同於靈與物質這組對立原則。

「每一個創造性的邏各斯或『與父合一的子』，是諸世界統治者的總和。基督教神學亦將『臨現七天使』視作神的美德與人格化屬性——這些由祂所造，並成為大天使的存在，宛如梵天創造摩奴一般。羅馬天主教的神義論承認：那創造性的『最初話語』便是這些天使與大議會天使之首，從而承認基督與祂們相等。若將詮釋限於塵世，最初分化的『諸自我』

（即大天使或諸神）之職責，在於賦予原初質進化的推力，並引導成形的

力量催生諸般造物。諸天使便如此受命去創造。塵世經低等物質力量預備妥當後，諸神依循進化之法則降臨，以構築進化的終極冠冕：人類。因此，「自生者」與「自存者」投射出他們淡薄的影身——唯有一個叛逆群體拒絕此舉。祂們虔誠至極，以致寧可拒絕『創造』，但求永保『處子之青春』，以期先於同伴抵達最終的解脫：涅槃。祂們亦不願造出無意志、無責任之人類，更不肯將自身屬性暫時映現於人類。祂們屬『火天使』階序一類，位居更高的意識層次；其映現投射到人身上，仍會使人保持不負責任的狀態，從而阻礙任何向上提升的可能。祂們認定：塵世作為最低、最物質的層面，無法孕育靈性與心靈的進化；這些天界存在生而完美，既無功德可積，亦無罪過可累。若人類僅是惰滯、凝固、靜止完美的黯淡影身，便注定要在塵世如無夢長眠般度過一生；如此，人在此層面便成失敗之作。若非諸神向人類投下一道神聖光線，一切皆將如此。

「凡此種種，所指皆為人類的靈性覺醒，而非其肉體創造——因在諸神降臨、賦予進化的意識之前，人類早已以動物之形存於世。這進化的意識如循環、似螺旋般前行；此乃不變自然法則，是哲學形而上學中的永恆運動。

「是以，我們同時有七支人類群體，於地球七處相異之地進化，由七位主宰並行創造。《神聖皮曼德》有云：『此乃至今仍隱之奧秘。自然與天人（埃洛希姆、諸神、禪那主）相融，化生奇蹟……七人類，皆具男女雙性（雌雄同體）……依循七總督之本性……』或稱七諸眾，祂們投射並創造了人。

「依巴比倫創世傳說，這些『雌雄同體』之人因缺失性別間的平衡，因不完美而被毀；那些本不存在者加入平衡後，反令其滅亡。

「換言之，他們起初投身為雌雄同體之身，其後方轉世為有性別的人類種族。在談到這些『統治者』時，可見靈與物質的『父-母』諸神，乃永恆不可分割。

「天人，亦稱四字神名，為原初神，乃陽性神的首生者，亦是其影的初顯，稱為第二邏各斯。祂是普遍的形體與理型，化生宇宙本身的顯現邏各斯，即亞當-卡蒙或卡巴拉四字聖符。第二邏各斯源於第一邏各斯，發展出第三個三角形；末者乃天使低等諸眾，誕生了人類。諸神——攝政者與諸導師——皆真實存有，於人類幼弱時，便以靈性孕育、哺養、引導之。祂們是發光者，靈目閃爍；偉大、樂助、不朽、純淨。這七者心念如一、言語相契、行止同調。祂們創造又毀滅人類後裔，亦是其護佑者、監察者與統治者。那雙閃爍靈動的眼睛，便是星辰；祂們乃七大行星的主宰，故存於物質界與星光界。在靈性層面，祂們是神聖之力，是守望者、祖靈或父輩。凡人只須靈性足夠，自能知曉，屆時無須強迫其領會這至高智慧。他們將明白：每一位世界改革家或導師，皆是邏各斯的直接流溢，不論其名為何。換言之，這樣的存有本質上是七者(即七重神之靈)之一的降世，且已於過往無數週期中顯現。是故，理型之光源於理型之光，亦來自發光智性體；此智性體永在，其一體性本質即籠罩宇宙的靈。

「七重天界（存在的七層面）中的諸禪那主，是現行與未來元素的本體；正如自然的七力天使，乃更高階次的高等本體。

「《聖經》所載埃洛西姆一詞，本為複數，卻遭基督教譯者謬譯為單數。諾斯替派深知此義，他們是早期基督教會中最具哲思的教師。他們視埃洛西姆為人類的創造者群，屬低階天使，於自然中甚至難稱崇高之力。埃洛西姆相當於印度教的生主，僅塑造人類的物質身與星光體框架，無法賦予智性與理性；故以象徵之言，祂們並未『創造』人類。

「其居首者，稱奧西里斯，或首位質點、首位天神、善神。祂們構成高階靈性存有的第二面向，呼應自然一切之雙重性。因此，聖保羅論及世界的七位統治者——即『世界支柱』——亦分兩組：一組司掌高層世界，另一組指引並守望物質世界。在無形的意念宇宙中，祂們實為同一神的兩面顯現。

「因此，盲目物質之結合，實由靈所導引；所指乃星光界諸神，非神之氣息。蓋星光界諸神，兼具靈與物質雙重本質，已為物質所染。至於天界居民，可於《隨歌》中密傳窺得：『凡此世間眾生，不論動者靜者，都是最先消溶（在一週期終結時，一世界、行星鏈或太陽系之生命皆被收回，活動及顯現皆止息）；其後，輪到元素形成的各種型態消散（元素所塑的可見宇宙）；諸相既滅，則一切元素皆解。此即眾生上行之序。諸神、人、犍陀羅（天界歌班，在宇宙中乃太陽火之綜合力，匯成其威能：於心靈層面上，是居於太陽中之智性體，屬七光中至高者，或在神秘意義上是月亮中的神秘力量；在物質層面是聲音與自然之聲的現象性起因，於靈性層面則是聲音的本體性起因；畢舍遮（邪惡元素精靈，或死者的亡靈）；阿修羅（乃靈性存在，其行為不必然是演化之惡端或不和諧，亦存於宇宙和諧一面；近代神智學文典中，謂其屬第五創造階序之靈性存在，或源於往昔宇宙，且自行星邏各斯迸發時已臻圓熟，或為首條行星鏈之果，乃眾多宇宙神話之『反叛者』）；羅刹（印度聖典所載半人類的巨人或泰坦，屬亞特蘭提斯第四亞種族，或圖蘭之裔）——凡此種種，皆由自然所造（自性或原質，具造形力的自然），非經由行為或物質起因。這些諸界創造者於塵世屢屢再生。凡由祂們所生出的一切事物，也都會在適當的時期溶解，回歸於那五大元素之中，猶如海中的波浪終將復歸於海。此五大元素，在各方面都超乎構成世界之元素（或曰粗顯元素）。而自五元素（諸邏各斯，或邏各斯之七光線\*或流溢）解脫者，方臻至境。生主只通過心智造就此一切（藉由禪那，即心智專注投入抽象觀照，亦稱瑜伽第七階；第八階為三摩地，或稱狂喜冥想）。」

「此等光之子之諸眾，乃靈性人之本源；乃最高邏各斯全知全能之神聖智性體，其『如焰降自永恆之火，蔓延流佈，不動不增不減，恆常不易，直至存在週期之終』，終成塵世層面之宇宙生命。」

「人類的靈性之魂，源自智慧諸子之本質；而靈性人直指更高『彩色之環』，即神聖稜鏡，流溢自至一無限白環，亦稱至高邏各斯。諾斯替派視星光界諸神為伊達波思之子，而伊達波思復為索菲婭（智慧）之兒。伊達波思從自身產生了六個星靈：耶和華、沙伯、阿多納烏斯、伊洛厄斯、奧瑞厄斯、阿斯塔法厄斯，皆為次神。古人素來不將太陽視為行星，而奉之為中樞恆星；七行星乃太陽之兄弟，非其子嗣。

「七顆行星和諧運轉，『其間隔彷彿音程，奏出各式音聲，臻於完美協調，遂成至甜之旋律——唯其宏大超乎人耳所聞，故吾輩未能聽聞。』山索里奧斯如是說。單子為萬物之本原，畢達哥拉斯門生所傳即此。數字生於單子與不定的二元（或曰混沌）；數字生點，點生線，線生面，面生三維；由此衍生固體，含四元素：火、水、氣、土；其轉化交融，終徹底改變世界之構成。天界最初之單子，未具塵世形軀，亦無獨立人格或自我意識。彼等皆無個體性，不似凡人會言：「我為我，非他者。」因其特徵以群體為單位，非獨立單元；且隨所屬層級而異。愈近至高之境，各群體之個體性愈純粹、愈不彰顯。它們於諸方面皆有限，唯其高等原則例外——那不朽本質，作為宇宙神聖之火的映影，僅在幻象領域中個體化、分離，其分化過程與萬物同樣虛幻。它們擁有生命，因其乃絕對生命投射於宇宙幻象屏幕上之流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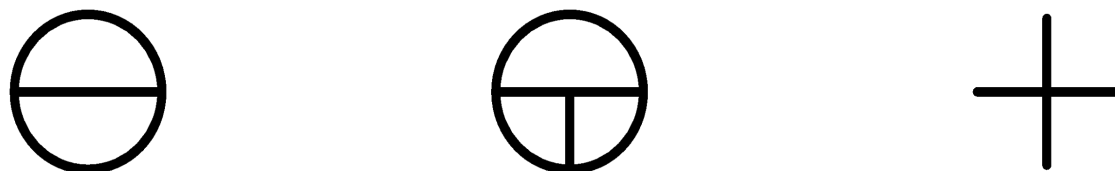
「祖靈造就物質之人，乃自其空靈體中投射出更為空靈、更加如影般的相似體；此相似體可謂『雙重體』或『星光體』。如此一來，單子得其最初住所，盲目物質得有模型，之後基於此根基構築。

「在添加了智性心智之後（初時是潛在的），便將人類之魂的雙重面向結合身體與低等心智，也結合其餘諸原則；在靈魂耐心引導下，高等心智於千百萬年塵世轉生中緩緩覺醒，終至與靈魂合而為一。這些自影身進化為輝光天使，各依其色其類。待其終成至高禪那主，便在絕對存在的可畏奧秘前，只能無知垂首。然進化未止於此；終極解脫（與絕對存在融

合），乃由簡入繁之終點，復歸至一生命之純一；及抵實在，真工作方始於黑夜之體中——此即偉大白晝之體！

「那白晝被一環所包圍，除記錄者外（太陽系之偉大神靈，執掌萬物命運）無人能穿越；蓋此『無可穿越之環』乃分隔有限（縱使人視之無限）與真無限之邊界；是為萬物終極歸宿！

「人類意識的低等心智，顯現於所謂有形或原子形體之天界群體。祂們被稱作不朽的單子，並藉由其下階序，構成最初七重諸眾之首組——此關乎人類、意識與智性存在的偉大奧秘。自彼層面降下的心智胚種將墜入生成。這些胚種將化為物質細胞中的半靈性力量，並成天賦遺傳之因。這些物質細胞的內在靈魂之鑰（那主導胚種原漿的半靈性原質），終將開啟生物學家未知之域，解如今胚胎學的幽暗之謎。然七層面中最強大、最神秘、最奧秘的區域，乃由行星金星（亦稱舒克拉）所代表；此為男神，係吠陀聖賢布里古之子。正是透過舒克拉，最初的『汗生者』誕下了後世雙性之人類種族。



「是故，人類第三種族（雌雄同體）以圓與直徑之符號為象徵；至第四種族，則以橫直徑與半垂線之符號為標誌，表已具男女，雖未分開；其後遂成十字，即男與女，彼此分離，落入世代。金星之標誌乃圓球（女性）置於十字上，示前者主導人類自然生殖。

而埃及安卡，象徵生命，實乃金星或伊希斯之另一形貌；秘傳教義中，意謂人類及眾生已脫神聖靈性之圓圈，墜入物質男女之世代。畢達哥拉斯稱舒克拉-金星為『另一太陽』。



金星



安卡

「神秘教義將金星視為地球的靈性原型。因而世間一切罪愆，金星皆能感知；金星每一變化，亦映現於地球。第三種族的導師是地球與人類的守護神靈；而金星被描繪為第四種族巨人的導師，他們曾在某一時期統御全地，並擊敗了次級的神祇。祕傳神秘學所關涉的，是金星的攝政主宰，即那注入生命的禪那主。金星，亦稱路西法、舒克拉或烏薩納，無論於物質或靈性層面，皆為地球的承光之體。早期基督徒深知此理，甚至有一位羅馬教皇以「路西法」為名。

「每個世界皆有其父母恆星與姐妹行星。地球是金星收養的幼弟，兩處的眾生卻迥然不同。每一層面的形體與有機體，皆與其所居層面的性質完全相諧。層面無窮，各異其趣；各層面的存在皆不相似，亦不似其後代。這說法，與史威登堡所述全然相悖；而占星家惠更斯聲稱其他星球上的眾生與地球無異，甚至形貌、感官、才智、技藝、居所、衣飾皆同——更是謬誤。

「那些注入生命的智性體，活化了眾生的中心，所受崇拜的名號各異、象徵紛繁。但啟蒙者所尊崇的，僅祂們為那個的顯現；至於那個是創造者抑或其造物，則非言語所能及，亦非知解可達。絕對者不可定義，亙古以來，凡俗與不朽者皆未親見，亦未領會。易變者無從知曉不變者，有

生者無從感知絕對生命。因此，人類無法認識高於天界祖靈的存在，亦不應崇拜祂們；但當知曉人類自身的由來。

「是故，每顆行星皆象徵物質與心靈中一個獨特的層面；無二者相同。更有深層教導指出：即便是禪那主這般至高的造物神，也無法全然理解前一個太陽系進化。唯第一邏各斯——那未顯之父自我顯現之子，那人類諸種族創造者的創造者——能在永恆中保藏所有太陽系進化的經驗與知識。

「人類的命運，是從最低的塵世向更高層面攀升。他先達至『智性與良善者』的心靈之境，於此更重內在狀態而非人格；此乃較高之心靈狀態。繼而進入神聖狀態，捨盡一切偏好慾念，踏上重聚之途。再至超神聖狀態，小我與感官親和盡失。此為進化前四階段；一旦圓熟，他便與那助人進化的最高神秘階層合一，於菩提界得宇宙本體意識。

「在此後是內在基督狀態，屬神聖火焰層面，乃至高天使所居，位在祖靈與天神之域。最終，他抵達極致狂喜的至高意識境界，於此連自我個體意識皆盡消融。此刻，他已立於大抉擇門前。虛幻化為無盡實在，塵世連同一切星光界皆如薄霧消散。絕對真理壓倒相對真理；他進入自我分析觀照之境，人格的絕對意識融入非人格的自我，超脫一切幻相。此後，他可再度顯現，以尋常樣貌教化世人。這種降生偶一為之，或為有意識，或為無意識，端看再次居於人身時，是否覺知自身崇高位階。又或者，他可繼續前行，進入一種超越一切描述、超越一切人間理解的意識狀態；他擁有選擇的自由——正如每個人，在較小的尺度上，亦皆擁有選擇的自由。」

涅特魯-赫姆停下腳步，依然能感知到浩瀚的神聖存有與臨在。祂們隱形不現，凡人肉眼若得窺見，恐怕要灼盲失明。天界彷彿浸透了天使之聲，甜美、虔敬、滿溢賜福。諸靈展翼躍動，力量充盈，永駐青春璀璨的朝氣之中；純淨而靜謐，懷揣熾烈之愛，煥發空靈的生命與歡欣。祂們是

神之意志的戰車，永遠頌讚著祂，在祂無邊的國度裡飛馳，履行祂的天使命定，狂喜而超然。每一位皆是人類進化的縮影——祂們都曾為人。而今，祂們是火焰之主、火之諸子，屬於那偉大的靈性存在階序，導引著太陽系，未來更將統御全宇宙。自萬古至萬古，祂們存在於階序之中，沉入幻象最低形軀，再沿壯麗的輝煌弧線攀升，並將永續拓展其力量、威儀與華美；直至自身化為不朽者諸主，雖未顯現卻無所不在，因為一在萬有之內，萬有在一之中。

這是全人類共同傳承。

# 異象十二：神 (IEUE)

## 鑽石

出自至高未知神，  
神聖本質於隱藏的邏各斯中成形。  
一處秘泉，湧現七位閃耀之子，  
在深藍蒼穹中閃爍，  
燦然火光輝映不息；  
祂們俯望下方飄搖的帷幔，  
以虛幻罩袍遮蔽塵世，  
困在心智的幻象與欺妄裡，  
掩蓋輝光真諦。

\*\*\*

哦，願光明此刻穿透最低界，  
以淨化烈焰滌盡  
一切無知與蒙昧的罪愆。  
願啟迪、慈愛與智慧的祝福，  
賜予所有幽暗中的居者以平和；  
並引其升至偉大護慰者之榮光，  
祂是宇宙之主宰，  
神聖之息，充盈至聖，  
遠超人類測度。

## 異象十二：神 (IEUE)

這是榮耀的啟示！絕對本體的帝國；自身神聖之靈不可估量的崇高，永恆地彰顯；如此遙遠，遠離塵世蛇頭族類與門檻上的幽魂。

再也不見非理性與冥古宙黑夜的產物，也不見下界居民；這些不過是深淵迷霧上的倒影，或是幻象帷幔上描繪的虛影。

馬烏與馬烏媞多麼渴望永駐於此；他們以懇求的目光望向信使。但時候未到，他們也都知曉，涅特魯-赫姆很快將帶領他們返回下層界域，去傳播所見所聞的訊息。

這是一則古老的訊息，卻永遠新鮮；因為人類太易遺忘神聖教誨，或總想對黃金真理另作新解，然而這些真理永不改變！

眾生多半盲目，但亦有不斷升騰的年輕魂潮，如薄霧自物質泥沼中升起。每個人都必須修習自己的功課，以艱苦的努力、沉重的步伐攀登高峯；每向上一部，其下方便有層層年輕的靈魂，如無盡波浪般不斷鋪展開來。

「創造與永恆一樣，亙古不息。」涅特魯-赫姆說道：「雖以活動與休止的巨大循環進行，卻從未真正止歇；當一個週期緩慢下來，另一個週期便在宇宙中重新開始；從『空間-維度』的視角看，每個太陽系不過是空間裡幾乎看不見的微塵。而『空間-維度』這詞本身便是矛盾，因為空間無始無終，無法如人類理性所理解的那般擁有任何維度，它與時間一樣永恆。

「人們談論宇宙的核心太陽是不可見神的居所，卻不解此概念的神秘深意；他們被自己有限的想法所誤導，不明白時間與空間、創造與永恆之中的『宇宙』究竟為何。宇宙在空間中的數量如此浩瀚，因而成為一種新形式的永恆；那是一個沒有起點亦無終點的數字；於是，它化為不可計

數，成為一個圓，因為最終它又回返自身：在靈性與物質宇宙的循環進化中，萬物皆以圓、卵形與螺旋的軌跡運動發展，而靈與物質本為一體！

「諸宇宙並非在空間中以駭人速度墜落，亦非如科學猜想那般收縮或膨脹，衍生一個又一個理論；它們是螺旋式上升的，並在上升中週期性地甦醒與休憩；但它們始終沿著曲線上攀，且曲線逐漸收窄，直至抵達無法想像的頂點！

「這無數宇宙皆遵循同樣的運動、排斥與吸引法則，它們永恆環繞著一個更為巨大的核心太陽——一個更強大、更不可見之神之居所；如此直至永遠，無始無終。

「在至一隱藏之神的奧秘面前，我們所見是另一個永恆——屬於那些強大隱藏諸神之永恆；每一位神之雄偉，都比前一位更崇高、更恢弘、更威嚴，同樣無始無終。然而，萬物皆在絕對統一之中；既然神是絕對的，便必然無所不在。正如你所知，沒有一個原子不涵容於「祂」自身之內。

「卡巴拉教導我們：神即至一，因祂是無限的。祂亦是三重性的，因祂持續顯化。這顯化的每一面皆為三重，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：一切自然物體若要成為客觀，需具備三項原理——缺失、形體與質料。此處的「缺失」，在亞里士多德的語彙中，指的是原型；它烙印於神秘學所謂的星光界流質之中，乃世界之魂的最低層面。

「這三項原則，唯有透過第四項原則方能結合——那便是生命原則。生命自那不可觸及的頂點輻射而出，在存在的顯化層面上，成為普遍滲透的本質。」

「難道諸單子的進化永無止境嗎，親愛的信使？」馬烏媿問道。

「孩子，儘管單子數量近乎無窮，無論其發展程度高低，但仍是有限的。其數目與存在皆屬有限，一如所有物質皆有限度。它們透過接續吸收多重人格而趨於完美，逐漸回歸其源頭，即絕對的神。但這些限制僅存在

於每個朝向圓滿發展的宇宙；至於新演化的宇宙數量並無限制，過去如此，未來亦然。

「這些單子朝聖者所經歷的看似永恆，只是真正永恆中一剎那。各個世界、太陽系乃至宇宙，其生滅就如規律的潮汐起伏。

「正如物質科學已在自然界各領域觀察中，記錄下這般潮汐律動，同樣的節律，也在『諸宇宙之宇宙』中，以靈與物質的最宏大尺度之節奏，呈現出顯現與隱沒的循環。在火花從神的純粹本質中迸發之前，沒有任何神聖之魂擁有獨立的意識。隨著邏各斯的偉大生命浪潮，這火花穿越現象界的每一種元素形態，獲得了個體性：先是憑藉自然衝動，繼而透過自我引導與塑造的努力，由此逐級攀升，從最低的知性層次直至最高。最終，它們浸沐於神之光中，不再為幻象的帷幔所迷惑。

「物質亦是永恆的，只是週期性地化為原子。當我們論及諸神——即至一邏各斯的流溢時，不可將神那純粹形而上的、絕對抽象的位格化屬性，與其映象（恆星諸神）混為一談。這些映象實為抽象事物的客觀顯現，是基於神聖原型所形成的模型與活躍實體。絕對神並非諸神。祂是『非有』，對人類而言即是黑暗。而所謂的最高神（未顯現邏各斯），不過是祂的兒子。

「愛任紐在《駁異端》中，曾引用二世紀中葉馬科斯派領袖馬庫斯的教導：『祂的父親（即四元組之父）……是不可想像的、非存在的、無性別的，卻渴望誕下那不可言說的（最初邏各斯）；於是，那不可見者意欲披上形體，便開口說出了宛如祂自身的話語。這立於一旁的話語（或邏各斯）顯明了祂是何樣貌，並以不可見者的形體顯現出來。此時，那（不可言說的）名字便藉由話語被道出……祂說出的這最初話語，由四個元素（字母）組合而成。隨後加入第二組合同樣含四元素。第三組由十元素構成；此後，第四組合被道出，涵容了十二元素。因此，這完整名字的表述，共由三十個元素與四組合構成。每一元素皆有自己的字母、獨特字

符、發音、歸屬與對應特質；然而它們無一能感知自身所屬之整體形貌，亦不理解其鄰者的話語；每個只是盡力發出自己的聲響，聲稱此為整體之名……而這些聲響，正是那無形無生萬古（即第一邏各斯）所顯化的形體，它們被稱為天使，永恆凝視著父親的容顏（第一邏各斯，或稱「第二神」，祂立於不可想像之神之側）。』

「神秘主義者宣稱絕對神並非存在（因祂是非有），他們比那些稱神為『他』的人更加虔敬，將其矮化為一個巨型男性。

「絕對神本身永恆隱藏，故稱「隱藏者」。祂僅能間接與創造關聯，並須藉由永恆本質（至高隱藏之邏各斯）所流溢的雙重力量運作。

「哲學上無法接受絕對的『一切』能創造或演化太陽系與宇宙。絕對統一性無從過渡至無限；所謂無限，必以某物之無盡延伸與持續為前提。而「至一切」既非感知對象，亦非感知主體，如同空間；在世間或我們存在的層面上，空間便是此「至一切」在心智與物質上的唯一表徵。永恆無限的一切，是無所不在之統一性；但若假設祂不駐於永恆，而是經週期顯現而成多重宇宙或多重人格，此統一性便不復為「一」。因此，創造之責不在絕對者本身，而在其流溢、其子、隱藏的最初邏各斯——其餘諸邏各斯皆由祂而生，始於最初的七位自生者。

「我們該拒斥的，並非永存於自然之中的至一未知神，而是人類教條化的「神」，及其人格化的「話語」。人類憑其無盡傲慢、天生驕矜與虛榮，以褻瀆之手，從渺小腦構造中擷取材料，捏造此一概念，強加於同胞，更聲稱是來自未知第一因的直接啟示。反之，神秘學家所受啟示的源頭，乃神聖卻仍屬有限的存有，是顯化之生命，絕非來自未顯現的至一生命。」

「該如何向靈性存有祈禱？」馬烏問道，「祂們雖有限，卻必具宏偉力量；若發出無私祈願，祂們可願聆聽、回應？」

「是的，」神聖信使答道，「祂們能，亦確實如此。但所求不應僅關物質利益。我們唯可祈求靈性相關之事，譬如盼能於靈性上推動世界進步；至於物質層面，另有其他自然法則可供運用，此刻暫不深論。

「向高等存有致意時，萬不可跪；下跪之姿貶抑了祈願者整體氣度，從而使自身調諧於低等界、物質界乃至更卑下之境。故祈求者當挺身直立，雙臂交疊胸前，手掌輕置兩肩。目光須向上。此外，祈願當默念於心；因為言語一旦出口，便由內向外流溢，墜入幻象般的物質領域，從此迷失，僅能釀生物質之果，至糟時更顯駭人。若關乎靈性狀態的禱告說出口，可能會招致低等元素精靈以撒旦般的嗤笑回應。唯一能以口語呼喚的力量，乃黑暗存在或物質界的諸力。欲向靈性之域的神聖居民祈願，祈禱應由外轉內，自物質趨向靈。唯此途徑，禱告方能抵達應許之地。同時，祈願者當提升其思緒；使之向內且向上，恆常靜默。

「以下為一則純粹靈性禱詞，若依我所述真誠投射，可為全人類福祉帶來不可思議之果效：

光、生命與愛。

願善之靈遍滿一切空間。

願諸本原的正面力量

滌盪所有負面狀態。

願深澈平和統御四方。

必當如此。

阿們，阿們，阿們。

「祈誦時，面朝東方，晝夜盡可能頻頻為之。

「此舉將裨益整個世界，因你將契合神聖靈性眾存有所共構的偉大白光兄弟會；祂們必聆聽，並行動。

「往昔，此法則本為人知；然因教師與祭司之自私或無知（二者皆屬大罪），今已遭人遺忘——他們本應時時提醒弟子，使之流傳。同樣，古時聖師出於私心，將越來越多神聖法則漸次模糊；他們巧妙地將各自科學化宗教體系的教條與象徵交織，欲掌握這般古老智慧，非得集齊所有鑰匙與知識不可。

「雖有必要守護核心奧義免遭褻瀆，並以最深之秘密包裹，但較簡明的法則實不該隱藏；這已為人類帶來無可估量之傷害。人類在黑暗中摸索，懷抱至善意圖，卻犯下至怖謬誤。

「曾有偉大思想家言：『人類對協調體系之理解，能於時空之中如此廣延，涵蓋一切觀察所及——正此彰顯人能超脫物質局限，超脫物質變幻無常、前後不一；並宣告人優越於所有無知無覺、瞬逝之存有。』此言真切，亦顯明人內在屬神之性：人是胚胎中的神。

「神秘主義教導我們：『神是神秘、躍動的火，那無形臨在的永恆見證者是光、熱與濕潤；這三位一體涵攝一切自然現象，並是其根源。』

「一切偉大教義皆言：永恆中存在一種無限、未知的本質，於規律和諧之交替間，或靜或動。

「《奧義書》蘊含人類知識的始與終；然自佛陀時代起，其鑰匙便已遺失。緣由在於婆羅門將手稿最關鍵部分取出、刪節，而那部分正藏著存在奧秘的最終話語。婆羅門此舉，是擔心佛陀將這些教導普傳於世以拯救世間時，其神聖知識與神秘智慧會流落凡俗之手。於是，婆羅門密碼的鑰匙僅存於啟蒙者自身，且婆羅門大力倡講《奧義書》，公開否定佛陀教義的正確性；然而經此濃縮的《奧義書》，對所有根本問題始終沉默。

「歷史上，祭司們不時以類似方式隱藏奧秘鑰匙，或至少掩去一部分智慧——這本是全體人類的傳承。他們如此行事，是為只讓少數有志者踏

入秘儀，以免祭司階層膨脹失控。因權力需由相對少數人掌握，太多人便失其效。

「各種啟蒙試煉本身已相當艱難，若學子欲獲開悟資格，必得持續經歷極嚴苛的訓練。

「佛教中，第一階段稱『入流』，即入門者通過最初啟蒙，立於道途起點。此謂『入流者』。

「第二啟蒙後，他成為『一次返還者』，尚須最後一次轉世；是為第二階段。

「繼而第三啟蒙，他成為『不還者』，意即不再返於輪迴。

「及至第四啟蒙，有志者乃成阿羅漢。

「達此階段者，雖能見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卻仍未臻涅槃四條道路之至高啟蒙；因這位開悟者自身——亦即已啟蒙之候選人——將成為領受更高啟蒙的學子。尚有三重更高階段待阿羅漢征服，方能抵達開悟階梯頂峰。即便在今世，亦已有人達此頂點；然對一般修行者而言，尚需百萬年歲月，方能完整發展所需能力，成就這些更高階位。故此，啟蒙者與世俗者將恆存，直至此世界週期終結：直至火花重燃為火焰的那一日來臨，那時人類將融入其禪那主，或一切皆歸於神，亦即神聖合一。

「在那之後，偉大諸神與其諸眾再度『甦醒』，新宇宙由是而生。

「有教誨云：神這永不可見的臨在，顯現如大海，從中湧出一條名為智慧的溪流，溪水注入稱為智性的湖泊。

「《光輝之書》載：『當埃洛希姆塑造亞當-卡蒙（天人）時，永恆之靈自其軀體迸發，如電閃般瞬間照徹七百萬天宇之波濤。』

「『生命自下汲取，自上源源更新；大海永無枯竭，其水遍滿十方。』

「於人類諸偉大導師（光照派）內在，除其自身靈性原則外，亦涵納一位天使之靈。低等元素精靈與黑暗存在棲居於塵世與星光界，雖然常威脅這些導師，他們卻不會被摧毀，因無任何低等存在可抵禦來自神的一束光。是以，那些傳播神之智慧的信使恆受護佑，縱使情況看起來相反。他們是降臨塵世的諸神，為重燃真理之火，點亮靈性覺悟之燈；因每當他們離世間隔日久，人類便因靈性智慧匱乏、受感官幻象所迷，致使真理之火漸黯，明燈亦終將搖曳而滅。

「運動乃生命的煉金溶劑；靈與物質是至一神的兩種狀態，而此神既非靈亦非物質，二者皆屬絕對生命。靈是空間的最初分化；物質則是靈的最初分化。『那個』既非靈亦非物質，乃是靈與物質的無因之因，是太陽系的本源。我們稱之為至一生命，或宇宙內息，一如《德基安集》註釋所教。

「真正的教導必須再次播撒人間。《毗濕奴往世書》早預言了世間的亂象——書中作者預言，此世界將出現品性粗蠻的統治者，耽溺謊言邪惡，殺害婦孺，掠奪民財。其權力有限，壽命短促，慾望卻無窮無盡。百姓學他們的模樣，終致消亡；財富與虔誠日減，世界漸次沉淪。說謊成了常態，軟弱招致依附，威嚇與臆測取代學問，有錢便被視作清白。強者稱王，不堪重負者四散奔逃——這般衰敗，直至人類瀕臨絕滅。那時，神聖存在的一部分將降臨塵世，憑其靈性本性與超凡之力，重建正義。尚存者的心智將被喚醒，明澈如水晶。這蛻變之人，將為人類的種子，誕育一個遵循純淨時代法則的族類。預言已啟，聽聞者皆當此刻便作準備，迎接此大啟示的降臨。

「秘傳教義立下三條根本命題：其一，有一遍在、永恆、無限且不變之原則，凡思慮推想皆不能及，因它超乎人心智所能構想，任何言說譬喻反令其侷限。它非思想可觸，無從想像，不可名狀。其二，宇宙之永恆整體乃無限層面，週期性化為萬千宇宙的劇場；其間諸界不斷顯現又隱沒，

被稱為顯現之星，以及永恆之火花。其三，一切靈魂皆與宇宙超靈魂本質同一，而此超靈魂實為不可知本源之一方面。再者，於任一宇宙或太陽系的存續期間，每一靈魂（宇宙超靈魂的一個火花）皆須藉轉世之輪完成其朝聖之旅。

「須記此處所言靈魂，實指「高等心智」，是正極靈魂的負極面向，因靈魂永不似高等心智般投生塵世。

「唯當人心智清明，不為人格所蔽，且融匯諸般存在所積之德，並獻身於存在之整體（活躍有覺的宇宙），方能脫離個人存有，融入絕對者，與之合一，保有全然的超覺——此即實在的至高真諦。是以，那更廣大的意識，或稱本體，將觀照那較小、外顯的低層意識；乃自我分析觀照。

「於世俗之人，世界由已知（？）元素構成；然對靈性智性體而言，世界乃是神聖生命所織。此等智性體已然征服、駕馭並煉化了物質，以至於其形軀僅成自身物質性的表達。

「人之靈魂實為一神靈，而人之心智乃靈魂之對應體。生理學視心智僅為肉體大腦的短暫功能，別無他用。

「這等同於崇高界域的諸般「創造者」，並藉由修煉有成的神秘主義者之心智，直接與這些神靈感通；既能感知，亦能覺察。

「這些創造者自有形體，以三元組的金字塔為象徵，故物質（立方體）構成了七重的存在。

「靈魂或靈——作為人與神祇的正極原則——本無形體，故須憑心智（其負極原則）為形軀，即人與諸神的物質部分。縱然諸神、天神、天使（或隨何稱呼）的「靈魂-心智」由靈與物質共構，至一神卻是純粹靈（雖超乎人或天使所能思議），這證明了：在人或天使終得解脫、返歸神之神聖本質前，必須令靈魂的心智部分昇華為純粹的靈，否則必將連同失落。

「有一至一永恆之法則，恆常調和矛盾，終致和諧。正是透過這超脫物質與純智性（物質與心智）的靈性發展法則，諸神與人乃得自由，終尋獲其自我救贖。

「我們須學著自萬有之因起始，向下辨明諸般原則。

「萬有之因、至一生命、神，是為至上靈；祂使自然的活躍之靈得以成形，由此生發靈性或智性靈魂。繼而有活躍的生命之魂。再而是具形之靈魂，或稱靈體與空靈物質的宇宙。末後乃虛妄感知，即物質宇宙。此即萬有之因顯化效用的玄奧階序。

「柏拉圖揭示：在一切有限存在、次等原因、所有法則、理型和原則之上，存在一種智性——那是萬法的根源、諸理型的基石、一切存有的本質。秩序、和諧、美、善，皆由此生，並遍及整個宇宙。

「神的超意識意念化為能量，顯現為萬象。潛在化為至一實在，從未顯的原始質湧現物質法則。此乃本體，現象為其表徵。物質承載意念，缺了物質，意念無從顯現。靈與物質交融無間，一如神與顯現的宇宙。

「時空本是一體，無名無相，乃不可認知的『那個』，只能藉七道光線窺見——那是七重創造、七界域、七重法則、七諸神。古賢早已洞悉，埃及《阿尼莎草紙》銘刻：『阿尼神啊，祢寓居於諸神之集成。』此處阿尼神，即靈性太陽。

「布拉瓦茨基在其著作集中直言：『真正理想的神，是自然中至一活躍之神。若剝去人類幻想織就、祭司權欲披覆的外衣，祂永不需人間香火。是時候……廢黜各國『至高神』，迎回至一神——祂是不變法則之神，非施恩之神；是公義之神，非仁慈之神。因仁慈往往縱容惡行循環。人類首樁大罪，始於首位祭司出於私心，編造自私的祈禱文，以為神能通過不義的祈禱來安撫，使之保佑敬拜者，而讓成千上萬的敵人（也是其同胞）失敗和死亡。以為神會聽取讚美頌歌、「祈求順風」的懇求，而讓反

向的航海者造成災難。這般神觀滋養自私，剝奪人自力更生的能力。真正的祈禱本應是高尚願力，湧現為眾生福祉的願望，毫無私心。人對彼岸境界的渴望本是自然且神聖的，但前提是必須與他人共享那份福樂。』

「故『異教徒』蘇格拉底以其深廣智慧宣示：『祈禱當為眾生求福，因諸神深知何為真正有益。』任何官方祈禱——無論為公眾災難或私己利益——不但是傲慢迷信，便是卑劣之罪。

「真神居於人心，不在外界。保羅所言『第一人出於地，乃屬土；第二人出於天，乃是主。』，正喻每人皆是神之殿，神之靈居於其中。我們當向此神祈求——『心中之神』，為同胞也為世界。

「《創世之書》載：『活躍神之靈乃至一……祂寓於萬有，永存不息。聲、靈、話語：此即聖靈。』此乃哲人之神——無限、無相、遍在。神在自然（宇宙）中，自然亦在神中。

「禱告祈求終屬徒勞，除非心念潛在之語，佐以有力的行動；這般作為，能淨化個人周身的氣場，使之純粹神聖，內在的神性於是得以向外運作，化為外在的力量。所謂啟蒙者、聖人與至潔之士，便是如此在需要時助人亦自助，成就愚人口中的『奇蹟』。楊布里科斯早已闡明，我們的高等心智如何與宇宙之魂或諸神結合。他論及一種神諭狀態，亦即三摩地，乃是最高的出神。他也提及一種夢境，稱之為『神聖異象』，人在其中重歸神靈之位。透過通神術，人可獲取先知的洞察力——藉由自身的神靈（即高等自我）揭示所運作層面的真相；其次能達至狂喜與覺悟；其三為靈性層面的運作，憑藉意志或在星光體中進行；其四則以淨化後的自我本性，支配次等而無覺知的元素精靈。但這需以徹底的自我淨化為前提。他稱此為『魔法』，是經由啟蒙獲得的神通。在此之前，必須鍛煉感官，並認清人的本體與神聖本體之關聯。這般修煉是每位神秘主義者的天職，一旦啟程便不敢偏離，後果是可怕的——他已開啟通往非實體存在的門戶，

必須時刻看守，以防低等不善之物侵入，佔據其身體的廟宇。世間沒有比真理更高的宗教。

「凡求靈性或物質之果，必先爛熟駕馭自然宇宙原則。此等知識，唯經由智者方能傳授，他們通曉原則背後的法則。這類教師，多見於今世猶存的少數偉大神秘主義學校、教團與組織之中。

「然眾人皆須警醒，慎入那些小團體、小圈子，或自封『大師』者所主持的秘密『聚會』。這些人既無權威，亦未經訓練，更乏真知；不過憑口舌之巧，誘騙為浮詞所誤的求道者罷了。

「孩子們，我們的朝聖之旅已畢，我須帶你們重返幻象之境。塵世間的兄弟姐妹，尚有工作需要你們完成。」

馬烏與馬烏媿深長一嘆。他們曾降至何等深淵，又曾升至何等高遠的異象，得見何等的智慧與美麗！

意識裡，再無分離之感。他們與萬有融為一體，而萬有本是渾然至一。

宇宙脈搏在他們心智和內心中鼓動，他們不再是多元或孤立的個體，而是在靈上與所有靈性之魂合一，共構至一靈魂。時間與空間被賦予新義，披上了真理之光；語言的貧瘠，永難盡述這新得寶藏的宏偉。

他們緩緩隨信使折返，走上最初攀升的黃金之路。嶄新的輝煌景致，漸次在眼前顯影。

因陀羅的花園裡，新生的存在身著蝶翼，在流光山坡上漂浮漫遊，飽享永恆春日的華美。

一陣軟風，攜著花間金粉，掠過青翠山谷；芬芳花朵宛如仙子的香砲，辛辣煙霧瀰漫空中。

此地宛若造物者的詩意國度，盈滿美妙的甘露；靈魂在此，受界域天使笑眼眷顧，何等幸福；這是德與美的避所，凡人僅能於夢中窺見。

這些閃爍的生靈頭戴花環，身塗取自優雅樹木的魔法香膏——樹上紅橙花朵盛放，羽狀葉片在陽光下熠熠生輝。

幾位少女在亭閣門前採花，側目望向信使與他的同伴。

她們如綠葉間閃爍的紅寶石，步履滑移，姿態若仙；馬烏與馬烏媿期待她們會在沁香空氣中翩然飛起，似金黃的知更鳥。

吉祥的銀色歌聲在芳馥中流轉；恍如遐想裡聽見的天使之音，伴著清涼奔湧的溪澗響起。

金色轎輦周遭，節慶隊伍蜿蜒，纖腰身影搖曳起舞；轎中美人身著華服，頸懸無價珠鏈，衣袂流轉間漾起絢爛光暈。

天際游動著金身天鵝，宛若聖湖水中綻放的金蓮；珍珠眼眸、珊瑚般的唇與足、鑲翠羽翼，令人嘆賞。

這是一片純粹幸福與狂喜的境域。

遠處宮殿迭起，彷彿在玫瑰色羽雲間游動，氣勢恢宏，光彩奪目。

「此地能讓夢想暫且成真，一切渴望皆得滿足。」涅特魯-赫姆說道。

「那些渴慕美善的凡人，在兩次投生之間會在此處歇息。

「星光界裡，有數百萬處這樣的所在，能滿足塵世間一切徒然的願望；這是所有信仰與信條的天堂與樂園，彼此互不干擾。我們繼續前行。」

途中，他們再度瞥見星光界之火的界域，光輝神奇而永恆；也重見了先前那些崇高壯麗的境地。

最後，他們抵達高聳的懸崖與清澈的海洋——那便是最初在天空中瞥見的海市蜃樓，位於金色道路的盡頭，自地面向上延伸，直抵太陽。他們開始下行，踏過金色階梯。天空中迸發出巨大的魔法火箭；五彩繽紛的火花紛然墜落；虹霓七色與無盡色調的光流沛然升騰；呈現光譜裡所有顏色，生氣盎然，顫動著光輝的能量。

在金色階梯的底端，展現出一片充滿活力的光彩。柔和的玫瑰色為主，藍色漸漸過渡到紫外光，金、綠、紅與銀交織震動，於火焰般的光輝中顫動。這是一場炙熱的告別，也是再次歸來的邀請。

下行時，他們看見盲目者的靈魂閃爍著紫光。這些世間盲目之人，成羣、成對或孤身，低著頭，目光鎖在地上，從不仰望天界的榮耀。

他們被物質包圍、誘捕，緊緊束縛於塵世。其靈魂懷著無盡的耐心與希望注視、等待，等待他們第一次抬頭，等待這數百萬雙盲眼初次睜開。

大地與天空的無垠美景、大自然夢幻裡的一切奇蹟，再次展現在馬烏和馬烏媿眼前；但與靈性領域的榮耀相比，這些顯得何等乏味！

的確，他們渡過死亡之河，又歸來了；滿載知識與智慧。

「親愛的信使，」馬烏媿問，「我們的旅程，經過了多久？」

「孩子，當你在記憶與啟示的聖井旁歸還杯子時，答案已告訴你了。」涅特魯-赫姆微笑答道，「記住，一千年可如剎那逝去，彷彿從未存在；而時間的一瞬，又漫長如千年。因為時間與空間，皆是幻象。」

此時，他們最後一次聽見神之信使親切的聲音：「堅守理想，超越一切世俗次要之物。莫被世間的知識、感官的誘惑所迷，也勿貪戀權勢、財富與靈性的虛榮：這些皆屬虛無，在神內在永恆太陽之光中，必如幽靈消散。如此，你將使你永恆的傳承神聖化，達至靈視力的頂峰，增添神聖智

慧的莊嚴。去完成使命，無須恐懼。全宇宙沒有死亡；每個靈魂皆脫離肉體，一切身體的認知，不過是感官與未進化心智的幻象。

「再會了，孩子們，別沮喪，我們必會重逢。」

馬烏與馬烏媿默然悲痛，望著神聖形體在夕陽微光中漸次隱沒；萬物彷彿歸於空虛。

凡人肉眼再看不見其臨在，但他們心底明白，再也無法脫離其聖餐；永不會忘記祂慈愛的聲音與智慧的教導。

天空中，壯觀的海洋與懸崖依然閃爍，金色之路從拉延伸而下，直抵馬烏與馬烏媿所在的大橡樹下，每一細節毫無二致；因為剎那之間，他們已窺見永恆的若干奇景，充滿威嚴與輝煌；他們開始領悟諸神神聖智慧的一粒微塵，這確是一種啟蒙與覺悟！

\*\*\*

哦，仁慈的神，請將祢閃亮的美麗之瓶傾注於人類的心智；讓他沐浴祢的光輝，洗淨眼中一切塵世之象。當人認識祢所有創造物的美，便會愛祢與祢的創造物，屆時邪惡不再，黑暗與影子亦不復存，唯祢永恆之光普照萬物。因為見過祢榮耀的人，一旦眼中鱗片脫落，便再無法回歸黑暗與無知；如此蒙福之人將永遠仰望祢，與祢的聖靈融合。

必當如此。

阿們，阿們，阿們。

\*\*\*

譯者後記

若你從本書得益，請推薦予他人。因最偉大的服務，莫過於引導他人走向光明。

正如涅特魯-赫姆在《異象九》中所言：「遲鈍與聰明、純潔與不純、愚拙與睿智，以及一切介於其間的心智，都將聽見這些話；他們各按資質，拾取或多或少的神聖智慧之閃亮珍珠。」